遊太郎傳奇

大展書系⑩《劍俠叢書》

柴田錬三郎／著
譚英凱／譯

遊太郎傳奇

大展書系⑩《劍俠叢書》

譚英凱●譯

柴田錬三郎●著

男谷道場的俊才，使用短劍「破陰秘法霞斬」的高手遊太郎。雖然是身世不明的孤兒，但他的佩刀「兵庫鎖」暗示他系出名門，身份高貴。

那是天保八年過後，饑饉遍野，社會混亂的餘波迭盪的時候，江戶地區陰謀四伏，危機重重——

暗殺將軍的浪人，放火搶眞珠箱的佐渡守，走私的海盜香姬，異想天開企圖挖掘異教徒寶物的御影重兵衛，還有淫蕩貪婪的異國美女……

處處是岌岌可危的陷井，處處是波濤詭譎的漩渦。

奉到幕府大目付後　藤修理亮重矩的秘令，智勇兼備的遊太郎和玩世不恭的三休和尚，輾轉在陷井之中，縱橫於漩渦之上。而有魔劍之譽的宿敵平手造酒却陰魂不散地緊隨著他們……

「遊太郎的傳奇」就是記述他們鬪劍鬪智，出生入死的歷程。

大展書系⑩《劍俠叢書》
遊太郎傳奇
譚英凱譯
柴田錬三郎著
明德書局

遊太郎傳奇
大展書系⑩《劍俠叢書》
柴田錬三郎／著
譚英凱／譯

封面設計／傅耀生 (92)6899·92(6867)

劍俠叢書

遊太郎傳奇

柴田錬三郎　著
譚　英　凱　譯

封面設計／傅耀生（9216866·9216867）

〈作者簡介〉　柴田鍊三郎，於一九一六年出生於日本岡山縣，原名為齊藤鍊三郎。畢業於慶應義塾大學中國文學系。學生時代他就開始在「三田文學」發表小說。一九五一年作品「耶穌的後裔」獲得26次直木獎。其後發表「無賴眠狂四郎傳」的一系列作品，自創"圓月劍法"，把劍術昇華到玄妙、哀怨、悽慘而具有芭蕾舞般的完美感覺，一躍成為著作人人爭睹的作家。他的古裝小說尚有「只有劍知道」、「荒城浪人（美男城）」、「遊太郎傳奇」、「最後的勝利者」、「赤色的人影」、「猿飛佐助」、「決鬥者宮本武藏」、「孤劍奇異門」等作品頗多。

短劍風雲

1

桃花兒，櫻花兒，梅花兒開。
其他的是些什麼花兒？
是梨花兒，芍藥、椿花兒。
萬紫千紅，爭芳競艷……
嘿！蠻有趣的嘛！

那個人搖頭幌腦，在沙灘上且歌且走。

他一臉上一個大大的獅子鼻，看起來好滑稽，那身衣著很像下人模樣。

這是在離高崎東方三里，前橋南方三里的上州，一座客棧矗立在日光例幣使路上。那條向左彎，經過竹叢綿延伸展的白色道路，叫做中山道。

初夏眩目的陽光照耀山野，挺立在蒼翠平原後面的赤城山被淡淡的愁雲籠罩。

他歌着，走着。

走到了沙灘的盡頭。

走到了堤岸的岸脚。

「喂！大嫂！」

爬上堤岸，一位窈窕的少婦迎面而來。

「唰！」一個閃神，他滑了一跤。

「活該！」那少婦噗哧笑了。

她有一雙細長迷人的丹鳳眼，綽約優雅不像是附近的田家女。

「我剛掃墓回來。」聲音清脆而悅耳。

「眞的呀！哎唷！好痛啊！他媽的，拖鞋帶子也給弄斷了。大嫂呀！這是高崎的那個老相好送給我的，弄斷了眞捨不得。」

「鞋帶斷了，緣也斷了：是嗎？」

「那倒不是，我跟她山盟海誓，千年萬年也不會改變……嘿嘿……」

那人繫好了鞋帶，婦人不肖的看了他一眼說：

「哼！山盟海誓，見你的鬼，你去相信一個女人的話，未免太天眞了。」

她沒有笑意的走開了。也沒有想到自己就是個女人。

她叫阿葉，是名和郡一帶的頭子佐五的妻子。佐五上囘參加伊勢崎花會，黃昏歸來的時

候被暗殺，今天是他的百日忌辰。

兇手很快就找出來了，那是佐五群地方的江湖首領雙六吉兵衞的門徒。兇案發生的原因是爲了爭奪一個賭場的地盤，但導火線都是由於這個女人——阿葉。

她曾經在江戶下谷廣小路的旁樓當過侍女，以她的嬌媚、綽約，委實太可惜了。

因爲這樣，慕名而來捧場的客人，趨之若鶩，絡繹不絕。

雙六吉兵衞跑得最勤，也最殷勤，每天都可以看到他坐在茶樓的紅氍旁邊；很多慕名而來的客人看到他，反而覺得徒勞無功，犯不著惹麻煩，悄悄走了。

吉兵衞約莫四十來歲，相貌堂堂，氣派十足，在上州地方，是一個響噹噹的人物，聲勢不凡。

但，阿葉並沒有投入吉兵衞的懷抱，而嫁給了名和佐五。

這個消息傳出，街頭巷尾、議論紛紛，就是一些從不涉足風化場中的莊稼漢，也覺得十分訝異。

因爲佐五的父親是個無業游民，以開賭場爲業，他繼承了父親的衣缽。三十多歲的佐五，長得並不出衆，見識也平平凡凡，木訥憨厚，沉默寡言，實在毫無過人之處，他竟然能夠贏得阿葉的芳心，並結爲夫婦，大家對他不得不刮目相看。

被拋棄的吉兵衞，敏感的以爲世界上的人都在爲這件事嘲笑他，心理自然很不好受，這

種情緒不自覺地表露在臉上，他的弟子們同樣爲他憤憤不平，因此，和佐五家的明爭暗鬥愈演愈烈。

終於，阿葉嫁給佐五祇一年，便遭到暗殺。

舉行葬禮的時候，這個好強的江戶郎當衆宣佈，要繼續主持丈夫的賭場，大家心裡不免暗吃一驚，但她一點猶豫的樣子也沒有，顯然胸有成竹。

今天，是丈夫的百日忌辰，從墳上歸來，更有一種要把思想付諸行動的決心。

她匆匆地走着。

一襲緋紅色的衣服，微風拂過，可以看到她柔細白嫩的小腿。那個獅子鼻的紋太，緊跟在她後面。

當他們穿過竹叢，走到中山道交叉口的時候，突然，竹叢裡闖出幾個無賴漢，擋住了去路。

「幹什麼？」紋太雖然是個下人，身份卑賤，胆子却是不小。他兩手插腰，滿臉不平，大聲的喝斥對方：

「你們究竟是什麼意思？」

沒有人回答：

他們一個個緊閉着嘴巴的臉，更顯得兇悍暴戾，心懷不軌。但看不出是雙六吉的門徒。

紋太看到他們既不肯讓路，又沒有人搭腔，非常生氣的罵了起來：

「好傢伙！」他陡地拔出了長刀。

「大嫂……」正想叫阿葉趁隙逃跑，沒想到祇一眨眼，左方有個人舉起一根六尺長的棒子，朝他的手臂揮了過來。

一聲慘叫，紋太應聲倒地。阿葉敏捷地接過右手的長刀，擺出應戰的架勢。

「哈……」

男人們爆發了一陣笑聲，是戲謔的笑，也是調侃的笑。

阿葉不免心理緊張，直冒冷汗。

「好漂亮的一張臉孔。」有一個男人說話了。

「眞是芙蓉如面，柳如眉吶！」

「別這樣子瞪着我嘛！討到你這樣的老婆，我會成天提心吊胆的。」

「把妳的脚打開吧！這樣站着，會踡跤的。」

「是好！嘿……要是我的話，我就會叉開雙脚，撩起裙裾，挺起胸脯，輕擺柳腰……哈……」

阿葉再也無法容忍他們的輕佻，眼睛瞪得好大。

「畜生！」她拿起了長刀。

祇聽到「啪」的一響，她的刀被震得飛上半空。

少頃、腰、脚、手同時被抓住了，阿葉一動也不能動。

他們的動作實在太快，阿葉沒有一點心理準備。

緊接著阿葉還沒有喘過一口氣，就被抬到了竹林裡，放在積着落葉的空地上。

「喂！我們抽籤吧！」

阿葉嚇得跳了起來。

「畜生！畜生！你們這群野獸。」她想大叫，嘴巴却已被堵住了。

衣裳也被撕裂了。

「唷！紅顏色的！」一個男人輕薄的叫着。

「跟她的臉一樣的紅唷！」另一個男人色迷迷的。

阿葉眼睛緊閉，切齒咬牙，拚命掙扎着，但，徒然的費力氣。

她再度被按捺在地上，幾隻魔掌在胸口穿梭挑逗，挾得緊緊的兩條腿也被撥開了。

突然，一個斗笠掉在阿葉身上，男人們不約而同的嚇了一跳，回頭一看，却什麼也沒有。

在五公尺遠的竹叢裡，有一個人躺在地上，鼾聲頻頻。

這會兒，他慢慢的站了起來，那人留着瀏海，穿一件舊衣服，肩膀上看得見一塊補丁。

他的眼睛很大，細長、明亮，閃爍着逼人的光。

他的鬍子很濃，瀏海上還有些灰塵，腰間插着一把刀。無疑，那是一個年輕的浪人。

這些無賴漢面面相覷緊緊地握着手裡的刀。

睡在五公尺以外，能那麼準確的把斗笠拋到阿葉身上，這種熟練而老到的手法實在很令人驚異。

他們不免緊張，也有點胆怯。

這個年輕浪人，感到了殺氣騰騰的氣氛，却一點也不在乎，垂着雙手，穿過竹林，走到了他們的前面。

「過來吧！」他的聲音爽朗而宏亮。

「開什麼玩笑，你這個瘦浪人！」當中一人眦牙裂嘴，憤怒的大吼。

「誰跟你們開玩笑！老實告訴你們，從早晨到現在，我還沒有喫一點東西，肚子實在餓得慌，你們誰最行，站出來較量較量：不要讓我站着，白耗體力，浪費精神。如果不要我用力，徒手比劃比劃，可以吧！」

他說得不疾不徐，不卑不亢、從容不迫，一派斯文。他們斷定，這人一定出身名門，但却不知道什麼原因，使他落魄到今天這種地步！

「好吧！我們玩一手看看。」

終於有個人動手了，他曾經十幾次參加群毆，也有不少獨鬥的經驗，從沒有失敗的紀錄。

年輕的浪人連眼睛都沒有眨動一下，輕揚着手上的竹竿，把刀頂了回去。

無賴們都看傻了。

「好傢伙！」有人禁不住心裡在驚歎。

少頃，又是一陣閃亮。那把再次揮過來的刀，在半空中翻滾了兩下，掉落在地上。

但年輕的浪人依然悠閒的挺立着。而攻擊者都像一隻從樹上摔下來的毛蟲似的，痛苦地蜷曲着不斷的呻吟，那根細竹竿不知什麼時候刺進了他的眼睛。

大夥兒嚇得噤若寒蟬，而且沒有一個人看清楚了他的動作。

年輕浪人走近，拔起了細竹竿，微笑着說：

「一隻眼睛倒變好看的嘛！」這句話從他嘴裡說出來，沒有一絲挖苦和冷酷的味道。

一直站在旁邊的阿葉，這時候才放心的走了過來。

「我以前喫過你做的飯糰，很好喫！怎麼樣！再來一個包梅干的，我實在餓了！」

阿葉滿頭霧水，她想不到這個時候他還有這份閒情。

「這個簡單。」阿葉祇有這樣回答。

年輕浪人回過頭，看看那群木鷄們的無賴，指着躺在地上的那個說：

「你們照顧他吧！」說完就走了。

「你的刀呢！」這是阿葉想起來的。

他手指着竹林子。「啊哈！差一點忘了，就在那邊。」

阿葉走進了竹林。

這是一把漂亮精緻而鐫有「兵庫」標誌的刀，刀柄和刀鞘都是用銀打造的。在這個時代，佩這種刀的人很少。「兵庫」是古時候皇宮製造武器的場所，銀製的刀，以前專供進貢用的，是德川幕府時代獻給將軍家的寶物。

阿葉不懂得這些，祇知道是稀世的珍品，必然是什麼名家望族的遺物。

他禁不住看了一眼年輕的浪人。

那一身破爛的衣衫，落魄的模樣，却保存這樣一把名貴的刀，「武士視刀如命。」阿葉肅然起敬。

當她拿起刀，心裡不免一驚。

輕輕的，跟別的刀不一樣，一股香味，衝進了她的鼻子。仔細一瞧，原來刀是木製的，香味就是從木頭散發出來的。

阿葉把刀遞給年輕的浪人。

大約走了三四公尺，他停下脚步。

他敏感的覺得背後有股殺氣，顯然有人向他逼近。

回過頭，果然，又是那幾張臉孔。

「不服氣？」

沒有人敢回答他這句氣勢凜然的問話。

「珍惜你們的生命吧！我眞不喜歡看到有人無謂的犧牲！」

有人舉起了刀，但被另一個高大的個子壓抑了下去。

2

這是一棟氣勢非凡的三合院建築。門柱上的顏色斑剝零落，它的歷史必然很悠久了。寬敞的庭院，整齊排列着松樹、柏樹、梅樹、柿子樹，粗而佈滿了青苦的樹桿，也使人想到它過去的歲月很遙遠。

這時，陽光燦爛，樹影依稀。庭院裡，幾隻白色的雛鷄，正在尋找食物。

「咯……咯……」

從門裡面走出了一位手提竹籃的姑娘，她學着鷄叫的聲音，把籃子裡的飼料撒在地上。鷄群不停地啄食着。姑娘坐在一塊木板上，望着晴朗的藍天出神。

她的眼睛又大又亮，像天上的星星般迷人。陽光照耀下的白嫩肌膚，顯得格外俏麗。天

眞無邪的神態，一如含苞待發的花朵般，散發着誘人的魅力。

她十九歲了。但却還像個小孩子。

這時，一位身着袈裟的和尚，躡手躡脚的走到了她身邊，朝她扮了個鬼臉。

「討厭，你這個三休和尚。」姑娘又好氣又好笑。

三休和尚大約五十歲左右，那件袈裟已褪色得不成樣子。他是去年流浪到這裡來的，但誰也不知道他爲什麼會來到這裡，也不知道他從何而來。

看起來，他倒有些大僧風範，祇是並不怎麼嚴肅，常喜歡說笑話，村子裡的孩子們很喜歡開他玩笑；趁他午睡的時候，用毛筆在他臉上亂塗亂畫，他也一笑置之。

「我願變成輕羅一絲，纏於柳樣細腰；亦願化作明鏡一面，攬照萬千紅顏；更願成爲蒼松一棵，傲視千年萬世。唉！怎奈此生天不如願。」和尚似乎在發洩什麼！

姑娘聽不懂，也不想懂，但却知道是跟自己有關，就有些不悅的說道：

「村子裡的人都在說你！三休！」

「說我什麼？」

「說你這個和尚，成天就知道跟小孩抓魚，也不唸經，也不修道……」

「哈……這有什麼關係，管他佛不佛的，人嘛！能快活過日子就好了！」

「照你這麼說，你不是眞的喜歡佛祖？」

「當然不喜歡，而且，我最討厭唸經了。」

「哼！既然身爲和尚，又討厭唸經，不喜歡佛祖，我眞不懂。」

三休雙手一擺，盤脚坐了起來，裝着釋迦牟尼的樣子。

有卽是無，無卽是有；

佛在我心，何假外求。

冥冥之中，自有天理；

是非善惡，豈定唸佛。

三休唸完放聲大笑。他站起來，走近姑娘的身邊。

「喔！對了！」姑娘瞪着天眞的大眼睛，望着他：「你爲什麼叫這樣一個怪名字！」

「我的師祖叫一休，師父叫二休，我當然是三休啦。要是有個女弟子，她就該叫四休；阿夕，怎麼樣：妳幹不幹？」

「叫我當尼姑？少胡說八道吧！」

「對……」三休故意撅自己嘴巴！「女孩子是要生兒育女的，怎麼能叫妳當尼姑呢？」

阿夕被他說得滿臉通紅，呶着小嘴巴，掉頭就往屋裡跑。

三休望着她輕盈的背影，摸摸自己光禿禿的光頭，禁不住自己惋嘆！

哀哉！哀哉！慾海深深、名利惑人，爲何我偏偏在此間浮沉！可恥！可恥，扮蝶飛舞

花叢，卻不知花蜜滋味，爲何迷戀如此撲朔迷離的幻境？我該退走啊！」

他退出了庭院。却在遠處傳來一陣快樂的歌聲。

小老鼠，小老鼠為了報仇跑出來。

深仇大恨沒有報掉到桶裡吱吱叫

人人都說我是個孝順的好寶寶：

「喔！原來是紋太。」

「三休先生！」紋太講話了：「你不唸經，又不修行，站在這裡幹什麼？我剛才掃墓回來，碰到了一群無賴，把他們狠狠的教訓了一頓，你看我厲害不厲害？」

「這有什麼好神氣的！」

「那是你沒有看到那個場面。」

「啊！說來聽聽。」

「那個傢伙被一根竹竿刺傷了眼睛，連氣也不敢吭一聲。」

「是你刺的？」

「那倒不是，是一個年輕的浪人！」

「爲了什麼！」

「救一個叫阿葉的女人。」

「我就說吧！決不會是你救的，像你這樣的胆小鬼，一定會被嚇昏了。」

「這……」紋太正想辯駁，阿葉和年輕的浪人迎面而來。

三休有些昏沉沉的感覺。那是被一陣稀有的香味薰的。

他定神看到了走近來的阿葉和年輕的浪人。

「喝！阿葉呀！眞是國色天香啊！中國的楊貴妃也是很香的，不過，聽說她還有狐臭哪！」

「三休，你弄錯了，那不是我身上的香味！」

「喔！眞的嗎？」說着，三休的眼睛移向了年輕浪人腰間的刀。

他愈看，愈顯示出喫驚的神色。

「請問你爲什麼使用木刀呢！」他忍不住好奇的問。

年輕浪人淡淡地笑了一笑。「不殺生。不是正符合你的希望嗎？」

「啊！不敢當！我天天跟小孩子們一塊兒，捕蜻蜓抓螞蟻，當然不殺生囉，不過，你不要忘了，你是個武士。殺掉幾個壞蛋，正合你的身份。」

「是嗎？」

「當然！所以對於你佩戴這樣稀世珍品的木刀，我覺得很奇怪。」

「那是爲了要減輕腰部的負担而已。」

「可是，你解救了阿葉的危難。」

「不過爲了想喫她做的飯糰罷了！」

「啊！眞想不到你這麼年輕，就能領悟到修正不二的禪心。」

「哦！我不懂。」年輕浪人眞不知道三休爲什麼這樣說。

「是這樣的，道元禪師在宋五年修得正果，當時，有人問他：『天童的如淨禪師認爲你修道已成，請問你領悟了什麼？』禪師回答說：『眼睛是橫的，鼻子是豎的，日常的行爲就是佛法。』走一步，有一步的領悟，兩步，有兩步的禪機。就是如此，善哉！善哉！」

年輕浪人點點頭，走了。

「三休先生，佈施我待會兒請紋太送來。」阿葉說完也離開了。

三休望着浪人的影子，若有所思。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　※　※

正屋後面有棟平房，據阿葉說：曾經是區役官休息之處，有時也在此地舉辦茶會，小院子佈置得很雅緻，可見區役官品質不俗。

阿夕端出阿葉做的飯糰，還冒着熱氣。

「唷！」浪人叫了一聲，拿起一個飯糰，就塞進了嘴巴，他肚子實在餓了。

從她懂事開始，在這裡往來出入的人，不知有多少，但就沒有人被引進來這個茶亭，今天這位高貴的武士出現，實在令人詫異。

阿夕心裡浮起了不可思議的幻想。

他不正是夢中常見的白馬王子嗎？爲什麼自己會這樣的興奮呢！

她是個孤兒，五歲時被帶到這裡，義父義兄都很謙和沒有把自己當外人看，日子雖說平淡，却過得很好。

想不到，義姐今天帶回來的年輕人，給她那麼大的撞擊，很像平靜的心湖，被投進了一顆石粒。

這是有生來的第一次。

他究竟是誰？……

她心裡有個大大的問號，眞想問他一聲，却就是不敢啟齒，以自己的身世和平庸，能替他端端飯，已經很滿足了。

「嗯！好香！眞好喫。」

阿夕應聲抬起了頭。這時，四目相接，阿夕像觸電般的，眼睛裡散出了異樣的光彩。

少頃，年輕浪人擦乾淨了嘴巴，輕快的說：

「請告訴阿葉，像這樣好喫的東西，我永遠也不會覺得膩味。」

伸了個懶腰，倒頭便睡了。

眼睛緊閉着，像石頭般的動也不動。

不知道過了多久，他好像從夢囈中醒過來。

「我絕不能輸給他們，最少也要打個平手。兩敗俱傷。」

是今年春天的事。

有個名叫遊太郎的年輕人，在神田千葉周作的練武場。跟一位素有劍魔之稱的劍士，不戴任何保護面具，展開了一場激烈的龍爭虎鬥，遊太郎持的是一尺二寸長的木刀，對方拿的木刀稍長一點，是三尺八寸。

事情發生得很偶然。

那天遊太郎經過練武場，看到有幾個人往窗戶裡觀望，他也湊上去瞧瞧，祇見一個穿着黑衣的瘦高男人。輕而易舉的擊敗了另一個武士。

突然，那個男人銳利的目光，直逼他而來，遊太郎裝着沒看見，匆匆的走開了。

走到門口的時候，有個徒弟跑出來，請他進去談談。

瘦高的男人自稱叫平手造酒，以後遊太郎才知道他頗有名氣。

遊太郎跨進門，就注意到了他一雙蘊含敵意的眼睛，臉上儘管飄着微笑，却掩飾不了令人心寒的殺氣。

遊太郎靜悄地從牆上取下一把一尺二寸的木刀，挺挺地面對面站立着。

冷冷的劍氣，令人驚心動魄、寃死劍下的幽魂，也好像從對方的劍鞘裡飄了出來，遊太郎禁不住一陣震顫。若非武藝超凡，養之有素的高手，早就被這股陰森蕭殺的銳氣嚇昏了。

黑衣人是那麼冷酷，那麼傲岸。從他的架式看，就知道他的劍術秉賦非凡。

遊太郎並非怯懦之徒，祇是劍氣逼人，叫人喘不過氣來。

遊太郎學的是最正派的劍法，他從未殺過人。在此刻這場不尋常的比武中，能夠堅持這麼久，一點也不動搖自己的心志，已經很不容易。但是他的經驗不足，對方幾乎很明顯的看出來了。

「下一步要做什麼？」

對方儘管沒有出聲，但殘酷銳利的眼睛叫人感覺到他將要有所爲了。

雙方仍然僵持着。時間好像也在僵持。但在冥冥中又似乎有一種無形的變化在緩緩進行。

這時，遊太郎閉上了眼睛。

在黑暗中，在殺氣裡，在摸不清對方要做什麼的時候，最好的辦法，就是閉起眼睛。

祇有閉上眼睛，才能心志集中。

祇有閉上眼睛，才能渾然忘我。

十秒鐘過去了，遊太郎感到對方有出手的跡象。

但是，並沒有。

突然間——

「到此爲止。」耳邊響起了尖銳的聲音。

遊太郎睜開眼睛，練武場的主人千葉周作端坐在正門的榻榻米上。

3

遊太郎第二次碰到平手造酒，是在今年春天的一個晚上，在小石川富坂町的大下水道旁邊，通往水戶家的路上。

街上是一片靜謐。

剛下過一陣雨，行人格外稀少。

天則是澄明的，還掛着一輪朦朧的月亮。

他，一個人，孤孤單單的踽躚着，陪伴他的是夜風吹落的片片木蓮，和樹葉上滴下的水珠聲音。

好淒清，也好落寞。

走了好遠一段路，他突然覺得背後有人跟踪，停了脚步，猛地回頭。

好吧！要來就來吧！顯然他有恃無恐。

由於最近十字路口常發生搶案，遊太郎選擇這個時間在路口散步，當然有他的用意。

但，他失望了，那個人並沒有出手攻擊。

爲什麼？

就在他覺得不可思議的那一剎那，他閃開了身子，至少不能留給可趁的空隙。

定睛一看，遠處有個黑影，雙手插腰，巍然屹立，雖然如此，但隨時可以出手襲擊。

這個人的姿態好熟悉。

他，就是平手造酒。

「夜深人靜，在此散步，莫非是你的習慣！」遊太郎說話很遲緩，沒有一點意外的感覺。

「不，一時高興罷了。」平手造酒語氣冷淡。

「在麻布男谷練武場，看過你熟練的刀法，是直心影流吧！加上你的天賦，將來一定成就非凡。」

「噢！」平手造酒冷冷的。

但，被雨水淋溼的地上，隱現着兩個修長的影子，他們已經併肩而行了。

※　※　※

男谷練武場的主人男谷精一郎信友劍術精湛，被譽爲劍神。天保改革時，水野越前守忠邦曾舉辦劍術比賽，精一郎出神入化的劍法，贏得了不少掌聲。

信友的祖父——男谷檢校，是江戶有名的大豪富，擁有十七塊地皮，並曾貸款七十萬兩黃金給水戶家。

但信友沒有承襲這筆豐碩的產業，而在廿歲那年過繼給目族的幕臣男谷彥四郎爲子。彥四郎担任的職務是表御祐筆，負責編輯寬永系圖和續藩翰譜。精一郎對這些毫無興趣，自幼就沉迷劍術，廿五歲時，就成爲了龜沢町的團野源之進眞帆齋唯一嫡傳的高徒。

精一郎具備了一般劍客少有的頭腦和技術，却並不同意他的老師堅守派系觀念的陳腐思想。他認爲吸取各派的精華，融滙貫通，更能表露出劍道的眞髓。

因此，他招收徒弟，無分派別，一視同仁，有教無類；更打破了祖師「不與他派比武」的傳統，經常和不同派別琢磨切磋。

曾經有個梁川藩的大石進，揮著一把五尺長的大竹刀，把江戶城的各個練武場打得落花流水。但，來到男谷練武場跟精一郎比鬥，簡直不知該從何下手，最後乖乖的走了。

另一個豐前中津的武士島田虎之助，綽號麒麟兒，在他的故鄉鎭西，名噪一時，所向無敵；到了江戶，同樣聲勢赫赫，打敗過不少一流高手。因此，他來到男谷練武場，自然，也是一副盛氣凌人，不可一世的樣子。

精一郎雖然劍術爐火純青，但是在虎之助前面仍然保持他深藏不露的本色，像平常教導弟子一般，先讓他一招。虎之助不了解精一郎的一貫作風，以爲自己勝了，便很瞧不起精一郎，輕蔑的走了。

接着，他又到了下谷車坂的井上傳兵衞的練武場。

傳兵衞是直心影流藤川派三虎將之一，劍術自是不同凡響，他跟虎之助比劃了兩個回合，放下了木刀說道：

「你的天賦不凡，如果有良師指點，一定可以名揚天下。」

並希望他拜精一郎爲師。

虎之助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來。

「很抱歉，我已經跟他比劃過了。」

「怎麼樣？」

「勝了一招。」

傳兵衞也禁不住大笑起來。

「你不相信？」虎之助確實很懊惱。

「不是不相信，而是你不了解男谷。」

「我不懂這話是什麼意思？」

「他不管跟誰比武，要讓一招，你如不相信，可以再去試試。」

他眞的再度來到了男谷練武場。

精一郎這一回再也不保留了，步步進逼，銳氣凌人。虎之助節節敗退，回手無力，最後被逼到了牆角，轉身不得。

「甘拜下風。」他跪了下來，拿出傳兵衞臨走給他寫的介紹信，求精一郎收自己爲徒。

精一郎風度翩翩、溫文儒雅，眞不像一位威風八面的武士。

他爲人和藹可親，對於妻子和佣人，也從來不厲聲呵責。很會喝酒，但絕不酩酊大醉。每天清晨起來，自己打掃庭院，再到射箭場練箭一百發，如果天雨，就讀讀書，再進早餐，十年如一日。

他的牆上掛了一幅諸葛亮的畫像，很敬仰他的忠誠。

一年前，他的妻子不幸過世，他也不再娶，把家事交給傭人處理，不再過問。

他收藏了很多刀劍，但整理得井然有序。

他也是一位秉承傳統，成就卓越的畫家和書法家，作品很受好評。

遊太郎拜他爲師，已經五年多了，專心一志，勤攻大小刀的秘訣。五年來，進步神速，非其他弟子所能相提並論。但他的眞實姓名，年齡，家世……沒有人知道，也沒有誰刻意追問。

※　※　※

「你化裝成一名浪人，隱名埋姓在男谷門下學劍，到底是什麼原因？我是個好管閒事的人，這種事我實在想不透。」

造酒再也忍不住了，其實，他私底下多方調查過，沒有人知道所以然。

「我學劍祇是想證實自己的能力罷了，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遊太郎平靜的回答。

眼睛的入光，一直注視着造酒，提防他的偷襲。

他們兩個相隔大約三尺，是最好的偷襲距離，誰也會提高警覺，不能懈怠。

此時，造酒啞然失笑，說道：「能力！你知道自己的能力又能怎麼樣？」

說著，他的視線移到遊太郎身上：「我想讓你看一件東西，不知意下若何？」

造酒指着前面的十字路口。

一頂轎子正好經過，轎子前方掛着一個灯籠，上面印有花山院家的代表家紋「杜若丸」。

尾隨而去，一定有好戲看。

少頃，轎子進入小石川表町一座四面圍有高牆的寺院。

「從現在起，我們的行動要像個夜賊。」造酒悄悄跟遊太郎耳語。

轎子在偏殿大門停下，從裡面輕悄悄地走出一個女人，那身打扮很像商人的妻子，大約三十四、五歲，髮型告訴人她是個寡婦。但緋紅色的和服，襯着白淨的皮膚在灯火下面，比

少婦還要嬌艷。

「請等一等！」

女人給了轎夫不少的賞金，但沒有看到他們鞠躬的樣子，就急急的走進了寺院。

當她進入禪房的時候，燈也亮了。

這時候，她姣好的面貌看得更清楚，眼角雖然有幾根細長的魚尾紋，却不能掩蓋她那嫵媚的風韻，再加上那身合身的衣服，實在很迷人。

她從腰部取出煙袋，輕輕的吸了一口烟斯文的動作，決非不三不四的女人，而是很有地位的商人之妻。

過了一會兒。左牆的一扇門開了，從隔壁走出來一個廿四、五歲的和尚，瀟脫倜儻，俊秀異常。

「妳來了！」他笑得很曖昧，在女人的眼裡，那是相當具有魅力的一笑。

「嗯！」這一聲回答顯然多餘。

但她的眼睛正盯着年輕的和尚，吐出一個「嗯」字已經有些喫力了。

年輕和尚早就領悟了那種女人特有的羞澀，但却裝出一付正經的樣子雙手合十，坐了下來。

「你眞討厭，圓潤。」那女人再也耐不住了，嬌嗔地投入了他的懷裡。

和尚緊抱着豐滿女人的身體，嘴裡卻唸唸有詞的呢喃着佛經。

「嗯……嗯……」女人微微的呻吟，和尚把她抱得更緊。

祇能聽到微微的喘息了。……

此時，紙門被輕輕地推開了。

平手造酒跨着脚，走到了圓潤和尚的背後。

閉着眼睛的女人，正沉醉在滿足的迷濛世界，偶而祇聽到撒嬌的呻吟。

造酒左脚後退一步，迅雷不及掩耳的揮出一刀。一聲慘叫，圓潤的身體被斬成了兩段。

女人雙手一鬆，掙扎着爬了起來，而兩腿之間還留着圓潤的兩隻斷手，霎那之間，驚愕得虛脫似的倒在地上。

這是一個猥褻的場景。

被砍斷的兩隻手，由於肌肉瞬間緊縮，還緊緊的握住女人的下部，無法鬆開。

地上流着女人的血，殷紅一片。

遊太郎隔着窗子看清楚了這個悲劇，也說不出是驚愕，還是羞惡。

※　※　※

一小時過後。

遊太郎和造酒，再度行於深夜杳無人跡的街道。

沉默。……

沉默。……

打從寺廟出來，兩人一直保持沉默。

造酒對自己所爲一言不提，遊太郎也不知道該從何說起。

相同的是：兩人都在沉思。

相同的是：兩人把不同的感慨埋在心底。

又走到了那個十字路口。

「先生！不玩玩嗎？」

好刺耳的聲音。那是一個面覆白巾的阻街女郎。

「這麼冷的天，讓我暖和暖和你冰冷的手吧！」那女郎沒有得到造酒的同意，就走近了拉他的手。

「先生……」阻街女郎有些撒賴似地纏着他。

造酒有些厭煩的不耐。「不要那麼拖拖拉拉好不好？」

「我就是要拖、要拉，怎麼樣？」

「啊！」

正在女郎使勁拉造酒的時候，意外的事情發生了。

女人蹌踉地退後了一大步，臉上泛起一片失血的慘白，一聲尖叫，把拖出來的一隻手扔在地上，瘋狂地快步而去。

「哈……」造酒也同樣地發出瘋狂而淒厲的笑聲。

※　※　※

遊太郎離開江戶，四處漂泊，漫遊各地，這已經是第五天了。

但造酒那種淒厲陰森的笑聲，一直在腦子裡迴縈，到此刻，還是無法忘掉。

4

遊太郎在名和佐五家作客，轉眼過了十天。

阿葉現在是賭場的女老闆，當然不好意思親自到小屋照應遊太郎的起居，而交給阿夕代辦，紋太看了，心裡實在很不是味道。

那天，阿夕又送飯到小屋。紋太緊跟在阿夕的後面。

遠遠的，他就聽到了阿夕愉悅的笑聲。

「唉！這怎麼得了，就算一個木頭人，聽到了阿夕這樣甜蜜的笑，也會動情的。」

紋太搖搖頭，匆匆找到了阿葉。

「大嫂！我有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

「什麼事那麼嚴重！」

「不好呀！相差三歲會相剋的。」

「怎麼哪！你和那個高崎女子，不是相差八歲嘛！」

「大嫂，你想到那裡去了，我是誰的……」

「誰？」

「阿夕！」

「阿夕碍着你什麼事了？」

「她已經跟小彌太訂過婚，怎麼可以讓她接近別的男人呢？」

「那你倒說說，誰來照料遊太郎？」

「我嗎？」

「你！」

「這可不是我吹牛，我可以做第一流的料理，決不會比外面館子裡的差。」

「算了，你那點雕蟲小技，也敢大事吹噓？」

「是眞的，大嫂，明天開始，就讓我來照顧遊太郎吧！」

「好了！好了！你不適合做這種工作，快去幹你自個兒的事吧！」

郡內供奉馬鳴菩薩的一之宮的祭典，將在十天後舉行。

這個賭場是屬於名和家的，自從佐五死後，由阿葉管理。但是女人不能担任主祭，這是史無前例的，究竟要誰來担住主祭呢！實在是件煩惱的事。

事情是這樣的。

每年的主祭，照例要獻給一之宮神社一把六尺八寸長的大刀，祭典完了，交給大頭目前田英五郎保管，一年過後，再由英五郎決定這年主祭是誰。

十年來，一直由名和家担任這個職務，這當然是英五郎的好意，但却引起了雙六吉兵衞的不平。

佐五死了，主祭自然會落到自己手裡。何況，他又橫刀奪愛，搶走了心愛的阿葉。因此，雙六吉兵衞做出那種事情，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英五郎對阿葉的照顧無微不至，甚至引起了江湖上的一些批評。但他畢竟沒有權力指名由女人來担任主祭，阿葉也爲這件事惴立不安。

自從佐五死後，手下的弟兄走的走，散的散，偌大的房子，祇稀稀落落所剩無幾；如果英五郎眞指名她爲主祭，佐五在世時候的聲譽，還是可以重振旗鼓的。

誰不稀罕權力，女人也不例外。

所以，在佐五四十九日忌辰過了，他就派出代理業務的小彌太到東海道各賭場的弟兄那裡，張羅祭典所需的費用五百兩銀子，預計一個月就該回來的。

可是，到今天，一點消息也沒有。

是發生了意外？還是小彌太拿着錢四處遊逛？或是被雙六吉派出的殺手幹掉了？

風風雨雨，謠言滿天。

小彌太是個有膽識，頭腦敏捷的年輕人。佐五在他慘遭不測的前幾天，就曾經對阿葉說過：

「我並不是經營賭場的好材料，不如把小彌太招贅做阿夕的丈夫，讓他接下這個攤子。」

這句話給紋太聽到了，原原本本的告訴了小彌太，他知道小彌太很喜歡阿夕。

小彌太眞不含糊，包辦了佐五被殺後的一切善後，不但把葬禮辦得很風光，而且對來弔喪的各路弟兄，接待得非常得體，阿葉繼承賭場主人的儀式，也安排得有條不紊。

賭場資金不足，小彌太四處張羅，也藉機會認識各路的朋友，等阿葉有朝一日把賭場交給他，就不至於人生地不熟了。

可是，如今百日忌辰已過，怎麼會沒有小彌太的消息呢？

※　※　※

三天過後，名和家接到了英五郎的來信：今年奉納大刀的儀式還是由他們接辦。

消息傳出，大家都雀躍不已。當天就有幾個部下，重新投到阿葉的麾下。

依照往例，大刀是由利根川用船運來，由名和一家派代表到河邊去迎接。

因爲小彌太沒有回來，阿葉祇好請已經退隱的老部下藤兵衞暫充代表，藤兵衞也想利用這個機會，重返賭場做個管理員，就接下了這個差事。

那天，陰雨連綿，涼風颼颼。

藤兵衞很高興，如果碰到這種天氣是生意興隆的好預兆，那是傳襲已久的迷信。

他連傘也不撐，帶了四名隨從出門，包括了紋太。

當載着大刀的船慢慢駛近岸邊，藤兵衞感慨萬千：

「唉！轉眼就是卅年了，人生眞好像一場夢啊！」

紋太心裡却直想着，藤兵衞換成小彌太該多好。

船靠岸了。英五郎親自把裝大刀的桐木箱子交給藤兵衞。

對於一個七十歲的老人，扛這個箱子確實很喫力，藤兵衞却要別人知道他老當益壯，並不在乎。

到了街上，雨愈下愈大，風愈颳愈強，大家加快了步伐，想着快點到家。

這時候，背後突然出現了一張陌生面孔。他斜戴着斗笠，外套緊紮在褲腰裡面，亦步亦趨，顯然不是一位善者。

走在最後的紋太，不經意地回過頭來，大吃一驚。

這時，對方已經拔出了刀。

「藤兵衞老，快逃吧！」說完，他毫無畏懼的擋住敵人的去路。

其他的三個人，也先後拔出了長刀，樣子却顯得畏畏縮縮，如果情況不對，準會拔腿就逃。

「沒有帶遊太郎來，實在失策。」

紋太禁不住這樣想：

「畜生！來吧！」紋太揮動了長刀，蹤步向前。

但，無異飛蛾撲火，紋太被打倒地上，那三個人同樣橫七豎八地倒下了。

斜戴斗笠的那傢伙看都沒有看他們一眼，追上了喘著氣息的藤兵衞。

「啊喲！」藤兵衞背後中了一刀，用盡渾身的力量，把肩上的大桐木箱子拋得老遠。

奇蹟出現了。隔了兩丈多遠，有人接住了箱子，而且是個和尚。

「哼！這個和尚大概活得不耐煩了。」

殺傷藤兵衞的男人緊追到和尚面前。

「給我！」他怒吼着。

「別急，讓我先打開箱子看看！」沒有等他回答，把箱子打開了。

「喔！原來是一把驅邪降妖的寶劍，還好，沒有被不肖之徒污染。」

「少管閒事，否則休怪我不客氣。」

「喝！你的口氣倒不小呀！告訴你吧！超度亡魂是我的本行，送終的花樣很多，可以任你選擇，怎麼樣？上刀山、下油鍋、五馬分屍……怎麼樣都會比痛苦活在世上要好！」

三休兩脚一跨，手上亮出了六尺八寸長的長刀，虎視耽耽的眼睛都不眨一下。

※　※　※

「喂！老闆娘，快出來吧！」三休氣息喘喘地跑回來了。

阿葉剛走到玄關，楞住了。「發生了什麼事？」

阿葉看到三休背着渾身是血的紋太，心都快跳出來了。

「嘿……總算這傢伙命不該絕，快救救他吧！」三休把紋太放在地板上。

「是誰？……」阿葉的話還沒有完，三休手指着窗戶外面。

「就是那幾個臭小子，他們已痛改前非，特地來負荆請罪，妳瞧瞧他們排得多整齊，一個個的頭就像一顆顆唸珠，挺不錯的哩！」

阿葉探頭一看。果然，七八個年輕人跪在那裡，手脚都用繩子綁起來了。

雨下得很大，沒有遮蓋的讓雨水直流在頭上、身上，骨子裡都被雨浸得濕透。

「是雙六吉家的人……」阿葉看清楚了兩張熟悉的嘴臉，沉痛地喃喃着。

「可不是，怎麼樣處理就全看妳的吶！藤兵衞的屍體還等着我去收拾。」

「哦！」阿葉又是一怔！「藤兵衞他？」

「死了！不過，臨時前替妳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我得趕快去替他唸幾句經文，眞可憐，眼睛一直不肯閉起來，死不瞑目啊！」

三休借了把雨傘，再度走到雨中。

「你們這些畜生不如的東西，竟然做出這種傷天害理的事，走！咱們一起找你們雙六吉論理去。」

阿葉柳眉直豎，杏眼圓睜。

「不要太衝動，雙六吉兵衞不識好歹，既然敢做，你去了，不一定能活着回來。」

「不如先通知大前田英五郎，看他怎麼說？」

「對，這樣做比較妥當。」大家七嘴八舌，喋喋不休。

阿葉怒火塡膺再也控制不住。「你們怕死？沒有關係，我不會求你們，我單鎗匹馬一樣可以到雙六吉家；我會找他理論公道。如果很不幸，我被他們打死，剁成肉醬，我也認了。哼！」

阿葉不等他們的反應，走回屋裡，要取出長刀。

這時，遊太郎出現在走廊，穿上阿夕給他做的新衣，更顯得氣質高雅，眞是一個絕代的美男子。

他原不是一個落魄的浪人，那襲破舊的衣服，是離開江戶時蓄意換上的。

「在旅途，無意遺失了銀子，付不出旅館費，祇好用衣服作抵押。」遊太郎故作不勝唏噓的口吻。

「你這衣服熨過了嗎？」

遊太郎沒有回答，只是微笑點頭。

「八成是高級侍衞的兒子。」阿葉很滿意他的笑容。心裡這樣想：「嗯！準錯不了。」

阿葉不敢委曲他做自己的保鏢。

「我陪你到雙六吉那裡。」他自己先開口了，而且聲音溫和，態度誠懇。

「不可以，那不是你去的地方，我也不願意你捲入這場是非。」

「這是什麼話：受人點水之恩，必當湧泉相報！」遊太郎說這話好鄭重。

阿葉同樣一本正經的說：「你救過我，該報的是我。」

「我不過祇希望喫妳一個飯糰，到今天，已經太多了。」遊太郎還是堅持要去。

「這不關你的事情，等需要你幫忙的時候，我會請你的。」

「我自己的行動喜歡自己支配。」這句話像是斬釘截鐵。

阿葉的嘴巴霎那間被封住了，再也無法開口。

阿夕走過來了。

「這樣吧！」遊太郎爲阿葉找台階，也是給自己找台階。「讓阿夕去當代表，我做阿夕

的保鏢，我們也不要太過份，要吉兵衛寫份悔過書就行，三休和尚也認爲這樣比較妥當。」

5

天碧澄澄的。

幾朵白雲隨風飄蕩。

阿夕和遊太郎在艷麗的陽光下併肩而行。

氣候格外燠熱，路旁的小草被火傘般的烈日晒得無精打彩，幾隻狗伸長了舌頭在喘氣。

遊太郎却神采奕奕，愉快異常。

阿夕似乎也感染了他的愉快，烏黑明亮的眼睛越發動人，發光的白皙皮膚越發地有魅力。

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和一位男士同行，而且，她對這位男士，從見到他開始，就有說不出的傾慕。

「阿夕小姐！」

「嗯！」

遊太郎不敢看她嬌媚的笑靨，故意把視線投向無邊的遠處，有所感地說道：

「上州聽說賭徒雲集，江湖人士絡繹不絕？」

「是的。」

「身爲遊俠，似乎該替這個地方做點事情，盡點心力。」

「……」阿夕低頭不語，她太年輕，這些事情對她來說，好像有很大的距離。

遊太郎卻陷入了沉思。望着浩渺的天，望着遼濶的平原……

「唉！」他忍不住一聲嘆息：「凶年饑歲，可能會有人失業，有人無家可歸，有人餓死……」

他越想越沉重，越想越遙遠。

可不是，易號天保至今，已經八年了。

這期間，風不調、雨不順，天災連年饑荒不迭，比天明三年的情況更淒清，更悲慘。

天明年間的大饑荒祇不過爲時一年，恢復得也就比較快。

可是，現在呢？

從文政末年開始氣候就不太好，秋收淡薄，無法維持起碼生活；而且年復一年，未曾有過好轉。到了去年，情況更加嚴重，連續不斷的豪雨，有時還落冰雹，從來就沒見過像今天這樣的普照陽光。

結果，積雨成災，稻田受損，全國性的大減產無人不被波及，就連水菓，蔬菜也是一片荒象。

上州，甲州、奧羽一帶，災情最爲慘重，饑民遍地，餓殍盈野，有一萬多人死於非命，吃樹皮、草根時有所聞，甚至有人用死去屍肉充饑。

有人投水自盡，有人吊死山野，滿街滿野都是與父母離散，或是被父母拋棄的孤兒。而流離他鄉，淪爲盜窃，娼妓者比比皆是。

生存這樣一個悲慘的世紀，生活在這樣一個苦厄的社會，就算倖免於餓死，又豈能忍受精神的壓迫。

※　※　※

來到郡境，遊太郎和阿夕坐在一棵大樹下。

阿夕看着遊太郎滿腹沉重，她想說話，却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等了近一個小時。傷勢才復原的紋太，押着雙六吉的那批人來了。

「辛苦了！」遊太郎站起來：「這裡都是雙六吉的地盤，像牛馬似的趕着他們，似乎太不給他們面子，用手巾把他們的臉蒙起來吧！」

「不理他們，誰叫他們傷天害理，這樣的懲罰已經夠便宜了。」紋太的餘怒未息，聲音嚴峻而堅定。

但他臉色蒼白，呼吸急促，傷口一直在隱隱作痛；他應該好好休息，自己硬要擔當這份差事。最主要的，他是想親眼看看遊太郎出神入化的武藝。

不久，進入了左衞郡。街的盡頭，是一垛高高的土牆。

「就是這裡！」

「喔！」遊太郎打量着團牆裡面高大的建築。

兩扇壯觀的大門，漆成大紅色，氣派非凡。房子的年代已夠古老，但簷牙交錯，雕樑畫棟，稱得上皇皇巨構，一看就知道是代官的住所。一個僅擁有一郡之地的賭徒，能夠擁有如此宅第，在在表示二百多年來的階級制度已有無實，封建社會已開始瓦解。

「阿夕，你先進去。」

「好！」阿夕有些畏却，想從側門進入。

「慢着！」遊太郎叫住了她，「身爲代表總要有代表的樣子。」

說著把香木之刀交給她。

捧在胸前，阿夕嗅到了一陣芳香。

從服侍遊太郎第一天開始，阿夕就被這一股香所迷惑；她對遊太郎一心嚮往，也許香木之刀正是原因之一。

——如果能抱着這把刀與世長辭，死又何憾！

在難以成眠的深夜，阿夕這樣痴痴的想過。

現在，她捧着這把刀了。

現在，她的胆子壯得多了。

現在，她表現了一種巾幗不讓鬚眉的氣魄，昂首濶步進入了偏門。

「先生！」紋太郎很詫異：「你讓她一個人進去，是什麼意思。」

「老兄，你聽過一首小調嗎？」

「什麼小調？」

「閒坐松樹下，靜聽竹葉聲，夜深沈，望水中之月，隨波浮沈。」

「這小調什麼意思？」紋太不解。

「無論任何人，只要他決心做一件事，一定成功。她是人，我也是人，怕什麼呢？」

「可是，對方是個無惡不作的惡棍。」

「我知道。」

「如果發生意外怎麼辦？你想挽救也來不及了。」

這時，阿夕已到了玄關，單膝著地，依禮拜見。

假山，漁池、綠葉、紅花。庭院設計得好講究。

雙六吉兵衞衣履整齊，正襟巍坐，傾聽着阿夕說話。

「你的六、七個部下在門外等着你領收哪！」

「喔！」吉兵衞沒有笑意地笑了：「妳就是阿夕。」

「是的。」

「好胆量，我的部下比起妳來，差得太多。」

吉兵衞老奸巨滑，取出烟袋，悠閒地吸着烟，眼睛平視着門外，好像等待什麼。

突然，門外傳來一陣淒厲，悲慘的喊叫，夾雜着器物撞碰的聲音。

阿夕有些緊張。「該不會發生什麼意外吧！」她豎起耳朵在想。

吉兵衞却神情泰然。

少頃。門外已歸於平靜。

吉兵衞吐了濃濃的一口烟說：「我把話說在前面。阿夕，有件事我覺得很惱。」

「什麼事？」

「我的十幾個部下，前幾天突然要跟我脫離關係。」

「這件事與我無關。」

「太有關係，妳就是爲這件事情來的。」

「爲什麼？我不懂。」

「因爲，妳們以爲是我幹的那樁事情，說不定就是他們幹的，準備把那把刀高價賣給別人。」

「你倒推得很乾淨。」

「不管怎麼樣？這件事你們是找錯了人，我是一點也不知道。」

吉兵衞的臉上充滿了詭譎。

阿夕想要頂撞，想到剛才發生的聲音，把到喉管的話嚥下去了。

吉兵衞見風轉舵。「阿夕小姐，我們願意說句題外話。」

阿夕不語。

「很榮幸今天能在寒舍見到妳，說不定也是我們的緣份，像妳這樣標緻的姑娘，如果能做我的妻子，我會馬上年輕十歲。」

阿夕好不惱怒，緊咬着牙齒。

吉兵衞色迷迷的兩隻眼睛盯住她，慢慢地走到了她的跟前。

陡地，抓住了阿夕的手。

阿夕狠命的掙扎，再也耐不住地大嚷：「遊太郎……」

「哈……」吉兵衞笑了，笑得好瘋狂，笑得好得意。

「遊太郎！遊太郎！」

「太晚了，妳那個保鏢早已經一命歸陰了。」

「嘿……不巧的很，閻王爺又叫我回來了。」遊太郎在院子裡，那聲音好尖銳，好剛勁。

「呀！」吉兵衞怔住了。鬆開了緊抓阿夕的雙手，睜大了眼睛注視着遊太郎。

「奇怪，難道我的十幾個高手，會敗在他一人手下。」吉兵衞在想。

而事實擺在面前，遊太郎面貌森然地扛着大刀，站在自己的面前。

「你！」吉兵衞再也不能遲疑，縱身一跳，抓起了一把大刀，擺出迎戰也是挑戰的架式。

「你想幹什麼？」遊太郎倒是很冷靜。

這時候，紋太把綑手束脚的七個漢子帶到了遊太郎的背後。

「吉兵衞！」遊太郎說話了；「像你這樣有頭有臉的人物，應該有好漢做事好漢當的氣魄才對，寫份悔過書不就大事化了嗎？」

「哼！」吉兵衞怒目而視。

「既然這樣！我這個當保鏢的不能放下不管吧！」

「你要怎麼樣？」

「想表演個餘興節目讓你看看，如果表演得不好，還請你多多包涵。」

這傢伙葫蘆裡賣的什麼藥，已經短兵相接，他還要表演什麼餘興節目。

吉兵衞正這樣想，遊太郎「啪」的一響，刀鞘跳出了明幌幌六尺八寸的大刀，在窗隙射進來的陽光下閃閃發光。

吉兵衞不由得一聲大叫，臉色發青。

「何必驚慌！」遊太郎語含調侃：「我不過把這把六尺八寸長的大刀，像一把一尺二寸長的小刀一樣運用自如罷了，讓你見識見識一刀流叫『霞斬』的秘傳而已。」

說完，手腕輕輕一轉。

在一刀流的秘笈裡面，有一招無名的刀法，鋒利無比，銳不可當。那是刀尖向下，像要刺入敵人的小腹，突然刀鋒疾轉，刀面向上，反覆使用。

這是孤注一擲，兩敗俱傷的刀法。

用小刀使這一招，是以肩膀爲軸心，水平旋轉，襲擊敵人。但，用六尺八寸的大刀，非有超凡的技巧，是不敢輕易表露的。

遊太郎却成竹在胸。

「唰！唰！」遊太郎祇輕輕的一旋身，大刀的聲浪如驟雨傾盆。

瞬間，那七個漢子的髮髻像風吹落葉，戛然落地。

吉兵衞愣得近於暈厥。

醒來，刀尖緊抵住了喉管。

「怎麼樣？大老闆！」遊太郎的聲音跟刀鋒一樣的銳利。

※　※　※

古道斜陽，好迷人的景色。

兩匹駿馬，並轡而馳。

前面是遊太郎和阿夕，後面是紋太——他的肩上扛着一把大刀。

6

初更時分。遊太郎枕着雙手，仰臥床第。

萬籟俱寂，四下漠然。幾隻灯蛾在圍着孤燈飛舞。

太多的往事，太多的憂煩，太多的疑慮，在孤獨的心田裡湧起。

我是否生存於社會？

我是否離群的孤雁？

我是飄泊無依的旅者？

我是浪跡天涯的浪人？

他注視於灯火的跳動，一遍又一遍問着自己。

難開江戶，來到上州，不正是那種內心無依感所激發的茫然嗎？

如今自己做了些什麼呢？

他無日曾忘懷過平手造酒，而對他怪異的行徑興趣依然。是否自己也蘊藏了若干的「怪

異」，抑或是英雄惺惺相惜的認同。

不懂，眞的不懂。

越想，他越不懂自己，也越不懂週遭一切。

他生長在一個頗有聲望的家庭，很可以依靠祖上的餘蔭，自己養尊處優，逍遙渡日。但他丟棄了家，而走上了離鄉背井的路。

這時候，家裡的佣人也許正在尋找自己的下落呢？

其實，他並非不戀戀於平靜安定的生活，只是他內心強烈的孤獨感，需要另一種生活方式沖淡。

克制自己，磨練自己，忍耐、容讓，不論如何遭受打擊，也不論爲何遭受險阻，必須咬緊牙關，奮鬥到底。

蛾還在不斷的飛。

不是嗎？牠們明知灯火是危險的，却偏偏往上面撞。

現在，終於撞上了。毀滅了自己，掉落在榻榻米上。

就在那旁邊，放着他那把不是普通浪人所能擁有的香木刀。

這把刀的歷史，要追溯到推古天皇時代。

有一天，海邊飄來一塊奇異的木頭，博學的聖得太子，立刻斷定那是稀有的枕香。他珍

惜它，用大盒子裝着，盒子上寫下了「蘭奢待」三個字，供奉在大和的東大寺。

從此，歷代天皇，一定要到奈良參拜一次，帶回來一小塊切成一寸見方的香木。

遊太郎的香木之刀就是由「蘭奢待」製成的。

足利末葉和豐臣年間，經常有枕香木從海外運到日本來，一般人都以爲隔海的香木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但事實却恰恰相反，因爲祇欲不種，這種香木已愈來愈稀少。

「蘭奢待」原本沒有如此芬芳，還略帶鹹味。那是志野忠信加工燻染的傑作。

木刀的香使遊太郎心境趨于平靜。

木刀的香也使遊太郎想着尋找一個甜美的夢。

※　※　※

「有人在嗎？」紙門外阿葉手裡捧着一把刀。

遊太郎從床上爬起來，伸了個懶腰，睡眼惺忪地推開了紙門。

「我來向你道謝。」阿葉把吉兵衞那兒拿來的悔過書給遊太郎看了一眼，同時，奉上了手裡的刀。

「這是一點小意思。以前公公曾經常提起，三條宗近是很有名的刀匠，這把才是他鑄造的，請笑納。」

遊太郎的表情很冷淡，這是出乎阿葉意外的。

「這雖然是一把不少人垂涎的名刀，對我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意義，況且我已經有了一把。」

「可是，那一把不能殺人！」

「但它很香啊！」遊太郎哈哈大笑。「你的好意我很感謝，我看把它奉獻給一之宮神社如何？」

「恭敬不如從命，可是，我再也沒有東西送你了。」

「眞的什麼東西都沒有嗎？」

「你說我還有什麼？」

遊太郎注視着床頭的盆景。「這個盆景……」

「喔……」阿葉這才看到阿夕在這裡擺了一些鮮艷的花。

而從這些花，阿葉聯想到了別的。

起先，他似乎不太相信這個年輕人會說出這種話來，但遊太郎是那樣一板正經。

「好！我答應你，今天晚上一定讓你如願。」

遊太郎並沒有太多的高興，祇輕輕地說：「阿夕會不會覺得迷惑？」

「應該不會，你該比我更了解阿夕！」阿葉停頓一下：「是今晚一宵，還是要帶回江戶？」

遊太郎考慮了片刻。「說不定，不過，妳可以相信，我不是一個很隨便的人。」

阿葉領悟這句話的意思。

但她並不了解爲什麼自己會突如其來的嫉妒。

※　※　※

對於一個普通家庭，這間浴室實在太豪華了。

阿葉泡在浴缸裡面，心情非常紊亂。

如果阿夕自己不願意，要說服她是不容易的；對遊太郎，又該怎麼解釋呢？

但，當她把這事告訴阿夕，想不到她是那樣興奮，而又含着幾分羞澀，自己反而覺得若有所失的惆悵。

遊太郎還是個童男，阿夕同樣是含苞待放的蓓蕾；撮合他們原是天經地義；祇是，她居中拉攏，這就太尷尬了。

她恨自己，而禁不住想起了過去。

是十八歲那年吧！不錯，就是十八歲，這樣一生中最重大的事情是忘不了的。

那剛剛成爲一個女人，但却讓一個討厭的糟老頭，給她留下了永不會磨滅的辛酸。

這十幾年間，每當她看到別人幸福美滿的生活，她就不由得有若干悵惘，也有若干嫉妒

而現在，她竟然要爲別人的幸福搭橋。

想到阿夕那種陶醉的情態，想到遊太郎那樣眞摯的可愛，她很恨、恨自己、也恨別人。

爲什麼別人所擁有的，她都無法獲得呢？

她忍不住下意識地看看自己豐滿的胴體。

綽約依舊：苗條依舊。

消逝的歲月並沒有在這片光滑的肌膚上留下痕跡。雖然已經三十多歲，比起少女來並不遜色，而且還有着少女所沒有的成熟，這不正是男人夢寐以求的嗎？

這時，窗外傳來了一聲叫喚。

——是遊太郎。

阿葉頓時血液沸騰。

「很遺憾，今天晚上的事辦不成了。」

「噢！」阿葉不懂，却又眞希望是事實。

「有個叫小彌太的年輕人回來了，正在阿夕房裡，聽說非但沒有張羅到錢，還受了傷。好像是一個賭場發生格鬥，他拔刀相助掛了彩，沒有面子坦蕩的進來，才從後門蹓進來的，這是紋太告訴我的。」

女人眞是不可捉摸，阿葉聽完了這回事，心情反而高興了。

「遊太郎先生！我是一家之主，我不會答應小彌太碰阿夕一根汗毛，而且，我可以保證，阿夕也不會把身子給他的。你等着好了。」

「不行。」

「爲什麼？」

「我不知道阿夕已經訂了婚，我不能做出這樣貽笑大方的事情。」

遊太郎走了。

阿葉大聲說：「你放心，我一定照事先約定的，把阿夕送到你的房間。」

遊太郎站在月光照耀的一棵樹下。

「我拒絕，江湖上的人，不能橫刀奪愛，不過……」

「不過怎樣！」

「不過……」

阿葉從遊太郎曖昧的聲音，預感地不覺心在顫動。

「你說嘛，不過什麼？」

「如果你來的話……」

阿葉眞以爲自己是在做夢，但那聲音却是眞的。

晚上，阿葉披上風衣，一個人躡足的來到了遊太郎的房間。

這時，夜已深沉。

但，遊太郎呢！棉被疊得好好的，根本沒有打開過。他沒睡覺，會到那裡去了？

阿葉想不透。一個人靜坐着。

天濛濛地發亮了。

※　※　※

晨霧繚繞，晨光曦微。

這時，堤岸上出現了兩個人影。

「喂！和尙，要到什麼地方？」一個人問道。

「鬼叫什麼？我傷痕纍纍，來回跑了這麼多趟都不急，你嚷個啥，別多嘴，跟我來就是了。」

「當和尙就該在佛堂唸經禮佛，我才不要跟你跑東跑西吶！」

「別急嘛，這樣的性子，你還想修成正果呀！」

兩個人走近了堤防的邊沿。

「哇！」紋太突地叫起來。

三休和尙這才往沙灘上一瞧，乖乖，二十幾具屍體，橫七豎八的躺着，有的仰臥，有的俯趴，有的腦漿迸裂，有的肢體零落。

無疑，這裡剛經過了一場慘烈的格鬥。

而這時，遊太郎已快馬加鞭向江戶的路上疾駛，離這裡有幾里之遙了。

因爲，他算準了雙六吉一家今夜準會來偷襲，事先把紋太支開，叫他到三休那裡；自己要一夫當關，迎戰這些無法無天的惡徒。

他已忘記了阿夕。

而對阿葉的調侃，本來就是一個玩笑。

但，他却永遠忘不了怪異的平手造酒。

小指戀情

1

秋風蕭蕭。

秋水悠悠。

好一個秋意深濃的九月。

江戶雲町飯倉神社的大祭禮就要到了，那是十一日到十五日。

九月初，這裡就開始，一年一度的熱鬧。說書的、唱戲的，賣零食的到處搭起了各式各樣的棚子。

本來，飯倉神社的豪華是京橋以南首屈一指的，現在，更是人山人海，熙熙攘攘。

這個祭禮又叫做薑祭。

生意最好的該是賣香燭的小店，他們還賣一種長圓形的小盒子，大中小三個一組，上面鐫有牡丹綠葉，它可做盛器，也可以當飾物，由於手藝精巧，諸侯和江戶城的富商巨賈，莫不爭相採購。

「咦！那不是政七嗎？」

一個香燭店的店員叫着，那年輕人回過頭來。

「喔！原來是半先生，好久不見。」

「可不是，你大概是白天在睡懶覺，晚上才出來活動筋骨，所以才看不到你。」

「唉！別挖苦人了：我是來看戲的！」

「對，守田座的戲碼眞不錯咧！」

「算了吧！那兒是人戲喲，簡直是鬼戲，從來沒有聽說過幽靈還會有頭有臉的。」

「嗯哼！誰知道你眞是看戲，還是找女人？你這人總是鬼鬼祟祟的。有人看到你到中野參拜，是不是跟和泉屋的寡婦姘上了？」

「什麼話嘛！」

「好！好！你忙吧！我要照顧生意了。」

政七走進了人群。

戲台上表演的是出名的千面貓太郎。五十多歲，一付仙風道骨，飄飄然如臨空御風，精湛靈巧的技術，天衣無縫，眞叫人嘆爲觀止。

他的絕技是可以應客人的要求，隨時改變自己的面貌。

政七走到了面前。「請你變成我的樣子。」

千面貓太郎用他慣用的動作，在臉上一抹，眨眼功夫，竟然和政七一模一樣。

政七有點羞愧，他眞沒想到千面貓太郎把自己的特點抓得那麼清楚，特點就是缺點，他眞後悔自己不該做出這樣自做自受的事。

他正想溜掉，突然覺得有一隻手伸進了他的懷裡。他伸手去抓，又縮回去了。政七回頭，那是個乳臭未乾的毛頭。

「你這個小傢伙！」政七拔腿追他，那少年動作敏捷，猴子樣的一溜烟不見了。

「扒手！扒手！那個小傢伙是扒手。」政七發現袋子裡的東西不見，大聲嚷着。

跫跟快跑，撞着了一個武士。

少年跑遠了，但他更擔心武士責怪他的冒失興師問罪，但正要陪罪，武士的臉上却堆滿了笑容。

他就是遊太郎。

「是這個嗎？」遊太郎掏出一個小盒子。

一點也不錯，正是政七被扒掉的小盒子。

政七伸出手想把那個盒子要回來，遊太郎却把它舉得高高的。

「這個盒子值得你那麼緊張嗎？」他的語氣有追根究底的味道。

政七楞住了。想出了個說服的理由。

「武士先生，你替扒手說話，不怕影響你的清譽嗎？人家的東西，還給他就好了，何必多問。」

「你的舉動不比尋常，我想知道裡面裝的是什麼？」

政七斜睨着他，沒有回話。

圍在四週的人，也許同樣想知道究竟。

「喂！先生，你打開看看嘛！」大家異口同聲喊着。

政七做賊心慌地逃跑了。

「奇怪！」遊太郎越發地有些驚奇。

眼看政七在人堆裡面消失，他大聲對大家說：

「我並不存心要這隻盒子，不過，我要知道裡面究竟有什麼秘密。現在，我先把它帶回去，如果什麼也沒有，明天我這個時間還會來這裡，你們可以轉告他，到時候拿回去。」

遊太郎在大家的注視下走了。

※　※　※

黃昏過後，諸侯居住的這一帶豪門宅第顯得格外寧靜。路上，沒有行人。徐徐夜風，吹動着片片落葉，平添了不少秋的氣息。

遊太郎踽踽獨行，哼着小調。

將至家門，路旁樹叢裡鑽出一個黑影。

「喂！先生！」

遊太郎駐足而待。

「先生！剛才太無禮，請原諒。」

黯淡的夜色，遊太郎看出來是那個把盒子塞進他口袋的少年。

「我交給你的東西，請還給我。」少年深深一鞠躬，不像沒有教養。

「你叫什麼名字？」

「很抱歉，我應該先報名的，小名修次郎。」

「家住何處？」

「里門町。」

「雙親呢？」

「去世了。」

「出生在那裡？」

「先生！你又不是官府的欽差，何必問得這麼清楚，把東西還給我就是了。」

「如果不還給你呢？」

少年再也沉不住氣了。「怎麼樣！要謀財害命嗎？」

「這並不能怪我啊！」遊太郎平靜的回答道。

說時遲，那時快，少年抖出了身藏的暗器，向遊太郎進擊。

「畜生！」遊太郎惱了。右肩一閃跳開了六尺遠。「看你不像市井無賴，儼然師出名門，快告訴我，是那一派的門徒。」

少年沒有理會，悻悻然走了。

※　※　※

「遊太郎先生！」

蟋蟋嗦嗦的衣服聲音，遊太郎心裡有數，那是年輕貌美的公主。

水汪汪的眼睛櫻桃般的小嘴，眞是多一分則肥，減一分則瘦，好一個絕色女子。

「你回來了！」明明她在彈琴的時候，聽到遊太郎按鈴，跑過來卻沒有看到他的人影。好奇怪。

床頭，仍然擺着那把香木大刀。旁邊，却多了一個精巧的小盒子。

「這是什麼？」公主很好奇的打開了盒子。

「哇……」他驚叫了起來，幾乎要昏厥過去。

因爲，盒子裡裝的竟是一個女人的小手指。

2

深夜——。

市谷御門的路上已是人烟絕跡。

遊太郎無聲無息的一個人邁着方步。

「畜生！」原來又是那個想奪回盒子的少年。

他出鏢失手，閃躲了一瞬，又回頭跟踪着遊太郎。直到目睹他走進一所宏偉的住宅，他才莫可奈何。

他估計遊太郎不過是個普通浪人，當自己盡力擲出的一鏢，被他輕易躲開，才知道此人武藝高強，而怨嘆自己錯誤的估量。

「唉！隨它去吧！」吐了一口唾液，狠狠朝石頭踩了一脚。

沿著高力松地方的圍牆，一拐彎，是一條寬濶而寧靜的大馬路。

右邊，是市谷八幡高台，左邊是四谷高台。

高台之間的窪地，蓋着許多鴿籠似的房子，既髒且亂。天氣好的時候，中午的陽光還會恩賜似地照耀片刻，其餘的時間則是一片陰暗。遇到下雨天，雨水沖着霉濕的垃圾，臭氣四溢；如果豪雨不歇，更會四處汪洋，大半的居民欲出不能，非餓上幾天不可。

這裡眞是龍蛇雜處，商人、工人、小偷、乞丐，什麼樣的人物都有，什麼樣的事情也會發生，寡廉鮮恥，道德淪喪到了可怕的地步。

妻子若是紅杏出牆，對方祇要付一百文，便能不了了之，他還會自鳴得意的說：

「啊哈！賺了一百文。」

無知得可怕，也無恥得可怕！

沒有是非之心，也沒有羞惡之心。

這裡就是這樣一個世界。

剛才那個少年，就回到了這裡。

他對這裡的一切，熟悉得很，雖然是深夜，沒有灯火，在黑暗中，他摸索着走進了狹窄的死巷。

在最後一間房子的門前，輕輕敲了兩下。

開門的，是一個身着黑色衣服，臉色蒼白的少女。但眉宇間隱約可看到她高貴的氣質。

「這麼晚了！請原諒。」少年的口氣非常客氣。

「你辛苦了吧！」少女確寔是眞心的關切。

他們相偕走進了房間。

房間裡面空蕩蕩的，沒有任何裝飾，祇是牆壁和紙門糊得滿好，榻榻米上纖塵不染。

「修次郎，今天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失敗。」

他們在榻榻米上坐了下來。

「實在很對不起。」

「怎麼啦？」

修次郎把從飯倉神社發生的事情，到偸襲遊太郎失手的經過一五一十的說了。

「那個人的地址你查明了嗎？」

少女有點像訊問犯人，少年也確實像做錯事的孩子。

「房子右邊是不是有棵古松？」

少女從他描述遊太郎所住的地方，勾起了她的回憶。

「是的。」少年想了想。

「哇！那是幕府大目付後藤修理亮重矩的官邸。」

少年一聽，呆住了。

幕府大目付是代表將軍掌理督察政務，諸候和志中管轄的諸武士都要受他的監督。職司督察政務得失，武士訴訟案件；不但對評定所（法院）的裁決有決定性的權力，而且還監督全國法令的頒佈。

因此，大家都對他畏懼三分，如果有什麼把柄被他抓到了，眞的是會憂慮終日，寢食難

安的。

他的俸給祇有三千石，官階也不很高，隸屬於老中管轄。但被選爲大付目的，必定在江戶城中德高望重，高風亮節。所以，向他施賄賂收買是決無可能的。

在當代的五名大目付中，提起後藤修理亮重矩的名字，無論諸侯武士，沒有一個不心驚胆戰。

後藤修理擇善固執，做事絕不因循苟且；私底下却是一位循循長者。

這一天，他正在走廊拐彎處。

「嗯！俗話眞說的不錯啊！彌右衞門！」

彌右衞門是他的僕人，這種情形已司空見慣，也就習以爲常。

「喔！」僕人應聲。

「男人總是會說：『我一輩子也不會拋棄妳』女人呢？她們的口頭禪是：『不要嘛！不要嘛！』唉！夫妻之間是如此接近；婆媳之間卻又是那麼遙遠。怎麼樣？有道理吧！」

「嗯！確實是的。」僕人附和。

「還有一句話，你知道嗎？」

僕人奇怪了，不說怎麼會知道。

「那句話是……」他想了想說：「最遠的是唐和天竺，最近的呢！」

「是鼻子、眼睛、口。」僕人這句話聽得太多了，他都記得清清楚楚。

「對！」後藤修理高興了起來：「不過遊太郎和小百合，說遠也不遠，說近也不近，以前司馬相如琴挑文君，文君就連夜和他私奔；沒想到小百合琴挑遊太郎，遊太郎竟然無動於衷，你說奇不奇怪？」

「那麼……」

「那麼什麼？」

「那麼實在是『雖有佳餚，且食，不知其旨也。』」

「聽你的口氣，好像你嘗過了，也不看看自己是什麼德行，你什麼時候經歷過風韻事。」

「嘿……想到……我年輕的時候……」

「怎麼樣？」

「啊！還是不說吧！主人！你呢？」

「我呀！年輕的時候是跟不少女人打過交道，祇爲了多讀點書，總是淺嘗輒止。」

他邊說邊走，不自覺地踏進了庭院。

「咦！奇怪！今天怎麼聽不見琴聲！」

「噢！」

小百合失魂落魄似的，在憑欄遠眺。

「叔叔！」小百合迎上前來。

「什麼事？」

「有件事要請教你。」

「說罷！」

「叔叔對雜談、典故，瞭解多不多？」

「不會太少。」

「那麼！叔叔！」小百合欲語還休。

「怎麼！害臊了！」

「是這樣的，叔叔，如果一個年輕男子身邊帶有女人的小指頭，那是什麼意思！」

「小指頭！」這倒使老頭不免喫一驚，什麼雜談典故記過這種事情呢？

「年輕人，妳是指遊太郎嗎？」

「不錯。」

「妳喫醋了？」

「你說什麼？」

「沒有！沒有！」

「年輕的男人帶有女人的小指頭是什麼意思呢？」老者自己問着自己。

「叔叔！你不是說你懂嗎？」

「可是，這種事典故裡面沒有呀，彌右衞門，你懂不懂呀？」

「我那有這種學問哪！」

「咦！你不是說過：『想當年，我年輕的時候』嗎？」

小百合有些失望，而且神色黯然。

「小百合！」

「叔叔！」

「有時候，人會有靈感的，妳有沒有想過呢？」

「我想過，那也是聽別人說的。」

「怎麼講？」

「如果那些綠灯戶的女人，表示眞心愛某一個男人的話，就會砍斷自己的小指，送給他。」

「眞的嗎？這我倒沒有聽說過。不過，那些女人說話那能算數嘛？如果她們的話靠得住，太陽總有一天會打西邊出來的。」

「可是，叔叔，你知道嗎？遊太郎的身邊確實有女人的小指頭吶！」

後藤修理給弄糊塗了。

※　※　※

這時候，遊太郎正漫無目的地走在街上。

早上剛下過一陣雨，泥濘的街道上，東一窪，西一窪，陽光照射在水面上，反射出迷人的五光十彩。

他停下了脚步，因爲前面有一個很大的水窪，一脚跨過去，勢不可能。

——明鏡止水。

他突然想到這句成語。也勾起了兒時耳提面命的庭訓。

那時候，父親給他一面小小的鏡子，上面有細緻的雙鶴浮雕。顯然那不是近世的東西。

清晨、黃昏，攬鏡自照，日省吾身，無論進德修業，同樣獲益良多。

從那時開始，他把這面鏡子視同母親的遺物，一直到現在，還珍惜地放在自己的懷裡。

看到水窪，想到了這面鏡子。摸着鏡子，想起慈祥却沒有見到過的母親。

突然，他下意識地感觸到有種危機隱伏在他的四週。

一個武士，神經似乎比別人都敏感。這並非虛幻的暇思，水窪裡眞的映現了一棵古松，古松上有一個人影。

——好險，差點踏進了一個陷阱。

必須採取主動。

他縱步向前，想越過水窪。

古松上的人迅即跳落在地上，同時，拔出了發光的劍。

遊太郎鎭定如恒，直注視着水面的變化。劍鋒匆匆一閃，遊太郎跳過了水窪。

同時，一聲慘叫，那人摔進了水窪。

遊太郎擦拭乾淨被水濺濕的劍，還有劍上的血。

倒在水窪裡的是一個蒙面刺客，黑布蒙着臉，衣服也是一身黝黑。

爲什麼要暗算自己，遊太郎實在想不出來。

——如果那個水窪再小一點……。

那他就看不到古松，也無法發現古松上的人影，那將會是怎樣的結局呢？

可是現在，刺客已經自食其果。

3

這一天。

飯倉神社境內，人聲鼎沸，人影幢幢。

入口的地方，照例排着一個灯籠，經過這裡的人，都會異口同聲讚賞灯籠上的大字。

「寫得太好了。」那是藝泉堂一位書法大師的慧眼。

每年，他都會從好幾百十歲以下的幼童裡面，選出一位寫得好字的，在灯籠上寫「兩大神宮」四個字，這個傳統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沒有人知道。

遊太郎也來到了這裡。

這時人已稀少，誰都能看出遊太郎來。

「依照事先的約定，我是來取小盒子來的。」

講話的臉覆黑巾，樣子有些縮瑟。

「你並非昨天那個人嗎？」

「我是他的師父。」

「你不帶他同來，我怎麼知道東西能不能交給你？」

「盒子裡裝的什麼東西我很清楚。」

「這就是證據對不對？」

「我想可以這樣說，重要的是，這個東西別人拿着毫無意義，對我們却非常重要。」

「哦！」

「不相信你可以打開看看。」

「我不會隨便偷看別人的東西。」

「那我可以告訴你，裡面裝的是吉原女人的小指頭。」

遊太郎沒有驚訝，一直注視着他的臉。

這時，他從懷裡掏出一個紅色的卷軸。

看熱鬧的人愈來愈多，都覺得這不是一個平常的卷軸。

「快打開讓大家看看嘛？」

「那上面畫的是什麼？」

卷軸抖開了。

「喔！子曰：『食色性也』。」有人唸出來上面鐵畫銀鈎的幾個大字。

「開什麼玩笑！這幅畫有麻雀和竹子邊飾的卷軸，是仙台伊達候家的御用紙。」

「可是內容却畫的是青樓趣聞呀！嘿……，不曉得是那個痴情的女人，把小指頭切下來送給你的！」

「現在，你的疑惑該沒有了吧！」

「相反，有增無減。」

「爲什麼？」

「咦！你剛不是說，有竹子和麻雀邊飾，是伊達候家的卸用紙嗎？」

「吉原女人所用的紙你看過嗎？」

「不管怎麼樣？我祇知道，將軍家的紙是絕對不許隨便亂用的。」

「那麼我問你，盒子上鐫的連理枝比翼鳥你看到沒有？」

「看到。」

「那麼精緻的東西，一定是什麼公主結婚特別訂做的，爲什麼又會落到吉原女郎手裡呢？難道那位公主也是妓女嗎？」這段話說得理直氣壯。

遊太郎微笑不語。

少頃。

對方瞪大了憎惡的眼睛，突然像發現了什麼似地，後退了好幾步，反身就快步跑了。

遊太郎茫然了。

※　※　※

江戶人的習俗，十三和十五晚上要用麻糬做祭品，十三祭十三個，十五祭十五個，那是用糯米做的甜菓，食用時沾花生粉。

在神田的小路旁邊，一家小旅館的窗戶口，亦供奉著麻糬。

此時，浮雲已散，月亮初昇。

天，像一片湛藍的海，月，像浮在海上的銀盤。

而廣濶的大地，正是無垠的銀色世界。

對於阿夕來說，這樣的夜：寧靜中透着些煩惱。

「唉！」她深深嘆了一口氣。好沉重，也好悽愴。

她望着遠掛在天邊的月發呆，也望着銀色世界的影子幻想。

打從利根河沙灘上出現廿幾具屍體，遊太郎便不見影子，也沒有一點訊息。

多少懷念。

多少相思。

又有多少愁苦，無處傾訴。

後來，三休和尚要到江戶，阿夕吵着非跟他去不可，三休拗不過，領她離開了玉村。她沒有告訴阿葉和小彌太，她怕增加無謂的麻煩。

來到江戶，已經七天了。

走遍了繁華的市街，流覽過川流不息的人河，就是碰不到遊太郎。打從心裡叫她感到茫茫塵世，歸宿何處，自己爲什麼這樣孤獨。

而三休也是的，把她安頓在這個小旅館，再也沒有回來過，幸好老闆娘跟夥計對她親切如故。

白天，她的日子總好打發，逛馬路，看街景，心裡既有些許的渴望，也就不覺得寂寞乏味。

但到了晚上，寂寞就會從四面八方湧過來，慢慢長夜何時旦，那種淒清孤獨，非身歷其

境，很難體會箇中滋味。

今夜，這裡的武士舍邸、寺院，都要舉行詩歌、俳句的吟詠會。茶樓酒肆，也有一番別開生面的熱鬧景象。

唯有阿夕，對月獨坐，百感叢生。

這時，總算聽到了一陣爽朗的笑聲。

——三休回來了。

她故意生氣地倚窗遠眺。

「美人何所思，憐此明月夜！」三休也故意拉高了嗓門。

阿夕像個木偶，動也不動。

三休捉摸了一會，把件東西重重地扔在床上。

「碰」的一聲。阿夕驚惶得跳了起來。

回頭，一個衣着樸素，臉上蒙着黑布的男子坐在床上。

三休說話了：「月夜，摔掉一個鍋子，倒是稀鬆平常；撿到一個人，不能不說是稀罕事。」

阿夕怎能不稀罕。「在那裡發現的？」

「小路旁邊的空地上，八成是殺傷暈倒的，殺手的武功實在高明，他的手法不想置人於

死地，我想讓他在這裡休養幾天，就會復原的。」

「讓他住在這裡？」

「有阿夕的親切照顧，會復原得更快些。」

「不要！」阿夕直接了當。

「爲什麼？」

「我很厭惡，他一定不是好人。」

「就因爲他不是好人，我才帶他來的。」

「什麼道理？」

三休祇是笑笑。

說眞的，三休看到他的傷口，就想到了利根河沙灘上那些屍體留下的刀痕，這樣才把他帶回來的。

「哎喲！」那個男子醒過來了。

三休摸摸他的前額，很滿意的說：「事情會有轉機。」

阿夕好像領悟了什麼似的。

同一時刻。

山谷崛的今井橋上，有一個醉漢蹌踉而行。

那裝束，像個商賈。

在吉原尋歡買醉，流連了一下午。

現在，他要從竹屋乘小渡船往深川，再找個藝妓溫存一番。那時候喜歡這個調調兒的男人，都擅於這樣安排自己的行程。

突然，一個黑影擋住醉漢的去路。

「閣下雅興不淺啊！如此美好月色，散心必定別有情趣！」

醉漢還來不及打量對方是何等人士，腰間的兩把大刀就把他的酒意全沖散了，連忙陪著笑臉，身子閃在一旁。

對方並不在乎他讓出一條路來，仍然目不轉睛地盯着他。

「眞不對起！」商人眞好像做了什麼不能見諒於他的事，深深的彎了個腰，想着趁早溜之大吉。

「慢着！」才走一步，武士把他叫住。

喝！那張臉，眞叫人毛骨悚然。

「哈……你走錯路了！」

「你說什麼？」商人莫名其妙。

「過奈何橋又何必繞遠路？」

「你是開玩笑！」

「我說正經的。」

好鏗鏘的一句「正經的。」商人全身冒起了鷄皮疙瘩嚇得噤若寒蟬。

片刻之後——

月光下，一個血淋淋的人頭在滾動。

伴着那死不瞑目靈魂的，是橋下潺潺的流水。

武士迅捷地跨過了橋，向右彎，接着向東邊一直走去。

大約走了十二公尺。

「先生！」陰暗處一個聲音在呼喚。

接着，一個覆着白巾的女人走了出來。

「沒有興趣嗎？先生？」女人顯露出挑逗性的媚態。

武士仍然在往前走。

「妳看到了？」

「……」

「看到了妳不害怕，胆子不小。」

「……」

「妳年紀輕輕，定不是流鶯之輩，到底是怎麼回事。」

武士沒有徵得她的同意，摘下了面巾。

「啊！好一張玲瓏透剔的臉蛋！」

她沒有怨言，也沒有懼色。

少頃。

「我知道你就是我等待的平手造酒先生，這樣的深夜我苦苦守候，就是爲了等你。」

這聲音似曾相識。

4

這是一棟巍然矗立的大建築。僞裝成流鶯的女子，把平手造酒帶到了這裡。

造酒打量着這幢建築：至少是諸侯居住的華厦。

那時候，房子是不能隨便蓋建的，須視其官階和俸祿而定。所以，看到房子的型式，八成可以猜出主人是什麼身份，造酒揣測，這裡的主人跟德川將軍一定有關係。

雖然，庭院荒蕪，雜草滿徑。

雖然，漆澤剝落，斑痕纍纍。

從那些木頭，那些磚瓦，和那些蔚然的古樹，可以看出它昔時的壯觀盛景。

她爲什麼帶我來到這個地方。平手造酒多少有些好奇。

「請原諒我，現在還不能告訴你爲什麼？」

少女的話並沒有把他看成高不可攀的武士。

兩人走進了廢屋。一股潮溼的霉氣沖進了鼻子，這屋子，少嗎也荒廢了十年。

造酒一直跟着少女往前走。到了路的盡頭，是一個大魚池，魚池旁邊又是一棟大建築。

「唉！」女人觸景生情地嘆了一口氣。

也許這是她毀棄了的家園，造酒推想。

書房裡，再沒有別人。他們相對而坐。

「謝謝你答應我無謂的要求，跟我來到了這裡。」

「莫非妳需要我的劍？」

「正是。」

「以妳的貞操交換？」

「不錯。」這話沒有半點猶豫。

燈火照着她貧血蒼白的臉，也照着她眉宇間充塞的靈氣，那種慧質，那種清麗，是出自名門的閨秀。

「不說理由嗎？」

「最好不問。」

造酒沉思片刻。

「好。」這似乎是很重大的決定。

少女悄悄地站起來。「我在走廊最裡面的房間等你。」

脚步聲走遠了。

造酒背倚着柱子，閉目細思，頓覺黯然。

被趕出千葉練武場，轉眼已逾一月，雖無拘無束，自由自在，心裡自不免若有所失的惆悵。

四週圍的人誰都不知道那是爲什麼？造酒自己却很清楚，殺了人，不該把死者的手臂挾在腋下，更不該冒充自己的手讓流鶯拿去。

千葉周作是個喜怒不形於色的人，事情發生，他並沒有表示什麼。直到有一天，在練武場，依照慣例造酒拿起竹劍和師父比劃，沒想到師父出手兇猛招招欲置人於死地。

這是師父不諒解我的所爲，必將我逐出師門的徵兆，造酒是這樣想。

——既然如此，我倒要試試你的能耐。

造酒一不做，二不休，使出了殺手鐧。

一劍刺喉，必死無疑。這是造酒很有自信的招法，以前使用多次，從未失手。

周作當然一目瞭然，造酒一劍刺來，周作往左一閃，却不讓造酒喘息，一刀砍上了造酒的臀部。

「啊！喲！」造酒一陣震撼，却並沒有立刻倒下，也算是他平日養之有素。

周作後退一步，峻嚴地望着造酒。

造酒不支，以竹刀斜拄地上，臉色泛白，口吐鮮血。

那情景，像走馬灯似的重現他的腦海。

這個房間大約有三十個榻榻米大。

中間是一床棉被，兩個枕頭。棉被是粉紅色的，枕頭也是粉紅色，襯托着躺在旁邊同樣粉紅色衣着的少女，整個屋子顯得春意盎然。

少女朦朧的眼睛，起伏的胸脯，白而嫩的肌膚……

使人想到牡丹，不！比牡丹更嬌艷。

也使人想到了白荷，不！比荷花更潔白。

造酒忍不住怦然心動。

祇一瞬間，當她觸及少女眉尖的那一瞬間，另一個念頭閃過了他的腦子。

多麼殘酷啊！怎麼會有這種慾念呢？

十年前，自己不是這樣的，那個時候，看到女人從來就避之猶恐來不及的。

他冷笑了起來，那是自我懲罰的嘲笑。

但，他還是走近了少女，還是取下了雙刀，還是在少女的身旁躺下，還是忍不住抱住了細白柔嫩的粉頸……。

照常理言，一個首次和異性接觸的女孩，應該本能地感受緊張的衝激，但她都沒有，一點也沒有。

是有點奇怪！

造酒正想着，奇怪的事情終於發現了。

那扇紙門原是緊關着的，爲何現在會有個隙縫呢？

「誰？」造酒有所警覺地站起來。

突然，唰的一聲，紙門拉開了。

「你這個畜生，想把我們公主怎麼樣？」

一個年輕的武士，咬牙切齒，手提長矛，怒目而視，他就是向遊太郎要回小盒子的修次郎。

少女聞聲，也站了起來，「修次郎，不可以胡來，不可以……」

修次郎沒有理睬，一步一步逼近造酒，矛尖指向他的咽喉，這時他們的距離祇有三尺。

造酒鎭定依舊，但突然把少女橫抱起來，也不知何時手上出現一把鋒利的小刀。

「小鬼！」造酒笑了一笑。「你要再走近，可別怪我辣手摧花啊！」

他把刀尖針對著少女的喉管。

修次郎喘了一口氣。

少女兩手掩面，淚水潛然而下。

「公主！妳是個傻子。」修次郎悲傷的吼着，拉好紙門，瘋狂似地跑走了。

造酒放下懷抱的少女。

少女低垂了頭。

沉默，她長時間的沉默。

「妳是在這裡長大的嗎？」造酒打破了兩人之間的靜寂。

「是。」

「妳幹嘛找我做妳的保鏢？那個小鬼身手也不錯呢。」

「不！」少女搖頭。

造酒又說道：「唉！我好倦，要清靜一下。」

少女走出了房間。

造酒有所思地坐着。

哈……突然，發出一陣瘋狂的笑。

5

淺草今戶町前臨大川，河面平靜，水不揚波，是名聞遐邇的釣魚勝地。

釣魚，從天明時代就成爲士大夫階級的消閑生活，怡情養性，賞山玩水，二者得兼，因而好此道者，趨之若鶩。無論釣具，技術都有長足進步。

但，靜坐待動，那情調是比較枯燥，有人便帶來坐墊，和一個圓形架子，釣竿擱上，便淺飲輕酌，確也別具風味。

今天，今戶町秋陽高照，風平浪靜，遠山如黛，近水似錦，釣者數十人，一字在河邊排列，大家都注視著水面浮子的動靜。

有個五十歲左右的人，手上拿的是斑竹製的釣竿，身旁擱着一個灯籠似的魚簍，屏住呼吸，全神貫注，那種旁若無人的神情，眞叫人羨慕。

他正是有名的作家流亭狂草。

提到流亭狂草，大家都稱他鬼才，外來語、俏皮話、流行行歌曲，無一不精。

當時一般作家的作品，一版能發行一千二、三百部就不錯了，流亭的銷路却特別好，第一版就發行了兩千部。

他的代表作「薄櫻全傳」，老少咸宜，已成爲江戶城中家喻戶曉的讀物。

就像任何文人一樣，他具有放浪不羈的個性，輕視錢財，賺多少，花多少，他也恬淡寡慾，對女人沒有興趣，抱定獨身主義。

此刻，他坐在一塊麻布上面。

從早晨到現在，沒有一條魚上鈎，浮子都沒有動彈過，今天的運氣很不好。

「魚離開水，馬上會死去；但是水沒有魚，水仍是水。忘却紛攘塵囂的人，有福了啊！我爲他們慶幸。」

他自言自語，站了起來。

走過錢座淺茅原的鏡池，就是一望無際的田野。

夕陽西下，彩霞掩映，煙霧繚繞，遠山隱約，好美、好美，眞像世外桃源。

狂草的家，就在這片暮景遮蓋，一般人稱爲鹽入土平邊緣的山王社的森林後面。

籬笆裡面，是個很大的院子。坐在房子旁邊的是三休和尙。

他們兩個很早就認識了，從他們的談吐，看得出來，他們是趣味相投。

坐在古樸典雅的書房，三休說話了。

「你對於香木的知識很豐富吧！」

「談不上豐富，略知一二而已，有什麼事嗎？」

三休摸了一下他的光頭，慢吞吞的說：「有一個人帶了一把香刀。」

「喔！」

「把沈香木製成刀，會是誰的傑作？你想想看。」

「嗯！」狂草托頤沉思了一下說：「那是東大寺『蘭奢待』。」

「是嗎？」

「不會錯的，歷史上有這樣的記載。」

「是什麼時候的事？」

「足利末年，東大寺的蘭奢待被鋸下五尺長，大概就是用來製刀了吧！」

每一朝的天皇，總要到奈良參拜一次。把蘭奢待切下一寸見方携回宮中。

狂草想，除了蘭奢待，再沒有別的可製成香刀了。

「那麼，它一直被宮中視爲歷代相承的寶物囉！」

「唔……」狂草敲了一下腦袋：「三十年以前，在上野的寬永寺，我看過一本御品登記簿，曾經載了一把發香的木刀，到現在爲止，我還沒有看到過是什麼模樣？」

三休若有所悟。「是嗎？善哉！善哉！」

「究竟是怎麼回事？你突然問起香刀來了？」狂草眞有些迷惑。

三休站起來，走了兩步又回頭說：

「目前那把香刀，在一個叫遊太郎的年輕人手裡，貧僧很賞識這位青年，確是當今少見的奇才，非但心胸開濶明朗，氣質優雅，武藝更非常人可望其項背。現在，爲了生存他非常煩惱。身爲引渡衆生的和尚，我實在應該指點他走向人生的正確道路，爲他安排一個靜心養性的處所。貧僧別無嗜好，就是喜歡多管閒事。」

「你這個和尚不去唸經拜佛，俗事管得倒不少。」

「那當然，如果有一隻野兔在前面跑，大家在後面追，我總不能置身局外吧！」

「追它的人那麼多，少你一個何妨？」

「是！是！要是他們抓得到，早就逮著了，何必我操心呢！對不對！」

狂草無可奈何地點頭。

「對不起！打攪了。」

「要走了嗎？好忙的和尚。」

「我會再來的，下次再帶點新鮮話題跟你談談。」三休飄然而去。

走到大名小路的空地上，突然有人擋住三休的去路。他不是別人，是三休帶回阿夕所住旅館受傷的男人。

他清醒過來的時候，三休曾問他：「你爲什麼要偷襲遊太郎？」

對方着實喫了一驚。

三休原祇是試探而已，沒想到歪打正着，但他不懂三休用意何在，不敢輕易回答。只簡

單的說：

「想搶他的香木刀。」

三休知道再追問，也不會有結果，不如乾脆等過幾天，相機再探究竟，沒想到傷癒之後，他溜跑了。

——爲了一把香木刀，給自己也惹上了麻煩。

刀光閃閃。

快捷得出人意外。

三休騰身躍起，落到了田埂上。

「你這隻狡猾的狐狸。」三休着實很光火。

想此人身受重傷，不是武藝高強，養之有素，豈能復原如此之快。

他一步步進逼三休，那副篤定如山的神情，令人凜然起敬。

而三休，祇笑笑而已。

「不管學什麼？總得下一番功夫。」三休說：「一般來說，吹笛五年，打鼓八年，歌唱九年，你想修得上乘功夫，怕還要十年吧！」

「胡說！」

「哈……」三休狂笑起來：「你這個狂徒！可知道我爲什麼精鍊身體，那是爲了培養堅

忍的性子，像你這樣，不能忍氣耐磨，十年也不夠啊！」

「去你的！」猛地撲來一擊。

三休閃身，一陣狂叫，唸珠嘩嘩作響，霎時，對方感到兩手發麻。

所幸，刀沒有被震落。

所幸，身體還能挺在田埂上。

「好吧！傻瓜！饒你這一回。四肢發達，頭腦簡單，不聽貧僧的苦口，祇有與草木同朽。」

三休走了。忠言逆耳，但這會兒，他似乎有所悟了。

一灯如豆。

孤獨的影子，映現在牆壁上，好長好長，也好單好單。

一個女人，是永遠無法忘却身體上留下的污辱的。何況那祇短短的第三天。

憤怒的修次郎，果眞就這樣走了嗎？

她不飲不食，盤脚而坐，很像坐禪的和尚。

——有什麼辦法！除了犧牲自己，又能如何？

是自我解嘲？還是心靈的讖語？

在這個貧民窟裡，她有了太多感受，也有過太多的幻想。

要拯救無辜的百姓，祇有收服平手造酒，要收服平手造酒，祇有犧牲自己。

好悲天憫人的襟懷。

「唉！」她再也無法自慰地嘆了口氣，走向床邊。

也許在夢中可以找到一絲慰藉吧！

突然，門外有了脚步聲，很輕很輕的。

「誰？」

「姐姐！」聲音也是好小好小。

她的臉色陡地大變，充滿了憤怒。

「姐姐，請妳開門。」

她仍然不予理會，許久，才冷冷地：「有什麼事嗎？」

「妳開門嘛！」

「我們沒有見面的必要。這也不是你該來的地方。回去！快回去吧！」

「姐姐！」那聲音好眞誠。

「忠正！你想知道自己的身份？」

「不！我不忍心姐姐妳在這裡喫苦，我不能再——」

「住口！我不是告訴過你，就當姐姐已經死了，難道你要姐姐的計劃功虧一簣？」

「……」

「回去吧！」

她沒有走，頭低垂在胸口。

月光下，可以看到她衣履華貴，臉雖然被黑布蒙着，仍然能感受她的典雅。

隔了好一會兒，她走了，像來的時候一樣，輕輕的走了。

她還是聽到了脚尖移動的聲音。

眞想叫住她，終於壓抑了下來。

無力地靠在門板上，晶瑩的眼淚汩汩的滴在衣襟上。

很久！很久。

她像從夢中醒過來，她看到了窗口蹲着一個人影。

「是修次郎？」

沒有回答。

「不要介意，我會道歉的。」

依然沉默。

突然，打火石一響，背着灯光，閃過一個黑影。

她後退了一步。

「爲什麼？」

修次郎還是沒有回答。

「還生我的氣嗎？」

「……」

空氣凝成了罕有的壓迫感，她不由得提高警覺。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陡地，少年一躍而起，逼近床前，伸出兩手。

「修次郎！你……」

「阿通小姐！」這時修次郎的臉色很難看。

「修次郎，不可以——」

強烈的抵抗，修次郎更加激動，滿臉充血，像一頭瘋狂的巨獸。

他用力把姑娘抱起：「阿通小姐，原諒我！」

聲音有些戰慄，失常的戰慄。

6

日本橋是南北交通的要道，站在橋上，可以欣賞日出日落的燦爛美景。

從早到晚，橋上人潮蜂湧，川流不息。

因爲它地處要衝，人馬喧囂，很多喜歡出風頭的人，慣把它當作表演的舞台，以吸引人駐足觀賞。

這一天，一個野和尚坐在橋南的石頭上，腋下夾著一根錫杖嘴裡哼着歌謠。

「喂……喂……」穿着黑色便衣的遊太郎正好走過這裡，野和尚舉起了錫杖叫他。

「什麼事？」

「瞧瞧我這根錫杖的奧妙如何？」

「這麼多人。幹嘛偏選上我呢？」

「慧眼識英雄，我從來沒有瞧錯過人的。」

遊太郎眼睛亮了一下。

和尚把錫杖提到頭上說：「你可別瞧不起我這根錫杖啊，我要是揮動三圈，就能驚動三界的神明，揮動六圈就能驚動六界的神明，九圈就能驚動九界的神明。」

錫杖揮動着。咻咻之聲不絕於耳。

遊太郎覺得挺有趣，等和尚速度慢下來的時候說：「你叫我到底要幹什麼？」

野和尚打量了他一番之後說：

「你身上那把幽香沁人的香刀不是凡品，八成是沉香木製的。」

遊太郎沒有理會他。

「大概是三十多年以前的事吧！」野和尚想了一想繼續說：「我師父爲了普渡衆生，曾渡海修行十年，你知道嗎？我師父就是和州金剛山的大先達。」

遊太郎定神傾聽。

「在他修成正果回國的時候，人家送他很多珍奇的寶物，他什麼也沒有要，選了一把香木製成的刀。回國以後，有一次宮中舉行紫灯護摩儀式，師父獻出了這把神刀，爲什麼卅年後，這把刀會在你身上呢？」

遊太郎着實有些驚訝，沒想到這個野和尚能把這把刀的歷史說的這麼清楚，但他却微笑着說：

「難道我沒有資格擁有這把香木刀嗎？」

野和尚沒有瞧他，却用左手在空中畫着符咒，嘴裡面喃喃唸着：「香刀乃聖潔之物，落在一個在紅塵慾海中波逐的人手裡是不太合適的。」

「哦！那我該怎麼辦呢？」

「我們的大先達，自從獻刀以後，就下落不明，最近我才聽說他落脚在江戶的一座寺廟，你如果要懺悔的話，趕快去找他，把香刀木還給他。」

遊太郎似乎有點動心！「那座寺廟在什麼地方？」

「可能在根岸御隱殿後面的森林裡。」

「可信嗎？」

「衝着這根錫杖你也不該懷疑。」和尚幌動了一下手裡的錫杖。

遊太郎向他深深的鞠躬，走了。

走了幾步，疑惑地回過頭來。

「你說和州金剛山的大先達是你的師父？」

「是呀？」

「沒有錯嗎？」

和尚霍地站起。「難道我會騙你？」

遊太郎不屑地：「金剛山的和尚屬於當山派，而你的裝束却是本山派的呢？」

和尚頓時面紅耳赤，無語以對。

※　※　※

太陽西沉，暮色四合。

遊太郎正慢慢走下根岸里寬永寺的階梯。

沒有一盞灯火。夜風陣陣吹拂。

雖然視野模糊，但他却看清楚了前面一座很大的建築——御隱殿。

——我就是在這裡出生的。

遊太郎心裡湧起無限感慨。

這幾乎是一件難以令人置信的事情。

「御隱殿」附屬東叡山輪王寺宮，是女人禁地。

殿是寶曆年間，遵法親王所建造的，原想着自己退隱以後，在這裡清享餘年，遠隔人間烟火；而以後却演變成了皇親國戚的休閑別墅，實際上並沒有人常年居住。

遊太郎就是在這裡出生的。

觸景傷情，遊太郎這會兒不免有些戚戚然。

他想到了野和尚所說的那些話，儘管他並不完全相信，但是他却忘不了七年前的那些情景——

「上野親王在御隱殿和一位美麗的尼姑有染，生下了一個小孩，就是遊太郎。」

十五歲那年，遊太郎和養父幕府大目付後藤修理亮重矩一起到江戶城，偶然聽到一位醫生和和尚的談話。

這位醫生就是當年替尼姑接生的，他看到尼姑和遊太郎長得十分相似，才想起了那段往事。

這是遊太郎第一次聽到自己身世的秘密。

他從來就沒想着要查明這件事。

——親王和尼姑的私生子，佛門的奇恥大辱。

多麼殘酷的現實。

如果眞的證實了，這個打擊該有多大。

如果眞的是這樣，這個污辱該有多深。

但，今天從香木的歷史裡面又觸及了這個哀傷的疤痕。

誰都希望知道他是怎麼樣來到這個世界的。

因此，他下意識地走上了這條路，不自覺的來到了距離御隱殿最近的這片空地。

他猶豫了一陣子。自然，恁誰也很害怕掀開這個疤痕。

但他終於又向前走了。

當他沿着御隱殿的圍牆，正要走過音無川上的水鷄橋時，一陣悠悠切切的弄笛聲音，叫他停住了脚步。

——那聲音可能是來引導我的吧！

遊太郎有一種直覺。

笛聲依舊在響，動人的，也很悽愴。

他回過頭來，小庵裡面，灯光熒熒，山風蟋嗦，給人平添了幾分恐怖。

四週是一片空曠，綠草如茵，倒是個很適合比武的地點，如果有人偷襲，必定可以大顯身手；這樣一來，剛剛由自己身世所帶來的些微傷感，變成了一個斷了線的風箏，吹得不知去向了。

突然，庵內出現一個白色的人影。

「可否請教一件事情？」

「請進！」

門開了。

——哇！白狐！

遊太郎不覺大叫失聲。

那人戴了一副白狐的面具，陰森森的。遊太郎渾身不自在，冷汗直冒。

少頃，他鎭定了下來。

「聽說妳是京裡退休的女官，所以不揣冒昧，特地前來拜訪。」遊太郎說話的聲音自感有些顫抖，但却繼續着：「妳在這裡很久了？還是爲了要引我來這裡，今天晚上才待在這兒？」

「哈……也是爲了讓那些閑得慌的人，茶餘飯後有個話柄，所以在這裡等你，這是一個很有趣的遊戲。好了！請回吧！」

「妳能叫我乘興而來，敗興而返嗎？」

遊太郎心想，她也許跟日本橋上碰到的野和尚是同謀，我一定要追查個究竟。

「喔！眞是這樣嗎？」

「我的興緻確實還沒有到該走的時候。」

「那好吧！我實在也不願掃你興的。」

說着，尼姑席地而坐。

她把橫笛放在一邊，從懷裡取出唸珠，垂在胸前，接着雙手合十，慢慢地躺了下去，把白色的裙子掀開，露出五顏六色的花布裙子……

遊太郎詫異起來了。他的心不停地跳着，心想事有蹊蹺。

尼姑淫蕩地擺動着她的肢體。

門縫裡驀地插進一根利刀，如果不是他的反應敏銳，恐怕早已慘死刀下。

遊太郎凝視，果然是那個野和尚。

他拔出小刀，步步爲營。

野和尚笑了：「果然身手不凡。」

一步一步的逼近遊太郎。

遊太郎轉過身來，禁不住想笑。

尼姑的面具揭開了，那是一張滿佈疤痕凹凸不平的臉孔。

7

這裡，良莠麕集，龍蛇雜處。

有唱戲的，有醫生，有無賴，有……

幕府大目付後藤修理亮重矩，每次都從市井小民中挑選七、八個人，要他們隨便談談，不管是逸聞趣事，里巷議論……以作爲自己改進參考的資料。

剛開始的時候，大家都不敢直言，日子久了，氣氛變得很融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後藤修理越覺得這樣的聚談很價值。

「昨天是不是有人在背後說我什麼來著？」

有一天，老者又找來了幾個人。

他看沒有人開口，就朝着坐得靠近的醫生說：「是不是他們說那個老傢伙因爲中風，恐怕不久於人世了呢？」

「啊！不會的，近來黃泉路上的老年人愈來愈少了。」

有人低聲搭腔：「少是少了，總還有那麼幾個。」

坐在另一個角落的和尚不服氣，衝着他說：「你這個醫生將來一定不得超生。」

「嘅！這還不好辦嗎？你可以幫忙呀！再說：如果我的醫術不高明，怎麼會終日門庭若市呢？」

這樣你一言我一語，毫沒有主題，愈扯愈遠。

後藤修理輕輕地拍了一下手，讓大家靜下來說：「我出個題目，聽聽大家的意見。」

頓時鴉雀無聲。

「這個題目就叫『美人的小指』好了，不過，妓女不能包括在內。」

有個叫萬事通的，興緻勃勃的站了起來，講了下面這個故事。

淀橋，位於中野宿淀橋町柏木和神田川交界的地方舊名曲影橋。

這座橋的傳說是這樣來的：

應永年間，紀州熊野權現神官的後裔，名叫鈴木九郎，販馬爲生，經常在這一帶往來。有一回，他清點販馬得來的錢幣，裡面有一個印有大觀字樣的古錢，他覺得很奇怪，就把它捐給了一個信仰的淺草觀音。

說也奇妙，從此以後，他的生意盛隆，財源滾滾，沒多久，就變成身纏萬貫的財主。

但，相對的，他變得提心吊胆，深怕有人偷他的錢，搶他的錢。

終於，他想出了一個辦法。

每當他的錢存到相當數目，就用麻袋裝起來，叫佣人背著，到荒郊野外埋藏起來，爲防

佣人洩露秘密，在歸途中，趁佣人不注意的時候，在橋上把他殺死，推到河裡面。這樣接二連三，有好幾十個佣人無端喪命。過了好久，事情才被傳開。

「面影橋」這個名字就是這樣的。

有一回，第三代將軍狩獵時，路過此地，聽到這個傳說，既感它的來由不足以振人心，這個名字也很不吉祥，才改名爲町橋。

最近，又有一種傳說。

橋西側的那座三層佛塔是中野長者建的，其實是錯誤的。它是寬永年間，寶仙寺第十三代住持法印賢海，赤脚化緣，經過廿幾年的跋涉奔波，才辛辛苦苦蓋起來的。

塔方圓大約二十一尺，高五丈三尺，名字叫周徧法界塔，裡面供奉的是大日如來佛。它並沒有什麼名氣，香火也不特別的鼎盛。因此，這裡永遠保持一種孤零零的寧靜。

在塔底的地下室，很久以前，曾經有人運一尊秘佛安置在這裡，那是一尊很美的裸身菩薩，據說是來自上方淨土「兜率天」。

「兜率天」梵語的意思是「知足天」，知足天上，美酒俱備，佳餚堆積，能使人陶然欲醉，樂而忘返，萬念俱灰，壯志消沉，所以叫做「知足天」。

這尊秘佛就是從知足天來的。

她非但典雅清麗，更有一種誘人的神秘感。

有一天晚上，中野寶仙寺的和尚偷偷來到塔內，想看看這尊秘佛。

三更過後，和尚渾渾然靠着圓柱睡着了。

黑暗中，突然鼓聲輕輕，笛聲嫋嫋。且音量由小而大，節奏由緩而快。緊接着，又是一陣衣服摩擦的聲音。

驀地，一道淡黃色的光，引着一位身着輕紗的少女，凌波仙子似地翩翩起舞。

戛然一聲，樂停舞止。

一位絕色女子亭亭玉立著。和尚想大叫，但舌頭已不聽使喚。

少頃，樂聲再度飛揚。彷彿來自遙遠的天外，也彷彿將消失於世界的盡頭——

蟬翼似柔薄的輕紗，裹著的輕盈少女的體態，若隱若現，如夢如幻。她愈舞愈快，愈快愈令人迴腸盪氣，似乎呼吸都要瞬間停止。

驀地，一切都停止了。

一切都是靜寂。裸女也像石膏彫像盤似悄立着。

和尚下意識的想伸手撫摸，但却突然失却了知覺，麻木得不能動彈。

很長一段時間過去了。和尚醒來，看到身旁有一張紅紙，寫着：

「請賜我一座安息的寺廟！」

秘佛現身的故事，很快傳播開了。奉獻納捐的善男信女摩肩接踵，應接不暇。

「以後呢？」後藤修理聽得入了神，挪動了自己的身子。

「當然囉，捐款直線上升，妙的是捐得最多的都是些男人。」

「爲什麼？」大夥兒都很好奇。

「嘿……男人當然不存好心，五百一千的不計其數，主要的是一睹秘佛的風采罷了。」

「有沒有看到呢？」

「要是眞的給每個人看到，秘佛就不靈了，大概十個人之中祇有一個人有這個幸運。」

「是不是依捐款數目的多少？」

「不一定。」

「那麼到底在什麼樣的情況下秘佛才會出現呢？」

「恐怕要看緣份吧！」老人噗嗤一聲大笑起來了。

※　※　※

商人藏前屈指的少爺，有一天捐出了三千兩，終於如願以償，進入了秘佛所在的塔內。黑暗中：不知道過了多久，一線微微黃色光環的中間，出現了一位美麗的裸女，她右手理着烏黑柔亮的秀髮，左手執着層層飄逸的薄絹，踏着悠揚的音樂，婆娑起舞。

少頃她轉了一個圈，把彩帶銜在嘴裡，冷冷的看着這位凝目而視的花花公子。

多麼醉人的眼神。

多麼迷人的神態。

他再也抑制不住了自己，情急地跑近了裸女的身旁。

當薄紗在他的臉上輕拂而過，意亂情迷的把她抱了起來。

想不到，裸女竟爾花容失色。

「啪！啪！」羞憤痛恨交織，摑了他兩個耳光。

他竟沒有感到疼痛，托起了她的臉頰，在紅潤的唇上，拚命的狂吻。

突然，灯光消失，這位花花大少已不省人事。

和尚提着灯籠進來，他癱瘓靠在圓柱上。那位花花大少，嘴巴裡面淌着那裸女身上的鮮血。

「奇怪，怎麼會是裸女身上的血？」

「花花公子回到家裡，口裡含着咬下的裸女小指，公子當成寶貝，放在伊達城的女官送給他的精巧的小盒子裡。後來，不知道被誰偷走了，公子一直想找回來。」

「喔！原來如此。那被咬斷小指的秘佛怎麼樣了？」

「從此消失了。」

「哦！是這樣嗎？如果說秘佛看中那名公子，自己切斷了小指送給他還有話可說。既然是被咬斷的，很可能一怒之下，再也不願現身了。不過，跳一次舞三千兩銀子也算不壞呀。」

老人顯有所指，語重心長。

8

看不見一片雲彩的天空，藍得像無際的海。

在滿鋪着白沙的庭院，遊太郎一個人坐在錯落的石塊上。

好久了！好久他都想着有這樣的片刻屬於自己的時間，也屬於自己的空間。

他冥想着、沉思着。

兵書上曾經說過——

「架式雖有陰陽，但求劍與己合而爲一。」

而一般說來，陰的架式裡有陽的骨骼，陽的架式裡有陰的精髓。取捨調和，在於自己，並無內外虛實之別。

所謂陰，在於凝聚全身之力，陽就是先發以制人。

遊太郎好久沒有重溫這種心法的練習了。

這把木刀，最合適這樣的練習，沁人心脾的香味，最能叫人臻於物我兩忘的境界。

突然間，殺的一聲，打破了孤獨的沉寂。

遊太郎像羚羊似地一躍而起，旋風般地一轉，兩脚重回到了原來的定點。

他吸了一口氣。

小百合站在走廊上，心裡甜甜的。

——以後我就是遊太郎的妻子。

週圍的人都這麼說，她自己也這麼想，只是遊太郎並沒有什麼反應。

小百合是九州日向的城主，伊東修理大夫的掌上明珠，伊東雖祇不過食俸祿兩萬石的小諸侯。但是打從鎌倉時代開始，就被排在名門的行列。

小百合是奉父命到幕府大目付後藤修理的家，做將軍的側室，也可以說當人質。因爲，伊東修理大夫被幕府認爲是天理教徒，這樣做，主要在證明自己的清白。

但後藤修理看到了小百合，覺得她明眸皓齒，氣質脫俗；自己年紀一大把，再不願糟踐碧玉。而把她留下來，打算撮合遊太郎爲妻。因此，小百合心裡的感激無以言宣，沒有想到爲了家，犧牲自己，卻能有這夢寐難求的際遇。

遊太郎的出身？別人不知道，小百合更不清楚。但從她第一眼相見，就被他的堂堂男子氣概傾倒，戀慕之情與日俱增。

看到遊太郎此刻無動於衷，靜若處子，小百合不自覺地嘆了一口氣。

驀地，背後響起了大付目的聲音：

「爲君長嘆君知否？妾淚暗滴……」

「不來了哪！」

大付目的詩興未了，小百合已經紅暈朵朵，羞赧得走了。

「哈……女孩兒害臊是理所當然。」他踏着木屐，走近遊太郎。

「嗯！」遊太郎虛應着，他實在沒有注意剛剛發生的事情。

「你也去看看秘佛如何？」

「有這個必要嗎？」

「我的意思是希望你也帶回來一根小指。」

遊太郎好像已經默許。

「哈……我想像這樣英俊瀟灑，風度翩翩，一定不會撲空而回的。」

三更過後，月明如水。

帶路的和尚手裡提着一盞灯籠在前領路，遊太郎默然不語跟隨。

穿過森林，觸目是一座三層佛塔，遊太郎不免好奇地問：「第一次見到秘佛的是你嗎？」

「是的。」

「這麼說看秘佛的人非由你當嚮導不可？」

「不錯。」

「聽說你要爲她募捐建一座廟宇？」

「這是貧僧的一樁心願。」

「捐款已經有好幾十萬兩了嗎？」

「沒有，那是人家添油加醋，誇大其詞。」

遊太郎不再開口。

進入塔內，穿過一道棧關，到了地下室。一陣冷風迎面而來。

接着，進了一間寬敞的房間。

「你就在這兒慢慢等吧！我先走了。」

黑昏昏的一片。

過了好長一段時間——

輕飄飄的一陣香味襲來。遊太郎立刻精神集中，走向一個角落。

這裡有一個銀造的香爐，細心審視，掀開爐蓋，從懷裡取出一些粉末放了進去。再把它蓋上；香味就是這個盒子裡飄出來的。

遊太郎加上這些粉末，是害怕被蠱惑得忘了自己，那香味是有這種功力的。

又是一段時間過去了。

鼓聲咚咚……

笛聲嗚嗚……

聲音由小而大，節奏由緩而速，傳說中的那一幕上演了。

遊太郎忽然蹤身而起，點了裸女的穴道，快速地把她抱起挾於腋下。

「不能讓他逃走！」陡地，人聲鼎沸。

此刻，遊太郎已逃出地下室，看到四週包圍的人群就把裸女放在地上，準備迎敵。

「我有話問你！」他手指着引他進入地下室的和尚，和尚手裡這會兒拿着一根長矛。

「什麼話？」

「你爲什麼要用這種方法斂財？」

「少廢話！」

「客氣一點。我倒不是來擋你們的財路，不過，幕府要我傳話給你們，希望你們不要異想天開。」

「哼！誰說異想天開。我們要是起義的話，不把江戶城踏平才怪吶！」

「哦！那我也就不便再多說了！」遊太郎成竹在胸，拔出小刀，殺進了重圍。

霎時，刀戟齊飛，號聲如縷。

霎時，血流成河，屍橫遍地。

霎時，一切又恢復了平靜，祇剩下遊太郎昂然孤立。

他想起了秘佛，要把她的穴道解開。但，裸女口流鮮血，顯然已經嚼舌自盡。

這是爲了什麼呢？

※　※　※

這位裸女，是瀨戶內海附近一名諸侯的女兒，名叫阿通。

三年前，幕府取銷了他的爵位。

雖然他的俸祿祇兩萬石。但他承襲了祖先遺留的大片鹽田，自己勤奮經營，年收超過十萬石。

那時候幕府財政拮據，入不敷出，窮而求變，藉故沒收富豪產業，阿通的父親就在苛政逼迫下命喪黃泉。

阿通雖一介女子，亟欲爲父報仇，經過部屬們的商酌，決定了這個集財的辦法，以備他日起義，謀殺將軍。

沒想到，竟落到如此悲慘的結局。

遊太郎禁不住灑下了同情的眼淚。

轉身想走。突然，一隻飛鏢，劃空而至。

遊太郎接住飛鏢，看到了修次郎。

「是你！」

「這是我們第二次見面，第三次見面的時候，不論何時何地，願意接受你的報仇。」遊

太郎匆匆走了。

修次郎目送遊太郎疾步走遠，走到裸女的身邊，噗通跪了下去。

「阿通小姐，阿通小姐！」他悲痛的呼號着。

但，再也無法聽到她的聲音了。

回到家，遊太郎告訴後藤修理：「秘佛已經咬舌自盡。」

老人黯然。

火焰牢獄

1

是冬天了。風呼呼的吹著；陽光透著一絲暖意。

後面跟著一大群小孩的那個人，頭戴斗笠，手敲竹筒在邊走邊唱：

沒了，什麼都沒了！

米價貴得叫人不敢吃飯，

菜也沒了。

酒價貴得嚇人，再沒有人敢喝酒了。

嗜酒的人沒有酒喝，這還成什麼世界？

油更漲得厲害，燈都點不起了，

可是，不點怎麼行？

一碗麵五十文，也吃不起了。

雨也不下了。

澡堂收費貴得嚇人，油垢滿身，還爬滿蝨子，
抓也抓不完，
哎喲！我的天啊！
「喂！換換口味行不行，別盡唱這些晦氣的詞兒。」突然有一個武士打扮的人，抓住他。
「你這個混帳東西，你以爲只有你一個人身上長蝨子啦？告訴你，不只是窮人，就連我們夫人也是渾身癢得難受吶。」那是另外一個人。
武士接著說：「主人出外沒有回來，夫人空閨寂寞，孤枕難眠。做僕人的爲了討好夫人，便秘密的引進男扮女裝的戲子……。嘿！別看我們夫人半老徐娘，可是風韻猶存啊！」
「是的。是的。」
「什麼是的是的，你又沒見過！」
「傳說呀！」
「胡扯，我們夫人是那一位你還不知道呢！」
「好了，我才不上你的當呢。你聽過一段小曲嗎？」
「沒聽過。」
「唉！沒用的東西，我唱給你聽好了。

半老徐娘的情思，
像水中的月影，
摸也摸不著，抓也抓不到，
如果，你想跳進水裡看個究竟，
那麼，就要你的命！
怎麼樣？知道還不錯吧？
遊太郎在一旁靜靜的看著這兩人一唱一和。
——去年鬧飢荒，今年又是苦旱，官府只能發三分之一的薪俸，人們祇好到處流浪，江戶城就被這種慘淡難耐的氣氛包圍著。
遊太郎喃喃自語。
米價漲得很厲害。官米一百包是一百四十五兩。市面上以前一兩可買六斗五升，現在只能買二斗二升。一百文只能買兩合半。一個工人一天的工資是六十文，因此連稀飯都喝不起。政府雖然設有救濟站，但杯水車薪，無濟於事。
盜匪、乞丐日益猖獗。
柳原通到淺草見這段路，短短十天，就有三十多具餓死的屍體。
已經一百多天不曾下雨了，要喝一滴水都是很困難的。因此，種種迷信傳說，接踵而來

。說什麼可怕的事情馬上就會發生，世界末日立刻就要來臨，活靈活現，人心惶惶。

最近，江戶城中就發生了好幾起無名怪火。都是在沒有火源的地方，突然燃燒起來，目擊者不祇一、兩個人，言之鑿鑿，叫人不能不信。

一個鐘頭之後，遊太郎來到了曾經化粧流鶯，引誘平手造酒的阿通所住的年久失修的屋子。

他是受後藤修理亮的重託到這裡來查明眞相。

他由後門潛入，進到荒廢的庭院。腦海裡的影子，自然地在腦子中浮現。

——這是忠臣的故居，孝子的舊室。

——爲何天絕忠臣，爲何天喪紅顏？

遊太郎不勝唏噓！

他走到丘陵上的建築物旁。

這是人住的地方嗎？一種陰森森的恐怖氣氛，使人不寒而慄。但他還是鼓起了勇氣，走了進去。

此時，屋裡跌跌撞撞的走出一個人。

可能是逃亡的飢民？

遊太郎走到離開他約莫一丈遠處，停下腳步，那個人還不知道有人接近他。

他呼吸微弱，有氣無力，一會兒就支撐不住跌坐在地上。遊太郎走過去站在他前面。

那人以一種很不尋常的口氣說道：「請原諒我……」

「這並不是我的家呀！」遊太郎很溫和的回答。

乞丐模樣似的人指指屋裡，說道：「你不是來找他的嗎？」

「有人住在這裡嗎？」

「他已經自殺了！」

「哦……」

「都是我害的。」

「怎麼說呢？」

「我五天前就到這裡來了，今天早上突然發現一個年輕人在屋裡自殺。」

「那怎麼會是你害的呢？」

「我是一個掃帚星。」

「我看你好好的嘛。」

「不，好像有惡魔附在我身上，只要我走到一個地方，就會帶來災難。」

可能是禁不起流浪生涯的折磨，受不了裂風敗露的痛苦，發瘋了吧？

遊太郎心中暗想。於是半眞半假的說：「因爲你來到江戶，所以江戶有很多地方發生了

怪火，是不是？」

說著就走向他所指的房間，那人還在背後自顧自的說話：「對，可能是因爲我的緣故。」

遊太郎逕自走進了房間。

一看，一名年輕人喉頭上插著一把短劍，伏在床上。遊太郎把他轉過身來，他的臉和中野三層塔的裸女有幾分相似，說不定就是名叫忠正那個女子的弟弟吧。

諸位讀者一定還記得，有一天晚上一個年輕人來此敲門，結果不得其門而入，姍姍離去的事情吧！

爲了姊姊復仇失敗，而父親舊日的部下又被消滅殆盡，失望之餘，不走上絕路又能如何？

遊太郎黯然的低頭祈禱……

※　※　※

當遊太郎走進屋裡，那個乞丐卻搖搖擺擺的踏出了大門，好像一個無主的幽魂，漫無目的的走在街上。

不久，他走進一條小巷裡，一口公用井的旁邊。有一個年輕的太太正在那兒打水。現在正嚴重缺水，一家一天限定只能用一桶。乞丐從懷裡拿出一個缺口的破碗，走到她面前：

「很對不起，給我一點水好嗎？」

「好呀！」年輕太太倒是很爽快的答應了。準備把水桶裡的水倒一點在他碗裡。

「不，不，請妳把水先倒在妳的提桶裡。」

「爲什麼呢？」女人很不解。

「我只要一點由妳桶裡滴下的水滴就行了。」

「雖然鬧水荒，也不至小氣到這個程度的呀！」

「不，除了滴下的水之外，其他的水我是不能要的。」

「那就隨你吧！人家的好意你不接受就算了。」女人提著水走了。

乞丐捧著破碗由水桶裡滴下來的水，很肅穆的唸道：「阿彌陀佛，南無觀世音菩薩，請賜我幾滴甘露。」

說著往嘴裡一倒。朝著井行了個禮，便走開了。

從這條小巷走出去，經過田園、菜圃，就是一片森林，森林中有一塊墓地。

這塊墓地，以前曾經是一座寺院，但現已是荒草沒徑葛藤橫生。北面有一座沒有屋頂的太子堂，南面是間守墓的小屋。乞丐就打算在這兒渡過今天晚上。

晚秋，黃昏消逝的特別快，空中已有稀稀疏疏的幾顆星星。

「我還是住在這裡比較合適。」

十天前，乞丐就曾經在這兒落腳，並住過守墓小屋。

嘆了一口氣，他走進小屋。

這時，突然由太子堂裡跳出一個年輕人，臉上覆著黑布，祇露出慧黠的眼睛。

「嗨！那位討東西吃的先生！」那人高聲的喊叫。

乞丐回頭：「有事嗎？」

「當然。」說著這名工人打扮的人，走近乞丐身旁，拿出一個食盒：「這個送給你，裡面有魚，有肉，都是些好吃的東西。」

「不，我不……」乞丐很客氣的推辭。

「不要客氣嘛，這是我做工家的主人送給我的酒菜。因爲從小家境不好，養成了喝酒不吃菜的習慣。想要帶回去，又無妻子兒女，所以給你補補身子，這也不算什麼，請你接受我的好意。」

乞丐正在懷疑他爲何來到這裡，但還沒有等他細問，對方的灑脫風儀，深深吸引住了他。

——顯然他是一個幸運的人。看他一副很滿足的樣子。袋子裡的金錢不會太少。可能今天在吉原玩了一天，到這兒來休閒片刻。準備明天重新投入忙碌的社會。像他這麼快樂的人，我實在沒有理由攪和人家。

乞丐心裡這樣想著。

「怎麼？你爲何不肯接受？」

「我……我不能接受別人給我的東西，因爲我是個掃帚星，我不能以怨報德！」

「此話怎講？我看你是餓昏了頭，才滿口胡言吧！」

「唉！我有我的苦衷。」

這時這名叫做花吉的工人說道：「我管不了這麼多，我說要給你就是要給你。如果你再拒絕的話，我就把你壓在地上，把那些吃的東西塞進你的嘴巴。」

乞丐眞給這一段話弄得有些畏怯！嚅嚅的說道：「好吧，盛情難卻。那麼請你把它丟在地上，待會兒我再撿起來吃就是了。」

2

他像虛脫似的，坐在太子堂旁邊，眼睛看著摔在地上的食盒。

「哈！我是一個高級武士，沒想到會放棄刀劍，過這種艱苦的生活，過去自由自在，闖蕩江湖，多愜意啊！」

看到豐盛的食物，然沒有引起因飢餓而爆發的食慾，凝視半晌，禁不住想起了自己的過去——

九郎次是越後南蒲原郡見附村的武士。據說是上杉家的老臣三條俊井的後裔。

他父親逝世百日忌過後，他繼承了父親浩大的財富，那正是他二十三歲那年的春天。

舉行當家儀式時，他設宴邀集了村上的親朋好友。

不知怎麼，當晚到席的客人，回去以後都上吐下瀉，到了第二天早上，有三分之一溘然長逝。而且，鄰近的村莊也有很多人像感染了傳染病似的，許多人都因而喪命。

九郎次的妻子，男女僕役，沒有一個能倖免於難。說也奇怪，九郎次本身卻安然無恙。

因此，他滿懷悲鬱，離開了家鄉。一轉眼，已經二十多年了。

這件事情以後，九郎次認爲自己有惡魔附身，是掃帚星下凡。只要他所經過的地方，沒有不發生不幸事件。

而且，不管他怎樣友善對待別人，只要和他接觸過的人，都會遭到很大的不幸。

例如：他到一家商店買東西，不久，這家商店必定破產。如果他乘渡船，那條船就會觸礁或碰上颱風，而自己是唯一的倖存者。有一次他和一個女孩子約會，那個女孩子在回家途中竟遭歹徒強暴，因而死於非命。

因此，九郎次變得非常消極，苦惱。他想，除了行乞以求自己一飽，再也無路可走了。

但是，乞丐也比他幸運，至少他們可以接受別人的施捨，但是他不能。只能撿食旁人棄置的物食。

這算什麼生活？

——爲什麼我還要活在這個世界上？

他無數次問過自己，卻終究仍然痛苦地活著。

星光黯淡。

他緩緩的站起，撿起了食盒。

「不客氣，我要吃了。」他像是向那個已離去許久的工人道謝。

當他拿起筷子，腳邊出現了一條小狗，汪汪的叫了幾聲。九郎次微微一笑：

「喔！我把你給忘了，眞不好意思。好好，來！

這條狗跟隨他好幾年了，是他唯一的朋友。

「好好吃吧！」九郎次夾起一塊肉送到小狗嘴裡，小狗像是餓了幾天幾夜似的，迫不及待的把肉塊囫圇吞下。

突然間，那條狗四腿一伸，口吐白沫，猝然倒地

「怎麼啦？」九郎次吃了一驚。看著這可憐瘦得像柴一樣的小狗，在痛苦的呻吟，霎那，四肢抽搐，再也不能動彈了。

「唉！」九郎次把沒有吃完的東西丟在地上，有氣無力的站起來。

連狗都會死？

他悲傷地垂下頭——

※　※　※

過了一些時，聽到很微弱的滴水聲音。他慢慢的抬起頭來。

九郎次看看空中，又看看地面，看看四周。

——奇怪？那聲音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又沒有下雨，怎麼會有這種聲音呢？九郎次十分好奇。

「滴——滴——滴。」聲音依舊很有規則的響著。

忽然，九郎次若有所悟。聲音是由太子堂傳出來的。

九郎次打開那扇破門，走到裡面一看，太子堂的中間放著一個大木桶，有水不斷的滴下來。九郎次抬頭看看，屋頂沒有洞隙，怎麼會滴水呢？

管它呢？自己先喝一些解渴再說。

當他用手伸進桶裡，一陣驚慌襲上心頭。

——這究竟是什麼水？一種好怪的味道，語云：口喝不飲盜泉！不喝也罷！

想到這兒，馬上退了出來。

他想起了他與花吉的談話。

他看看摔在地上的食物盒子與小狗的屍體。

——這隻小狗是吃了裡面的食物死的，會不會食物中有毒？

——那麼，是那個工人想要毒殺我嗎？不會的，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酒菜裡有毒。

——那麼，是不是送東西給花吉的人想要毒死他？

——花吉有喝酒不吃菜的習慣，把食物送給自己，花吉是幸運的！

九郎次自言自語的說：「我……我不是救了他一命了嗎？」

九郎次非常的興奮：「啊！最少對花吉而言，我不是掃帚星了，而且我還救了一條人命。」

黑暗中突然出現了火光。墓碑一個個在夜空中迸裂。接二連三，約有十幾個墓碑飛向空中——

九郎次嚇得跌坐在地上，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此時，有腳步聲傳來。

九郎次本能的躲到墓碑後面。果然，有兩個縛面的武士出現。為首的一個說：

「把花吉的屍體拖出來！」

隨來的人打著燈籠，走進太子堂，片刻，又相偕走了出來。

「看不到他的屍體，可能他在外面吃的。」

「好，把一切都處理好，水鑓，碎裂的墓碑，不能留下一點蛛絲馬跡。我們必需提防的

是後藤修理。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採取行動？」

此時，他們看到了地上的那一條死狗；

「嗯？」

「不好了，花吉這狡猾的傢伙，他可能已知道我們的陰謀，所以把這些東西給狗吃。」

「不會吧！他不可能會知道的！」

「那麼，這又該如何解釋？」

「我們一定要把他找出來，殺掉！」其中一人說：「我去！」

轉身就想走。

「慢點！」爲首的把他叫住，在他耳邊咕嚕一陣。並命令其他的部下把所有的燈籠點亮起來。

剎時，燈火通明，躲在墓碑後的九郎次不禁打個寒顫。

他想走出來，但四肢早已僵硬了。

——眞是一件怪事！那個工人一定會被殺掉！

九郎次想著，不覺悲從中來。自己還是無法幫助別人的，花吉拿食物給他，馬上就會被殺掉。

不，這事是早有預謀的，與自己無干。這一切只是巧合，並不是自己的錯。

他雖然安慰自己，內心仍然很焦急。

——我一定要想辦法告訴他。

九郎次站起來。

「是的，我一定要救他一命，我一定要證明自己並不是掃帚星！」

他渴望自己由掃帚星變成福星，瘋狂的跑出墓地。

3

陽光由紙門透進來。院子裡樹影搖曳。

這是深川首屈一指的酒樓，許多房間都已經客滿。三絃琴的聲音，行酒令的聲音，談笑聲，此起彼落，熱鬧喧騰。

蔦吉，是這家酒樓第一號美妓。梅本、三本、花屋等大茶商經常是她的座上客。

她有一種怪癖：不高興時絕不接見客人。雖然如此，尋芳客仍趨之若鶩。

但是此刻她卻閉著眼睛，任由人擺佈。

平手造酒用近乎殘忍的目光凝視著她。紅唇白齒，香鰓如絳，造酒禁不住想吻她。

但，胸中似乎有一塊東西梗在那兒。他向後仰，想把那塊東西吞下，沒想到卻更不舒服。

「咳！」是一堆血！

蔦吉怕極了，想要站起來，但是造酒壓住了她的衣裳。看著他陰慘蒼白的面孔，不禁渾身汗毛直豎。

造酒站起來，走到桌旁，把一碗酒一口氣喝下。

「蔦吉！」造酒以平靜的聲音叫道。「以後我找妳，妳會來嗎？」

「……」

※　※　※

「積惡人家有餘殃」，太平記上有這麼一段話。

平手造酒的祖先，是將軍家的部下鵜飼十郎左衞門。他的職務是：每當有人獻一把刀給將軍時，爲了試試看刀快不快，便把臨刑的死刑犯拉出來，作爲試刀的對象。換言之，是一名劊子手。

由壯年起到六十歲退休，斬了一千五百多人。

造酒就是在這種環境裡長大的。

從他有記憶開始，他對於自己家的門框上刻有一尺長的家紋感到很奇怪。因爲依照慣例，只有高官厚爵，諸侯王孫之門才有家紋，但他家的俸祿祇有二百石。

年歲稍長，才知道那花紋代表他家與衆不同的身份。爲了避免把犯人帶錯門，所以上級

特許他家刻家紋，以資辨認。

他的祖先十郎左衞門雖然在六十歲時退休了，但是這些年來的血腥已無法洗清了。

這種工作代代相傳，到了第四代將軍家下令廢除「試刀」才告終止。從此死刑犯一律斬首。

試刀並非公家規定的工作，但是當差的人爲了避免忌諱，常把它委託鵜飼家，而白賺兩分磨刀錢。鵜飼家亦是要酌收費用的。因此，雖然家庭地位並不高，但收入可觀，家境富裕。

因爲這樣，大家都稱他「斬首十郎左衞門」。

對於這樣的人家，附近的居民都是敬鬼神而遠之，而且蜚短流長，因此有人說，只要出二分錢，就可以得到治療癆症的良藥——人膽。就是傳說之一。

鵜飼家每接到通知，知道有多少人要斬首時，就在家裡燃起相當數目的燈。殺一個，吹熄一盞燈。燈全部熄滅，表示今天的工作已經結束。

造酒生在這樣的環境，耳濡目染，形成一種不尋常的性格，加上他高超的武藝，使人更加恐懼。

二十歲那年，造酒做出了一件不可原諒的錯事。

他非禮繼母！被宣判爲死刑。執行的時候，驗屍官聽說他是「斬首十郎左衞門」的子

孫，便蓄意李代桃僵，叫他冒充當差的，代理斬首。並且把三個助手藉故支開。

造酒以冷冰冰的眼光注視犯人一會兒，突然快速揮刀。但是首役並沒有落地，卻被劈爲兩半。造酒聽到驗屍官的叫罵聲，他理都不理，掉頭逃走了。從此，流浪他鄉，十年不曾回過家門。

他兇殘成性，不知有多少人成爲他的刀下寃魂。

造酒並不把渾身的罪孽歸咎於家庭，但是這會兒看到自己喀出的血，難免不心寒膽怯。

慕吉不知何時離開了。造酒像幽魂似的，面無血色的躺在那裡。

在走廊盡處的另一個大房間裡，場面則非常熱鬧。七、八個滿臉大鬍子的浪人在那兒大吃大喝，尋歡作樂。

帶有幾分醉意的浪人，舉動放肆輕薄，調戲陪酒的歌妓，房裡不時傳出放蕩的笑聲。

這些人總是得過且過，飽食終日，無所事事。打架鬧事，無惡不作。何以今天會聚集在這種豪華的場所飲酒作樂呢？可能另有陰謀！

「成何體統！簡直是禽獸！」對面的孔雀花吉非常憤怒的說道：「那些畜生以爲這是什麼地方？豈是他們那些猢猻所能胡作非爲的！他們祇配找那些街旁的流鶯玩玩！」

「別那麼生氣嘛！」他身旁的女人柔聲勸著他。

※　※　※

另一個房間，一個衣著華貴的武士和一位商人模樣的人對坐而飲。武士面頰削瘦，鼻樑高挺，看起來很有威嚴。

「很熱鬧嘛！」武士指著那個大房間。那些浪人可能已喝了四大桶的酒。

「是啊！很便宜的代價！」

「便宜？是很便宜。但是他們如果被查到的話，就會受到嚴厲的處罰。」

「他們功夫都不錯吧？」

「沒關係！只要有號稱劍魔的平手造酒在這裡就行了。」

回他話的是這家酒樓的老闆。突然，他似乎想起什麼事，開口說道：

「老爺！花吉在二樓的房間裡，不是說工作完成了，就要把他幹掉嗎？」

4

小石川老爺在這一帶的酒樓茶舘很有名氣，他是一個很有個性的人物。當酒樓老闆問他時，他的眼裡放出了異樣的光彩。

「花吉還沒有死？在樓上？」

「是啊！他正在樓上尋歡作樂呢！」

「我認爲老爺您讓他活著，可能另有用意吧？」

「不，我讓倉持全權處理的啊！奇怪？倉持一向做事謹愼，這一次怎麼會犯下這種錯誤，讓他活著呢？」他不解的搖搖頭。

「那麼下一步該怎麼辦？」

「幹掉他！」他很堅決的說道。

此時，有腳步聲漸漸靠近。

「老爺！」

「是倉持嗎？」

「剛才批評的那個人來了？」酒館老闆問道。

倉持進到房間，低頭垂手。「很對不起！」他很惶恐的道歉。

「你這回怎麼會叫我失望呢？」

「唉！眞是的。本來我的計畫是十分周密的。」說話的人正是在墓地裡指揮的武士。

「過去就算了。花吉現在還在樓上。」

「……」

「派幾個身手敏捷的人跟踪他，這一次千萬不要再讓他逃掉了。」

「是的，是的。」他馬上站起身來，打算立刻幹掉花吉。

突然間，樓上傳來了叫罵聲，摔東西的聲音。

罵人的正是花吉！

原來，對面房間有個浪人，在盛怒之下，拿起一個盤子丟向陪酒的姑娘，不料，卻飛進了花吉的房間。花吉又把他扔回去，一來一往，兩不相讓的對峙了起來。

「混帳東西！有理就快滾出來！你們這批爛浪人，是江戶最討厭的東西！臭氣燻天，活像臭水溝裡的爛泥巴！」花吉一怒之下，口不擇言。

「你叫吧，儘量叫！這樣我們才好下手哩！」說著爭先恐後的想出手。

「算了吧！別讓人笑掉大牙！就憑你們那幾把生銹的破銅爛鐵就想殺掉我花吉？要是活得不耐煩的話，我倒眞願意成全你們！」

話還沒說完，其中的一人一刀劈過來。

花吉敏捷的後退一步，答道：「像什麼話嘛！站穩一點行不行？」

攻擊者被他這麼一說，惱羞成怒，劈頭又是一刀。

花吉很不在乎的說道：「姿勢擺正確些，別搖搖幌幌的就要倒下去了！」

「畜生！」怒氣沖天的浪人連揮數刀，非把花吉置之死地不可。

花吉不慌不忙的從懷裡拿出一個圓球，擲向對方的咽喉。剎時，轟的一聲，煙霧瀰漫。

「地遁十法，我用的是火遁法，知道了吧！」花吉大聲說著，就趁機逃走了。

※　※　※

「啊！這麼多人！」三休和尚大聲叫著。

新大橋上擠得水洩不通，很多人眼睛瞪著他。站在他身後的阿夕說道：

「別這麼大聲嚷嚷好不好？」

「奇怪了，我的嗓門兒天生這麼大嘛。阿夕姑娘，妳看眞夠熱鬧的！快吃快拉快洗澡是江戶人的特長。是不是爲了看熱鬧才這麼急呢？」

「三休先生，不要這個樣子嘛！」阿夕怕性急的江戶人聽到了會來找麻煩。

「這是人之常情，我們也來湊熱鬧吧！」說著，拉起阿夕的手。

「對不起！對不起！」三休推開人群，想要擠到欄杆邊。

「哎喲！好痛！」有一個人回頭瞪著三休。

「喔！對不起！誰叫你長得這麼胖！」三休很不客氣的回答，接著就擠到欄杆邊上。往橋下一看，水面上飄著一個大彩球，上面站著一位玲瓏婀娜的姑娘。隨著球滾動，她不停的移動身子，以保持平衡，免得落入水中。

岸旁，坐著一位年紀稍大的歌妓，低頭彈著三弦琴。

距離彩球不遠，有一條小船，船上坐的可能是這班雜耍團的雇主。

橋上的人，紛紛拋下許多用絲線結成的小球，河面上琳瑯滿目，五彩繽紛。有一些球落在姑娘身上，姑娘抖抖身子，小球又掉入水中。大家都用盡方法想使姑娘墜水。但是，她訓

練有素依舊好端端的站在球上，隨球的飄動而舞動輕盈的身子。

「你已經投入了十三個球，沒有一個球打到姑娘身上，眞洩氣！」

「你自己還不是一樣！」

「你記不記得去年你到大山寺參拜，隨地小解。回途中便受到神的處罰，掉到河裡，把脚給扭了。今年春天吃河豚中毒，也差點丟了一命。」

「你得意什麼！待會兒我買張彩券，中一千兩黃金給你看看！」

三休聽到身邊兩個人拌嘴，覺得蠻有意思的。心裡想：「唔！這位玩把戲的姑娘不是等閒之輩啊！」

同一時刻，遊太郎也在橋的另一端看熱鬧。雖然距離遠點，看不太清楚，但他也認爲這一位姑娘不是普通的藝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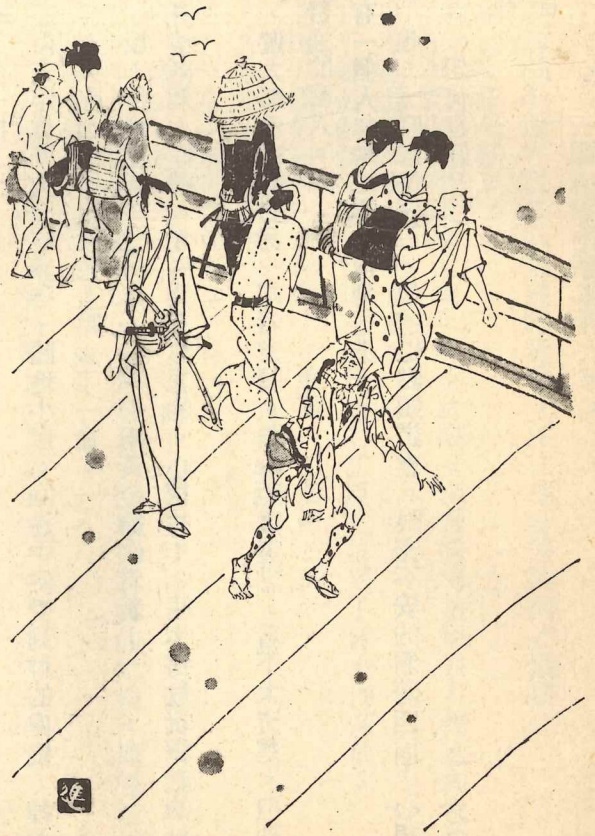
突然間，有一個人匆匆忙忙的撞到他身上。

「啊！對不起！」原來是乞丐，他連忙點頭道歉。眼光不安的看著四周！心想：「看情形，沒辦法過橋，如何是好？」

他非常著急。

「我們又見面了。」

「咦！」乞丐吃了一驚，回頭看著遊太郎。



「不記得了嗎？我們曾在空屋裡見過一面。」

「是你？」

「是的。你就是那個說自己是掃帚星的人。」

遊太郎微笑著看看乞丐，說道：「是不是怕把你的霉運傳給橋上的那些人？」

「不是。」乞丐回答道：「武士先生，我現在不是掃帚星了。江戶城連續好幾起怪火，和我都沒有關係的。」

「爲什麼你現在才明白？」

「因爲我在長者丸的墓地上，親眼看到怪火發生。那是人爲的，是一項可怕的陰謀。我在偶然的機會裡。還救了放火人的一條命！所以，我現在變成福神了。我知道了那放火的人叫孔雀花吉，主謀人惟恐機密外洩，正打算殺人滅口吶！」

遊太郎看他那認眞的神情，不像是開玩笑。

九郎次從昨天晚上開始，便拼命的找花吉。由吉原那找到這兒，沒想到碰到了遊太郎。

「武士先生，萬一花吉被殺死的話，那我又要變成掃帚星了，所以請你無論如何救他一命。」

「深川這麼大，我怎麼知道他在那裡呢？」遊太郎慢條斯理的說。

這時，花吉順著河岸飛奔而來，轉眼就要到橋邊了，身後的敵人卻還是窮追不捨。

花吉雖然利用煙幕彈暫時擺脫敵陣，但是他的腳程是無法和那批浪人相比的。

花吉跑到橋邊，看到橋上那麼多人，心中一喜：「有救了！」

拼命的大叫，快跑：「救命啊！有人要殺我啊！」

他想要鑽入人群，但那批浪人已追到了跟前。

「別管閒事，擋路者死！」

氣勢洶洶的浪人，蜂湧而至，群衆紛紛避開。頓時，花吉站的地方讓出了一大塊空地。

眼看著自己已經被包圍，花吉不禁害怕起來。

「畜生！」花吉縱身飛騰，躍入了河裡，這是最後一條路了。

花吉不諳水性，載浮載沈大叫著：「救命啊！救命啊！」

5

剎那間，要球的姑娘很快的把一個球轉到在水中浮沈的花吉身邊。花吉拼命的想要抓住那個球。

她又要怎麼辦呢？

群衆把希望都寄託在姑娘身上，希望她能救花吉。

花吉抓住了那個球，但球太輕了，迅速的在水上旋轉。大家都替球上的姑娘捏了一把冷

汗，以爲這下子她一定會掉進水裡。

不料，姑娘如輕燕般的一飛而起，跳上了離球六尺遠的小船。

因爲球振動劇烈，花吉沈入水中，一會兒之後，從球的另一端探出頭來。

「唉！謝天謝地！大難不死！」

此時小船上的船夫把槳伸過來，讓花吉抓住，把他拉到小船上。

船繼續向下游駛去。

橋上追擊的浪人垂頭喪氣的站在那裡，倉持氣得青筋暴露，滿臉大汗。

新大橋、三俣一帶，都是諸侯和高級武士的住宅。行人非常稀少。

遊太郎和九郎次一前一後的走著。

晚霞倒映在水面上，像一道道會流動的五彩光芒。

他們悄悄的跟踪那隻船。

九郎次看看鎭定沈著的遊太郎，心理想著：

「這眞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人！」

「從明天起，我就會變成福神了！」

船行不久，右轉經過永代橋，過了箱崎，進入支流，右岸是小望町，能夠通往日本橋。

經過鎧渡場時，太陽已經下山了。黑暗中，只能看見兩岸白色的，高高的圍牆。

小船在小望町一段和二段之間的思案橋邊停下，讓花吉上岸。花吉一再的道謝。

遊太郎及九郎次，躲在兩丈遠的灌木叢注視這一切。

船開走了，花吉打了一個噴嚏，才走上岸。

這時，不遠處傳來滴滴躂躂的馬蹄聲，一匹馬向思案橋疾奔而來。

「啊！不好了！」遊太郎正想出手，已經來不及了。

一聲慘叫，花吉碰的一聲，倒在地上。一支飛鏢不偏不倚的插在喉頭。

隨即那匹馬迅速的逃往銀座方向，遊太郎緊追不捨，待距離近，遊太郎拔出小刀，擲向馬後腳。馬發出一聲長嘶，倒地不起。但是，馬上的武士卻迅速一翻身，直挺挺的站在地上。

遊太郎一眼就看出他是一個身手非凡的武士，因此引發了他的鬥志，想和他一較長短。

此人臉縛黑巾，身著黑衣，蒼芒中顯得神秘。

「要活捉此人是不可能的！」遊太郎如此想。

他把右手水平舉起，置於左肩前，刀面向上。

蒙面武士低喝一聲，殺氣騰騰，他也知道遊太郎名聞遐邇的「破陰」是很厲害的。

「九郎次！」月光下，遊太郎睜大雙眼，瞪著敵人，嘴裡叫著乞丐的名字。

只見九郎次看著花吉的屍體，像癱瘓似的，呆呆的站在那裡。聽到遊太郎的叫聲，連忙

應道：「是！是！」

「你留意那條小船的行踪！花吉雖然運氣不好，丟了一條命，可是也不能讓他白死！』禍福無門，唯人自找。』你要記住！」

遊太郎好像在安慰九郎次，又好像在暗示敵人。

以這個地方爲決鬥場所是很合適的。兩人像木頭人似的，動也不動，殺氣籠罩四周。

偶而有二、三個行人走過，投下一個驚訝的眼神就走開了。

遊太郎慢慢的把左肩往後轉。

破陰刀法是以左肩爲軸心，把刀水平揮出，以擊敗敵人，它講求的是迅速，能使敵人措手不及，才是取勝之道。

「……」

「……」

靜默片刻，閃電般的，鏗地一聲，兩刀交鋒。說時遲那時快，遊太郎刷的一聲，又斜揮出一刀。

頓時，一條血柱噴起，遊太郎像尊石像似的，靜止在那裡。

「太危險了！」遊太郎看著倒在地上敵人的屍體，自言自語說道。

他一定是別人雇來的殺手。到底誰有這麼大的本事，雇到如此高手呢？想到這裡，遊太

郎不由得緊張起來。

※　※　※

黎明時刻，遠遠傳來鐘聲——六點！

三侯地方的河面，水濶魚躍，濃霧迷漫。四周，還是一片寧靜。

搖槳的聲音由遠而近——

此時，晨霧趨薄，小船慢慢駛近，船上坐的是遊太郎和九郎次。他們向兩國橋邊的船家，借了一艘小船，追踪先前的那條船而來。

前面的小船在一道高大的石牆下消失了。他們駛近一看，圍牆下有一個缺口。等船進去，又自動地關閉了。

好巧妙的機關！

遊太郎在好奇心的驅使之下，眞想一探究竟。

——那個賣藝的姑娘是不是密探？

河上表演的那一幕，可能祇是一個幌子。救了花吉，不可能出於偶然，否則，爲什麼一上岸就被馬上的騎士追殺了呢？

船主會不知道這一切嗎？

那個騎馬的殺手又如何得知花吉要在此處登岸呢？

疑竇重重，令人費解。

這是一項可怕的陰謀！

那麼，非主動查證不可，否則有什麼較好的辦法？

遊太郎決定冒這個險。他把小船划到石門邊，問道：「是這裡沒錯嗎？」

「沒錯！」

遊太郎迅速的脫下衣服，用油紙包好，連同那把香木刀，一起背在背後。

「你不必在這裡等我。」

「小心一點。」九郎次緊張兮兮的看著遊太郎。

這對遊太郎來說，是輕而易舉的事。

「神傳流游書」曾經記載：

游泳最基本的就是正體三段九位游法。

所謂正體，就是保持身體姿勢的正確。三段表示草行眞（一種簡捷的游泳名稱）。九位是水上、水中、水底的游泳方法。

本來，嫻習游泳是要花一番功夫的。但這本書深入淺出，只要能深體要領，再練習練習，便可以收到很大的成效。

比方說：水中草行眞的游泳方法吧：

初習游泳的人，必需練習閉水，停止呼吸，保持鎮靜，一定要放鬆心情，才可以充分發揮。

還有，要認定目標，游泳時，心中不要有雜念。

身體要保持水平，打水的速度要平均，雙手要伸直……都是可以自己心領神會的。

沒多久，遊太郎游過了圍牆，進入了院子，慢慢地他浮出水面。

四周一片漆黑，隱隱約約可見水道盡處的房子。

遊太郎摸黑上岸，趕快解開油紙，把衣服穿好，佩上香木刀，朝裡面走進去。

突然間，有一個人打著燈籠迎面而來。遊太郎小心翼翼跟隨著他。來到水道旁，他看見先前那條船及其他三艘小船停在那裡。水道的右手邊，有石階通到岸上。

忽然，打燈籠的人回過頭來：「誰啊？」

遊太郎屏氣凝神，偷偷的靠近三步，出手點住對方的穴道，對方連喊叫都來不及，就直楞楞的站在那裡了。

遊太郎拿過燈籠，走了一段很長的路，在一個房間的走廊停下腳步！

房間裡，傳出優美柔和，婉轉動人的笛聲。

遊太郎悄悄的注視房間裡的動靜。紙門上，映出一個姑娘的影子。漸漸，拖鞋聲由遠而近，遊太郎躲在暗處苦笑。

「我是不是被笛聲吸引而來的？」遊太郎心裡想著。

笛聲戛然而止。一個悅耳的聲音問道：「什麼人？」

沒想到還是被發現了！

6

這是一位不尋常的女性。遊太郎瞧瞧周圍，提高了警覺。

一陣香味飄來，遊太郎無可奈何的笑了。原來，他忘了腰上的香刀，暴露了自己。

「進來吧！」

「那麼，我打擾了。」說著，遊太郎走進了房間。

遊太郎把紙門拉好，坐定。

「不出所料，果然是你。」

他微微一驚，注視著說話的女人。

身著白色的綢緞和服，綽約大方，靜靜的坐在墊子上。

睡衣疊得好好的，顯然她起得很早。也許，天明前吹橫笛是她的習慣。

「妳認識我嗎？」

「我曾經派殺手暗殺你！」

「……」遊太郎望著她，腦海裡浮起了一段回憶——

一天。剛下完雨，遊太太郎獨行於寂靜的路上。

到處都是水窪。前面，是一個較大的水窪，遊太郎不覺減慢了腳步。

突然間，他看到樹上的人影。

如果那個水窪小一點，他就不會看到樹上的人影，看不到樹上的人影，他可能已一命嗚呼了。

結果，刺客反成了他刀下的亡魂。

「那個是你派出的殺手？」遊太郎笑了起來。

「不瞞您，我想的是這把香木刀！」

「爲什麼？」

「因爲我喜歡它。」

「不會是單純的喜歡它，到底妳搞什麼名堂？我很想知道。」遊太郎直截了當的表白自己的心意。

女人突然發出刺耳的笑聲：「我不知道你是這麼一個美男子，如果我知道的話，就不會派人暗殺你了。」

「廢話少說。」

「這不是廢話，我一向很欣賞美男子的。」女人不由自主的笑了。

遊太郎突然想起，只有將軍府的夫人或小姐才有資格穿這種白色綢緞的衣服。

遊太郎又看看屋內的擺設。

一盞四角形的燈籠，用竹桿吊著，可插在牆上，或掛在天花板上。

燈籠旁邊，有一個小茶几，茶几上放著一個鐵製的香爐，遊太郎還是第一次看到這種香爐。

角落，有一個化粧台，上面舖著紅色的緞子。鏡台上面，是一個純鐵製的小茶壺，隱隱的發著光。顯然，主人是一個喜歡飲茶的人。

奇怪的是，這些珍貴的物品上，都沒有刻上代表將軍家的家紋。這麼說來，她的身份就相當撲朔迷離了。

遊太郎的視線再回到女子身上。她已洞悉他的心迹說：「如果你想知道我的身份，等辰時就會清楚。現在我先帶你到房裡休息休息吧！」

※　※　※

有人來了。遊太郎覺得有不尋常的動靜。

一小時之前，婢女將他帶到這個房間，告訴他：「暫時在這裡休息休息吧！」

之後，他就鑽進被窩裡。

由於剛剛游水，身子覺得很累，如果睡下去，一覺不曉得到什麼時候。但這樣一個陌生的環境，他祇能躺在床上假寐，還得裝出規則性的鼾聲。

——會是誰呢：

——喔？

紙門被輕輕的打開，一名女子提著長柄彎刀躡手躡腳走了進來。

果眞來了！

右手抓住刀柄，左手護著刀鋒，好一個牧野鷹場的架式。這是攻守兼備的刀法。如果出自高手，威力是非常驚人的。

她的目標是香木刀？還是我？

遊太郎依舊不動聲色，祇能伺機而動。拔出棉被裡的小刀？或一躍而起，提起牆角的香木刀。

啊！裸體女郎！那名女子竟然一絲不掛！

突然，那名女子一刀劈下。砍下的，自然並不是遊太郎的首級！

啊？就在她發招的同時，遊太郎已跳到牆邊，手中握著香木刀。

「哼！」女子又羞又急，劈頭又是一刀。

「且慢！」遊太郎以宏亮的聲音喝阻。「妳最好把燈打開，讓我一飽眼福。」

本來，裸體偷襲是想分散敵人的注意，俾趁虛制勝。沒想到弄巧成拙，惹來一頓羞辱。

女子頹喪的站在那裡，爲自己的失敗懊惱，對遊太郎越發厭惡。

「可惡！」女子突然一刀揮過來。

遊太郎迅速的跳上床，拿出小刀。

「好刀法！」架住她的刀，身子一閃，右腳一踢，彎刀已掉落地上。

「怎麼樣？」遊太郎十分得意的淺笑著。

※　※　※

在日本橋旁邊，靠近漁市場，有一家澡堂，是當時江戶一帶商人的社交場所。

年輕的姑娘備茶點，遞毛巾，服務週到；和今天所謂的茶館性質差不多。很多武士，浪人，常常在這裡出入。但大部份的客人仍是漁市場的商人。

他們從早到晚拼命的做生意，賺了點錢，除了少部份的人到吉原尋歡作樂，大部份的人都在這裡享受片刻舒服。

在此，順便提一提：

這個月，赤海魚的銷路很大，秋刀魚和銀魚也很好。秋刀魚、花鰹魚是漁市場中兩種最受歡迎的漁類。

雖然洗了澡，換了衣服，渾身的魚腥味仍然無法消失。

這時候，一個瘦小臉色蒼白的浪人，把身子靠在牆上，不知道在想些什麼。突然，有個武士匆匆忙忙的跑上來，看到了他：

「喂！平手！」大聲的喊著。

平手造酒只冷冷的瞟他一眼。

「喂！平手！你不告而別，太不夠意思了。」

「我有急事要告訴你！」

平手造酒話是聽進去了，倦怠的眼睛卻望著窗外，半响才沈沈地說：「如果對方是值得我殺的對手，我會考慮的！」

7

「嗯！很有趣！」幕府大目付後藤修理亮頻頻的點頭。

在他對面恭恭敬敬端坐的是九郎次。

九郎次的背後，另外坐了七、八個人。

表面上看來是輕鬆的閒談，其實他們正在進行重要的協商。

九郎次是由遊太郎陪同出席的。雖然遊太郎已經把九郎次的遭遇說得很詳細，但爲了愼重起見，他還是讓九郎次親口再說了一遍。

「唉！墓地裡的鬼話雖然不少，但是你所看到的現象，一定是一些不法之徒的陰謀。參加工作的工人要被滅口，你爲了救他一命，東奔西跑……結果，你卻認爲自己是個掃帚星。這個想法大可不必。

殺死孔雀花吉那班孤群狗黨的企圖是什麼？這是我急著要知道的。你能夠到這裡來，告訴我們這些事情，怎麼會是掃帚星呢？你雖然衣衫襤褸了一點，但做爲密探你確實當之無愧。」

「是。」九郎次十分感激，向大目付磕了一個響頭。

「大家以爲如何？」大目付向坐在九郎次背後的人問道：「你們之中誰認識孔雀花吉？」

一個按摩師向前挪動了身子：「花吉就住在我家隔壁。」

「喔？隔壁有耳，你聽到什麼了嗎？」

「並沒有什麼特別的事。只是有一天花吉好像醉得很厲害，還帶了一名風塵女郎回來，有說有笑的。」

「有意竊聽的吧？」

「不，我是無意間聽到的。」

「把耳朵貼在牆上，無意間聽到的嗎？」

「嘿……我們這位按摩大師，說起來眞夠可憐。三年前太太去世後，孤家寡人的。竊聽

人家打情罵俏也應該啊！」

大家哈哈大笑起來。

「喂喂！你們這些人留點口德好不好！那個女人拼命的問花吉：『你近來怎麼那麼有錢？』花吉沒有理她。……過了好久，花吉無意中露了口風：『禍從口出，飯可以多吃，話可不能多說。如果妳在夜裡看到無名怪火，不要嚇得掉到河裡就行了。』花吉說了這一句話。」

大目付突然緊張起來，問九郎次：「你在墓地所看到的那些人是不是浪人的裝束？」

「不，好像是那一家的衞士。」

「喔？諸侯的衞士？」

大目付把雙手在胸前交叉，低頭沈思，自言自語：「那麼，過去的那些事……」

※　※　※

同一天晚上的同一時刻。

平手造酒來到一座宏偉的住宅，一逕走入書房，等了約莫十五分鐘之久。

小石川的老爺命令他送一封信到這兒。如果只是送信，造酒絕不肯幹的。老爺還讓他見一個人，所以他才答應下來。不過，一直這樣等下去也不是辦法呀！

「我從一數到十，如果再不出來的話，我就要走了。」

造酒開始數起來了。「一、二、三……」當他數到九時，紙門打開了。

眼前站了一位打扮得花枝招展，艷光照人的女官。

她慢慢的走向前。她，正是昨天晚上和遊太郎談話，那名穿白綢緞和服的女子。

她的眼光使造酒覺得很不自在。造酒開口說道：

「信我已經交給佣人了，現在我等著妳的答覆。」

「好，你告訴佐渡守：想要拉攏香姬，未免太過份了。」她的態度十分冷淡。

佐渡守是小石川老爺的本名，能夠直接喊出他的本名，那麼，她的身份一定十分不尋常！

造酒對於佐渡守是何許人？他們的陰謀是什麼？爲什麼要拉攏香姬？全然不知。也沒興趣研究。

造酒最感興趣的就是高手一較長短！

武功高强的人在那兒！倉持曾警告過他。

當花吉由新大橋跳入河中時，倉持追至橋上。他一眼就看出小船內坐的是香姬，耍球的姑娘正是香姬的隨身秘探。

同時，倉持也知道救上花吉的那條船會在何處靠岸，會遭人暗殺！

但是，他們萬萬也沒有想到：殺手在刺殺花吉之後，會死在遊太郎刀下；他們更想不通，何以遊太郎會插手管這件事？

聽倉持如此說，反使造酒躍躍欲試，一想到有機會一展身手，他的心就蠢蠢欲動。

香姬拒絕佐渡守的要求，造酒認爲任務已達成，轉身想走。

「等一等！」香姬叫住他。

「與佐渡守無關，我想和你談談。」

「……」

「你是一個武藝非凡的高手，是嗎？」

「……」

「我正需要像你這種人。」香姬以一種極不尋常的眼光看著造酒：「如果你想要什麼代價，直說好了，金錢還是美人？我一定不會爽約的！」

就在香姬開口的剎那，平手以極快的速度拔出刀來，抵住香姬的膝蓋。

這動作來的太突然，香姬大吃一驚，不自覺的後退一步！

「恕我無禮！」造酒一刀劃破她的衣服。

赫然地，腿部出現菊花的刺紋，造酒正想看個清楚：

「看刀！」一名女子提著長柄彎刀砍向造酒。

她，正是在河面上要球的女子，昨天夜裡裸體攻擊遊太郎的也就是她。

造酒刀往上一提，架住彎刀！

回頭一看，走廊上人影幢幢。造酒覺得情勢不妙，縱身一跳，在院子裡跑了兩丈多遠。

他停下腳步，一個轉身：

「我要動手了！」豁然衝入了敵陣。

刹時刀光劍影，鮮血汩汩，地上七橫八豎的躺滿了屍體。

這把刀，是先祖鵜飼十郎左衞門所使用的，曾經殺過一千五百多人——備前三郎國宗的寶刀。

造酒的武功造詣，加上這把蓋世名刀，如虎添翼，威武無比。

「喝！」

「啊！」

「哇！」

幾聲吆喝，敵人又展開半圓陣勢，把造酒團團圍住，且圈子漸漸縮小……

造酒像老僧入定，一動也不動的站在中間。

「看招！」其中一名一刀刺過來。

「刷！」造酒一閃，橫掃大刀。

「碰！」刹那間那個人被斬成兩段。

「下一個是誰？」說著，造酒像一陣旋風似的，衝向敵陣，片刻，又回到原來的位子。

一看，地上又多了幾具屍體。

其餘的人像發狂似的，拼命的亂舞大刀。慘叫之聲不絕於耳，血柱頻頻噴出。

陡地，造酒覺得可以息手了，往假山方向直奔而去。

「不要讓他逃！」眼看伙伴一個個死了，那些人似乎也不想活了，準備和造酒纏鬥到底。

但造酒疾步如飛。一會兒功夫，消失在樹林之中。

8

輕悄悄地，
羞答答地，
我若能尋，
何苦寂寞的等待？

他帶著幾分酒意，踉蹌的走著。

木屐的聲音拍噠拍噠的響，——

他，就是飯倉神明境內赫赫有名的千面猫太郎。

「師父，你好像變快樂的嘛！」迎面而來的女子笑著說。

「喔！是妳呀！愈來愈漂亮了，恐怕有不少男人爲妳失魂落魄吧？包括我在內。」

「如果你長得像業平朝臣那樣英俊的話。」

「那沒問題，就憑我的本事。」

「唉！對了，你怎麼會在這裡呢？」

「我昨天晚上住在那裡，現在正要回家去。」

「昨晚怎麼了？莫非與貓同眠？」

貓太郎笑笑，繼續哼著歌，拐向右邊，順著河岸走過去。

突然，前面出現一個蒙面的武士，擋住他的去路。貓太郎正想從他身邊走過，剎時覺得腹邊有些異樣。

是一把短劍！

「別開玩笑！」

可是對方身手太快了，貓太郎來不及防範。

「有事嗎？」

「等你一道走！」

「先生，我對這種事是不感興趣的！」

「你不抵抗嗎？」

雖然他是身懷易容絕技，但論武功，卻是平凡的很。唯有用這種方法威脅他，才能使他

就範。

「如果我不答應，又怎麼樣呢？」

「你要知道，要不是看在你精湛的易容術上，早已把你斬成兩段了。現在是有求於你，所以才忍著這一口氣。」

「是嗎？」貓太郎冷冷的說道。「好吧！跟你去！」

「多謝了。」

沒多久，他們在駒屋的一家酒樓前停下。這是江戶非常有名的酒樓，客人川流不息。

他們繼續往裡走。

這是一間佈置幽雅的小房間，武士向著門內說：「貓太郎帶到了。」

裡面應道：「進來吧！」

武士以目示意，要貓太郎自己進去。

貓太郎推開了房間。火爐上的茶壺正在呼呼作響，端坐毛毯上的正是小石川老爺。

貓太郎第一次見到他。那種高級武士的風範，叫他禁不住肅然起敬。

「聽說你要看我表演易容術？」貓太郎直截了當的問道。

「不管什麼樣子你都能變得出來嗎？」

「那也要看付的錢多少？」

「好。請你看看這個。」

佐渡守從懷裡拿出一張紙，擲到貓太郎面前。

那是一張人像——嚴肅、鎮定。容貌不尋常。

貓太郎一直看著這張畫像，把手拿到額頭，暫時靜止在那裡。

過了不久，他的右手慢慢往下一摸。

「啊！」佐渡守發出了驚嘆的叫聲。

貓太郎的臉和紙上畫相一模一樣。他再用手往臉上一摸，又恢復了原來的樣子。

「……」佐渡守正想說話時，發覺背後有一雙眼睛正注視著他們。

「是誰？」

沒有人回答。

心裡疑竇重重，侍衛見狀急忙追了出去。後門仍然關得好好的。

大約走了三、四丈遠，只見一個光頭和尚悠哉悠哉在踱步。

「等等……」武士大喝一聲。

不會是他吧？可能是老爺的錯覺。

和尚若無其事，從容鎮定地說：「有什麼事嗎？」

「你爲什麼跑到裡面去？」

「奇怪？」裝糊塗是三休最拿手的本領，最慣用的一招。

他又繼續說道：「唔！的確是一個吃茶的好地方。清潔、舒適、寧靜。在這裡喝茶的人如果能從品茗中體會若干眞理，佛法，至道。那麼，一定會享有豐盈的生命，充實的人生！」

三休儼然哲人口吻，讓人似懂非懂，追出來的武士簡直摸不著頭腦，傻傻地楞在那裡。

三休沒有睬他，逕自走了。

怎麼是這樣一個怪物？武士在想，又忍不住追過去。

「你先別走！」

三休轉過身來，沒好氣的說道：「幹啥？」

「幹啥？要你的命！」

「要我的命？」三休不覺失聲大笑。「這是一條浮世之外的清淨小路，爲什麼一定要灑下熱騰騰的鮮血！你們這些殺生者，爲什麼不享受遠離塵囂，徜徉小路上的情趣呢？好吧！我也不是普通的和尚，你非要以戰止戰不可的話，我只好奉陪了。」

說著，從旁邊的空地上取了一根竹子，揮了二下。

「來吧！」三休看對方的劍式，覺得他的武功底子不壞。

武士心裡面也同時驚嘆：「好厲害的和尚！」

這樣僵持了七、八分鐘，三休打破沈默：「出家人不能先動手，你先請吧！」

可是武士沒有動手，而三休穩如泰山，靜如秋水。渾身上下無懈可擊。

那是一種以不變應萬變的姿勢。

「不出劍嗎？」三休催著他，但武士只向前挪了一小步。

此時，三休做出一種「沒意思透了」的表情，轉身就想走。

就這一瞬間，武士睜大了雙眼。

「呀！」飛躍一般的，殺了過來。

但見袈裟在空中飄舞，輕竹像流星墜落，武士的劍脫手而出，遠得不知去向。

吆喝一聲，伴著淒厲的慘叫，竹子插進了武士的咽喉。

※　※　※

暮色蒼茫，原野寂寥，遊太郎好孤獨。

望著遠遠夕陽下的樹影，不由得感慨萬千。

前些日子，在日本橋旁，一個假修道僧曾告訴他：在根岸御隱殿後面的樹林中，有一座尼姑庵，住著香木刀的主人。遊太郎想起以前到那裡的時候，曾經遇到一個帶著白狐面具的尼姑，對他說道：

「爲了給世上無聊的人們添點茶餘飯後的談話資料，所以住在這裡。」

這一切，是那個假修道僧，爲了奪取遊太郎的香木刀所設下的陷井。

遊太郎雖非全然沒有預感，基於一種期待的心裡，他還是去了。誰又能說他是愚蠢的呢？

東叡山輪王寺宮那位美麗的尼姑，就是自己的母親。自從聽到自己出生的秘密以來，遊太郎總是避免去查問這是否是事實，甚至於有時候他想把母親的形像自心中撣走！

今夜，遊太郎再度來到這裡，是想埋葬自己的感傷，斬斷自己的記憶。如果到了御隱殿的偏殿，能得到一些證據，也許對自己會有點幫助。

慢慢的走過了森林，遊太郎看到了宏偉的宅院，他對自己說：

「我要明瞭眞相！」

庭院中，有一縷白煙裊裊升起。遊太郎加快了步伐，向冒煙的地方跑過去。

突然，後面傳來轎伕吆喝的聲音，一輛轎子很快的在他身旁停下。

遊太郎回頭一看，轎簾掀開了，裡面坐著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遊太郎不禁眉頭緊皺。

她，正是小百合。

「果然在這裡。」當她知道遊太郎不告而別，便下定決心。無論天涯海角，一定要找到他。

遊太郎對於小百合的敏感，心裡有些快快不快。雖然沒有把她攆走，但一句話也沒說，

繼續著向前走。

「怎麼？我來的不對嗎？」

看著小百合不安的神色，遊太郎心裡又感到十分不忍。

他們默默走著，到了叉路口！遊太郎並沒有向御隱殿的路，而朝向另一個方向走去。

「不去御隱殿了嗎？」經小百合這麼一問，遊太郎眼裡閃現著光輝。

「妳爲什麼知道我非去御隱殿不可呢？」

小百合被他一問，低下了頭。「沒有啊！我只是……」

小百合那種又急又羞，急欲辯解的神情，看在遊太郎的眼裡，不免憐香惜玉，愈發覺得與心不忍了。

「算了，老實告訴你吧！我是在那裡出生的。既然妳知道了，我反而輕鬆多了。」

「對不起……」

「妳用不著道歉。」

小百合茫然的抬起頭來，看著遊太郎。

他冷冷的說道：「我會帶妳到那兒去，然後，我會要妳的。」

9

當遊太郎這樣說著的時候，並沒有等待小百合回話，快步的想走入前面的森林。

突然，鐘聲四起，遊太郎低低的說：「大概是著火了。」

由鐘聲可以判斷火場遠近，火勢大小，以及何處的消防人員會出動……

現在鐘響是敲二下，再連續敲十下，這是最緊急的鐘聲。

在江戶市，從享保年間就有了完整的消防組織。各項設備都很齊全，祇要警鐘一響，消防隊員會迅速走到自己的崗位。

此時此地發生這種怪火是很不可思議的！

而他和小百合卻在這種情況下相遇，令人無限感慨！

我和小百合眞的有緣嗎？遊太郎輕問自己。

「遊太郎先生，房子不會有問題吧？」

看著小百合不安的樣子，他默默的拉起小百合的手，跨過了敗壞的牆角。

上一次來的時候是夜裡，黑暗籠罩之下，使這一切看起來像一個遙遠的、夢幻似的世界。現在，在夕陽的輝映下，却顯得十分淒涼。遊太郎躊躇不前。小百合怯怯的看著他。

「進去吧。」遊太郎似乎在徵求小百合的同意。

正欲舉步前進的時候。

後方，沿著音無川的大街，傳來激越的馬啼聲，由遠而近。

此時，尼姑庵的門打開了，裡面有個人影閃動。

剎那間，遊太郎一把拉住小百合，躲到旁邊的草叢裡。

遊太郎看清那是一個尼姑。

「妳在這裡不要動！」說完，遊太郎向後退去。

這時，騎馬者在尼姑庵前停下。

隱身在草叢中的小百合，看到一個覆面武士迎面而來。

「沙織小姐，事情很緊迫！」

出現在門口，一付民家姑娘打扮的這個女孩，正是前些日子在新大橋下表演水上走球絕技的女藝人，也就是香姬的隨從。

其實，沙織是武士家的女孩。

「失火了嗎？」

「不錯，堀木佐渡守選擇了今晚放火，至少有三十餘處發生火警。而香姬小姐依地點斷定！佐渡守的目標可能是牢房。」

「那麼，在牢房下面的寶物……」

沙織雙目射出了銳利的光芒。「你的任務就是奪取寶物。」

「是。」

沙織轉身想進入庵內的時候。

「啊！」她呆呆的站在那裡。想不到遊太郎會這時出現，他面露微笑，神態安然。

「這是第三次和妳見面了。第一次，妳化裝成尼姑，還戴著白狐面具。面具之下的臉還長了膿疱，並且讓我從妳的兩股間，看到了一朵綻放的白蓮。前些天，又在那個地方碰見妳，妳全裸身子，提著長柄彎刀，想趁我熟睡偷襲。本想緊緊的抱住妳，閨房之中是用不著講究禮儀的。但是，我有一種預感，我們一定會第三度會面，所以放過妳。怎麼了？今天又要耍什麼把戲？」

沙織又羞又憤，全身顫抖。

「找死！」她大叫一聲，伸手進懷裡，一揮衣袖，一道黑光射出。

好在遊太郎早有戒備。身子一閃。暗器沒有擊中目標，又呼嘯的回到了姑娘手裡。

如果遊太郎不使用一尺二寸長的短刀，配合「破陰」的劍法，想使她屈服，似乎不太簡單。

一擊未中，第二擊接踵而來，遊太郎把右手的短劍舉於左肩之前。

想以帶有彈簧的鉤爪襲擊遊太郎的沙織，眞懷疑自己是不是看錯了？因爲遊太郎仍然一動也不動的站在那裡，自己的鉤爪卻被削成了兩半。她搞不清楚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沙織小姐，我來！」庭院裡的武士大叫一聲，遊太郎身如輕燕，一躍而起。

就在這一剎那間，沙織已不省人事。

「這匹馬借用一下！」

說著，遊太郎走上前來。武士拔出刀，對正遊太郎，遊太郎根本不予理會，繼續往前走。

小百合在草堆裡仔細看著這一切，連大氣都不敢喘一下。

突然，閃閃發光的刀像流星一般，劃破夕陽，落向遊太郎身上。

小百合不自覺的閉上眼睛，感到十分不安，張開了眼睛。她看到遊太郎站在那裡，右手垂下，拿著那把短劍。對手也站在那裡，卻把刀當成拐杖柱著。

這一刻，小百合感到天地萬物都靜止了。

覆面武士的身子慢慢的傾斜，忽然，「碰」的一聲，倒在地上。

「小百合！」

聽到遊太郎的叫聲，想站起來，但是四肢卻僵硬的和石頭一樣，動彈不得。好不容易掙扎站了起來，遊太郎已走得好遠了。

小百合急急的追上，正想說話，遊太郎看著前方：「放火的目的是燒牢房沒錯！」

警鐘繼續不斷的響，似乎全市的警鐘都響了，令人心慌意亂，驚心動魄。

天色漸漸暗了下來，遠方的天際被火焰照的火紅。九郎次所說的墓地的鬼火，可能是爲了掩飾今晚的行爲而故佈疑陣。他曾在修理亮老人之處聽到九郎次說出內情，又從一位按摩師的口中聽到孔雀花吉的豪語：

「不久，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江戶市中，我所製的鬼火會一起出現！」

選擇今晚放火，可能是認爲消防人員會有所疏忽。

遊太郎躍上馬時，伸手拉起小百合坐在身後，風馳電掣般，在路上奔馳。

從剛才殺死的人口中，聽到了今晚陰謀主使者的名字——堀木佐渡守。遊太郎心想：

「讓我來好好懲罰他吧！」

時諺謂「火爲江戶之花」。江戶市自有史以來，似乎和「火」結了緣。

江戶是在一片荒地中興起的城市。沒有巍峨的高山，沒有深廣的大川，眼中所見，盡是一望無際的平原。由於海風的吹拂，街道上經常揚起陣陣灰塵。

在空氣乾燥的時候，只要有一處起火，立刻會波及左鄰右舍。由於房子大都是木造的，火勢擴散得更快，只消一會兒功夫，整條街便化爲灰燼。每年，總要發生那麼幾次大火。

幕府自從成立以來，對於消防工作已盡了最大的力量，但仍無法避免火災的發生，遏止因火受到的損害。到了享保年間，情形愈演愈烈。於是將軍吉忠下令，把所有屋宇的屋頂改造建爲瓦頂，江戶的街道也從此變得整齊多了。但是，火災仍無法杜絕。

消防隊員的編制和訓練，與軍隊無異。崇尚士氣，講求服從，這是江戶人引以爲豪的一

件事。

消防人員，即使在寒風刺骨的冬夜裡，也是只穿一條短褲，露出上身的刺紋。這是江戶的一支鐵衞隊。

已經一百多天沒下雨了。近來傳說有鬼火出現，大商便紛紛預測，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有一場大火。

因此，消防鐘一響，消防隊員立即整裝出發。

落下的火花又燃起了新的火舌。警鐘不斷的響。

火災迅速蔓延，受到波及的有大傳馬町、小傳馬町、岩本町、松枝町、維屋町、堀留町，江戶已是一片火海。

這中間，有不少關囚犯的牢房也在火海中。

10

空氣乾燥，煙霧瀰漫，像黑色的旋風，飄向西方。

江戶市，變成一座人心惶惶、驚慌失措的恐怖城。大家急忙把珍貴物品，搬到土壕。老人和小孩則被送到離現場較遠的親戚朋友家裡。工人都臨時權充消防人員。大街小巷充滿了逃難人的叫囂喧嚷。

在這種混亂的狀況之下，有些武士騎馬急奔主人府中，協助救災。奔馳的馬把路上的行人和物品撞得一榻糊塗，構成一幅淒慘而零亂的畫面。

火舌到處蔓延，房屋倒塌的聲音，物品燃燒的聲音，與群衆的叫喊聲，混成一片。

前所未有的恐怖——

有人說：「有人故意縱火！」

大家的心情愈發的恐慌。

看看江戶歷來的犯罪記錄，縱火的可能性非常大。粗糙的木屋，乾燥的空氣，恰巧給予心懷怨恨的野心家有機可乘，成爲製造紛亂的目標。

而且，本町、大傳馬町，堀留町一帶。住的都是富商巨賈。一旦大火的話，災後的重建工作就可以爲一般窮苦的工人帶來許多工作機會，不但無害，反而有益。因此，一般下層階級倒是十分盼望一年來上幾場大火。

因此，挑夫、工人、轎夫、小販等，則私心竊喜。他們從不參加救火工作，反而希望蔓延的區域愈廣愈好。

遊太郎騎著馬奔到兩國橋時，火焰怒吼，災民狂奔，這幕「火燒江戶」的戲達到了最高潮。

在三十餘起火警現場，有一大半集中在小川馬町一町目的監牢附近。

監獄總管石出代刀，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這場火短時間也無法撲滅！」

聽到這句話，代刀的臉色如喪考妣。

監獄主管是石出家世襲的職務，他擁有莫大的權力，但也是一種十分艱難的工作，並非每一個人都能勝任。

石出代刀一世，是德川家康身前的一名勇將。當時，群盜橫行關東，老百姓莫不身受其苦。這時，石出代刀奉命進行緝捕工作。他的手段明快俐落，凡罪不可赦者，一律斬首示衆。沒多久，這一公害得以廓清。德川家康非常欣賞他的辦事能力，所以任命他爲獄長。往後便由其子孫代代相承。

獄長既要鬥志，又要鬥力，不是常人所能勝任。石出家的子孫並非個個賢能，何以能世襲至今？原因是其間出了幾位幹練之士，立下許多汗馬功勞，將軍論功行賞，縱有人才識平庸，也就將就了。

這一代的石出代刀正是這樣一個人。

要如何是好呢？是不是該把那些犯人放走？

雖然火焰已燒到北端的百姓牢了，他還是猶豫不決。

這裡是監牢滙集的地點。計有：揚座牢、揚屋牢、大牢，二間牢，百姓牢、女牢、外溜

牢、郡代牢……

揚座牢的犯人是薪俸五百石以下，御目見得（官名）以上的武士，是舖有榻榻米的大牢房。

揚屋牢關的是御目見得以下，諸侯的家臣，及和尚等等。

這兩座牢的犯人暫時釋放該不會出什麼問題。但是大牢、二間牢和百姓牢的犯人如果釋放的話，無異放虎歸山。

有個規定：若碰到任何特殊狀況，而必需釋放犯人時，三天以內回來，罪減一等。但是若其中有一個不回來，獄長就必需引咎辭職。

「獄長，二間牢也起火了！」巡官的報告，使代刀更加驚慌。

此時，走廊上傳來急促的腳步聲，一個宏亮的聲音說道：「還猶豫什麼？馬上放出那些犯人！」

代刀吃了一驚，抬頭一看，原來是幕府大目付後藤修理亮。他的神情很緊張。

「這次失火非比尋常……」

代刀聲音顫抖。大目付的口吻更加嚴厲：

「不尋常？那麼，你打算怎麼辦？還要等半小時嗎？等你下令的時候，全牢的人都變成焦炭了！你忘了明曆年間大火你祖先果斷的措施嗎？」

明曆三年發生了一場大火，石出代刀把所有的犯人都釋放了。告訴他們，火滅了之後，一定要到下谷蓮慶寺集合報到。結果，那些犯人沒有一個不到的。因爲若趁此逃亡，被逮回的話，一律斬首。

老人看看無話可答的獄長，說道：「你這個沒用的東西！」

說著，他走到院子裡，高聲宣佈：

「我以獄長石出代刀的身份命令：將所有的犯人釋放。火滅之後，叫他們務必到淺草新寺町善慶寺集合。」

※　※　※

下馬，在大火之中，遊太郎來到了獄長辦公室。他知道已有一大半的犯人四散到街上了。

煙，愈來愈濃；火，愈燒愈烈。

遊太郎奔到消防組，向警衞問道：「這裡的主管是誰？」

「堀木佐渡守！」

「啊！是他嗎？」遊太郎眼睛一亮，看著前方一個穿著消防衣的武士。

下令放火，卻又指揮救火，他究竟存的什麼心？

遊太郎不免義憤塡膺，走向他身旁，說道：「我想你是堀木佐渡守吧？」

遊太郎與他四目相對，繼續說道：

「我是遊太郎，一個默默無名的小卒。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爲了行俠仗義，走遍天涯。覺悟吧！」

「啊！」佐渡守轉過身的同時，遊太郎已迅速的拔出腰間的小刀。

就在這一剎那，一個黑影擋住遊太郎的去路。他，就是瘦得像鬼的平手造酒！在火光下，更使人感到恐懼。

「算我們有緣份，今天我們在這兒又碰面了。讓我們一決勝負吧！」

「好！」遊太郎後退了一步。

造酒叫其他的武士散開，說道：「你們誰要是出手干涉，休怪我手下無情！」

剎時，大喝一聲，造酒先發制人。

以前，遊太郎懾於他身上所散發的那股陰慘可怕的氣息，現在可不同了。他已具有抑制那種恐怖劍氣的能力。

造酒很快的又發出第二招。

要封鎖他那種凌厲的攻勢，非以一種專注忘我的態度不可。

遊太郎只守無攻，一步步的往後退。

周圍的人，抱著隔岸觀火的態度，看著這場緊張劇烈的龍爭虎鬥。

已經無路可退了，遊太郎只好退進大門裡。屋頂、門柱子到處都著火了。火光熊熊，一般人是無法忍受的，但是遊太郎仍若無其事的站在那裡。

平手造酒繼續攻擊。

刀光、劍影、火海……

突然，遊太郎狂叫一聲，飛躍而出。

接著，轟然一聲巨響，門垮了下來。

※　※　※

在冷冷的星夜，一絲火苗飄起了淡淡的煙。整座監牢已化爲灰燼，四周一點兒聲響也沒有。

在這場火滅後的第二天晚上，火種仍無法完全熄滅。若一陣風吹來，仍有可能死灰復燃。

這時，有幾個黑影走入這一片廢墟之中。爲首的一人以黑巾蒙著臉。

站在門外看著這慘淡情景的武士指著一處，說道：

「喔？那是揚座牢？」是堀木佐渡守的聲音。

他從火災現場消失之後，不知藏在何處，現在卻又在這裡出現。

佐渡守趁著遊太郎和平手造酒決鬥，偷偷的溜走。

他看看四周，指著一個被火燒黑的石階：「就是那裡，沒錯！」

「開始挖！」他命令那些蒙面武士。

「可能不會埋得太深，範圍擴大一點。」聲音十分焦躁。佐渡守本身也參與挖掘工作。

此時，在一堆破瓦後面，有人說話：「徒勞無功！佐渡守。」

佐渡守愕然一驚，說不出話來。

部下們一齊把工具扔掉，拔出刀來。

一個瘦小的人，很不在意的走了過來。說道：

「佐渡守，要進地獄的人，金錢財寶還有什麼用？」

佐渡守定睛一看：「喔！是後藤嗎？」

「在下正是後藤修理。二十多年的同事，沒想到，你會做出這種事來！爲了一己之利，竟然縱火燃燒監獄，不顧別人的死活，我作夢也沒想到，你佐渡守竟是這種人！算我瞎了眼，枉費我與你共事二十多年！」

老人極沈痛的說道。此時，遊太郎從老人背後走了出來。

「佐渡守，自從你從大目付退休，好像有私通海寇的嫌疑！」

「……」

「我知道在這裡有珍珠箱子。像你這麼聰明的人，爲了私慾，竟然變成一個貪心無恥之

輩。你想，地獄會遠嗎？」

「……」

此時，佐渡守舉起右手。蒙面的武士一擁而上，出手向老人攻擊。

比他們動作更快，遊太郎站在老人面前，拔出刀來，對準那些人。此時，老人以宏亮的聲音說：

「佐渡守，你今天無論如何也無法逃避了。看在過去的情份上，我來替你斬首，請你切腹自殺吧！還是，你要和那些年輕人廝殺一番？」

等到把監牢團團圍住的官兵進來的時候，佐渡守的首級已經落地了。

第二天早晨，被釋放的犯人紛紛回到了淺草新寺町善慶寺境內。

後藤老人站在石出代刀身旁，忽然想到什麼似的：

「今天可能有一個犯人不會回來吧？」

代刀以不安的神情望著老人。

「不是別人，就是那個在起火之前已經逃出監獄的傢伙。」

「你說什麼？」

「哈哈！你是否聽過一個叫千面貓太郎的人替人在這裡坐牢。當然，那是佐渡守幹的好事。我們知道這件事以後，就把那個逃出的人抓到了。他就是殺死朋友的御書院的職員番杉

森藤八郎。他是奉了佐渡守之命，故意犯罪而關進這裡的。」

這件事是三休和尚告訴老人的，因爲他們兩人的交情一向很好。

老人的失策在於估計錯誤，他本來以爲佐渡守要選擇一個風極强的夜裡放火，沒想到卻提前進行。

還有一個疑問，老人指揮一班人在那裡繼續挖掘，但是，並沒有發現珍珠箱子。

魔女執拗

1

「奧義抄」裡有句話：

多，靜靜的去了，春，悄悄地來了。

現在，是欣欣向榮的春天。

十軒店，人形町，麴町一帶，爲了迎接賞花的人潮，攤販林立，盛況空前。品川口，千住口，四谷口等交通要道，更是車馬喧囂，絡繹不絕。

在江戶，每當櫻花時節，除了身染痼疾，行動不便，其餘的人莫不乘興擠入了賞花的行列。

關西以梅花聞名。關東以櫻花著稱。

幕府爲了方便百姓，在賞花的熱鬧時期，警戒總比平常鬆懈。這是三代將軍家光時代立下的規矩、蕭規曹隨，代代相傳。尤其是第八代將軍吉宗，飛鳥山櫻花盛開的時候，正在山上渡假，侍候他的和尚都可以享受到賞花的權利。

「今天天氣很不錯，你們去賞花吧！」

好像祇有賞花時節才能看到太平盛景。

因此，不管是達官顯貴，販夫走卒，這個時候一視同仁。

因此，在賞花道上，醉漢、乞丐，都可以來回自如；連武士們多半視而不見，儘量避免跟他們打交道。

上野本是專供老年人和女子賞花的地區，歷來禁止喝酒。可是，近年來規矩破壞無遺，時常可以看到醉漢們的喧嘩和狂笑。

今天，春陽普照，煦風怡人。花叢中，人亦如花，各色雜陳，穿梭往來。

有彈三弦的、打鼓的、吹笛的……有花下小酌的，有開懷暢飲的……

歌手在引吭高歌。舞娘在翩翩起舞。

好一幅令人陶醉的歡樂景象。

這裡，幾個工人模樣的人，酒酣耳熱，不知爲了什麼緣故鬧了起來。

「你這個傢伙簡直不是東西！」把裝酒的葫蘆向另一人頭上擲過去。

「哼！看看你的德性，連花都不會開了，眞混蛋！」他有七分醉意，幌盪著撞上了一個擦肩而過的武士，武士閃身，「碰」一聲跌坐在地上，四脚朝天。

「好！好！你有種就把我殺掉？」他氣呼呼地吆喝起來。

這時，三休和尚走了過來。

「你們兩個嚷個什麼勁？眞是焚琴煮鶴，大煞風景：如此美好春光，對酌暢飲，該是前世緣份，爲何不好好珍惜；反而大打出手呢？」

三休斜睨了他們一眼，又雲遊四海去了。

過了半晌，他來到了東叡山三十六院中轉住寺的津梁院方丈的房間。

相繼寺有十一院，轉住寺有二十五院。相繼寺是慈眼大師的弟子所居之地，寺裡的住持，雖然有時可晉升到其他寺院，但是他們大都不願離開此地。

轉住寺的情況就不同了，寺裡的和尚一旦「轉住」的話，是非走不可的。

三休打量一番房間華麗的裝飾，不禁感慨萬千。

那時候家軍府庫存並不充實，將軍過世，所有的建廟工作都陷入了停頓。

三百年後，德川家的繼承人家齊過世，他的靈柩究竟該停在寬永寺？還是增上寺？曾經爭執三年之久。結果還是由兩個寺院各出一半費用，把他埋在上野。

在那個經濟情況普遍蕭條的時候，東叡山却沒有受到波及。

有一句俏皮話說：

「窮人最好住在長者町，祇有那裡才能聽到美妙的鐘聲。」

鐘聲實在是比喻錢的。因爲，江戶人都知道上野富可敵國，黃金同樣噹噹作響。

文化六年，上野以執當(寺廟的最高主管)的名義借錢給將軍府：寺院就像個銀行，以五分或十分高利放款，付利息的時候，一半現金，另一半還要加在母金上面。

據傳說，御府的庫金至少有一千五百萬兩以上，還有不少金幣和諸侯名貴的抵押品。

原來御府的庫金祇有諸侯才有權外借，還要取得宿坊的保證。

宿坊是寺廟專供將軍休息的地方。

當每一代的將軍逝世，諸侯都要赤足由黑門親迎靈柩到靈堂，這時候，也要借用寺院的宿坊。

鞠町原沒有一個只對諸侯營業的當舖，由於估價低，利息又高，多數諸侯寧可求之於上野的寺院。

借錢都是因爲經濟困窘，有時，不但本錢拿不回來，諸侯連利息都付不起，一旦爲時太久，壓積過甚，執當便會把宿坊關閉。等到將軍來上野進香，就沒有了休息場所，怪罪下來，諸侯怎擔當得起？因此，絕不能開罪宿坊。

可是，既無錢贖當，也不能流當，怎麼辦呢！

窮則變，變則通。

歸還借款的時間是十二月一日到十日。這時，他們先從坂本町的金融機構借出錢來，還給執當。第二年，再重新辦借貸手續，再把錢還給金融機構。

由此可知，上野的執當權力和財力同樣雄厚。

但對於三休和尚來說，他是沒有興趣的。

因此，他來到這裡，而當差的小和尚叫他等一個多小時，執當志惇大僧才能來跟他見面，心裡實在有些不太高興，免不了嘀咕着：

「你這個志惇是什麼意思，莫非修行未深還要擺架子不成？」

志惇是他的同門師兄弟。

三休睏極，打了個呵欠，正想靠一會兒，一個穿青色袈裟的和尚却跨進了門檻。

「三休啊！哇！你還是這麼年輕！」

「那裡那裡。怎比得上你老兄『金』光滿面啊！」

「唉！別挖苦人吶！你呀，就會說風涼話。」

「這那是挖苦？一個家財萬貫的人，直說錢沒有什麼了不起，這不是極不合理的諷刺嗎？你瞧瞧，滿眼是金壁輝煌，能不是『金』光滿面嗎？」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行吧！這麼多年了，你還是老樣子，開口就沒有好話。」執當苦笑了一下。

「對了，你今天叫我來，該不會是要送我黃金萬兩吧？」

「當然不是！我有件事要麻煩你。」執當的態度非常嚴肅，鄭重其事的補上一句：「這

件事祇有你有辦法，千萬拜託。」

三休一向料事爲神，看到他那認眞的態度，未卜先知地：「沙門一旦扯上了金錢關係，保不了要發生問題。」

「正是如此，我看非逼人切腹不可了。」

「怎麼！倉庫遭小偸了？」

「給你說中了。」

「偸了多少？」

「二萬兩左右。」

「小事嘛，祇區區二萬兩！」

「如果是現銀倒眞無所謂，可是，問題是被偸的東西無法代替。」

「是抵押品？」

「可不是！還不是普通貨色，知恩院的珊瑚。」

三休不由得心裡一驚。

他聽說過：知恩院的華頂御閣鬧窮，向寬永寺借了一筆錢。

知恩院是後陽成天皇的第八皇子入道純良法親王，也就是德川家康的義子所住的地方，跟德川家關係密切。

「喔！珊瑚！」三休兩手交錯胸前，低頭沉思。

在當時，珊瑚和珍珠同樣是貴重的寶物，大多是由國外來的，本國的漁夫偶而出其不意的撈到一點，却並不貴重。

「紫芝園漫筆」有這樣的記載：

「水戶義公時代，有漁人從海中得珊瑚、淺紅色、質柔輭，狀似海帶，衆見之，不知其爲何物？」

佐藤信淵的「全濟要略」也有登錄：

「紅、白珊瑚產於能登、丹後、但馬、紀伊、伊豆的海中、但是無法採撈。」

國產的珊瑚一般說體積小，色澤暗淡，價錢偏低。

最上等的出產在阿媽港。但比起地中海的產品，不知要相差多少倍了。

「三休，拜托！知恩院的大珊瑚，是地中海出產的極品，身價非凡。它被窃走了，我眞不知道怎麼辦才好，祇有求你了！」

執當跪下磕了一個響頭。

※　※　※

同一時刻，在上野的山脚，由三枚橋通往廣小路的路上，遊太郎背着雙手，若有所思地緩緩而行。

一個面覆白巾的比丘尼走過來了，身旁跟着一個步履惺鬆的醉漢——他就是三休碰到喝酒鬧事的那個傢伙。

「嘿……我和各式各樣女人都發生過關係，就是沒有嘗過尼姑是什麼滋味。哈……」

他一手摟着尼姑，一手拎起和他擦身而過年輕人的衣領，朝着他說：「你知道江戶的名產是什麼嗎？」

「是伊勢屋（大商場）稻荷（五穀神）和狗糞。」

「不對不對，是鮭魚，紫鰛魚，還有……」

「還有什麼？」

「尼姑呀！」他又把尼姑摟得緊緊的：「喏！她要跟我一塊兒走哩！」

「很好玩的事。」

「你喫醋了？來！瞧我跟她親熱親熱。」

他硬要把臉貼過去的時候，尼姑羞得連頭也不敢抬起來。

遊太郎定神地注意着這一切。

——看她忸怩的神態，不像是一個出賣靈肉的尼姑，可是，爲什麼要賺這些下等人的骯髒小錢呢？爲什麼不去和富商巨賈，高級武士往來呢？

2

眞是怪事年年有，沒有今年多。

這個工人和尼姑竟然乘着轎子，來到了池塘邊的大布行御隱屋。

御隱屋和三井的越後屋，通一目町的白木屋，通旅籠町的大瓦屋，尾張町後的布袋屋，都是江戶城中有名的大布行。

就憑那幢鶴立鷄群似地高聳的屋脊，和櫥窗裡陳列的綾羅錦緞，就知道這家布行的顧客，必定是豪門千金或是顯貴的大少，一般貧苦市民是無法光顧的。

轎子停下來，兩名伙計立刻迎了上來。

而老闆正在另一個角落，打躬作揖送走兩位滿載而去的客人。

他們併肩走進了御隱屋。遊太郎也跟着走了進去。

——也許，這裡會有更奇怪的事情發生吧！

對御隱屋而言，這是一個不受歡迎的客人。

「大家都叫我遊太郎。」他這樣簡簡單單的介紹了自己。

問他有什麼事情，卻閉口不答，祇默默地呆坐着。

眞是一個奇怪的年輕武士！

但，他的氣質是那樣高貴，相貌是那樣出衆，服飾是那樣華麗，身上散發的幽香，是那樣吸引人。

招呼遊太郎的掌櫃祇怕自己不會侍應，開罪了他，趕緊跑到室內，把大掌櫃請了出來。

——莫非他故意用這種態度，要等老闆出面？

「老闆這會兒不在家，有什麼事你告訴我好了，我會替你轉告。」

遊太郎還是一句話不肯說。

——大概是一位紈袴子弟，因爲缺錢喫喝玩樂，想到這兒來敲一筆的。

於是，大掌櫃拿了些銀子，包得整整齊齊，放在遊太郎的膝蓋上。遊太郎把銀子推在一邊，仍然不動聲色。

大掌櫃又氣又急：「究竟是爲了什麼嗎？要怎樣才能叫你滿意呢？」

遊太郎終於開口了。「要怎樣，我也在想呀！」

「你這是開什麼玩笑嘛！」大掌櫃很有點受捉弄的不快，可是還是陪着笑臉。「難道你要想在這裡一直待下去？」

「也許是的呢！」

大掌櫃莫可奈何的苦笑：「你這樣子，我眞給你搞糊塗了。」

「可能是的。」遊太郎的回話語無倫次，因此，他自己也不知道該怎麼樣？

三掌櫃搔搔頭，走近大掌櫃耳語了幾句，大掌櫃招手叫遊太郎過去。「如果你一時還不想走，請到這邊來，我們還要做生意。」

這回算是抓着了遊太郎的心意。

跟着女侍，遊太郎走過了一個通道。

院子北面有兩座白色倉庫，西邊是書房，南邊和隔望的高牆毗隣，正屋過去是一間小屋，中間隔了一條籬笆，他被帶進了小屋。

「在這裡休息吧！」女侍很禮貌地一鞠躬，走了。

遊太郎審視週遭，想找一條必要時的退路。

這時候，紙門前人影幌動。

——會是誰呢？

他輕輕推開紙門，那是一間佈置得精雅而華麗的房間，首先映入眼簾的是色彩很艷的被褥，被窩裡躺了一個人，定神一瞧，竟然是那個和工人同行的比丘尼。

——果然不出我所料！

遊太郎走進了房間，隨手關好紙門。用他的香木刀掀起了被子。

一襲紅色單薄的睡衣，幾乎赤裸地看到了尼姑曲線畢露的胴體。太美了。像一朵盛開的薔薇。花蕊迎春遊人醉！

似乎有人說過：有花堪折直需折！

但遊太郎滿臉卑夷的表情。

「找錯了對象，我遊太郎不是這種人。」說着，一刀刺向尼姑的肩胛。

尼姑雙目洞開，羞憤地叫了起來：「你這個卑鄙無恥的男人！」

順手抓起枕頭投擲過去。遊太郎縱身一跳，站到了另一端。

紙門突然打開了。一個蒙面武士，手執大刀，虎視耽耽盯住遊太郎。

「到院子裡來吧！」

「這是你的安排？」遊太郎神色岸然地。

「不錯，你識破了，算你厲害。」對方淺笑回答。

「嘿……以她的艷麗嬌美，對一個好色之徒，也許會誘之入彀，可是，你把我估計錯了。」

「閒話少說，既然狹路相逢，我們要領教領教你的威力不凡的『霞斬』功夫。」

少頃。院子裡面殺氣騰騰，兩強相峙。

空氣都好像完全凝固，寧靜得可聽到他們調整呼吸的喘息。

長時間的膠着。

長時間的對立。

遊太郎左肩慢慢的向後移動，那是使「破陰」絕招的前奏。

而對方將刀緩緩舉到頭頂，想狠命一招澈底擊敗遊太郎。

陣陣微風吹過，片片櫻花飄落。這柔美的氣氛，和他們兩個的殺氣喧騰實在很不調和。

但這景像，却給了遊太郎意想不到的暗示——他覺得背後有敵人潛伏。

「呀！」轉身，鎗口正向他瞄準。

「碰！碰！」鎗聲響了。

「改天再來拆穿你們的陰謀吧！」

遊太郎說這句話的時候，已經像飛鳥一樣越過了高牆，在牆上向他們揮手。

※　※　※

幾天後的早晨。

獄官石出代刀突然出現在大目付後藤修理亮家門口。

他臉色蒼白，和那天發生大火時的表情一樣，額角冷汗直冒。

「請您幫我說說情吧！」

「嗯！」老人雙目炯炯，實已洞察了石出代刀的心事：「聽說杉森藤八郎逃走了！是嗎？」

一語道破，代刀怯然。

讀者對於這個名字，一定不會陌生。他就是那個殺害朋友，被關進監牢的御書院武士。奉了堀木佐渡守之命，故意犯罪，目的在探聽埋在地下珍珠的着落。

在堀木渡左守縱火燒獄之前，早已做了手脚，把千面貓太郎調換了杉森藤八郎，後藤修理知道了這個陰謀，立刻派人逮捕杉森藤八郎。

在老人把杉森藤八郎交給代刀的時候，曾經告訴他：

「你要好好的看守，他要是逃走的話，這個責任你可肩負不起啊！因爲，根據我的揣測，這個人來頭不小，決不祇是御書院的一個武士，是一個比佐渡守更難纏的人物。對付他，用一般的訊問手法，他是不會招供的，要慢慢的折磨他，也許他會供出幕後的不法集團。而且，很可能一旦東窗事發，他們會殺人滅口，把杉森幹掉。所以，他現在好比是一個釣餌，我們要好好運用他，才能把那一夥人一網打盡。」

這麼重要的人質，昨天晚上竟然讓他失蹤了。

「我眞不知道如何向您陪罪。」代刀兩隻脚禁不住戰抖地跪了下去。

「這不是陪罪不陪罪的事情。人既然已經逃走了，我們祇有想辦法找出他們那夥人的犯罪證據。」

老人似在托頤沉思，少頃，像是自言自語的說：

「在上野御府倉庫盜走知恩院珊瑚的傢伙，也不是個好惹的。」

莫非偷窃珍珠和盜走珊瑚是一個人幹的？

代刀並不知道珊瑚被盜的事，不免喫了一驚：「是不是廟裡的奉行（官名）也提出了告訴？」

「不！不！這件事是三休和尚告訴我的。」

老人一邊回答代刀的問話，一邊却若有所得地說：

「魚，如果離開了水，一定會乾死。虎，如果離開了山，一定會被捕殺。這個道理你懂嗎？」

代刀剛來時的驚惶消失了。

3

「你這個傢伙，不會喝酒就少喝一點嘛！又醉成這個樣子。什麼酒醉了回去？是誰要回去？誰要回到小傳馬町的監牢裡去？」

酒店裡，大家的眼睛都盯在他身上。

他眞的喝醉了，眼神有些朦朧，兩頰紅得像火。他是在大火的時候，逃出的一個人犯。

三杯黃湯下肚，幾乎忘了自己是姓什麼的？滿嘴胡言，也沒有想到如果讓官方聽到，是要抓回去殺頭的。

「哼！」他又猛灌了一口酒：「犯罪，總少不了女人，女人就是地獄。我告訴你們，寧可碰到大蛇，也不要碰到女人。」

這時，有個人問他：「被你殺死的老婆眞那麼壞呀？」

「可不是嗎？簡直無藥可救。」

「她是怎樣的一個人？」

「三十多歲，在京都裡長大的。」

「你胡扯，她明明是內藤新宿的妓女。」

「你才胡扯，她是京都裏長大的。」醉漢氣呼呼地站起來，把桌前的酒壺推開，跌跌幌幌的走出大門。

沒有走上幾步，又回來了。

「唉！是眞的，你們不知道我老婆阿米有多好！」

「喔！阿米是你老婆的名字？」

「是啊！我叫田次郎，老婆叫阿米，我們兩個很合得來。」

「阿米！」對這個名字大家好像很熟悉。

「是不是你老婆跟老闆做了不可告人之事，你一氣之下，把他們兩個殺掉了？」一個人這樣問。

「不對，是她在老闆肚臍上針灸，你太急躁了，沒有看清楚就……哈……」另一個人調侃地搭訕。

「你們這些混蛋！」醉漢不問青紅皂白，借酒洩怒，把酒杯、酒壺、碗筷……摔得滿地，蹌踉地走了。

走沒有多遠，一頂轎子在他身邊停下來。

「喂！這位先生。」那聲音很小。

田次郎掀起簾子，裡面坐着一位年輕漂亮的尼姑。

「什麼事？」

「天氣好像要變了。」

「什麼？」田次郎下意識地抬頭。「妳胡說些什麼呀！天氣不是晴朗得很嗎？」

「我是說你的臉上！」

「我的臉？」他又下意識地抹臉：「我的臉上怎麼了？」

「滿臉晦氣，似有不祥。」

「你胡說！」

「是眞的，不過，不必管它，我會照顧你。」

「你……」

「不必多問，上轎吧！」

田次郎還在考慮，就被拉進了轎子。

※　※　※

很奇怪，好幾天來，每天都有兩三個工人在江戶的街上消失。

但，很少人注意這件事情。

※　※　※

日本橋的東邊，鎧渡場附近，小網二丁目的一個角落，有一棟壯觀的建築，大家都稱它爲「鬼屋」。

那個時候，農業社會的迷信心理，使得很多人相信荒誕不經的傳說，算卦占卜無形中成了一種權威。他們也就藉此製造了很多撲朔迷離的故事，來迷惑無知愚昧的群衆。

鬼屋的傳說是這樣的：

大概是明曆年間吧：在吉原角町有一家叫做山本屋的酒樓。

花桂，是一個嬌麗溫柔而氣質脫俗的酒女，能歌善舞，精通琴棋書畫。

有一天，酒樓來了一位神采奕奕的公子。他，風流倜儻，舉止灑脫。兩人終於一見傾心，未幾雙雙墜入了情網。

但當佐佐木秀五郎和她難分難捨，而向父母提出結婚的願望時，遭到了斷然的反對。

秀五郎對於花桂，已經情深似海，欲罷不能；一日不跟她纏綿相倚，必然茶飯不思，徹夜難眠。

終於他被逐出了家門。花桂雖爲他的一片痴心，感動得情淚淋漓，但想到秀五郎的前途，決心犧牲自己，以求解脫。

一天晚上，她終於飲鴆自盡。一代紅顏，就此香消玉殞。

秀五郎並沒有因此回到家裡。他的眼睛裡充滿着流不盡的淚。他的心靈上留下了抹不平的傷。

他咬破了手指，用殷紅的鮮血寫下了一首詩：

滿懷悽情思春戀，攀枝折花心何堪？

秀色倩影永浮沉，遠絶塵寰六根瘓。

從此，他削髮爲僧，永離凡塵。

起初，他在橋場出山寺前的鐘池旁蓋了一座小茅屋，後來，遷居在小網町二丁目，過着清心寡欲，淡泊絕世的日子。

歲月悠悠。他終於積鬱成癆，還不到卅歲，就飲恨與世長辭，臨死，祇留下了一句話：

「往事一如飄零的紅葉。」

那間茅屋再也沒有人住了。

據說，每到夜深人靜，總有一個和尚和一個姑娘相偕同行，大家自然地聯想到那是秀五郎和桂花的陰魂不散。

傳說是很可怕的。沒有人敢接近茅屋。

過了一段時間，官方把它拆掉，在原地改蓋了一棟樓房。

第一次搬進去的是高級武士河合。

有一晚上，他在床上看書，驀地看見自己的女兒，從窗戶伸進了長長的頸子，且面色慘白，舌頭貼地，他嚇得昏了過去。

這不是「骷髏首」顯靈嗎？

「骷髏首」是女人患的一種長頸病。

當時，和「離魂病」一樣，流行日本，「北窗瑣談」，「金童山海潮音記」，田出草紙的「幸庵對話」等書都有記載。

河合經過了這個恐怖，決心辭官遠離江戶城。而這棟房子，也就被認爲是不吉祥的象徵，任它荒廢棄置。

前年，琉球的中山王之子豐見城王子前來參拜，因爲隨行人員衆多，不得已又暫時借用這棟房子，幸好，並沒有發生意外。

他們走後，官方把這棟房子，賣給了池端仲町大布商御隱屋重兵衞。

御隱屋買下它，並沒有使用它，祇是替自己添了一份產業而已。

※　※　※

早晨的江戶，顯得格外乾淨。

因爲，江戶的民衆，不管是住家或是經商，都養成了早起打掃馬路的好習慣。

就在一塵不染的馬路上，突然一匹駿馬疾駛而來。

這樣早，何來單騎，民衆不免好奇，也深以它打擾了江戶的平靜而快快不快。

有的人驚惶閃避，有的人眉頭緊鎖。

馬上的人右眼混濁，身着便衣，一眼看出是個武士。沒有想到急促穿過市街的駿馬直奔鬼屋而去。

大門原是關着的，奇怪的是，聽到蹄聲，門扇打開了，騎士到了玄關才下馬。

走廊上站着一個約莫四十左右的商人，他的銳利的眼睛，令人有幾分畏怯。他就是屋子的主人御隱屋重兵衞。

他們打了個照面，就來到一個房間坐下。

「你一大早就疾騎奔馳，這種行爲會惹人厭的。」

浪人微笑着說：「以尼姑爲餌，把工人擄走這個辦法，我早就說過會出問題的。果然不錯，現在有人起了疑心。」

重兵衞臉色滯重。

「前天，有個年輕武士到店裡無理取鬧，我們把他騙到後屋，想幹掉他，沒想到他的武功實在太高。」

重兵衞有些疑惑不解：「宗谷先生，你都制伏不了他？」

「沒有辦法，光明正大的比武，誰也鬥不過他。」叫宗谷的說話好像有些內疚：「重兵衞先生，你認爲他是誰？」

「……」

「是大目付後藤修理家的上賓，名字叫遊太郎，我知道的就這些而已。」

「嗯！」重兵衞緊鎖着眉頭說：「有危險。」

「確實有危險，他不會善罷干休的，他的後台也不是好惹的。爲了後藤修理，堀木佐渡守差點送了命吶！」

宗谷長長嘆了一口氣。

這時，院子裡飄來了悅耳的音樂。那是一隻旋律奇特的外國曲子。

舖着白沙的院子另一端，站着一個身著黑色天鵝絨風衣的女人，在夕陽餘暉的照耀下，波浪般的長髮飄動着，更顯得艷麗動人。

她就是重兵衞的幕後主使。

※　※　※

幾天後的黃昏。

遊太郎漫步街頭，遇到了一件很離奇的事情。

4

忍岡稻荷，又叫做穴稻荷。它位於上野山石鐘樓的西南，前面是一片窪地。

「江戶砂子」上有這樣的記載：

天海大僧正開發這座山的時候，長年居住在山上的狐狸，被迫流離失所。悲傷之餘，托夢給大僧正，敍說牠們的苦境。大僧正居心不忍，就在這兒蓋了這個稻荷神社。

簡而言之，這神社供的不是神祉，而是狐仙。

人們的心理眞是不可思議，神社建成以後，竟然跟其他供神的社祉一樣，進香的人，絡繹不絕，據說狐狸眞能替人解決難題。

許願的人來到這裡，先在神壇取下一枝箭，等他如願以償，再加倍奉還。

在不忍他畔的小茶館，就有這種箭出售。

來許願的人形形色色，求的事情也五花八門。不過最主要的還是以青年男女婚事爲多。

因此，曾經流下一首歌：

年輕的女孩兒呀！欲把羽箭歸何家？
白狐仙呀白狐仙，何必讓我夢斷天涯！

遊太郎來到這裡，天色已晚。樹影，使得原來幽黯的神社更加陰氣森森。人潮已散，片片櫻花在空中飛舞。好寂寞的黃昏。

遊太郎兩手插在腰間，直想沿著這條路走下去。不料，神前的大鈴突然作響。遊太郎看了四週，沒有人影。

大概是風。

來到這個山野，也許會遇到什麼古怪事兒，也不一定罷！

後藤老人把珊瑚失窃的事情告訴了他，他是有目的才到這裡來的。

突然，暗中跳出來一個黑影。不是人，都是一隻刁着白羽箭的猴子。

有事情要發生了。

他正想着，那猴子伶巧地跳到了他身邊。

「吱……」小猴子恭恭敬敬的把箭遞給了遊太郎，箭頭上繫着一張紙條。

打開紙條，上面是朱墨畫的一個骷髏。

是什麼意思呢？——

遊太郎想着，苦笑着。

小猴子吱吱叫了兩聲跳走了。

※　※　※

第二天，也是黃昏時刻。落霞滿天，大地殷紅一片。

在湯島天神的斜坡路上，一個身着黑色便服的男子，慢慢地爬上了斜坡。

他平手造酒，比以前更削瘦，更蒼白。

接着，一個挑黑色桶子的賣油郎由斜坡走上來，看到造酒，滿臉驚慌，眨眼逃走了。

這原是一條行人絡繹不絕的道路，但到了黃昏，卻是一片寧靜，行人稀少。

造酒信步走到這裡。手邊連一文錢也沒有了，晚上的酒錢呢？

想到賣油郎閃身脫逃的樣子，一個念頭閃過了腦子——到十字路口拐財。

果然，一個戴牲者來了。

牌樓底下的轎子裡，走出來一個人。

那是一廾茶樓所在地，白天歌舞之聲不絕於耳，晚上情況就悶然不同了。

造酒看到轎子上畫着的是上野三十六院之一的標記，他心裡有數的笑了笑。

因爲，到了晚上，這裡差不多是和尚的天下，他們是喜歡穿紫衣，戴紫帽，比女人更嬌艷迷人的男妓。

他躲在一個黑暗的角落，等轎子過去。

「喂！」他大叫了一聲。

轎夫回頭，呆住了。

造酒喝令他們把轎子放下。

「出來吧！和尚！」造酒踢開了轎門，裡面坐着的是一位六十歲左右的老和尚。

「有什麼事嗎？」

造酒也不言語，再用力踢了一脚。

「不得無禮！」老和尚色厲內荏，心裡實在有些害怕。

造酒冷冷地說：「眞捨得，把賺來的錢花在男妓身上。」

「你說什麼？」

「哈……」

「你！」

「快滾出來！」造酒這聲吆喝，和尚嚇得全身發抖。

造酒奪走了他手裡的包袱，轉身就跑。

「你這個暴徒！」和尚一時激怒，罵出了一句不該罵的話。

「你大概是活的不耐煩了吧！」剎那間，造酒腰間白光一閃。

「啊唷！」一聲狂號，和尚的腦袋掉落在地上。

造酒面無表情，把劍拭淨入鞘，對着站在遠遠的轎夫說：「把他抬走罷！」

※　※　※

在茶樓「加賀屋」二樓房間裡，一個十五，六歲的男妓，正唱着大津繪的小調。

造酒斜倚在床上。他時時地到這兒來買醉的。

「老闆！」他的聲音充滿了恐懼。

「你累了，休息休息吧！」造酒睜開眼睛，看了男妓一眼，「是出生在大阪嗎？」

「是。」少年挺直身子：「我還不懂事的時候，就被賣到這兒來了。」

「……」造酒好像很後悔問這句話：「你再唱一段給我能聽。」

「是。」

正當少年拉起三弦，準備再唱一段的時候，北面高窗上的紙門慢慢地被打開，不一會兒，一隻猴子凌空至。小猴子拿着一枝紅色的箭，恭敬地遞給造酒。

造酒一眼就看到了箭上的紙條。什麼也沒有，還是一個墨黑嘴裡銜着白毛的骷髏骨。

「啊！嚇死我了！」男妓從沒看過這樣恐怖的東西，不停地顫抖。

造酒不諳箇中含意，把骷髏圖扔向了小猴子。小猴子好像不服氣的瞟了造酒一眼，造酒不知道一種怎樣的意識促使着他。

「殺！」小猴子慘死造酒刀下。

※　※　※

夜深了。造酒躺在床上。

他知道那不是一隻單純的猴子。他也知道這個夜不會讓他很寧靜地渡過。因此，他提高了警覺。

果然，走廊上出現了脚步聲音。

「有事嗎」？造酒低聲地問。

「寺裡的奉行官要逮你，派了十幾個人把茶館包圍了。」

「哼！」造酒冷喝一聲：「想幹什麼？」

「有件事跟你商量。」

「什麼事情？」

「如果你好好回答我，你也許可以平安無事。」

「不然呢？」

「你休想跨出這裡一步。」

「……」造酒由被窩裡爬了起來。「這張圖是你讓猴子送來的？」

「正是。」

「嘿……」造酒笑了！

「如果我靠別人的力量逃出去，我就不配做個男子漢，所以，我拒絕你的要求，請你不要問我爲什麼？可以了吧！」

5

烏雲密佈，雷聲不迭。看樣子是要下雨了。

不忍池裡面，荷花盛開，綠葉相襯，益添嬌媚。這是江戶風景最美的地方，從這裡到根津町，芳田就是這樣一片荷田。

過去，這裡茶座滿佈，弓箭場毗連，休閒人等，摩肩接踵，有過一番熱鬧盛景。

由於各方認爲茶座足以傷風敗俗，且市集商店排出的污水，污染了蓮塘的水質，荷枯了，鰱魚也因此而死。因此官方命之遷移，天保年間，還特地築了一座堤防。

在堤防的一個角落，一條黑狗正蹲喫飯的主人身邊。

這不是一條「大」狗，但身軀結實，精神精悍，顯然不是一條普通狗。

前面說過，江戶名產是伊勢屋，稻荷和犬糞。無論仕農工商，幾乎家家戶戶都飼養了狗，滿街滿巷，幾成一片狗海。但像這條一樣精悍的，則是少見。

在旁邊喫飯的主人，若跟這條黑狗相比，叫人覺得有些寒傖。他穿一襲又髒又臭的衣服，黝黑的臉上，皺紋滿面，鬍子雜亂，年齡雖不算很大，樣子實在夠落魄。

「喂！」有人叫他。

他回頭，狗也回頭。

來的人是御隱屋重兵衛。「你這條狗相當不錯嘛！」

「是嗎？」

「閣下不太像江戶人，請問府上是？」

「府中番場宿。」

「狗也是那裡的產物？」

「是啊！牠今年四歲了，去年還到伊勢參宮呢？」

「喔！」重兵衛很有興趣。「嗯！我聽過參宮的狗，牠是嗎？」

「是的。」

「讓給我好嗎？」

「……」

「你要多少錢，沒有關係，儘管說好了，五十兩如何？」重兵衛說出這個數字，原以爲他會大喫一驚的，很意外的，連一點反應也沒有。「不答應？」

「不是不答應，是不能答應。」

「五十兩不是個小數目啊！」

「我知道。」

「那麼一百兩如何？」重兵衞這句話裡面，多少含有了威脅的成份。

這時候，一直伸出舌頭，望着這位不速之客的黑狗，兩隻眼睛像要噴火似的，朝着重兵衞狂吠了起來。

重兵衞後退了兩步：「不肯讓我也就算了。」

望着他匆促走遠。狗主人站了起來：「準是個爲富不仁的大老板。」

※　※　※

一小時過後。

他跟黑狗出現在金龍山淺草寺後人烟稀少的一條小路上，向北馬道方向走着。

夜裡，沒有一點灯火，但雲黯光仍然可以讓人辨別四週的景物。前面有兩個男子，醉醺醺地搖搖幌幌走過來，八成是從吉原玩夠了回來的。

他們斷斷續續地哼着：

月影朦朧。

舟行銀波中。

在這迷人的夜裡，

我們心相依，情相繫。

哈……

顯然，他們在懷念適才的溫存情趣。

「藤兄！很愉快吧！」

「唉！鏡花水月罷了！」

「眞的？」

「不過，我是個放不下的人，就像三年前在深川的時候，我曾經跟一位姑娘相處得不錯，一直到今天還忘不了她的『花言巧語。』」

正在這個時候，教善院的土牆邊出現了一個黑影。

他們再也想不到，兩人的醉言醉語竟然惹上了殺身之禍。

「喂！」黑影喝住了他們倆。

他們認爲是不肖之徒，強索過路費而已，其中一人從口袋裡掏出一些零錢，用紙包好，遞給他。

「我祇剩下這些零錢了。」

此人的手依然放在懷裡冷冷的說：「你知道西方極樂世界和地獄那裡比較有趣？」

「……」兩人啞然。

莫非這個瘦俏的浪人神經有問題？

給錢的那個人把錢又放回了口袋，反而有些不在乎了。

平手造酒冷颼颼地看着他們。

在湯島的夜間茶屋「加賀屋」，他殺死了若干寺院的捕快，身上還殘留着淡淡的血腥。

這兩個傢伙沒有意識到這些，還在用嘲笑戲謔的口吻閒聊：

「藤兄，你看呢？」

「看什麼？」

「極樂世界和地獄那邊比較有情趣？」

「也許地獄有不少艷鬼？」

「有理有理，極樂世界一定太嚴肅，跟道貌岸然的人在一起一定乏味。」

造酒笑了：「喔！是嘛：那麼——」他抽出了撫鞘的右手：「我就成全你們吧！」

多麼殘酷的一刀。

沒有怨，沒有仇。

什麼也沒有，兩條性命完結了。

躲在暗處的狗主人全身冒出了冷汗。狗汪汪的叫起來了。

伴隨着死亡的悲鳴，益添黑夜的恐怖。

造酒走近屍體，在身上搜索着。

「可怕的江戶，竟然有這等狂妄之徒。」狗主人不禁扼腕興嘆。

※　※　※

「阿彌陀佛！」

遊太郎轉身，跟三休碰了個正着。

這是雷門左手邊的廣小路，時間還不算太晚，依稀的行人，三三兩兩。

「以柔克剛，以弱保強？如何？」

三休和遊太郎走在一起了。

遊太郎微微一笑：「晨露情何限，溫柔春山風。」

「哈——妙極了！」三休放聲大笑，重重拍了一下遊太郎的肩膀。

站在四周的人，看到這兩人瘋瘋顛顛的，不知所以然。

「喂！我請問你！」

「問吧！」

「食色性也！你爲什麼不敢接近女色。」

「我沒說我不敢呀！」遊太郎直截了當的回答。

「在府中，有美姬如花，在外頭，有少女似玉，對你無不一往情深。除非鐵石心腸，否則怎麼會不動心呢？」

「……」

「老實說，我帶阿夕來到了江戶，我答應她一定找到你，我也有義務讓你們兩個相見，如果，眞的你要迴避她，至少要把香木刀借我，我也好做個交代。」

「這——」遊太郎沉吟了一會兒。

三休却又搖頭幌腦唱起小調來了：

一點寒星伴孤枕，
輾轉反側愁難眠。
對月高歌心何似，
留得相思長繾綣。

「和尙！」遊太郎抽出了香木刀。「借給你吧！」

「哈……謝了，阿夕啊，這下子妳可開心了，阿彌陀佛。」三休鄭重其事的接過香木刀。

「對了，和尙，有一件事要請教你。」從懷裡掏出那張「骷髏圖。」「你能看出它的含意嗎？」

聽遊太郎說完了來龍去脈。

「嗯！」三休仔細審視這張怪圖。

「橘會變枳，美女死後不過也是個骷髏罷了，問題是口裡所含的白毛是什麼意思？」

三休側着頭想了一會兒。

「這樣吧！你先把圖借給我。」

三休朝花川戶的方向走了。走到十字路口，平手造酒來了。

「奇怪，香木刀怎會在他手裡。」造酒很驚訝。

三休同樣把造酒的表情看得一清二楚。

6

世上的可憐人兒喲，為何痴情如斯啊！
海枯石爛，天荒地老。
卿卿我我呀！一生無盡哪！

三休也不管有多少眼睛注視他，自顧自地唱着。

他正走過下谷幡隨院門前的小路，雖然平手在後面跟着，他還是若無其事。

到了——那是三休和阿夕下榻的旅館。

旅館隔隣是一家理髮店。

「和尙！你好開心喲！」

「呀！」三休對理髮店的學徒報以一笑說：「明天不要剃自己的膝蓋，剃貧僧的頭吧！」

一般說來，理髮學徒要剃武士的頭需要十年工夫，修面要三年。學剃武士的頭，先要把一束頭髮插在酒瓶口練習，學修面的話就要先學刮鍋底，再練習剃自己的膝蓋，按步就班，才能成爲出色的理髮師。

「不！三休先生，你的頭我還不會剃呢？」

「貧僧也不必瞞各位了。想當年我也是出身在高級武士的家庭，因爲要報殺父之仇，所以，十多年前，在深山裡苦修了一段時間，頭髮都變硬了。」

「這倒是新鮮事兒，祇聽說頭髮全變白，也沒聽說會變硬的。」

「歷經狂風暴雨，頭髮怎會不變硬呢？」

三休正要走開，一個剛理完髮的工人急忙跑過來。

「喂！請等一等。」工人氣喘喘的：「三休和尚，你會不會卜卦？」

「這不成問題。上自天文，下至地理，古今中外，我沒有不知道的。」

「別瞎吹了，我有一件正經事要和你商量，我有三個同伴行踪不明，必須知道他們的下落。」

「喔！你是木匠，那他們一定是你的同行對不對？」

「是。兩個是石匠，一個是傢俱工人。」

「這就對了！」三休一下子臉孔變得嚴肅起來。「聽說經常有工人失踪？」

——也許在什麼地方正進行一項龐大的秘密工程，需要大批工人吧！

三休想著拍拍胸脯：「你放心，我自信有點機智。這件事情我一定會弄清楚。」

「眞的嗎？三休先生，那就萬事拜託了。」

※　※　※

「神樂旅館！」門口的灯籠亮着，四個大字赫赫可見。

他走進去，角落裡有個人跟他打招呼，黑暗的另一面，松助伴着他的黑狗。

「喔！松助嗎？幾時來的？」三休笑着打招呼。「嗨！黑仔你好！」

「咦，黑仔，你怎麼不跟三休和尚打招呼？」

黑狗立刻跑到三休身邊，用鼻子磨擦三休的衣服，用舌頭舔三休的脚，還「汪汪」叫一聲。

「哈……說不定黑仔前輩子是個了起的大人物呢？」三休摸摸牠的頭。

黑仔把鼻子停在香木刀上。

「不可無禮。」松助一吼，馬上退了回來。

「和尚先生，你找我來有什麼事？是不是需要黑仔效勞？」

「也許！先住在這裡再說吧！」

「好吧！不瞞您說，我跟黑仔能爲您效勞，眞是我們的榮幸，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三休從懷裡掏出骷髏圖說：「你先看看這個。嘴裡這根白毛是什麼意思？」

松助端詳了一會兒：「好像是雌狒狒的毛。」

「喔！雌狒狒的！」三休露出了笑容。「好了，謝了，你先休息吧！」

他自己逕自上樓去了。

※　※　※

松助睜着眼睛躺在一片黑暗中。

三休把香木刀交給阿夕，又出去了。

屋簷下掛的灯籠被吹熄，旅客都回到了客棧。

松助不經意的往大門一瞧。

「啊！」紙還開了一個小縫，平手造酒站在那兒。

他記得很清楚，就是從淺草寺回來殺死商人的傢伙。

「汪……」黑仔叫了起來。

松助很快壓住了牠的嘴巴。

平手造酒沒有在意這些，直拍着在櫃台打瞌睡的伙計：「三休和尙住那個房間？」

小伙計睜開惺忪睡眼，看到造酒一副陰森可怕的尊容，三步併作兩步跑上了樓，指着三

休的房間。

造酒「唰」地打開紙門。

「喔！」室內傳出是女人的聲音。

她倏地從棉被坐起，手裡抱着香木刀。

——啊！好漂亮的小姑娘！

造酒進了房間，立刻點住了她的穴道。連叫都來不及的阿夕，癱瘓在床上。

造酒伸手想奪過香木刀，但陡地楞住了，臉上更加蒼白，表情痛苦萬分。

「好像她！」他在想。

十年前——

這個已經擁有劍鬼之名的傢伙，曾經戀慕過一個武士的女兒；他們從來沒有說過話，但是彼此之間，蘊蓄着隱約無言的默契。

造酒一直沒有淡忘這個美麗的倩影。但他自卑：因爲家庭世襲職業留在他心上的暗影永遠無法抹掉。

他從來不敢表達自己這份感情。他深知想娶她爲妻，祇是一個幻想。

造酒之所以變得如此殘酷，這件事影響是很大的。

不是愛就是恨，愛不能得到，就會變成恨的發洩。

但，儘管這樣，他對這個女孩子的一份情感，始終沒有消失過。

此刻，他的心砰砰在跳。這是多久以來沒有過的事情。

「太像了！」他抑制不住自己，抱住了她。

慢慢地，他褪脫了她的衣服，白晰潤滑的肌膚，豐盈柔和的胴體……

像一個獵人找到了夢寐中的獵物，他瘋狂似地緊摟着她。

「喝！」這一聲如雷貫耳。

如果是在別的地方，如果不是有這樣一個女孩子，造酒會立刻揮刀，一場生死決鬥無法避免。

現在，他冷靜得很，拿起香木刀，疾駛而去。

三休從窗戶跳了下來。阿夕的樣子狼狽不堪。

「嗨！非禮勿視！」

他替她穿整齊了衣服。蓋上被子。

「這傢伙被我嚇跑了，可是却也把香木刀帶走了！」無可奈何地摸着自己的光頭。

※　※　※

清晨，路上行人稀少。一個早起的小販，肩荷重擔，走過江戶橋。

「哎唷！」還以爲跌倒什麼東西，原來橋上臥着一個浪人。

「啊！」走近一看，他大喫一驚。

那人雙眼擴大，瞳孔凸出，像在數着天上的星辰。

他正是平手造酒。

7

「通往地獄之門。」這樣形容正在施工中的這條坑道口，一點也不跨張。

坑道高五尺，寬六尺，頂上吊着昏暗的油灯在坑道裡面，工人們都裸着上身，臉上毫無表情。

這和佐渡礦山的陰慘光景一模一樣。

江戶市內的地下，一項龐大的工程正在進行。

由於氧氣不足，地下潮溼，工人們都在氣息喘喘，任憑多麼強壯，在這樣惡劣的環境工作，誰也喫不消的。

茫然、絕望。是每一張臉共有的表情。

而在身體上，嘴唇裂了，皮膚破了，傷痕纍纍，還滲斑斑血漬。

一部份工人負責搭支架，一部份拌砂土，另一部則忙於抽地下水。誰也不甘心在這裡工作，但誰也沒有辦法脫逃。

在佐渡礦山工作的，還有走出礦坑重返自由的一天，在這裡的却一切都已絕望，他們知道，一旦工程完成，就會有一把大刀等着取他們的性命。

因爲，這是一個大的陰謀，一個不能洩露天機的陰謀，是一批不法商人和殘暴之徒勾搭串通進行的。

「再過五天就完工了。」一個工人這樣算計。

「唉！這輩子受罪，也許下輩子會好一點。」

「可是，我這輩子並沒有做過虧心事呀！」

「啊哈！別提了，誰叫你看到年輕貌美的姑娘就忘了自己姓啥名誰了，這也是報應啊！」

有人來了，談話也就停止。

御隱屋重兵衞帶着兩個保鏢，站在出口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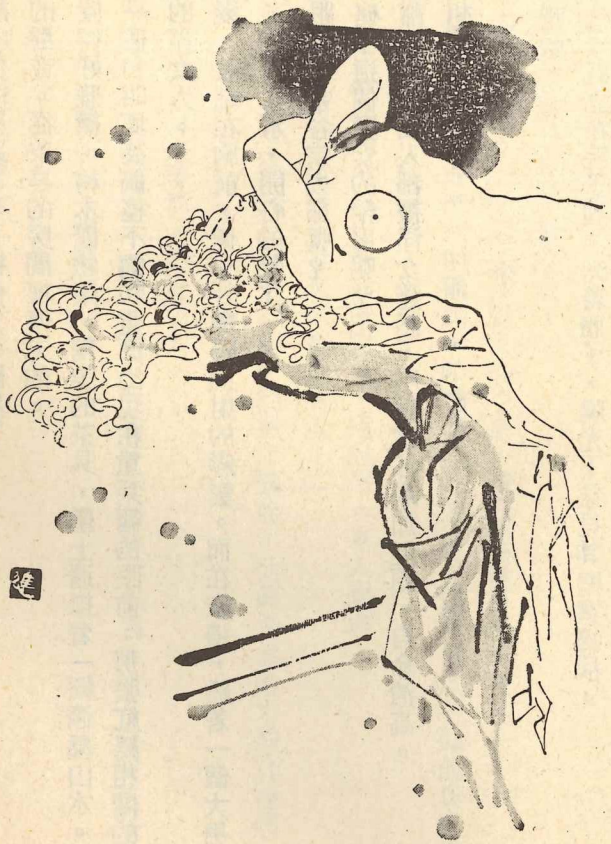
他巡視了一遭，又回到了出口的地方。這正是鬼屋的後院，而坑道就由此直通河底。

重兵衞花錢買下這棟房子，目的就是要利用它來挖掘這條坑道。

他走出坑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看到坑裡面的一切，他不但不同情工人們的胼手胝足，滿身傷痕；反而爲自己這番偉大的傑作，躊躇滿志，趾高氣揚。

走過院子，重兵衞來到了一座茶亭。茶亭下面是個池塘，一座小橋銜接地面，四週怪石



嶙峋，綠樹蒼蒼，頗有曲徑通幽之勝。

重兵衞正想由側門經過，亭子裡傳來一陣聲音。

是個女人的聲音。從茶亭的房間裡傳來的。

那房間佈置得好雅緻，檜木置物架，精美的茶具，壁上還掛着一幅潑墨山水。

但，這時一個和四周裝飾極不調和畫面出現在重兵衞的眼前：那張紅綠相間的大床上，躺着一個裸身的洋女人。

金色的秀髮，散亂在胸前，像一片艷陽照射的彩雲。而在床邊，跪着一個大男人。

重兵衞嚥了一口口水，開心的笑了。

那不是獨眼浪人宗谷宗九郎嗎？

他怎麼也變了這個魔女的俘虜呢？

重兵衞的部下有十幾人都被洋女迷惑，唯獨宗谷嚴加拒絕，自命清高。

哈……沒想到他也……

※　※　※

也是這個時候。

遊太郎一個人挺立在院子裡，光着膀子，陽光下益見其堅實挺拔。

他正在練習射箭，目標是院子另一端的一個乾草靶子。

遊太郎是日置流的射箭高手，連發數箭，無不中的。箭道也是修養之道，遊太郎每天都要練習半小時。

遊太郎比較喜歡箭，而不喜歡劍。

劍，流了太多的鮮血，斷送了多少人的生命，但他從沒有用箭殺過人。

每當他心情欠佳，就會來到射箭場，呼嘯而過的聲音，似乎可以平抑他紊亂的心境。

這是最後一枝了，正要射出，後藤老人出現了。

遊太郎一箭正中鵠的，趕忙把衣服穿好，走過來。老人說道：

「射箭也好，追女人也好，看來你都是高人。」

近來，老人爲了遊太郎和小百合的事，傷透了腦筋，他眞希望盡力撮合他們，好了却自己的一樁心事。

遊太郎很怕觸到這件事情，想退下去。

「等一等！」老人繼續說：「簑衣和斗笠是分不開的，你爲什麼一定要這樣倔強，不能替我這個七十歲的老頭兒想一想嗎？」

後藤很激動。遊太郎有些內疚。

那裡去找這樣一位愛護自己的長者呢！

他終於鄭重地說話了。「請放心吧！」

「什麼？你叫我放心？放什麼心？我看你簡直是鐵打的心腸！你知道嗎？小百合昨晚哭了一夜。梨花一枝春帶雨，叫人看了又愛又憐。你知道嗎？你給小百合的打擊實在太大了。」

「請你給我一段時間考慮好嗎？」

「不行！」老人搖著手走到遊太郎身旁：「你知道小百合多傷心？」

「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告訴她，把香木刀借給了一個女孩子，讓她擁刀而眠。這種話多傷女孩子的心啊！何不說些委婉些兒的話呢？你也太輕率了。」

「噯！以後我會小心的。」說完之後，轉身朝屋裡走去。

「他爲什麼如此的冷酷無情？又爲什麼那麼多女孩子爲他神魂顚倒？」

老人嘆了一口氣，朝和遊太郎相反的方向走去。

遊太郎一直走到小百合的房間，小百合正低頭研藥。

「聽說，妳哭了？」

小百合頭垂的更低，輕輕說道：「沒有啦！」

「是不是我說錯話了？」

「不。」

「有一件事我必需向妳說明：阿夕和我並沒有什麼特殊關係，將來也不會有什麼結果。」

小百合抬起頭來，含情脈脈的看著遊太郎。

「不過，這也並不表示我們之間會有什麼！」

8

英雄難過美人關呀！

當重兵衞在茶亭裡看到這一幕時，心中便有說不出的喜悅。

他並沒有打招呼，打開紙門走了進來。宗谷見狀，狼狽地低着頭走了。

洋女躺在床上，動也不動，眼神中隱含著責備。

過了一會兒，洋女坐起來，把衣服整理好。重兵衞提早出現，使她有點兒不悅。

「怎麼，工作有困難嗎？」洋女用很清晰的日本話問道。

「要不了多久，大概還有五天就可以完工了。」

「儘快的把那些寶藏挖出來。」洋女邊說話，邊往身上灑香水，那是一股濃烈的異香。

「有一點困難……」

「沒什麼困難，一定能夠挖出寶藏的，增加一些人手不就可以了嗎？這件事情看你的嘍。」

妳說要做，不做也不行啊。照妳的話做，將來可以得到莫大的利益。——這是重兵衞的

企圖。

挖坑道能挖出什麼寶藏？洋女沒有明說，重兵衞也不便細問。在開始挖坑道時，洋女曾出示一張地圖，圖的右下角寫著：

「元和三年——原主水識」

刹那間，重兵衞若有所悟。

原主水是江戶天理教傳教士的首領。

天理教傳入初期，是以九州，京都、大阪一帶爲中心。直到豐臣發出禁令的四、五十年以來，到處可見天理教的寺院、學校、醫院。

江戶則因爲德川家康不喜此教，因此入江戶宣教者異常之微。

慶長四年，由馬尼拉來的法蘭西斯哥會的傳教士謝斯・謝路尼摩，受到特許在八丁堀建一座理奧聖母堂。且在淺草蓋一座痲瘋病院。那是家康認爲這只不過是對使節的一種禮遇而已，和傳教無關。

換言之，和外國貿易，若通過這些傳教士的接洽，則方便的多。雖然有禁教之令，但是執行並不十分嚴格。傳教士亦看準這一點，陸續假藉「使節」的名義，派員到日本，背地裡卻在推廣教義。

第二代將軍秀忠比他父親更爲保守。若武士中有人信教，就會嚴格取締，甚至於用武力

鎭壓。

慶長十七年，第一次採取行動，但範圍只限於武士及其家人，對於一般人民，並不多加干涉。但是所有的寺廟都被破壞了。

武術指導原主水亦是天理教信徒，當將軍取締時，他便四處藏匿，可是並沒有離開江戶。他避著官方的耳目，依然在民間熱心傳教工作。

元和九年，第三代將軍家光繼位。爲了一顯將軍的威風，大肆鎭壓天理教。原主水及五十多名信徒全部被捕。

此時，法蘭西斯哥會的傳教士；荷蘭人安傑利斯，當他聽到信徒被捕的消息後，立刻撕下「使節」的假面具，穿上袈裟，正色的宣佈：

「若再對天理教採取鎭壓手段的話，我們會把由海外運來的大批金銀財寶全部埋入地下。」本想藉此威脅官方，沒想到卻使事態變得更嚴重。家光聽到這話，怒不可遏，立刻宣佈將所有被捕的教徒施以火刑。

刑場設在芝（今天的田町九丁目）的海邊。

刑犯一個個由監牢中拖出來，分成三隊。第一隊爲首的一人就是安傑利斯，全身被綁得緊緊的，坐在一匹馬背上。有十六人徒步跟在他後面。

第二隊的爲首者是法蘭西斯哥會的加路瑪斯。

第三隊的頭一人就是原主水。

五花大綁，遊行示衆時，他們仍然向群衆大宣教義。之後，他們分別被捆在五十多根大木頭上，他們一點也不恐懼，不停的唱著：

「主啊！你與我同在！」

木柴劈哩叭啦作響，火焰竄向空中，歌聲一次比一次宏亮，間或夾雜著群衆的狂喊，哀號。形成了令人激盪、痛哭流涕的偉大場面。

群衆裡，有幾名未被逮捕的信徒，此時，如瘋似狂的跑到刑場中，願與他們一起就難。他們對於宗教信仰的執著，實在令人感嘆！

原主水生前所說的最後一句話是：

「請傳話給將軍，說他白白損失了五百萬兩的金銀財寶！」

※　※　※

這是重兵衞所知道的。

——或許原主水所說的金銀財寶就埋葬在這個坑道裡吧！

「重兵衞！」洋女橫臥在大床上，水汪汪的碧眼看著他：「我的情書妳轉交給那兩個武士了嗎？」

「放心，交了。」重兵衞故做鎮靜的回答她。

「那麼，他們幾時會來？」

「大概不久吧。」

「愈快愈好！」

淫婦！重兵衞在心裡嘀咕著。

這個名叫蘿麗妲的女人，在去年秋天，江戶發生大火的時候，經過小傳馬町的監牢，恰好看到造酒和遊太郎在大火中生死決鬥。

在那種混亂的情況下，還能一如平常的比武，實在非比尋常。

火愈燒愈烈了，屋頂和柱子眼看就要榻下來了。突然，轟隆一聲，蘿麗妲大驚失色，想要衝過去抓住他們，卻被重兵衞攔住了。從此，造酒和遊太郎的影子便深深的印在她的腦海裡。

於是，她寫了兩封同樣的信，要重兵衞轉交給他倆，咬破自己的嘴唇，以鮮血畫了一個骷髏，嘴上銜了一根白毛，是非常特別的情書，使重兵衞不覺毛骨悚然。

蘿麗妲日日夜夜盼望著他倆，但是卻不見他們的踪影。她耐不住那份寂寞，便找來重兵衞的部下，在茶亭裡一洩情慾。

※　※　※

遊太郎從睡夢中醒來，打了一個哈欠。

晚餐後，坐在桌旁看一本橋本曇齋的書，愈看愈起勁。半夜時，卻不知不覺扒在桌上睡著了。連有人在他身上蓋了一件睡衣都毫無知覺。

微微的鼾聲自背後傳來，回頭一看，原來是小百合。遊太郎想起了昨天所說的話：

「阿夕和我並沒有什麼特殊關係，將來也不會有什麼結果。不過，這也並不表示我們之間會有什麼。」

這句話實在說得太嚴重了，對她的打擊也實在太大了。但是，小百合卻毫不在意，仍然對他關懷備至，甚至當他睡著之後，還默默的陪著他……

遊太郎心裡益發不忍。輕輕的站起來，把衣服蓋在小百合身上。

「啊！」小百合很敏感的醒了。在昏暗的灯光下，彼此猶如置身夢中。二人目光接觸的那一剎那……

「你喜歡我嗎？」

「喜歡。」眼中流露出彼此無盡的情意。

兩個年輕人默默無語。

「……」

「……」

突然間，遊太郎抱住了小百合窈窕的身體。

兩人的呼吸愈來愈急促……

不知道過了多久，當遊太郎觸摸到小百合柔嫩的肌膚之時。

太放肆了！

遊太郎心中念頭一閃，迅速的翻身坐起。

不應該如此。即使我們眞正相愛。遊太郎茫然地望著夜空。

背後，是小百合悽惻哀怨的飲泣。

9

櫻花的季節過了，現在是牡丹花盛開的時節。

換上春裝的市民，莫不以歡欣雀躍的心情期待著四月初八的浴佛節的來臨。

在這一天，各寺院的和尚都要在沐佛堂的屋頂上，飾以應時的花卉，有牡丹、芍藥、百合、紫藤等等。

濃郁的花香，使人渾然忘我。

然後，以甜茶灌佛身。

這天是釋迦牟尼的誕辰，所以又稱佛誕。

上野東叡山的儀式是在法華堂舉行。來自各地的善男信女，擠得堂前水洩不通。想分得

一點甜茶。

據說，用這種茶磨墨，寫「五大力菩薩」這五個字放在衣櫃裡，可作爲軀蟲劑。同時，若寫「千早卯月初八黃道吉日也，萬蟲除。」這幾個字貼在柱子上，那麼，便不會受到白蟻的侵蝕。因此，大家都想分得一些甜茶帶回家去。

「咦？那不是蔦吉小姐嗎？」

一個衣著樸素的女人剛得到甜茶，正由群衆中擠出來。一個工人模樣的人和她打招呼。女人好像羞於見人似的，低著頭走到此人身旁。

「妳最近怎麼聲消跡匿了呢？聽說妳在十字路口被強盜擄走了，淪爲流鶯，繪聲繪影的，是不是有這麼一回事呢？」

「大哥，你看我這身打扮，像嗎？不過，雖然沒有落到那種地步也差不多了。現在，我已變成一個讓人瞧不起，下賤的女人。你別再問了，讓我走吧。」

辰巳酒樓舞藝超群，艷冠群芳的名妓蔦吉失踪是去年年底的事。經過了二個多月，人們仍然議論紛紛，可見這件事多麼轟動，蔦吉的聲譽是多麼的高！

「妳這就不對了，我是關心妳呀！別以爲我是受人之託來查訪妳。」

「妳不會嘲笑我吧？大哥。我既然來分些兒甜茶回去，就可知我的衣櫃裡還有幾件衣服，我還不到一貧如洗，三餐不繼的地步。」

「我知道，我不會嘲笑妳。」

工人輕輕的點頭，轉身離開。目送他的，是蔦吉茫然，迷惑的神色。

※　※　※

「四更了。」

遠方傳來守夜打更的聲音，使夜更添幾分淒涼。

這一帶，都是武士的住宅，所以非常的靜謐。

蔦吉靜靜的坐在房間裡縫衣服，是一件直條子的男人衣服。雖然，她的手工並不好，但是每一針都融入了她的深情與關懷。

這段日子，她蒼白削瘦了不少。清苦的生活，並沒有使她感覺不舒服，她似乎已安於自己的小天地。——一棟荒廢，窄小的屋子。

這個脾氣倔強的妓女，竟然肯爲她所愛的人做這麼大的犧牲，實在令人驚異！以前，梅本、山本、尾花屋等大商人要請她陪酒時，還要看她高不高興呢！

此時，屋外傳來脚步聲。

「啊！回來了。」蔦吉露出了喜悅的笑容，跑下樓。很恭敬的行了禮。

造酒看都不看她一眼，一逕往裡走。擦身而過時，蔦吉聞到一股幽香，是造酒所提的香木刀發出的香味。

蔦吉跟在他身後，走進房間。看見他身上的衣服非常的髒，轉身拿起那件剛縫好的衣服。

「請換件乾淨的衣服吧！」

倒在床上的造酒看了她一眼：

「沒有酒了嗎？」那聲音聽起來眞夠冷酷的。

「好！馬上就來。」

蔦吉很快的走到厨房，準備好食物，要端進房的時候，造酒突然從床上躍起，提著刀，奔到走廊上。

突如其來的動作，使蔦吉的食物盤差點掉在地上。

造酒環視四周，沒有經過整理的草木，使院子顯得荒蕪、雜亂。他在暗處看到了一雙發光的眼睛。

造酒一直看著這條不知何時闖進院子的狗，一動也不動。

念頭一轉，回到房間裡。

蔦吉把食物放在他面前。

「這棟房子好久沒有人來過，今天好像有客人來了。」造酒故意放高聲音說。

※　※　※

第二天，黃昏時刻，一人踽踽獨行於夕陽下。不遠處，松助和大黑狗跟在他後面。

自從阿夕的香木刀被造酒搶走了之後，憂心如焚，便要求松助替她找回。松助帶著這條黑狗，已經在江戶市內尋找了好幾天。

這條狗在三休帶回香木刀時，曾聞過此刀的味道。黑仔是一條不平凡的狗，嗅覺更是靈敏，幾天之後，便聞出香木刀的所在地。

阿夕聽到這消息，硬要松助帶她到那個地方。

「不行，太危險了，我們等三休和尚回來再商量吧！」

「這怎麼可以嘛！人家三休好不容易從遊太郎那裡拿來的香木刀，卻讓我給弄丟了，你叫我怎麼辦嘛！」

松助再三勸解。但是阿夕堅持要去。松助拗不過她。只好答應帶她來。

「小姐，就是那間！」

看著松助所指的房子，阿夕心中有了打算。

「松助先生，別忘了我們剛才的計劃。」

「是。」松助以疑惑的眼光看著阿夕。「小姐，我看還是等三休和尚回來再說吧。要不然，出了什麼差錯，可怎麼辦才好！」

阿夕的計劃是，由她到屋裡，拿到香木刀之後，由窗口拋出，讓等在院子裡的黑仔刁給

松助，然後趕快逃走。

可是，造酒這陰險的傢伙會讓她有機可乘嗎？自從上次看到造酒殺人劫財的行徑之後，心都寒了。

但是阿夕似乎抱著必死的決心。爲了奪回香木刀，喪命亦在所不惜。

松助勸她也是白勸。

「不要再說了，一切拜託你了。」

「小姐！」松助搖搖頭。

——和尚要是知道這件事，可有我好看的！

松助知道再說也是白說，反正已經來到這裡了，姑且一試吧！

阿夕抱著一個酒罎，慢慢的走向那扇破門。

「嗯？」

紙門、牆壁、榻榻米都已破爛不堪。

阿夕和造酒相對而坐，造酒瞇著醉眼看著阿夕：

「這麼說，妳是要以妳的貞操換回這把香木刀？」

「……」阿夕怯怯地看著他。

「妳是不是很喜歡那個年輕人？」

「……」

「爲了愛情付出這樣大的代價，妳是了不起，妳可知道，貞操給了我以後，就不可能和遊太郎在一起了，妳願意嗎？」

「我早就不敢奢望了。我不過是個連親生父母是誰都不知道的孤兒，而他出身貴族……」

阿夕雖然嘴裡這樣說，她那悵然若失的表情，可知她對遊太郎的情感有多麼深厚。

造酒爽快地站了起來。

「好吧，答應妳。」

阿夕的臉上緊張起來了，哽咽地捧着一罎子酒。

「我帶來這罎酒，作爲我倆洞房花燭的賀禮。」

造酒大聲擊掌，蔦吉應聲而出，他以毫不在乎的口吻說道：

「今天是我和這位小姐的大好日子，快準備酒杯。」

蔦吉方才已經聽到造酒和阿夕的談話。但她並不敢抗命，故做鎭定的把酒杯拿進來。

「妳去舖牀吧！」

蔦吉默默的退下。

造酒對阿夕說：「怎麼了？快斟酒啊！」

阿夕拿起酒罎、雙手微微的顫抖，兩眼盯著地下，造酒盯住她顫抖的兩隻手。

造酒還是拿起了酒杯，啜了一口覺得很不對勁：

「啊哈，妳以爲我會中妳的計嗎？」

他看到阿夕發抖的手，緊張的神情，就知這罎酒一定有問題。

阿夕猛搓著手，儘量使自己鎮靜。

造酒開口說道：「蔦吉，院子裡有一條狗，你把這罎酒給他喝。把家裡的酒拿來！」

蔦吉不說話，抱起酒罎走了出去。

「唉！還是沒用。早知道就該先和三休商量。」

這時阿夕心中異常懊惱。同時，對於待會兒要發生的事情，感到非常的害怕。

不久，蔦吉換上二個杯子，抱來了一罎酒。

「請再斟酒吧！」造酒把杯子拿到阿夕面前。

蔦吉不知道是揶揄，還是嫉妒，夾在兩人中間說：

「我來當媒人吧！」

造酒看了蔦吉一眼，沒說什麼。蔦吉面無表情，在酒杯裡斟滿了酒！造酒一口氣喝下。

「蔦吉，妳——」造酒用駭人的眼光看著他的情婦。

此時，蔦吉說出了積壓心中許久的話。

「你自己說說，你這樣做對得起誰，爲了你，我犧牲多少？如今你卻……」

「好！」造酒慢慢的舉起小刀，蔦吉驚慌失措，滿臉絕望。

「唰！」

刀光一閃，一代名妓就這樣魂歸離恨天。

造酒深深的喘了一口氣，頓時天昏地暗，搖搖幌幌。

這時候，幾個蒙面武士同時出現在門口。

10

月亮自東方升起。

賞花歸來的人，有的高歌，有的大叫，有的吱吱喳喳，不知在說些什麼，烘托出熱鬧非凡的春夜。

河面上，幾艘屋形船內，傳出了悅耳悠揚的琴聲。這一帶，都是諸侯的住宅，平常罕見閒人。

一個中年人，醉醺醺，搖搖擺擺走過來，口裡哼著小調。身後，跟著一條大黑狗，旁邊有兩個人一前一後的走著。就是三休和松助。

「春月朦朧春樹碧，喔，松助！」

「什麼事？」

「爲什麼一個人到了春天，情緒就變得浮動，不穩定呢？連我這個四大皆空的和尚都蠢蠢欲動！」

「和尚先生，我實在很對不起。」

他對於把阿夕送到平手造酒房裡的事耿耿於懷。

那時，他站在院子外，等著黑狗刁來阿夕拋出的香木刀。不料，突然有數名蒙面的浪人走進屋子，一會兒又出來了。松助大驚：平手造酒和阿夕被他們抬走了。黑狗由院中逃出來，牠差一點沒有被浪人剁成肉醬。

「要不要追趕他們？」

松助還在猶豫，那批人已騎上馬，奔向樹林裡。

「唉！我犯下不可原諒的大錯！」

垂頭喪氣的出來，走了一段距離，就碰到了三休。

「怎麼啦？松助，沒有臉見人是嗎？還是撞見鬼了？」

三休聽完松助一五一十的把經過情形說一遍後：

「他們不曉得把香木刀拿到什麼地方去了，這回又要麻煩黑仔。」

接著又道：「萬事都有常法。但也有例外。流水悠悠而去，飄雲冉冉而來。啊哈，聽其

自然吧。」

「那麼，就麻煩黑仔，請牠一顯身手！」

因此他們便順著河岸，一路尋來。

不多久，經過鎧渡場到了小網町二丁目時，黑狗突然衝出去，停在一座宏偉的建築物前，拚命地聞著。

「善哉，善哉，黑仔硬是要得，這次牠又立了一件大功。」

三休很滿意的點點頭。

※　※　※

「我好像曾經吐過血，走在通往地獄幽暗的路上。」

平手造酒忽然恢復意識，徐徐的張開眼睛。

「喔？我還沒死？」

四肢軟弱無力，被綁得緊緊的。很意外的，他竟然躺在一張很豪華的大床上。

「這是怎麼一回事？」

造酒好奇的看看四周，這是一間佈置很華美的茶室，但爲什麼放一張大木床呢？

他因爲無法爬起來，索性躺在床上動也不動。其實，要解開繩子並不困難，只是體內的迷藥酒藥力還沒有完全消失。而且他怕一下子爬起來會支持不了。

「喀喀喀……」門被打開了，造酒背對著門，動都不動。

「平手造酒！」

回頭一看，是一個金髮的女郎。披著一件天鵝絨的長衣，笑盈盈的站在那裡。

「妳想把我怎麼樣？」

「我給你的情書你看到了沒？」

「情書？」

「是啊。」

「……」會不會是那張骷髏圖：造酒暗笑一聲。

喔！原來妳把我當成情夫！

突然間，蘿麗妲狂叫一聲，把長衣脫下。

成熟、豐滿，像大理石般的白色肌膚上，是一件薄如蟬翼的輕紗，襯托着剔透玲瓏的身材就像是熟透了的菓子，叫人垂涎三尺。

造酒被壓抑似地喘不過氣來。

「啊！哈！我的願望終於實現了。」

「哈……」

造酒冷酷地凝視着她挑逗而淫虐的笑。

她毫不在乎的走了過來，一手接着造酒的頸子，一手解開了綑綁他的繩子。

※　※　※

重兵衛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高興過。

笑得像彌勒佛似地，合不攏嘴來。

「哈……寶藏發現了！」

從宗谷宗九郎告訴他這個消息，就在房裡走來走去，無法安坐。

「不只一個鐵櫃，有好幾個呢，以後我就是大財主！哈哈哈！」

興奮過度的重兵衛，高聲的說道。

此時，宗谷眼光微有異樣，站起來，從壁上取下一根長矛，重兵衛以爲要刺殺自己，驚慌的連退數步。

宗谷卻走過榻榻米，朝鄰室的紙門一刺。

沒中？

宗谷非常的氣憤，他蠻以爲可一刺而中，沒想到卻被對方閃開了。宗谷想要拔出長矛，但任憑他怎麼使勁，就是拔不出來。

長矛被人抓住了。可見對手的武功一定比自己高強多了。

「你這個……」宗谷的臉色變化無定。忽而青，忽而紫，拔不出長矛，使他羞辱交加。

危險！

若敵人從紙門後攻擊，自己必死無疑。

宗谷放開長矛，連退數步，抽出大刀。

「誰？報上名來！」

答應他的是那把長矛整個被拉過去。接著，紙門被打開，拿著長矛在那兒發笑的是遊太郎。

「我們的決鬥還沒有結果，今天晚上再與你一決高下！」

遊太郎以嘲弄的口吻說道。

他是奉了三休之命，跟著黑仔來到這裡。

三十幾名浪人，像浪濤般，團團的湧過來，把遊太郎圍在中間。遊太郎靠在一棵大松樹上，心想：

「好久沒有比劃了，今晚可要轟轟烈烈的幹一場！」

他拔出小刀，慢慢的舉於右肩前，神氣凜然，宛若天神降世，浪人們頓時裹足不前。

宗谷宗九郎已倒臥血泊。重兵衛雖然逃走了，那不關自己的事，捕快自然會逮住他的。

敵人漸漸的縮小範圍，平常不輕易開殺戒的遊太郎，到這個地步也祇有身不由主了。

「有多少人，儘管來吧！」

遊太郎的武藝爐火純青，應付這種局面可說得心應手，游有餘刃，且他心如止水，已到了臨危不亂，八風不動的境界。

「喝！」正前方的浪人一刀劈來，遊太郎身子一閃，橫掃出一刀，是破陰招法！

突然，背後射來一道白色的閃光，使人頭暈目眩。

「遊太郎，我替這些人把通往地獄的路照亮一點，省得他們摸黑看不著。順便瞧瞧他們那付痛苦的模樣。如果必要的話，貧僧願意超渡他們。」

三休高高的坐在圍牆上，手裡拿著一個探照灯。

遊太郎如虎添翼，渾身熱血沸騰，霎那間，地上血流如渠，陳屍纍纍……

※　※　※

在灯光照不到的黑暗角落裡，一個黑影像幽魂一般地站在那裡。猛烈的打鬥對他毫無感覺。慢慢的，一步一步的由院中走過，手裡提著被他砍下的洋女首級。

遠處傳來嘈雜的聲音，可能是大目付後藤修理亮下令圍捕這批歹徒的捕快到了。

夢幻陰謀

1

花，是春天的寵兒。

街上，到處是賣花的聲音，有的用籃子提着，有的大籮筐地挑着。

趁着風和日暖的春天，行人也活絡起來了。

兩國廣小路，由廟裡沐浴齋戒之地，到茶屋的這一段路上，更是人影雜沓，熱鬧非凡。

有一堆年輕人坐在茶屋的一個角落，對街上來來往往的男女品頭論足，說長道短，這是每年花開時節必有的景象。

「喔！你看，那個女師父走過來了。打扮得還相當漂亮呢。」

這是柳橋地方有名的俠妓：常磐津梅春。現在在米沢町一帶開館授徒。

「無論什麼時候，她都是那麼標緻，她的媚眼一拋，所有的男人都會神魂顛倒了。」

「嘿嘿！有啥了不起！女師父還對我拋過媚眼呢！」

「你啊！算了吧。別瞎吹了。我看你八字都還沒一撇！」

「啊哈！這你就有所不知。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裡，梅春聽到我唱的歌，被我那『磁性』的聲音吸引住了。到現在她還日夜懷念著我的歌聲哪。」他說著，把頭湊過去。

「喂喂，說話替自己留個台階好不好？」

他推了一把，險些沒有跌倒。

這時候，有個賭徒蹌踉而至。

「各位好。」他氣息喘喘的說：「告訴你們一條驚人的新聞。王某的妻子爲了攢私房錢，竟然讓王某戴起綠帽子來了。」

「啊！別聽他廢話，八五郎又開始吹牛了。大家趕快把耳朵塞起來。」

「哼！是不是吹牛，你們以後就知道了。」

八五郎裝出一付正經，嚴肅的樣子。又說道：

「爲了應社會衆生的要求，最近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會發生。這是神明顯靈，難得一見的……」

「別賣關子了，要說快說吧！」

「有一條龍要升天！」

「什麼？我看你是睜着眼睛說夢話吧！」

「我就知道你會說這句話。是眞是假，後天中午你們到向島小梅里龍仙寺看看就知道了

。」

一傳十，十傳百，這個消息很快就傳開了。

梅春的房子位於米沢町新道旁，這一天，她剛從澡堂回來，正彈著三弦琴，讓學生們自己起舞。此時，坐在一旁觀看的年輕人七嘴八舌的說道：

「世界上眞的有龍這種東西嗎？」

「有啊！我父親是龍年生的，叫辰五郎。他非常的聰明。」

「別瞎說，我不相信。」

「你不要不信。難道你沒聽說過嗎？古屋裡的貓會變成靈貓，古池中的蚯蚓會變成龍。」

「是啊。這種能看到紅色就會發情，就像你看到女人就蠢蠢欲動似的。」

「噯，別扯到我頭上來。」

這時，梅春回過頭：「各位，別在那兒胡扯行不行，這些女孩子的臉都被你們羞紅了。」

梅春豎眉瞪眼的說道。

突然，前門被打開。

「螳螂舉手撲毒蛇，蜘蛛張網擒飛鳥。師父怎麼有閒情逸致和這些年輕人胡扯？」

是三休和尚。

三休讓阿夕住在這裡，以便學得一技之長。梅春對阿夕愛護備至，宛若已出。三休和梅

春是多年故交。

「和尚先生，我想請教一件事！」

「什麼事？妳和他們是一丘之貉。」

「別說得那麼難聽好不好？世界上到底有沒有龍這種東西？」

「龍？有啊，像一條大蛇，背上有八十一片鱗。角像鹿，眼似鬼，耳如牛。而且還有善龍，惡龍之分。善龍保佑皈依佛法之人，並降下甘霖，使五穀豐收。惡龍，則十分好色，常誘拐少女作爲自己的妻妾，有時，還會產下小龍。哈哈哈，對不起！」

說完之後，他走進客廳，坐在火爐旁，端起茶來。

訓練告一段落，梅春在三休對面坐下，說道：

「你介紹的小姐眞不錯。」

梅春對阿夕有說不出的深情。

「妳也是情海裡幾經波折的人，讓阿夕在這兒，她的心情大概會好一點。女孩子的心理，貧僧實在無法瞭解。」

「那麼，就讓他和遊太郎春宵一度嘛！」

「這可不是說做就做的事。遊太郎是一個坐懷不亂的年輕人，就連師父妳也會一見鍾情啊！」

「什麼話！年紀都一大把了。」

此時，隔壁房間傳來年輕人的聲音：

「才怪呢！情人不來就把枕頭摔在地上。」

「就是啊。」

「戀愛眞是很奇妙的一件事。」

「我眞想自己也有一次被愛的機會。」

「女孩子會看上你啊！也不灑泡尿自己照照。」

三休笑笑，大聲問道：「喂！你們曉不曉得龍的傳說？」

「後天午時，在小梅村龍仙寺的池塘裡，龍將升天。」

「是不是住持親口說的？」

「是他說的又如何？」

「如何？我想那個和尙大概想趁此撈一筆吧。」

三休很不客氣的一針見血地揭穿他的陰謀。

※　※　※

這一天，碧空如洗，日麗風和，是一個郊遊的好天氣。龍升天的傳說，使得好奇的群衆絡繹不絕的湧向吾妻橋邊的向島。

三休和遊太郎也在其中。是大目付後藤修理亮老人叫他倆來看看情形。遊太郎腰間的香木刀散發著幽香。

「遊太郎，你對於將來有什麼打算？」

三休一直惦着阿夕這份心事。

遊太郎眼睛看著前方，也不回頭，也不置答。

「你這麼年輕，武藝又這麼高強，難道說，對將來沒有一點打算？」

「我沒有什麼打算。」

「那麼，我請問你，你習刀的用意何在？」

「我用的是香木刀呀！」

「別逃避現實了，有一天你總會放下木刀。我看你並非一個沒志氣的人。」

「那麼，就算是來防備德川家好了。」

「噓！小聲點兒。花紅、柳綠是天地間的自然景象。如果有一天不是這樣了，那一定會天下大亂。現在社會上窮人太多，生活太苦了。這種現實遲早要改變的。遊太郎先生，這些道理你比我都懂，也不必我和尙在這兒嘮嘮叨叨。以後就看你們這些有抱負，有理想的年輕人的了。」

三休喋喋不休的說了一大堆。遊太郎摸不着他的心意，問道：

「三休先生，你好像胸懷大志嘛！」

「那裡那裡。我只不過是個不喜唸經，偏好雲遊四海的和尚罷了。這些年來，看了許多人，見了許多事，體會出世道只是『常』而已。泛愛衆，卻不孝悌尊親，有這種事嗎？若有，一定是個矯揉做作，濫唱高調的人。更可笑的是：人類自己制定出法律，禮儀，制度，而今卻又被它們弄得焦頭爛額，喘不過氣。這就是古人所說的『作繭自縛、作法自斃。』眞是可悲可嘆啊！」

過了些時，三休和遊太郎來到了龍仙寺。

這是一棟很古老的建築物，前面有一口五十坪大小的池塘。但卻看不出有什麼特別的地方。許多人看到這種景色，回頭就走了。三休和遊太郎則決心看個究竟！

「遊太郎，你看這種地方會有龍升天嗎？」

「俗話說：水清無魚。這裡那有藏龍的餘地？」

遊太郎心想：今天這一趟大概是白跑了。

「是啊！平平凡凡的池塘！選擇這個地點，集合了這麼多人，會不會有什麼陰謀？我們何妨等着瞧瞧。」

三休和遊太郎一唱一和。

這時，有一個年老的住持從寺前的石階下來，以很不高興的口吻，大聲說道：

「各位施主，本寺並未說出龍會升天的話。可能是用心不良的人惡意中傷，謠言是很可怕的。貧僧實在不知道那些人是何居心！」

他說話的情緒好激動：

「各位施主也看到了，這是一口極平凡的池塘，那裡會有龍升天的事，眞是笑話！請各位及早回家吧！」

說過之後，住持走進廟裡。

聽了住持的話，約有三分之二的群衆紛紛回家了。

2

午時到了。遠方響起報時的鐘聲。

此時，圍在池塘周圍的人莫不屏息以待，每個人的眼光都注視著水面，臉上灑滿了緊張的期待表情。

突然，一個醉漢打破了沉寂：

「咦！聽說龍要升天，是這個水池嗎？世界上要是有龍啊！水鬼啊！幽靈啊！那還得了。幽靈是使我神魂顚倒，神情憔悴的女人所變成的，並非眞有其事。算了吧，你們這些笨蛋！」

他搖搖幌幌的走到和尙身旁，問道：「是吧！和尙。」

三休笑著說道：「是啊。世界上那裡有鬼？不過要眞有鬼也不錯，有時還派得上用場。」

「什麼？鬼派得上用場？」

「女人聽了鬼話之後，可以藉此依偎在愛人懷裡，把他抱得更緊些兒。」

站在旁邊的老人插嘴說道：

「可怕的不是古人所說的幽靈，而是現代人的嘴。」

「喂喂，你們看，那是什麼！」

在池塘的南端，起了陣陣漣漪，漸漸的，冒出了紅色的水泡。大家睜大眼睛，凝神的注視。醉漢又開口說道：

「他媽的。鬼火是紅色這話倒聽過。池水是紅色的這倒沒見過。有種的現身出來吧！混帳東西！」

一面叫一面把頭垂下。

水面的紅色泡泡漸漸的擴大。突然，有黑色的東西浮上來了。一看，是女人的長髮，接著，浮上一具全身蒼白的女屍。臉色臘黃，容貌憔悴。衆人都看呆了。

這具女屍身穿純白色的衣服，好像是將軍府中女官的葬服。在刺目的陽光下，水面的女屍一動也不動的躺在那兒。

一座平凡的水池怎麼會有這種景象呢？每個人都露出驚訝，迷惑的神色。

四周靜的可以聽見彼此的呼吸。

「啊！那個是……」一人伸手指道。

女屍的胸前抱著一個可愛的嬰兒。

「那是布娃娃！」

一個巧奪天工的布娃娃，跟嬰兒一般大小，腰間還佩著一把小刀。

三休和遊太郎走近一看：

「喔！原來這女屍是藉布娃娃浮力飄起來的！」

「可能是吧。」

兩人的眼睛不禁閃著疑惑的光環。

布娃娃所穿的衣服竟然帶有葵紋。在封建時代，如果私染葵紋，是要遭殺頭之罪的。在天明年間，曾把大畫家三井孫兵衞所作的畫印在布上，叫做「親和染」，風靡一時，非常暢銷。

孫兵衞的篆書也寫的非常好，加以適當的變化、設計，印在布上非常的出色，很受一般人的歡迎。

有一家布行曾將「親和染」再加以變化，圖樣和葵紋非常相像。爲此，和此事有關的許

多人都被逮捕。三個死刑，七人流放外島。

這具女屍所抱的布娃娃竟然穿著葵紋的衣服，的確是叫人咋舌的一件大事。

「唔！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事情發生再來補救，恐怕爲時已晚了。」

三休看看遊太郎，有所感也有所悟地說：

「恐懼生於多慾，災難出於不備。」

「天下太平了二百多年。語云合久必分，盛極必衰。危險啊！危險！」

三休又向大家宣佈，別把這件事情傳出去，否則後果不堪設想。接著，他對住持說道：

「我想看看有關這座寺廟的歷史資料，可不可以？」

住持本來面有難色，但因懼於大目付後藤修理亮的威名，只好答應了。

記錄並不太多。不一會兒，三休發現，原來爲了保持池水的清澈，有一條下水道與外界相連，還有一張工程圖。

「唔。變精密的嘛。」

三休和遊太郎爲了求證，特地跑到河邊來。

不出所料！這個池塘的入水口有重新疏濬的現象。三休把一只空麻袋放入，回到池塘邊一看，麻袋果然浮在水面上。這樣看來，布娃娃和女屍是在午時前從這裡放入的，午時的時候，自然會浮在水面上。

「等那小子出來，一定幹掉他！」

「遊太郎，貧僧想聽聽你的看法。」

歸途中，三休摸摸他的光頭，問道。

「讓大家看到這一具屍體，可能是企圖擾亂人心，擴大某種陰謀。」

「那麼，這回總碰到了高手，要比比智慧了！」

三休不覺放聲大笑。

※　※　※

有一個年輕人，躡手躡脚的，來到常磐津梅春的家。

「有人在嗎？」把頭探進去看了看。

「師父會不會在樓上？」

他走進客廳，打開房間的紙門。

突然！房間裡有人說：「偷吃東西的貓應該從厨房裡進來才對啊。」

年輕人悶不吭聲，慌忙跑到屋外。

路上，有三個浪人模樣的人等著他。

「我去過了，的確有一個叫遊太郎的人在那兒。」

這三名浪人聽到這話，有一份大敵當前的驚喜。

這會是什麼人幹的呢？目的何在？

「不曉得他段數如何？」

「那種小白臉，會有什麼能耐！」眞像賴蛤蟆打呵欠，口氣好大。

在龍仙寺時，有一個人默默的冷眼旁觀，這件事情從頭至尾，他看得一清二楚，包括三休和遊太郎在下水道放麻袋的經過。因此，他派這三名浪人跟踪而來，一直跟到梅春的住所。

他們以爲神不知鬼不覺，其實三休和遊太郎早已知道有人暗地跟踪。

經過了一段時間的靜肅，厨房的門打開了。

「我回來的太晚了。」阿夕獨言獨語。

「啊！」

她看到坐在火爐邊的遊太郎，一時不知所措，楞在原地不動。

「嗨！」遊太郎打個招呼，說道：「聽說妳的舞進步了不少，是吧？阿夕小姐！」

「那裡。」

阿夕看見遊太郎，就覺得心跳得好快。

好半天，才調整自己的情緒，而覺察到連招呼都沒有打，太失禮了，連忙說：

「稀客，今天怎麼有空呢？」

「師父出去了嗎？」

「是的。她一大早就到青山去了。」

「那麼，很晚才回來嘍？」

「是的。傍晚才會回來。」

「可是我沒有時間，不能等到那麼晚。」

聽到這話，阿夕連忙說：「再過半個鐘頭她就回來了。」

阿夕唯恐他很快就走。

「不，外頭有人等著我去，我不能再耽誤了，阿夕小姐，麻煩妳轉告一聲吧。」

遊太郎看出了阿夕的情懷，微笑着說：

「聽說有一些年輕人常常到這兒來閒扯，能不能請妳打聽一下，關於龍升天的事，到底是誰先造出的謠言？」

「是。龍仙寺的池塘眞的有龍嗎？」

「不，只發現一具女屍！」

「啊！」

「是個年輕美麗的女人，還抱了一個布娃娃。」

「嚇死人了！」

「所以，要解開這個謎呀。」

說完，遊太郎提著香木刀，站起。

他就要走了嗎？阿夕那份依依帶有幾分失望的眼神，遊太郎雖是鐵漢，也不免情怯，他安慰地說：

「阿夕小姐，我會再回來看妳的。」

※　※　※

一個多小時以後，遊太郎出現在新道附近的墓地。三個浪人手持大刀，將他圍在中央。遊太郎手無寸鐵，神態自若的站在那兒。

這墓地所埋的，都是些無主的孤墳。黃昏時刻，更顯得淒涼，蕭殺。

「殺！」浪人發招。

遊太郎身子輕快的一轉，揮出小刀。剎時，一條血柱直噴而上。他再斜砍一刀，第二個人應聲倒地。此時，反身一刺，正中第三人的咽喉。

遊太郎冷冷地望着三具屍體。

「你們自找死路，我也無可奈何！附近的善心人士，可能會來替你們收屍。我要走了。你們在這兒有那麼多孤魂野鬼相伴，是不會寂寞的。」

3

把外衣藏起，

拉住他的袖子！

「你不要走嘛！」

說著，輕輕的走到門邊。

慢慢地打開門縫！

你看，外面下這麼大的雪！

三休大聲唱著，引得路人哈哈大笑。

陽光照著他青色的光頭，和那身髒得可以的衣服，加上那付變不在乎的神情，委實叫人發噱。

這裡是廟集所在，有賣小吃的，有說書的，有唱戲的，人聲沸騰，非常的熱鬧。

三休來到了射箭場。

這射箭場跟兩國地方的大部相同，爲了招徠顧客，特設美女相陪，年輕漂亮的姑娘的箭術都很精湛，有時候她祇用左手，也能箭不虛發。

現在，箭場客人稀少，生意清淡，三休光臨，很受歡迎。

「唉呀，嬌艷的紅花！我手裡拿著一朵迷人的小花。如果有些綠藤陪襯的話，就更加嫵媚了。妳們當中，那一位叫阿藤啊？」

「是我。」一個鵝蛋臉，俏麗活潑的姑娘迎了上來。

「唔！柳腰纖細掌中輕，好美的身材！怎麼？有沒有要好的男朋友？」

「等著你介紹呢！」

「好，沒問題。來，我們先比劃比劃。」

三休拿了弓箭，裝模做樣地選了一個既大而且距離最近的靶子。讓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一個劣等射手。

「我能不能比過這位姑娘，祇有求老天爺保佑了。」

說完，三休隨隨便便的把箭射出。

啊哈，一箭正中隔壁的箭靶。

那些姑娘們笑彎了腰，笑得眼淚直流，但大家知道三休是故意這樣逗他們的。

「唉呀！丟臉，眞沒面子，哈哈！」

「那麼輪到我了。」

阿藤擦乾了眼角因笑留下的眼淚，走到定位。

射箭和練劍，有一定的技巧和規矩。這些女孩子都是職業性的射手，尤其是阿藤。

她輕輕的吸了一口氣，拉滿弓，準備射出第一箭。

三休看到阿藤的架式，心想：

「這姑娘身手不凡，可能也是武家出身？」

唰的一聲，正中紅心。

「啊！的確有本事，佩服佩服，先休息休息吧，有一件事想和妳商量。」

「什麼大事？」

「在這裡的女人，只有妳不輕易答應和男人出遊。是不是有了心上人啦？否則怎麼會這樣規規矩矩？……好好，不說，不說。像妳這麼漂亮，怎麼不找個男朋友呢？」

三休像連珠礮的話叫人沒有插嘴的餘地。

「對啦！這種事可遇而不可求，也要靠緣份。」

他摸了摸光禿禿的頭，作股正經地：

「不過，待會兒有位英俊瀟灑的男士會到這兒，怎麼樣？」

「歡迎啊！」

「我希望妳和他射箭，如果妳輸了，今天晚上就陪陪他，如何？」

阿藤想了一會兒：「好啊！如果我贏了，你要給我什麼？」

三休由懷中拿出一個袋子。

「這裡有七十五兩金幣，滿意了吧？」

金光閃爍，姑娘們都弄得目瞪口呆。

半小時之後，遊太郎來了。阿藤一看到他，心裡像掛著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

遊太郎翩翩的風采，悠然的舉止，別說三休提起這樁事。就是三休不提，她看到遊太郎也會怦然心動。

「遊太郎，請你和阿藤比劃比劃。如果你輸的話，貧僧十年來的積蓄就要泡湯了，小心啊！」

遊太郎笑笑，對阿藤說：「妳用右手，我用左手，如何？」

「遊太郎，你說什麼？貧僧和你有什麼深仇大恨？你莫非想把我這些錢輸光？」

三休氣急敗壞的嚷道。

「男子漢大丈夫和一個小女子打賭，難道不該禮讓三分？」遊太郎理直氣壯。

其實，三休心裡有數，他那麼大喝大嚷的，祇不過吊吊阿藤的胃口。

遊太郎所選的是一個距離九十公尺，八寸左右的小靶，一般人是無法射中的。

阿藤非常的緊張，就位，準備射擊。

遊太郎看了她的動作，心裡暗暗佩服。

「咻！」箭正中小靶的右端，尾部尚在顫動。好漂亮的手法。

「啊！不好了！我那些金幣飛了。」三休故意哭喪着臉。

輪到遊太郎，他把左肩的衣服脫下。隨意的把箭搭在弓上。依照事先的約定，用左手發

箭，那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姑娘們看到他站的樣子，心裡面都免不了輕蔑地想笑，量他也射不中紅心的。

一般說來，要成爲一流射手，練拉弓就得三年功夫，正中標的，又非三年苦練不可；像他那種輕率不經心的態度，難怪要引起姑娘們的卑蔑。

遊太郎拉滿了弓。

十秒鐘過去了，「咻！」地一聲，不偏不倚，正落在紅心中間。

姑娘們楞住了。

三休却笑得合不攏嘴。

※　※　※

河水被太陽晒了一整天，日落的時候，餘溫猶存。

岸邊的幾家旅館，灯火通明，映在河面上，五光十色，煞是美麗。

河面有幾隻船緩緩逆流而上，搖櫓的聲音，和水流的聲音應和，很像柔美的夢幻曲。

迎面又駛過來幾艘船，靜悄悄地，莫若是客人和藝妓們都醉了：

和這些船交錯而過的，是三休和遊太郎一起坐的一條小船。

「你打算叫阿藤怎麼樣？」

「今天晚上來陪你呀！」

「我可沒有這個意思啊！」

「你不要她陪，她可要你陪呀！」

三休以嘲弄的口吻說後，朝遊太郎笑笑。

「爲什麼？」遊太郎猜不透三休賣的是什麼膏藥。

遊太郎受三休之託，要查明龍仙寺關於龍升天的傳說的始作俑者是誰。初步打聽結果是這樣的：

最近，有三名商人的妻子同時做了龍升天的夢。她們分別居住於三個地方，但她們所描述的竟然完全一樣，令人不由得不信。

如果只有一個人做這種夢，那我們還可以說她可能太累了，所以才會做出這種怪夢。但是，三人做同樣的夢，著實令人費解。

三休聽過遊太郎告訴他這件事後，曾把這三名婦人分別請來問話。但和她們之間談些什麼，他卻沒有告訴遊太郎。

剛才他們所談的，是在射箭場所發生的事。

阿藤是一個不輕易接近男人的女人。因此，三休故意安排遊太郎和她見面。目的是想利用阿藤替他做一些事情。阿藤並不曉得自己中了三休的計。

三休不回答遊太郎的問題，遊太郎也不再追問。他非常信賴三休所安排的一切。

「怎麼樣？和阿藤同寢這件事我並不強求。但是和阿夕成爲夫妻是梅春的意思。」

遊太郎無可奈何的笑笑，他一直還沒想過這件事。

不久，船已到了兩國河邊，靠近石階的地方。

「咦？遊太郎，你不一塊兒去嗎？」

「你去吧，我不去。」

遊太郎蓄意地衝著三休直笑。心想：

你一個人不是可以隨心所欲嗎？我湊個啥熱鬧？

「好啊。我會讓阿藤服服貼貼的。以後沒有我就睡不着了，哈……」

三休說完之後，走上石階。石階旁的旅館二樓，阿藤可能已經在那兒等了。

4

阿藤來到這裡，並非一個，同行的是平手造酒。

這事說起來也很偶然。

當阿藤懷著興奮的心情，來到兩國橋時，她發現走在她前面的是一個削瘦的浪人。

平手造酒——

她的臉色頓時大變。

雖然，人人見到平手造酒都會引起，不寒而慄的噁心感。但是阿藤的感受比別人更加深刻。

那是仇人！

美艷超群，藝冠群芳，辰巳唯一的俠妓蔦吉，正是阿藤的姊姊。

她願意拋卻豪華的生活，跟著全身是病的劍鬼平手造酒過著清苦、愁慘的日子。犧牲不可謂不大。沒想到，報答她的竟是無情的一刀。

「畜生！」阿藤咬牙切齒的罵了一聲，緊跟着，平手造酒怒不可遏的瞪著他。

她的脾氣剛強火爆，拿得起也放得下。

「哼！平手造酒是什麼東西！」

她心中暗暗罵着。臉上的肌肉跟着緊鎖起來，叫人看到有些害怕。

「我要你知道我阿藤的厲害！」

她拔出腰間的短劍，藏在袖中，繼續跟著平手造酒。

平手造酒卻一直看著上上下下的船隻，似乎很專注的欣賞黃昏的河景，神態悠然自若。

背後走近的人散發出脂粉的香味和髮香，他並非毫無知覺。就在快接近他的那一剎那。

「啪噠！」

他很快的轉身，抓住阿藤的手，把短劍打落在地上，一脚踢進河裡。

他看都不看阿藤一眼，只是抓住她的手，繼續往前走。

此刻，阿藤除了跟著他走，沒有第二條路。

「平手造酒，你知道我是蔦吉的妹妹嗎？」阿藤很鎮定的問道。

「我知道。」

「那你打算如何？」

造酒看看前面沙岸上的旅社，嘴角浮起一絲笑意。

「是不是蔦吉托夢給妳，要妳替她報仇？」

「……」

「我以爲妹妹要替姊姊來陪我呢！」

「哼！你未免想得太天眞了。」

「妳認爲卑鄙無恥是嗎？可是妳已無法逃離我的手掌，覺悟吧！」

「何必嘛！我又不是不解風情的女人。」

造酒聽到這話，開心的笑了，此時才放開她的手。

「這一帶可供休息的地方，妳可能比我還清楚，妳帶路吧！」

於是，阿藤把他帶到和三休事先約好的旅社。

上了二樓的房間，造酒靠著柱子坐下。

「妳是在神明的射箭場工作是吧？」

阿藤發現造酒並不把視線投向自己，一直看著上方，覺得非常奇怪。同時，眼中虛無的神色更令人心起疑竇。

「我曾經聽蔦吉說過，妳們是武士家的後代，你的射箭技術那麼好可能與血統有關。」

「射箭和血統沒有什麼關係！」

「不。」造酒曖昧的笑笑。「不能說沒有關係。蔦吉要做我的老婆，妳要替令姐報仇，這種行爲充分表示武士勇武的血統，不就可以證明嗎！」

「老爺！」阿藤注視著造酒蒼白的面孔，冷淡的說道：「老爺！你是不是患夜盲？」

「夜盲？是的。怎麼樣？」

「沒怎麼樣？」

「妳認爲我眼睛看不見就有機可乘是嗎？」

「不是。」

「如果有機會逃的話，妳不妨試試。」

此時，服務生在外面敲門。

「酒菜不必送來。」造酒大聲回答。

「喂！」

造酒在黑暗中撫摸著阿藤。

「我和蔦吉也是在這種場合行成好事。妳是不是也想步令姐的後塵？」

「是嗎？」阿藤站起，慢慢的解開腰帶。再脫下上衣，將衣服放在腰帶上。

阿藤看著造酒的動靜，慢慢的移動身子。當她快走到紙門旁邊時。

「別白費力氣了。」這聲音聽起來就夠人寒顫的。

阿藤想打開紙門衝出去，剎那間，造酒抓起身旁的大刀，一掃！

由阿藤腰部掉下來的是內衣的帶子。造酒貪婪地撲在阿藤身上。

「你這畜生！」

造酒摟著她的頸子，拖走了五、六公尺。阿藤被他挾住頸子，幾乎喘不過氣，臉上的表情非常的痛苦。

他把阿藤摔在草蓆上，阿藤轉過背。造酒又把她抓過來，獰笑著說道：

「哈哈！女人就是女人！」

忽然，在紙門後有人說話。

「深泉藏龍，茂草臥虎。這是當然之理，善哉善哉！我可以開門進來嗎？平手造酒先生！」

三休進到屋裡，漠然地坐了下來說：

「這種場面貧僧看到了，實在有損耳目的清淨。酒色財氣，是人生大忌。追逐聲色，到頭來仍是一場空。可是，爲什麼有那麼多人仍執迷不悟呢？」

造酒以前侮辱阿夕時，曾吃過三休和尚的苦頭。他心中明白，這不是一個好惹的傢伙。拿起大刀，慢慢的站起來。

「請問，高僧是否有治療夜盲症的藥方？」

「這個嘛……唔。明亮的眼睛由修養而來。心情平靜，自然看得清楚。你的當務之急，還是改邪歸正，重新作人。」

「這麼說，我以前的治療法有錯誤。」

「什麼錯誤？」

「我以爲將高僧的頭砍下，以你雲心月性般的血液，沖洗我的眼睛，就可以治好呢？」

「哈！是啊。喝了貧僧的血，你的肺癆病也會很快痊癒。」

「別急，遲早有機會。」

造酒離開後，三休摸摸光頭：

「妳這個樣子對我的眼睛極爲不利，非禮勿視啊。我實在不敢領教，太危險了。」

「謝謝你，三休和尚。」

阿藤邊理著亂髮，邊道謝。

「來，我們先喝一杯，緩和一下情緒，有事待會兒再商量。」

「和尚先生，先前和我比箭的浪人沒有來嗎？」

「哈哈哈，小調唱得好：

不見君來兮，徒把金樽空對月：

清夜寂寥兮，但勸妾心莫傷情。

想念他，也不用急成這個樣呀！要不要我充個媒人？」

「討厭！」

端上酒菜，三休和阿藤相對坐下。

「我問妳，妳是不是很喜歡遊太郎？」

「是。」阿藤不勝嬌羞地答道，又問道：「那你叫我來這裡做什麼？」

「有一件事情想拜託妳！聽說江戶有一個會催眠術的道人，能讓妳做想做的夢。妳去要求那個道人，要他把遊太郎帶入妳的夢境。如果能實現的話，我把七十五兩的金幣悉數給妳，如何？天下那來這麼好的事，對不對？」

「爲什麼呢！」阿藤敏感地認爲其中必有蹊蹺。

「在眞相還未大白前，妳先別問。妳如果能答應的話，在此先謝了。」

「好吧！我答應你，我去找道士。」

「啊！不愧爲女中英豪，這種事也只有妳肯操心，盡力了。請妳現在把妳的上衣脫下！」

「啊！你說什麼？」

「哦！別緊張，貧僧絕非如平手造酒那般無恥。我只是必須在妳身上寫幾個字。」

阿藤依言把上衣御下，背轉向三休，三休用筆不知在她背後寫了些什麼。

「好了。妳只要認爲這是能夠驅邪避惡的符咒就好了。」

5

音羽町五丁目到關口台町的鐵砲坂一帶。都是諸侯和高級武士的住宅，即使是在白天，行人也很稀少。但是最近鐵砲坂一帶，突然有許多民家的女人來來往往。使得在十字路口守衛的武士大感不解。

居住在此的武士們，平常都不太打交道。因爲他們的住宅好似今天的公寓，彼此互不交往。無論你做什麼，永遠不會有人來干涉。

附近亦設有巡邏的武士，當他們看到這些民家的婦女走進一所圍有高牆的房子，感到非常奇怪。

黃昏後，阿藤也走進裡面。

從太陽未上升就出門，現在已日落。整整的一天。阿藤無精打彩，搖搖幌幌走著，臉上

已經很疲乏了。

坐上三休預備好的轎子，來到岸邊旅館，和三休事先約定的房間。

「怎麼樣？春宵苦短！達到目的了吧？」三休問道。

阿藤有氣無力的坐著，眼睛瞪著上方。

「我也不知道怎麼搞的，覺得好疲倦！」

「喔，戀愛中的人都是如此，神情恍惚，茶飯不思。」

阿藤可能被道士所辱！

三休請阿藤再把上衣脫下。一看，他所寫的那些字都被汗水模糊了。而且，隱約溶成一個男人的手掌形。

阿藤不祇是接受催眠，她受辱了。

「該死的傢伙，昨晚沾污了阿藤！」三休低聲憤憤的說道。

阿藤恢復了意識，「你說什麼？」

「沒有，妳現在覺得怎麼樣了？」

「頭很疼。」

三休大笑。心想？

「能夠把一個火爆性子的女人玩弄到這種地步，一定是一個不尋常的傢伙！」

※　※　※

第二天晚上，月華如水。

遊太郎受三休之託，來到鐵砲坂的怪屋。遊太郎走進去。

「喔！原來是修道場！」

在行者堂，護摩廳的中間，是一所以銅板爲屋頂的建築。在月光下，射出耀眼的光芒。雖然是一棟新建築卻有一種令人不寒而慄，陰森恐怖的氣氛。

修道場本該建於山林之中。環擁的青山綠水，可以涵養人一種莊嚴崇高的情操。拋開世俗的名利與羈絆。餐風宿露，苦心修行。這才是修道者應有的態度。

可是，這個神秘的道人並不如此。他不隱居山林，卻來到繁華的江戶，其中必定有什麼不法的企圖，可怕的陰謀。

封建時代，百姓喪葬之事皆由寺院辦理。此外，遇到任何災禍，不如意的事情，都找道士代爲解決。

疾病，不幸，災難等，各有所主的神。

這座道場供奉的是不動明王，道士們藉著不動明王的名義，做了許多欺民詐財之事。

遊太郎躲在樹下，看到屋裡奇怪的一幕：

在雪白的地面上，有一個身著長衣的女人，頭上頂著蠟燭，赤足，右手拿著松樹葉，口

中唸唸有辭。

之後，她走到離開正殿約莫十丈遠的一座小塔旁邊，走了一圈，又回到原來的位子上。

殿內只點著一盞紅色的小灯，使氣氛更加恐怖。她走到一根圓柱子旁，高聲念道：

「金剛忿怒尊，赤身大力明王，穢跡忿怒明王，請顯聖，放出凶光，將那個女人和她肚裡的孩子害死。」

然後，將松葉插在柱子上綁的稻草人身上。

「用這種方法能害死一個人嗎？」

遊太郎在黑暗中苦笑著。

※　※　※

「哈哈！那個女人是當舖的老闆娘，想害死一名武士的女兒。說也奇怪呀！眞想不透。」

三休從遊太郎手裡接過稻草娃娃，翻來覆去，想不出個所以然來。

當然，遊太郎很有耐心的等白衣女人把同樣的過程反覆做一百次之後，趁她換下白衣之時，偷出圓柱上的稻草人，並且跟踪她身後。

這個女人一直走進五軒町的一家大當舖。

稻草人背後寫著：

「村松右京太夫長女眷江，二十一歲。」

經查閱武鑑，她出自十五名高家之一，是俸祿三千八百石的望族。

高家，是幕府的職務名稱，負責幕府中一切的典禮，儀式的策劃，及諸侯家典禮的舉行。此外，他們還負責接待勅使，院使等。每年將軍賜四品以上的大官喝酒時，亦由他們代表將軍招待。伊勢大廟及日光廟祭廟時，也由他們代理主祭。

「高家不會窮到進當舖的地步吧？高家這個職務有的是油水，應該非常富有才是。」

三休摸摸大光頭，繼續說道：

「一個女人想用這個辦法來害死另一個女人，是不是吃醋呢？」

說到這裡，突然靈機一動，十分感嘆的說道：

「女人實在太無知了，被假道士欺騙竟然還不知不覺。做稻草人，這又能幹什麼呢？害得我三休忙都忙不過來。」

說完之後就走出去了。

約莫二個小時之後，又回來了。

「遊太郎，下一步就是要『作賊』了。」

他笑笑，在榻榻米上做爬行的動作。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那個女孩子半年前到村松右京太夫家學習禮儀，回來時竟然……」

三休用手在肚子上畫個弧形。

「到底是那家的主人或是其他的人幹的，現在還不太清楚。產期可能在十月十日。當舖把這件事情隱瞞起來，不欲外知曉。但是，女孩子的母親忍不下這口氣。爲了替女兒出口氣，所以想以祈禱的方式害死右京太夫的女兒……這裡要借重你的想像力了。」

遊太郎想了一會兒，說道：「可能當舖家的女兒已經過世了。」

「唔！」三休點點頭。

「那個女的因難產過世。家人將她化粧成將軍府中的女官，手中抱個布娃娃，浮在龍仙寺的池塘上。」

「你想的很正確。從現在起，我們要做些偷雞摸狗的事。」

筑波山間幽篁裡
露水鴛鴦一夜妻
空山寂寂，
可恨哪！
月華千里！

遊太郎唱著小調，在護國寺前的大馬路上悠閒的走著。仍是和平常一樣的打扮，臉上蒙黑巾，在他身旁，有一個小廝打扮，用白巾蒙著臉的，正是三休和尚。

經過富士見坡，在浪切不動神前右轉，就到了大塚仲町。

「喂！」小巷中走出一個蒙著白頭巾的女人，對遊太郎說：「有興趣吧？」

跟著又走出一個，拉住三休的袖子：

「時間到了，五十文成交，如何？」

「我今天遇到算命先生，警告我不可和流鶯打交道。」

「你不要胡說，我今天晚上是第一次出手。」

「什麼！我們三年前碰過面。」

「胡說！」

「自從那一次成了習慣之後，落魄到現在這種無處可容身的地步。說一句不怕難爲情的話，被這位年輕人開導一番，從此改過自新。所以，妳不要來引誘我！」

「和我有一面之交的客人我都有印象，可是我對你毫無印象。」

「像我這種美男子，經過三年放浪形骸，也面目全非了。好啦！從明天起恢復以前的樣子。」

三休把白面巾拿下。

此時，遊太郎笑罵道：「三休啊，您就別再鬧笑話了吧！」

此時，這兩名流鶯竊竊私語：

「奇怪？那個年輕人身上怎麼有一股幽香？」

兩個人的影子很快從黑暗中消失。

「社會混亂之時，殺人犯，流鶯的數目會突然增加，這是必然的現象。」

走著走著，三休指著面前一棟建築對遊太郎說道：

「就是那家！」

6

三休和遊太郎很輕易的爬過圍牆，侵入院中。

院子裡雛花木繁多，但卻整理的井然有序，可看出這是十分富裕的人家。

二人在朦朧的月光下，小心翼翼的走著，不覺間，來到了泉水旁。

「如果在這兒談心，不知道有多好！」

三休在這種緊張的氣氛之下，居然還有心情說俏皮話。

「如果有一位美麗的姑娘含情脈脈，雲裳飄飄，對著我微笑，多好！」

朦朧的月光，朦朧的影，

濃濃的紫藤，濃濃的情。

「喔！很大的房子嘛！要潛入床下，應該很容易。」

這是俸祿三千八百石的高級武士的住宅。前宅、後院，規劃的非常有條理。因此，他們很快就找到武士女兒的房間。

床下滿是灰塵，還有一股難耐的異臭。二人匍匐前進，相視而笑！

「沒想到我們竟做出這種荒唐的事。」

前進了十公尺遠，三休點起事先準備好的蠟燭，仔細的照著每一個角落。

他們所要找的，是稻草人埋藏的地點。

「可能埋在柱子附近。」

突然，兩人的頭頂上傳來了怪怪的聲音。

——是什麼聲音？

三休神情有點兒緊張。

接著，有腳步聲。彷彿可聽出是在安慰一個女人。

這時，女人呻吟之聲愈來愈大，似乎非常痛苦。

遊太郎拉拉三休，指著柱子旁。三休會意，爬過去一看。那裡有一個隆起的土堆。

三休挖出了一個木頭盒子，上面刻著經文。裡面放著一個稻草人。

「喂！和尚！此種咒法眞的有那麼大的效果嗎？」遊太郎小聲問道。

三休笑了一笑：「那個女人發出痛苦的呻吟，並不是被咒，你還年輕，不懂事。那是女人生產陣痛的聲音。」

「陣痛？」

「對，十月十日正是產期。」

當三休說此話時，遊太郎覺得背後有人。回頭一看，在相距不遠處，有一個人躲在那兒。

遊太郎想爬過去看個究竟，三休抓住他：

「不必追。他會來找我們。」

二人跳出牆，來到馬路上時：

「我們似乎來得太早了。」三休自言自語說道。

「是不是敵人預先埋伏？」

「可能侵入床下的那個人已找來許多同黨。也好，讓我們舒活舒活筋骨。要不然就太掃興了。遊太郎，你在附近找個隱蔽的地方躲著，看看這場好戲吧！貧僧決定赤手空拳打得敵人落花流水！等著看吧！」

遊太郎依言走到對面的林子裡，三休則走到一座守望亭邊。

守望亭是老年人最好的歸宿。

守望亭的設置起於寬永年間。擔任守望者都是年輕力壯的青年。目的在於加強夜間戒備

，取締不法之徒，保障老弱婦孺行路的安全。可是，相延至今卻已名存實亡。擔任此工作的，都是些年老體衰，無家可歸，可憐的老頭兒。

「嗨！老先生您好！」

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低著頭，專注的整理釣具，看到三休，頭也不抬，依舊繼續自己的工作。

三休走到裡面，坐在一個木箱上，拿出煙袋，燃起了煙。

「村松右京太夫身爲高家，果然非比尋常，不但建築宏偉壯麗；連庭院都草木扶疏，美侖美奐。」

「你是不是想謀個差事？」

老人看三休的打扮，以爲他是來找事的。

「對。我希望在有漂亮姑娘的公館謀個差事，近水樓台嘛！」

「唔。」老人笑笑。

「老先生，看您笑得那麼曖昧，似乎有什麼話要說。」

「不錯。對面那家的小姐是個絕色的美人。可惜，不久就要回京了。」

「喔？回京？」

「是啊。當她生下太子之後，馬上要回京。」

「啊哈，未出嫁的媽媽！」

「這種情形現在多的是，沒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

「別說得這麼不在乎好不好？」

「是！這種動搖人心，敗壞風氣的話說不得。」

「不談這些。我們喝兩杯！」

「怎的？今天手氣太好是吧？」

「老人家，別以爲幹我們這行的都是窮光蛋！」

三休扔給老人一個金幣。

「喔？很大方嘛？」

「讓你買點酒，解解悶兒。如果你不想多說話，我也不勉强。我走了。」

老人壓低聲音說道：「如果生下的是未來的皇上的話，怎麼辦？」

此時，三休嘖的一聲，說道：「正在緊要關頭，有人來打擾了。」

有五、六個黑影，無聲無息的出現。

「你說什麼？」

老人不知道三休的用意。回頭看到這些蒙面的浪人，嚇了一跳。

「喂！」爲首的一人叫道：「出來吧！」

三休口吐著煙圈，充耳不聞。

「出來吧！臭和尚！」

看來對方已知道他的身分。

「哈！臭和尚，窮浪人，觀戰的是位老先生，倒挺有趣的嘛！」

三休說著，走到亭外。

「和尚！我看用不著我們替你超渡了？你還是自己替自己唸唸經吧！」

那些浪人迅速的把三休圍在中間，同時個個殺氣騰騰，緊緊握住刀柄。

三休毫不在意，繼續悠閒的吸著煙。

「煙，馬上會隨風而散。你們，也將和這煙一般，歸於虛無。快滾吧！」

「找死！」浪人不約而同的怒喝一聲，拔出刀來。

「要找死？何必那麼急呢？待貧僧吸完這口煙再說。」

三休敲下煙灰，繼續吸著。

「吸一口煙用不著多少時間，各位耐著性子等等吧！」

慢慢的將煙吐向他們。

「殺！」

被三休取笑的浪人們憤怒的揮刀攻擊，三休快刀一揮。

「啊！」

噹啷一聲，一人刀落於地上，身子被腰斬成兩段。

接著，三休以快速無比的手法將煙灰彈向另一名浪人。

「你這可惡的和尚，老夫跟你拚了！」

浪人怒髮衝冠，但是，拿著刀楞在那兒。

三休依舊悠閒的站在那兒，對於面向着的敵人竟有些不忍下手的憐憫。

此時，三休看見另一名心浮氣躁，蠢蠢欲動的浪人，又用煙灰彈向那人，剎那間，奪下他的大刀。並將那把刀踢得遠遠的。

「下一個是誰？」三休以嘲弄的口吻說道。

此時，為首那人走近三休。三休提著煙袋：

「多少錢雇你們來的？三兩？五兩？」

當煙袋和刀尖將要接觸的那一剎那，對方一刀斬下。

「喔？好刀法！」

三休一閃，以左手將敵人的刀打落。右手一揮，煙灰彈向敵人的雙眼。

「哎唷！」敵人一聲慘叫，兩隻手摀住了臉。

「怎麼樣，貧僧只憑煙灰就能將你們這些無用之輩打得呼爹喚娘！要命的快逃吧！」

其餘的人聽到這話，拔腿便跑，一會兒功夫，已不見人影。

三休回到守望亭。

「老人家？」

「分出勝負了吧？那批人呢？」

老人早已嚇得跌坐在地上，半天爬不起來。

「啊哈，早就被貧僧嚇跑了，那些人那有什麼眞本事。」

三休十分得意，又道：

「老人家，人都走了你還坐在那兒幹什麼？快爬起來吧！貧僧等著你說故事哪！」

7

很奇怪的光景。

在佈置豪華的房間裡，放著一個一丈多寬，三角形的護摩壇。此壇是唸咒及施法時用的圓形的護摩壇是爲人祈求延長壽命時用的，三角形的壇則是咒人早死。

在壇的中央，放著一個八瓣蓮花形的燭台。壇的兩邊，一邊畫著青地四印曼荼羅像，另一邊是蓮華廣大曼荼羅像。中間掛著金剛憤怒尊圖像。壇上供著人血、牛血、牛頭、死老鼠

、豬尿、牛糞、蛇皮、毒藥等等。盛放這些東西的容器，叫做鉤召金剛爐。

此時，壇上有一個身穿白衣，以白巾蒙著臉的行者。閉著雙眼，手裡數著唸珠，嘴裡嘰哩呱啦的，不知在唸些什麼咒語。壇下，坐著一個身穿喪服的女人。她就是前天晚上在鐵砲坂的修道場，以松針刺進稻草人，行「百度參拜」的女人。

她名叫須賀，是這家店舖的女主人。她的女兒因難產而去世。雖然，孩子的性命是保住了，但她難忍失女之痛，因此懷恨村松右京太夫的長女眷江。想以咒法害死她。眷江在這幾天也將生產。須賀此種殘酷堅決的意念，使她臉上充滿殺機，配上屋子裡的氣氛，活像殺人不眨眼夜叉。

突然間，行者怪叫一聲，全身像中了邪似的亂顫，由神壇上走下來，看看須賀，說道：

「請吧！」

須賀站起來，走到壇前跪下，閉目合掌，對神像膜拜一番。

之後，她站起來，把喪服捲起。喪服底下並不著任何衣物。她暴露著下體，坐在壇前的坐墊上，張開雙腿。

須賀左手拿金剛杵，右手拿著一支大筆。那支筆是以死刑犯的頭髮、瘋狗、野馬及病牛的尾毛合製而成。她將筆放進一只有缺口的大碗裡。碗中盛著赤黑色濃稠的液體。是以女人的經血及牛、馬、狐狸的血混合而成。

「南無！大憤怒魔王，濊跡憤怒明王，以及十萬個魔鬼的眷屬，八萬個童子，敬請各位發出毒光，放出毒氣，將那母子二人害死！」

她唸過之後，把筆一甩，筆上的液體噴向火爐熊熊的火焰之中。頓時，冒起一股帶有惡臭的黑煙。

須賀繼續唸咒，陸續把壇上的牛頭，蛇皮、人血等祭品拋進火爐。行者站在火爐旁，添入浸油的木材，以免爐中三火熄滅。黑煙，一股又一股升起——。

這種咒法是以上升煙的形狀來斷定這次的作法成功與否。

「嗚啊！」

突然行者怪叫一聲，將須賀一把拉起。須賀像失了神似的，張開兩腳，嘴中唸著：

「南無明王！南無明王！」

然後，向火爐裡灑了一泡尿。

※　※　※

同一時刻，蘭醫・緒原長慶帶著大目付後藤修理亮介紹信，來到了村松右京太夫的官邸。

緒原長慶年約三十許，頭微禿，在長崎學習荷蘭醫學，是一位相當有名的醫生。年輕時，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看到南小柿寧一所著的「解剖存眞圖」，非常的有興趣，便加入蘭

醫學研究的行列。後來，陸續看了「醫原樞要」、「病學通論」幾本書，還覺得不滿足，又看了許許多多的原文書籍，是當時唯一的國醫。

長慶走到產房隔壁的房間，很清楚的聽到產婦痛苦的呻吟。此時，一名年老的女侍神色恐怖的告訴他：

「一定有人在背後咀咒小姐，我看她的痛苦很不尋常。」

長慶微微一笑，並不說一句話。

女侍會有這種想法，亦是有原因的。

眷江開始陣痛之時，覺得房裡的空氣非常沈悶、污濁，門窗都關得緊緊的，密不透風。同時，她覺得天旋地轉，頭昏眼花。

微弱的灯光漸漸幽暗，眼看就要熄滅了。她掙扎起來，想將它弄好。此時，她覺得背後有一個巨大的黑影壓在她身上。她抑住自己的恐怖，回頭一看，覺得天花板，牆壁像惡魔似的由四面八方壓下來。她不覺失聲大叫——

「誰啊！」女侍馬上拔出短劍。

女侍告訴蘭醫曾經有這麼一件事。

此時，隔房的眷江又發出了悲慘恐怖的呻吟，彷彿被惡魔勒住頸子一般。但是，長慶以科學研究者的態度，對這種非現實的現象仍舊不敢苟同。

他走到眷江的房間，把被子掀開，拿出消毒過的醫藥器具，準備做接生工作。

一小時之後。

「哇！」

聽到嬰兒的哭聲，侍女放下了一直懸著的心。

※　※　※

「你說得倒好聽。」

在兩國廣小路旁的小店裡，有一個帶著醉意的年輕工人搖搖幌幌走進來。桌旁的椅子上，坐著一個年紀相若的人，是這一帶有名的風流男子。

「什麼事啊。仙公！」

「嘿嘿！情人沒有來的時候，你老兄兩隻眼睛可都快變成三隻了，眼巴巴的望呀望的！」

「那是我的事。唉！美男子也有他的煩惱！」

「哎唷！可別讓人笑掉大牙。也不瞧瞧自己的樣子。你這張葫蘆臉啊，放在水裡都會浮上來。」

「哼！就是有人喜歡我這個葫蘆。」

「別吹了。倒是米沢町的梅春師父對我挺有意思。怎麼樣，會不會吃醋？如果你們知道我將入贅她家的話，八成會嚇得全身亂顫，哈哈！」

「我看，全身亂顫的是你！」

仙公吐了一口氣，繼續說道：

「我在淺芳原的鏡池旁邊的松樹上，看到了一具上吊的女屍。」

「上吊？」

「是啊！可能是遭男人遺棄的女人。」

鏡池，曾發生過一段盪人心弦的故事。美麗的妓女因與英俊的和尚相戀，在此投水自殺。

「咦？現在還有那種痴情的女人嗎？我的老婆如果也那麼痴情該多好！」

「你的老婆呀！別指望了吧！」

「喂，仙公，那個女人是誰你知道嗎？」

「就是這點。」他用手拍著膝蓋。「你認爲那個女人是誰呢？」

「我就是問你這個呀！」

「是射箭場的阿藤。」

此時，坐在另一張桌子上的年輕人，聽到這話，回過頭來，正是遊太郎。

「怎麼會是她呢？」

被三休以巧妙的手法，煽動她前往怪異的修道場住了一夜，回來的時候，就變得精神恍

惚，這點和她上吊可能有關係。

遊太郎靈光一閃：

「或許是被殺死後吊在那裡也說不定！」

遊太郎心情非常沈重，更受不了那些人把這件事情提出來當衆討論，他起身走了出去。

太陽已經下山了，看樣子可能會下雨。

「好吧！我一個人到村松右京太夫的公館查明這段秘密。」

一小時之後，遊太郎孤單的影子出現在護國寺門前的大馬路上。四周冷冷清清。在月光下，覺得這條路比平常更寬濶，更寧靜、更迷人。他兩手套在袖子裡，慢慢走著。突然，有一隻狗迅速的從面前跑過去。

「今天晚上可能會有不幸的事發生！」

遊太郎心裡有這種預感。

不出所料，前面出現一個浪人，當要與他錯身而過時，突然拔出刀來，刺向遊太郎。

「想搶東西或是別有目的？」遊太郎平靜的問道。

對方不回答，把刀拿在身前，一直看著遊太郎。

「這傢伙的武功不弱！」

遊太郎把小刀抽出一小段，說道：

「你好像不是强盜，那麼，你是不是知道我的身份了？」

遊太郎迫近敵人身旁，說道：

「我不希望亂開殺戒，這是不得已的。」

遊太郎擺出霞斬的招式。

「……」對手沈默的站在那兒，一動也不動。

兩人一直保持著膠著狀態。

忽然，遊太郎跨出半步，右肩一轉。敵人見有機可乘，閃電似的發動攻擊。

遊太郎以冷靜的眼光注視著敵人。

「是你自找的，休怪我無情！」

噹啷一聲，兩刀於空中交鋒，只見一陣電光石火，敵人已奄奄一息的躺在地上。

8

遊太郎離開那裡約莫一公里遠的時候。

「咦？」

眼前赫然躺著一具屍體。他即是剛從松村宅回來的緒原長慶。

「……」遊太郎經過屍體旁，心中不免納悶。

「會不會是剛才那個浪人下的毒手？」

停下來看看他背後的傷口：

「好快的刀法！」

遊太郎到此時仍不知道他就是名震全國的蘭醫——緒原長慶。

走了幾步，背後傳來急促的脚步聲。回頭一看，是官方的捕吏。

「逃嗎？」

以遊太郎的個性而言，絕不允許自己如此，逃的話，豈不表示自己作賊心虛嗎？

那些捕快很快的走近了，發現地上的屍體。

「啊！這裡也有一具！」捕快們異口同聲說道。

當他們看到遊太郎一個人直挺挺的站在那裡，下意識的打個寒顫。心想：「這絕不是一個好惹的人物！」但是，爲了忠於職守，仍然鼓起勇氣，走向前去！

「有一件事情我必先聲明。」遊太郎以平靜的口氣說道。

「這個人並不是我殺的，前面那具屍體才是我殺的。」

「何以見得？」年約五十多歲的同心（相當於現在的警察）問道。

「那人突然間出手偷襲，爲了自衞，不得已將他殺掉！」

「我幹這行幹了三十多年，這種話唬得了我？」

「你不相信我也沒辦法！」

「現在你打算如何？」

「離開這裡。」說完之後，轉身就想走。

「等一等！」同心緊握著鐵棒：「想逃嗎？你的態度使人不得不心起疑竇！」

遊太郎不理不睬，繼續往前走。同心又開口道：

「跟我走！」

「不，我急著趕路！」

「好！」同心拿出口哨。

「看樣子，不和他們比劃比劃，今晚是別想脫身了。」

近來，頻頻發生殺人刼財的事。所以，官府特別加強夜間的巡邏。哨音一響，立刻竄出了數條人影。

「佐平次，這裡！」同心高聲叫道。

遊太郎索性把兩手插在懷裡，靠在寺院的圍牆上。看到黑暗中竄出的人影，微微一笑。

「誰？」佐平次喝道。

「佐平次，此人是殺人刼財的大盜。」

「老大！」他搖搖頭說道：「你看錯了。」

「什麼？」

「這位先生是大目付後藤修理亮的上賓，叫遊太郎！」

「……」

同心一時不知所措。

佐平次走到遊太郎身旁問他：「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遊太郎一臉無可奈何的苦笑：

「他們一口咬定我是凶手，一點都不容我分辯。我又有什麼辦法呢？」

「喔！原來如此。黑住老大，你儘可不必懷疑遊太郎，也許他還能協助我們破案呢？」

此時，驗屍的同心驚訝的叫道：「啊！他是緒原長慶先生！」

「啊！」遊太郎聽到這話也大爲震驚。雖然他們並不相識，但是修理亮曾提過這位偉大的國醫。

黑住連忙蹲下，將在屍體身旁的紅色包袱打開，遊太郎也湊過去。包袱裡，有一個黑色的醫藥箱，另外有一封信。

「唔！他剛從松村右京太夫家裡回來。」

「大概是爲了女兒難產，請他去照顧吧！」大家紛紛如此猜測。

事情是這樣的：長慶讓松村的女兒很順利，平安的產下一個男嬰。敵方探知消息，立刻派人追殺長慶，以洩心頭之恨。因爲，長慶粉碎了他們的陰謀。

遊太郎暗暗想道：他殺死長慶之後，又拔刀刺殺自己，莫非想殺人滅口？太可惡了，竟然殺死這麼一位不可多得的名醫。

※　※　※

不遠處，在半倒的圍牆下，靜靜地站著一個人。他，是平手造酒。他是被通緝的要犯，所以對哨音特別敏感。

「不會是發現了我吧？」

他躲在暗處，愈想愈不對勁，縱身一躍，跳過圍牆，通過荒蕪的庭院，來到屋前。

幾扇紙門內微微透出灯光，在朦朧的月光下，看起來彷彿墓地的鬼火。

「唔！不錯，今晚就在這裡歇著吧！」

於是他就打開紙門，走了進去。

「……」

不料，房內赫然坐著一個人，正以冷峻的眼光盯著他。

是一個妖豔的女子，半跪半坐，手裡拿著長煙管，風韻十足。

坐墊前，有幾個骰子和一個用紙糊的碗。可能剛才有一批人在此聚賭，聽到哨音紛紛逃走了。只留下一個女人在此看守。看她一點兒也不驚慌，可見她胆量不小。

「藉著空屋開設賭場嗎？」造酒冷冷的問道。

「喔！你也要參加嗎？可惜晚了一步。」女人拋給造酒一個媚笑。

「哈。這些人是被哨音嚇走的。相反的，我是被哨音逼到這裡來的。」

「這麼說，你是通緝犯？」

造酒默不作聲，和女人相對坐下。

「有酒吧？」

「對不起，恰巧沒有。」

女人由嘴裡慢慢的吐出煙圈，十分得意。接著，懶懶地說道：

「正覺得十分疲勞寂寞時，沒想到你來了，難道這是上天有意的安排呢！」

大約經過了兩個小時，兩個互不相識的男女，聚精會神的擲着骰子。

從阿輪作莊時熟練的動作，表示她是個中老手。

他將骰子放在紙碗裡，猛力的搖一搖。作了一個深呼吸之後，把肩上的衣服退下，露出了雪白的臂膀，造酒不覺地視線集中到那塊肌肉，阿輪看得很清楚，卻說：

「下賭注吧！」

※　※

造酒毫不考慮的說道：「半！（雙）」

造酒從開始賭到現在，一直押在半，每次都贏。

「掀開碗吧。啊！又是你贏！」女人無可奈何，把賭資推到造酒面前。

造酒雖然對此女別有用心，連賭皆贏，但仍不動聲色。

「看這個樣子，再輸的話，連我自己都要輸掉了。」

說完，阿輪換個姿勢，露出了白嫩的腿部。

「這種淫娼的坐姿在賭場是禁止的！」

但造酒還是忍不住把眼光投向她的腿部。他知道阿輪是想用這種方法來擾亂他情緒，分散他的注意力，藉此暗中動手脚。

阿輪已把骰子調包，握在手中。她料定造酒一定沒注意到，這下子她是贏定了。

「押下吧！」

「雙！」造酒仍然押雙。

「好！」伸手想掀開碗的瞬間，造酒拿起身旁的大刀，以刀背敲在阿輪的左掌上。

「啊！」藏在左手中的骰子落下。

造酒十分得意，微微一笑，說道：

「這次還是我贏！」果然不錯，碗裡的骰子是雙數。

阿輪的臉色愈變愈白，全身不停地顫抖。

9

看到平手造酒慢慢的站起，阿輪本能的退到牆邊。

「像妳這種淫蕩的女人還會怕嗎？」造酒以冷酷的聲音說道。

阿輪的面色愈發蒼白。

「先生！」以顫抖的聲音叫道：「先生是平手造酒嗎？」

「是又怎樣？」

「如果你是平手造酒的話，有件事要和你商量。」

「商量什麼？」

「這……」阿輪吞吞吐吐的說道：「我是你的人，其他的事，以後再說吧！」

「唔！」造酒面無表情。

阿輪轉過身去，慢慢地將腰帶解開。造酒在背後一直注意她的舉動。

「如果她眞的害怕，手爲什麼不發抖呢？」造酒如此想。

腰帶，像一條長蛇般，落在脚上。接著，她脫下外衣，裡面是一件粉紅色，顏色鮮明的內衣。裹著她那成熟豐滿的胴體。她走到造酒身旁：

「怎麼辦呢？」

「……」

「這裡沒有棉被。」

「這倒無所謂！」

「爽快！」

阿輪解開內衣的帶子，躺在床上，手置於胸前，閉上眼睛，靜靜地躺著。

造酒猶豫了一會兒，旣心這可能是一個陷阱！他看看四周，覺得沒什麼異樣，方才下了決定。

「好吧！」

他把大刀放在阿輪的身邊，將她衣服的下擺掀開……

片刻之後，阿輪全身微微地顫動，似乎無法控制自己。造酒這才伸出手來，支撐着伏在她身上。

阿輪以雙脚夾住造酒，兩手抱住他的頸子，緊緊地抱著他。

突然，紙門被打開，出現一個優婆塞行者打扮的人。所謂優婆塞行者，就是半僧半道的一種特殊的人物。在修練場替人念咒，祈神、許願、趨鬼、除魔、治病。

「平手造酒！看招！」大喝一聲，把金剛杖高舉在頭上。

瞬間，造酒很快的轉身，右手拿起大刀，左手抽出小刀。小刀對準阿輪的咽喉。

「唔！」此人看情勢不妙，把金剛杖放下，說道：

「我想以高價請你替我效勞，如何？」

造酒的回答非常冰冷：「我練武的目的並非替人效勞！」

「話是不錯……」

「先別打擾，我和女人還有些事待辦。」

「……」

「你到紙門邊等著！」

於是，造酒又投入阿輪的懷抱。

※　※　※

「哈哈！琴聲響了，我的肚子咕嚕作響。」

在大目付後藤修理亮的書房裡，三休高聲說道。

小百合靜靜地坐在另一個角落彈琴。

「認眞的彈妳的琴吧！如泣如訴的琴聲，代表什麼呢？是不是無法忘情遊太郎？」

這時，大目付走了進來。

「好久沒到府上拜訪，請原諒！」

「你的氣色還是那麼好！」

兩人相視一笑。

「我有一件事想請問大目付。」

「什麼事？」

「聽說，伏見殿的少爺最近住在江戶？」

「沒錯。」

當時，親王有伏見，有栖川、桂、閑院四家。

依照規矩，親王在朝廷裡列的席次在三公之下。三公卽關白，左大臣、右大臣，生攝家產生。（攝家：近衞、九條、二條、一條、鷹司等五家）攝家的地位比親王略高一級。比方說，朝廷舉行典禮，攝家上完香後，才輪到親王，路上兩轎相遇，親王的轎必須讓路。

伏見宮的少爺到江戶來，是兩年前的事。他將繼承下一代天子，因此和將軍府時有來往，將軍待之如上賓。

當時，尊王倒幕的思想已逐漸蔚成風氣，幕府莫不想盡辦法，要扭轉此種風氣。

「太子曾在高家村松右京太夫的公館裡待過一段時間。」

「是啊？怎麼了？」

三休乾咳一聲，答道：

「食色性也，貪戀女色是男人的天性。」

老人笑一笑，問道：「太子好色嗎？」

「不分貧富貴賤，那個男人不好色？不過，他太不知檢束！」

「怎麼說？」

「首先，他和右京太夫的女兒發生關係，被一名侍女看到了。沒想到，他又和這名侍女發生關係。你說，這不太荒唐了嗎？」

「你倒很清楚。」

「可不是我信口開河，這是有憑有據的。」

「什麼憑據？」

三休一本正經地，在腹前畫個大圓圈。

「唔！」大目付會意，輕應一聲。說道：

「右京太夫的女兒懷孕了？」

「豈止右京大夫的女兒？連那個侍女也懷孕了。」

「如果眞是這樣的話，太子實在太不應該！」老人無奈的嘆口氣。

「右京太夫女兒的事我們姑且不談。侍女命運如何？按照慣例，她要被處死。不過，聽說右京太夫已於暗中打發她回家。問題就發生這裡。」

三休摸摸光頭，說道。

那名女侍是五軒町的大當舖老闆唯一的女兒。依照當時的風氣，一般商人的女兒，都要到將軍府、諸侯家、或旗本府裡學習禮儀，相習成風視爲婚前的訓練。如果她在這些地方經過三年學習之後返家，求婚的人特別多。因爲一般人認爲凡經訓練後的少女，必有能力勝任一個妻子該做的任何事情。

當舖的老闆看到女兒時限未到就回來了，非常的吃驚，又看她隆起的肚皮，連忙問詳情。她本來不敢說出來，經不住雙親再三催促，才吞吞吐吐的告訴父母，自己和太子發生了關係。

他們馬上通知村松家，認爲女兒在他家裡出來，當然該由他們負責。但是村松家卻回答道：

「那不關我們的事，是你女兒自己行爲不檢。」

她的雙親怒不可遏，因爲事實俱在，女兒分明帶回了一把太子所賜，波平助進的名劍。如果松村家眞要要賴的話，那就到評定足所（衙門）評評理吧！評定所的門前有一個箱子，任何人都可以把訴狀投入其中。

這份訴狀輾轉傳到了若年寄手裡。經派人暗中查訪，當舖的女兒果然和太子發生關係。他這樣判決了訴狀：

「現在，就看她們二人誰先生下男嬰，便由將軍府迎接母女進宮，養育此兒。」

依照若年寄的想法，右京太夫的女兒懷孕當然先生產。但是，當舖夫婦爲了希望女兒早點生產，曾到鐵砲坂的修道場祈禱。經過那一派道人的調查，女兒的產期在村松的女兒之後。爲了使嬰兒早點降臨世界，不得以剖腹取出胎兒，而犧牲了女兒一條命。

「同時，當舖又利用道士們散佈龍會升天的謠言，使好奇的群衆前往龍仙寺的池塘看個究竟。再把女兒由下水道拋入，午時，浮出於池塘上。」三休說到這裡，不覺搖頭嘆氣。

「是想讓大家知道女兒確實因難產而死，作爲日後的憑據，對吧！」

「正是。同時，還利用祈禱的方式想害死村松的女兒。」

「爲了這件事，你要遊太郎調查清楚？」

「哈哈，爲僧不如爲盜，貧僧向來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換句話說，就是好管閒事。」

「那麼，松村的女兒生產了嗎？」

「也生下一個男嬰。還是緒原長慶接生的呢！對了忘了向你道歉，他帶了你的介紹信前往。」

原來那封介紹信是三休所僞造的。

「可是長慶爲何遭受暗殺？」

「什麼？」老人簡直難以置信。

三休說道：「所以，你說那批人該不該嚴加處分？」

10

「喂，你們聽到了沒有？諸侯的行列要出巡！」

「你這個渾蛋，就你長了耳朵是吧！去看看究竟是怎麼回事呀！」

「別多嘴好不好？肚臍眼對肚臍眼。說出來會令人難堪。」

「啊哈！不說也好，免得噁心。」說完，打了一個噴嚏！

「老實說，你這傢伙昨晚幹了什麼好事？」

「不敢不敢，只不過有點兒傷風感冒罷了。」

「喔！原來如此。」

由於諸侯行列的出現，大批的群衆湧向五軒町。

一個偉大的母親爲了孩子的將來而犧牲自己的性命，浮屍於龍仙寺的池塘。現在，她的願望終於達成了。

壯大的行列出現在大當舖前，將軍府已準備將此名嬰兒收養。當舖前的馬路上擠滿了人。以好奇的心情，望著緩緩前進的行列。

有鑲金邊的箱子，長槍、大彎刀、長柄傘、兩旁整齊的站著騎士，威風凜凜。另外還有一些徒步的下級武士跟隨在隊伍之後。

「眞稀奇，你看，當舖的倉庫裡什麼都不缺，就少一個王爺而已。」

「嘿！別急！王爺也有啦。代表王爺的是一個在襁褓中的嬰兒，現在正坐在轎子裡。如何？你也多生幾個小孩吧！一打裡面如果有一個能出人頭地的話，那你這輩子就享用不盡了。」

「風水輪流轉啊！你別得意。前幾天算命的對我說：五代以後，我會有個叫柴田鍊三郎的玄孫。在一百五十年之後，我們今天在此談論些什麼，他都一清二楚。而且，著書發行，賺了一大把鈔票！」

「好啦！好啦！」

三休在群衆中，聽到二人一搭一檔的說個沒完，不覺莞爾。

※　※　※

若年寄家裡，村松右京太夫和當舖老闆先後來報告，自己的女兒生下太子。很巧，都是同一天前來報告，而且，都提出了證據：兩人拿的都是波平助進鑄造的名劍。唯一的分別是：松村家的劍上沒有刻上名字，當舖的那把則刻了名字。

在這種情形之下，若年寄無法斷定誰是誰非，於是，決定舉行一個試刀儀式。

擔任試刀的，一定要武功非常高強的人。當時，試刀的專家有山野加右衞門，山田淺右衞門二人。山野加右衞門是寬文年間至元祿時代的名手。在他的手下，曾經揑造了許多事實

。因爲他的技術非常高超，即使是假刀，在他使用之下，銳利的程度與眞刀並無差別。因此，他從中獲取不少利益。所以擔任試刀的先決條件，就是要公正、清廉。

這次誰擔任試刀，官方並沒有發表姓名，是平手造酒！

原來，造酒的祖先曾是劊子手，選他爲試刀人，也不足爲奇。不過，造酒已被開除會籍而又是通緝犯，所以不能在白天擔任這項工作。

這次主管試刀工作的官員，並不是因造酒武功高強而選他爲試刀人，而是看在造酒能接受賄賂可以任意依計行事的份上。在那棟荒廢的房屋裡，有一名優婆塞行者曾要求造酒效勞，就是指這件事而言。

試刀所用的人是監獄裡臨刑的死刑犯。

「啊！」

在試刀場，造酒的手法令驗屍者感到驚訝，兩人的傷口一模一樣，分不出兩把刀那把較銳利些。

主管官問造酒：「怎麼樣？」

造酒神情抑鬱地說道：

「刻有名字的那把似乎比較銳利。」說完，轉身就走了。

換句話說，平手造酒認爲當舖所提出的那把是眞刀！

造酒到了鐵砲坂的修道場，領了三百兩銀子。行者問道：「實在的情形怎麼樣？」

造酒冷冷的答道：

「放心，我不會白拿你們的錢，那把沒有刻名字的劍才是眞的波平助進的名劍。」

浩盪的行列在市內遊行了半個小時之後，大家議論紛紛，謠言四起。不久，隊伍來到了小石川的若年寄牧野越中守的大門前。

這座房子和普通人的房子不太相同，門的兩側有兩棵武藏野時代一直到現在的大樟樹。濃蔭掩門，因此，有一種幽暗，陰森的氣氛。

此時，行列進到屋內，把轎子停下。

突然，樹梢沙沙作響，大家不約而同抬頭一看：在樹梢，結著注連繩（掛在神殿前，表示禁止入內。或新年掛在門前，以取吉利。是用稻草按三、五、七股向左捻合，間加紙穗。），在這個地方出現這種事，是不可思議的。

「啊！」

「呀！」

每個人都發出驚訝的聲音。原本肅靜而整齊的行列也變得亂哄哄的。

樹梢，滴下了許多血，一條條青色的蛇從樹上掉下。

「到底是什麼事？」

「太不吉利了。」

每個人的臉上都現出恐怖的神色。

這是一個大喜的日子，怎麼會有這種奇怪的事呢？此時，大家對坐在轎中，由奶奶抱著的嬰兒起了疑心。

「會不會其中有什麼陰謀？」大家心裡如此猜測。

轎夫把轎子後退到馬路上。

此時，大目付後藤修理亮由房裡走出，說道：

「喂，站在轎子後的修行者們，請問各位祈禱的成果如何？」老人聲若宏鐘，每個人都很清楚的聽到他的問話。

今天，道士們都穿上了正式的道袍。此時，臉色漸漸的轉白，只張大眼睛望著後藤老人，而不敢作聲。

「你們不回答是嗎？」

「……」

「由於你們從中作怪，使得這孩子被誤認爲太子。陰謀得逞，你們高興吧！可惜，天不從人願，當你們來到這兩株神木之前時，正義之神發怒了。派遣守護蛇下凡懲罰這批無惡不作之徒。有本事的話，現在正是最好的表演機會，如何？」

老人以非常大的聲音嘲弄他們，這些道士們只有咬牙切齒，敢怒而不敢言。老人又說道：

「怎麼樣，狐狸尾巴露出來了吧！那個嬰兒根本不是太子。你們這齣無恥、下流的戲，可以收場啦。」

「……」道士們似乎很不甘心，卻又無可奈何。此時，其中一人冷笑一聲，說道：

「老傢伙，算讓你給猜中了！」

「所以啊！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原來，老人預先在樹上放置了許多蛇，並利用銅線拉上電源。所以，通電時，這些蛇便紛紛從樹上掉下來。

憤怒到極點的道士，拔出暗藏在金剛杖中的刀，猛然向老人揮出一刀。一個影子像風似的飄出。擋住了敵人的攻勢。

「這幕戲由我來收場。」遊太郎對老人說道。

道士們非常明瞭遊太郎的厲害，一個踉蹌，把刀舉在頭上。遊太郎也很快的拔出刀，擺出破陰的架式。

僵持數秒鐘之後。

「看招！」道人一刀刺向遊太郎的咽喉。

遊太郎向後一跳。道士不讓遊太郎有休息的機會，第二招緊接著砍來。

道士面露得意之色。刀尖迅速的彈出一把小刀。這種卑鄙的手法，實在令人不齒。

但是，遊太郎此時兩脚像生根似的，站在原地動也不動。

道士心中暗喜，順勢再向遊太郎的胸部刺來一刀，彎以爲這下子遊太郎一定慘死刀下。不料，遊太郎雙脚輕輕一點，轉過身，很快的拔出香木刀，劈向道士的腦袋。就在那電光石火的一瞬間，道士的頭已被遊太郎的木刀敲碎了。

不遠處的空地上，有一個人不動聲色，冷冷地看著這一幕龍爭虎鬥。他，是平手造酒。蒼白的臉上，微露笑意，正當他想離開之時，一丈多遠的地方有一個人開口道：

「下一個由你上場吧！」是三休和尚。

造酒頭也不抬，毫不在意地說道：

「『人生得意需盡歡，莫把金樽空對月。』酒和女人，是最好的東西。啊哈，我要好好的花那三百兩銀子。」

水魔奔流

1

七月。當時把七月叫做新秋、首秋、淳月、蘭月。

市內，到處充滿了蟋蟀的聲音。由六月上旬到七月中元節以前，人們掀起了爭購蟋蟀的熱潮。到了中元節這天，再把買來的蟋蟀放生，這是當時的風俗。

七月一日黃昏時分，江戶城內，家家戶戶都要將燈籠掛在門前。大商店掛的是胡瓜形的燈籠，一般人家掛的是玻璃的小燈籠，一直要掛在八月五日，才能取下。

今天，是七月二十六日，據說，如果今晚月亮出來的話，表示三尊佛會現身。因此，大家爭先恐後的在今晚舉行拜月儀式。人們紛紛湧向空曠的地方，例如築地海平、深川洲崎、湯島天滿宮境內，飯田町九段坡上，日暮里諏訪神社的台地，目亘不動尊廟境內，芝浦的海岸，品川等地帶。

在那些地方，一些腦筋動得快的小販，紛紛群集，有賣點心的、茶水的、酒菜的。品川的茶樓，今天晚上的生意也特別興隆。

武士們各寺院也都選擇適當的地點，擺上供桌供品、賞月拜月。

在大目付後藤修理亮的公舘，全家大小都在一座雅緻的小閣樓上賞月，但唯有主人及遊太郎兩人悄悄的跑到書庫頂上的天文樓上。

老人在年輕時，曾在長崎學過西洋傳來的曆法和天文學，回到江戶以後，就蓋了這一座天體觀測台。

老人本想利用這架荷蘭製的望遠鏡觀測天象，但是今天晚上雲層密佈，實在看不出什麼東西。因此，他將望遠鏡轉向地下。

「咦！十字路口有轎伕在那兒搶生意。好熱鬧哇！抬轎的人，坐轎的人，打草鞋的人。啊哈，挺有趣的！」

老人非常開心，捨不得把眼睛離開望遠鏡。

遊太郎站在一旁，若無所事，不注意的把眼光瞟向樓下的院子，突然，好像看到什麼似的，盯著直看。

「對不起。」說完之後把老人的望遠鏡搶過來。

「發生了什麼事？」老人問道。

一會兒之後，遊太郎把望遠鏡還給老人，說道：

「你看看那邊。」用手指著。

老人拿著望遠鏡，看了半天：「看不出什麼嘛！」

「仔細看，在東天紅的石燈籠前面。」

院子裡舖著白色的細砂。潔白似雲，柔軟如絮。這是老人特地由濱川的河邊運來的。經常派人打掃得非常乾淨。連一片落葉都沒有。院子的一端種有幾株竹子，竹子下有兩個嶙峋的怪石，煞是好看。還有一個珊瑚紅的石製燈籠。

珊瑚紅的石製燈籠不但外表精緻，而且設計精巧，裝有自動開關。每天晚上，裝進適量的油，油用盡時，差不多已是第二天破曉時分了，燈籠便會自動熄滅。

「哦？我看到了。」

平整的沙上，似乎有動過的痕跡。燈火映照之下，依稀可以看到兩個黑影。

「咦？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去看看。」

遊太郎連忙下樓，走到院中。他站在石燈籠的旁邊。

「奇怪？」心裡不禁納悶。

遊太郎突然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地上，畫著一個漩渦形的圖案。上面放著二隻死的白色的鴿子。

「這一定有什麼特別的目的，故弄玄虛。」遊太郎做此種推測。

遊太郎抱著好奇的心裡，走了過去，仔細翻檢那二隻白鴿的屍體。

「什麼聲音？」遊太郎仔細聽了一會兒，細微的喘息聲自圍牆那端傳來，他會心一笑。

※　※　※

是早些時候的事情。

牆裡，一名貼身的侍衞，躡手躡脚的從房裡走出來。唇紅齒白，貌比潘安，是一個十七、八歲的美少年。他的清秀俊美，連姑娘都要自嘆弗如。一雙晶瑩、靈活的眼睛，更是盪人心魂。

他無聲無息的走到石燈籠的旁邊，由懷中拿出一個小盒子，想要把它埋到土裡。他專心的想要進行這項工作，因此，有人走近他身後，也一無所悉。

「你在這裡幹什麼？」

少年吃了一驚，兩腿不停地顫抖，半天說不出話來。

說話的人慢慢的走近他身旁，拍拍他的肩膀，是大目付府裡的女管家。年約五十來歲，已經在府裡待了大半輩子。

當時，江戶城內，諸侯「內宮」的存在，是一種很奇怪的現象。數十名、或者數百名女子，仍隸屬於「男子」，是男人的掌中玩物。一般人絕無法想像其中的悲苦，以及許多淫虐的行爲。

「幹什麼？」女管家略帶責怪的口吻再度問道。

「沒有哇？」

「該不會在這裡捉迷藏吧！」女管家曖昧地笑着說。

「你叫守彌吧！我時常在門口看到你。」

「總管，請原諒我。我實在忍不住了，想在這裡方便一下。」

「別說謊，大概是偷了什麼東西，想埋在這兒吧！」

「不！不！……」

「你可以騙別人，別想騙我。跟我來吧！」

「總管！」

他撲通一聲，跪在地上，猛磕頭。女管家一把將他拉起。拉著他到牆邊的大樹下。在柔軟的草地上，女管家一把將少年抱住。

「這一次我可以原諒你，但是……」女管家附在他耳邊說道。

「……」

女管家把少年緊緊的抱住，將唇湊了上去。之後，兩人倒在柔軟的草地上。

「我很喜歡你。可是，你一定非常討厭我這種老女人……我看你全身抖得這麼厲害。」

「不，怎麼會呢？」他低聲的在女人耳旁說道。

「眞的？即使這只是謊言，我也很高興。」女管家又抱著少年一陣狂吻。少年亦緊緊地摟著女管家。女管家以溫柔多情的聲音說道：

「從現在起，你屬於我。誰也別想從我手裡搶走。我知道，有許多年輕貌美的姑娘將你視爲心目中的白馬王子。三年前，當我第一次看到你時，不知怎地，心跳個不停。喔！請你別嘲笑我這個老太婆！你要知道，我比那些年輕的姑娘更愛你。而且！我要單獨佔有你。既然碰上我，你就忍耐忍耐吧。」

「喔！快別這麼說。我一點兒都不討厭妳。不管妳怎麼說，我永遠不離開妳。」

「聽到你這些話，我死也瞑目了。」老女人說過之後，拉起少年的手，掀開自己的衣裳。此時，少年亂了手脚，慌忙說道：

「總管，這怎麼可以，萬一有人來呢？」

「沒有關係。爲了這一刻，多大的代價我都願意付出！」

「總管……」

「不要叫我總管。我叫藤野。聽清楚了嗎？藤野。」

「藤野……」

「啊！我心愛的。」

於是，一番雲雨巫山，二人忍不住地發出了低微的呻吟。

這就是遊太郎所聽到的聲音。

遊太郎悄悄地躲在樹叢裡，看到這一淫穢的場面，他並不作聲，又悄悄地走了。心想：

「白沙上的兩隻死鴿子，究竟是什麼意思？」他一心一意掛念著這件事。

2

太陽剛升起，這座高官的房子就忙碌了起來。雖然聽不到嘈雜的聲音，但是屋裡屋外迅速走動的人影，就可以知道忙碌的程度。

由於上班的時間較早，因此需及時準備，不能稍有疏忽。若年寄、大目付、町奉行覲見的時間是上午八點。老中是上午十點。

他們幾個的職務是這樣的：

江戶城內，設有一所辦公處。上自大老、老中、下至若年寄等，都在這裡辦公。

當時，幕府重要官職有「大老」一人，「老中」四人，「若年寄」四人。

「大老」職位最高，遇有必要才設置，代理將軍統轄全體。

「老中」總攬一般政務，統制天皇及「大名」，合議政策，決定之事交每月輪值的「月番老中」執行。

「若年寄」則受「老中」之指揮，統制幕臣。

「老中」之下設大目付四至五人，以監察「大名」，又設「寺社奉行」（管理寺社、神官與僧侶，兼管關東八國以外之「天領」（幕府之直屬領地）的人民訴訟裁判）、「江戶町奉行」（管理江戶之市政、警察、司法）及「勘定奉行」（職司幕府財政及關東地方天領內人民之訴訟）。又設有「評定所」評定裁判由三位「奉行」合議決定，由「老中」主持合議，必要時加派高級官員參加。「評定所」爲幕府之最高司法機關。「若年寄」之下設有「目付」十六人，以監察幕臣或「旗本」與「御家人」。

一般而言，目付的職務較爲繁多，也比較忙碌，大目付通常較清閒，但是由於時代的思想轉換，經濟的動盪不安，如今大目付亦非常忙碌。

今天早上，後藤修理準備上班時，回頭對管家說道：

「惣兵衞，目前社會上流行些什麼曲子，你知道嗎？」

「這方面我一竅不通！」

「被別人責罵時，不吭聲，低著頭，裝著沒聽見，想著自己的事情，你以爲這種態度怎麼樣？」

「這個！……」管家沈吟了一會兒。老人不等管家表示意見，哼出一首小調：

水中的月兒呀！
摸不著？

為什麼還想伸手呀！
試一試？

管家不知道主人唱這首歌用意何在？

「惣兵衞！」老人突然想到什麼似的。

「你有沒有留意最近家裡的女佣人們的舉動有些奇怪？」

「喔？」

「上自女總管下至小婢女。都恍恍惚惚的。你要多加注意啊！如果鬧出笑話來就不好了。」

「怎麼了？那個婢女懷孕？」

「別那麼急，爲了防患未然，最好多管教管教那些姑娘家！」

此時，一名下人跑來報告：

「先生！上個月所定的貨已經完工了，長谷川町的古董店近江屋送來一只大箱子……」

「近江屋。我們並沒有訂什麼東西啊？我該不會健忘到自己買了東西都不知道吧！」

下人退下，過了不久，又前來報告：

「近江屋說是我們訂的絕對不會錯，他們不肯把東西帶回去。」

老人想了一會兒，說道：「好吧！叫他們把東西拿到這裡。」

是一個桐木製的箱子。

「唔！」老人打開蓋子一看，心裡不禁納悶。

裡面是一隻用金子打造的鴿子，站在木架上。喙、尾、脚、羽毛等，都雕飾得非常精巧，是難得一見的珍品。

「老爺，這是報時鐘。」

「試試看。」

手下看看近江屋附送的說明書，扭緊發條，撥到六點，這時，鴿子叫出了「咕！咕！咕！……」六聲。眞是太巧妙了。

老人並沒有訂製這隻鴿子，牠的造價起碼要上千兩黃金。他是不會如此浪費的。這時，老人對管家說道：

「和尚起床了嗎？」

不久之後，管家找來了昨天晚上投宿在此的三休和尚。

「喔；這的確是巧奪天工之作，可是太昂貴了。身後一大堆的黃金，珍珠比不上生前的一杯酒，哈哈。」

「和尚，你認爲這是什麼意思？」

「大概是一種賄賂吧！」

「嗯！一點不錯。」老人和三休有同感。

老人因爲職務的關係，經常有人送東西來。每次老人都把那些東西退回。但是，這一次是以自己的名義定貨，要退也無從退起。據近江屋的人說：「這是一名服裝華麗的武士所訂，連錢都付了。」

「總管，看看近江屋的來人是不是還在客廳裡？」三休問道。

「還在。」於是三休走向客廳。

不久之後，三休回到這裡，心情似乎很愉快，邊走邊唱著不成調的歌，進屋以後，說道：

「大目付先生，鴿子是軍神八幡大菩薩的使者。以對鴿爲紋章，是想藉此獲得八幡大菩薩的神助。你以爲如何？」

「正是。」

「請問先生，諸侯中以對鴿爲紋章的是那一家？」方才三休由近江屋來人的口中，知道訂製金鴿的武士身上綉著對鴿的家紋：

老人想了一會兒之後，說道：

「好像是平氏維將流的熊谷家的代表家紋。」

三休聽後，微笑著說道：

「據遊太郎所說，二十六號晚上，在舖著白沙的院子裡，有一對白鴿的屍體。」

「不錯，有這麼一回事。」老人點點頭說道：「又要麻煩和尚先生解開這個謎底了。」

「唔！這次的對手可能不是簡單的人物。」

※　※　※

沒多久，大目付的行列出發了。關於諸侯行列的規制，高砂屋浦舟曾有如下的記載：

「在江戶幕府所有諸侯行列中，除了御三家（尾張、紀州、水戶）御三鄉（田安、清水、一橋）之外，是不會叫路人下跪的。即使像加賀侯那般俸祿百萬石的諸侯，在途中與御三家、御三親的行列，仍和一般平民一樣，需要下跪。

諸侯的行列根據身份高低的不同，隨從人員也有不同的服飾。以六、七萬石的諸侯行列爲例：整個行列首尾約有二十丈長。我六、七歲時，基於小孩子的好奇心，當諸侯行列通過親父橋將到照降町時，跑到隊伍的前面橫衝直撞。結果，我並沒有受到處罰。」

可見，在江戶市內，諸侯對老百姓是多麼寬大：

大目付的行列經過諸侯小路來到十字路口的時候，突然有一個人影衝出，一直跑向大目付所乘坐的轎子邊。對於這突如其來的事情，大家都感到非常意外。於是有幾名侍衞立刻跑上前，想攔住他。但是已來不及了，他撲通一聲，跪在轎子前，高聲說道：

「小民有事稟告。」接著，從懷裡拿出一張訴狀。

「停！」轎內傳出了後藤修理宏亮的聲音。

停轎後，老人打開轎門。

「……。」看那人的打扮，不禁納悶：

「無賴告什麼狀？」

告狀人扒在地上，把訴狀高高舉起，放在老人的膝蓋上。

老人接過訴狀，關起轎門，行列又開始前進。

按照規矩，攔轎告狀的人要受到處罰，但老人以目示意，所以侍從並沒有逮捕那人。

等行列走了很遠，這名無賴才擡起頭來，目送著遠去的行列，心想：

「看樣子，這個請願會被採納。」

轎子裡，當老人打開訴狀之時，

「啊！」裡面什麼也沒寫。只畫了兩隻白鴿子死在沙子上，和自己家裡院中的情形一模一樣。

3

後藤老人閉著眼睛，一直想著這個問題。行列經過太守御門，一直到下乘橋。

在這裡，所有的諸侯以及晉見將軍的人都要下轎，再徒步進去。老人下轎之後，猛搖著頭，說道：

「不懂！不懂！」

隨行的人看老人若有所思，連忙問道：

「什麼事？」

「不關你的事！」

他們走著走著，大目付眼前一亮：走在前面的諸侯背上的紋章正是一對鴿子。

「啊！」老人不覺發出驚訝的喟嘆。

走在前方的人回過頭來，是一位年輕的諸侯，問道：

「有什麼事？」

「不！沒事……請問你是大久保主膳先生嗎？」

「正是！」

「請先生……」說完之後，老人面露微笑。

「我明白了。」主膳先生會意的點點頭。

大久保主膳是上州——日光例幣使路地方，俸祿三萬石的小諸侯。封地在大利根河的旁邊，土地非常肥沃，據說，他的財產不少。

對鴿是大久保主膳的代表家紋。那麼，院子裡的白鴿屍體和懷中訴狀的圖畫，表示什麼呢？此時便很容易想得出來。

漩渦，暗示著利根川經豪雨期後，會氾濫成災。白鴿代表神社。這座神社在利根川的河邊上，是奉祀二代將軍秀忠的圓光神社。

「會不會意味著大久保主膳和本多忠正的紛爭？」老人如此猜想。

本多忠正，是本多上野介正純的後裔，當然和大久保主膳水火不相容。原因要追溯到很久以前。

「啊！守都宮的騷動，後患遺留到今天？」

老人搖搖頭，不勝感慨地說道：

「惡性循環，永無止境，代代相延的仇恨何時休？」

※　※　※

現在我們來談談宇都宮騷動的往事。

當年，本多上野介正純是德川家康的寵臣，最得家康的信賴，他的勢力非常龐大，沒想到卻陰謀造反，但並沒有成功。

本多上野介正純生於永祿八年，從小在家康身旁。二十四歲時就身任要職，向以反應敏捷，手段高明著稱。

慶長年間，父親佐渡守正信升任爲二代將軍的守護人之後，正純也升爲老中。父子二人同居要職，當時在將軍府中，是很稀奇的事情。此時的正純眞可說如日中天，是將軍面前的大紅人。各諸侯若有事面奏將軍時，一定要獲得正純的許可。但這並不表示正純有意離間將軍與諸侯的關係，而是正純知道家康對某件事會採取何種手段，會如何處置。因此，他自行斟酌，適度的運用權勢，可以減輕家康的負擔，使繁雜的事物變得比較簡單，容易處理。他正因如此，才贏得家康對他的信賴。

慶長五年的關原之役，秀忠等到戰爭結束時才珊珊來遲。家康對自己長子這種行爲非常不滿，一怒之下想廢立秀忠。此時井伊直政心中暗喜，認爲自己的小婿忠吉很可能成爲第二代將軍。正純看到這種情形，連忙面奏家康：

「世子來遲並不是他的本意，而是家父正信曾告訴過他，你若想成爲二代將軍，必須臨危不亂，而且不能因急於建立戰功奔走驅馳。他聽了家父的話之後，才珊珊來遲。所以這次並不是世子的錯，是家父不該如此告訴世子。將軍若要處分的話，請將家父斬首論罪，而務請原諒世子的過失。」

往後的歷史，每提到這件事情，都認爲正純要家康弒父實在是大逆不道的行爲。其實呢？是正純早已料到家康絕對不會殺死自己的父親。所以進此讒言。雖然，當時是個忠君更甚於孝親的時代。

此後，家康雖統一天下，攬大權於一身，但對大坂豐臣秀賴的存在，如鯁在喉，必去之而後快。於是正純定下一個滅亡豐臣的計謀。

家康親自指揮大軍進攻大坂城，但大坂城爲秀吉以全國之力所阻，堅不能破。於是家康改變策略，與秀賴講和，藉此保持兵力，是爲「大坂多之陣」。

正純祕密的和大坂方面的織田長益—大野治長商討和議之事。講和的條件爲塡掉城之外濠。之後，家康又下令連內濠也塡平。如此一來，縱使大坂城如銅牆鐵壁，也如手無寸鐵的武士，失去了防禦的能力，只能任人宰割。因此全城的居民異常憤慨，秀賴後悔莫及，只好置勝敗於度外，企圖抵抗。元和元年四月家康再下令征伐。秀賴奮戰而敗，秀賴及生母淀君自殺，豐臣氏滅亡，是爲「大坂夏之陣」。

這一年，將軍府又制定嚴正的法律。這亦是正純研究鎌倉幕府的舊例，和老中共同商議頒發的。換句話說，德川幕府的法律出自正純之手。

因爲正純功績顯赫，權勢過大，樹大招風，才高遭忌，所以幕府中處處都是與他敵對的人。

家康去逝之後，正純的父親也離開了人間。正純回到江戶城，加入老中的行列。

當時江戶幕府的老中上土井利勝爲首，聯合井上正就、酒井忠勝等成一派，與正純作對。正純雖然極力忍受，但言行中仍可以看出他的不滿，他和土井利勝敵對的情形一天比一天

嚴重。

※　※　※

元和五年，正純受封於宇都宮，俸祿增加爲十五萬石，但這卻是走霉運的開始。

宇都宮，是江戶城北方的第一要塞。家康在關原大捷之後，封立有戰功的奧平家於此。當時的城主是美作守家昌。家昌逝世，幕府以其子千福（後來的忠昌）年幼爲理由，轉封至古河城，而任命本多上野介正純爲城主。

當時，千福的祖母家納太夫人（家康的大女兒、二代將軍秀忠的姐姐）對幕府的措施非常不滿。認爲這實在太沒道理了。憤怒之餘，在離開宇都宮時，便把城內所有的東西，包括紙門、草蓆、家具等，全部想辦法運到古河城。

正純認爲太夫人這種舉動違反了城地交接的規矩，命令不得將那些東西帶走。爲此，加納太夫人懷恨於心，等著有朝一日伺機報復。

在這以前，還發生過一件事。當年大久保相模守忠鄰被貶之時，堀伊賀守利重亦連帶受到處分。這事因本多父子所引起，所以堀賀守舊怨難忘，時時刻刻想報一箭之仇，以洩心頭之恨。

此時，堀賀守認爲機會難得，便派出密探前往宇都宮，調查本多家的漏洞。

正純來到宇都宮後，認爲想鞏固要地，必先掌握充分的武器。本想向將軍奏明此事，但

若如此做，諸侯們必會群起效尤，提出增加戰備的要求。因此，他便化明爲暗，派人到大坂採購大批洋槍，僞裝成普通貨物，經由中山道運到宇都宮。當時，沒有人知道這件事。

第二年——元和八年，是家康逝世七週年忌辰。將軍理所當然要到東照大權現祭祀（家康之廟）。正純爲了將軍的住宿問題，在宇都宮城內建了一座臨時住所，並改建了城樓。

爲了這個工程，將軍怕正純手下人手不夠，特地派了百名根來同心前來助陣。這些同心認爲自己是高級武士，便態度蠻橫，不聽城主的指揮，拒絕參加營建工作。雙方的衝突愈演愈烈，這些同心們和主管此項工程的家老（官名）武井九郎右衞門，似乎有一觸即發的可能性。

正純不得已，將八名首腦人物論罪問斬，埋葬於城後。（現在還有此墓）

元和八年四月十二日，將軍秀忠由江戶城出發，來到宇都宮時，已是十四日的黃昏。這一天，正純爲了將軍的安全，做了如下的措施：

首先，爲了怕引起火災，下令將軍未進晚餐前不准升火。

當然隊伍前鋒的土井利勝先到達宇都宮後，因手下有人生病，想煎幾帖藥，但礙於正純的命令，只得在城外宿營。

第二天早晨，將軍秀忠自日光山祭祀完畢之後，返回宇都宮的途中，行經今市町。此時，古河城奧平家的加納太夫人派人送來了一封信給井上正就。那封信是家納太夫人及堀伊賀

守利重聯合署名，告發本多上野介正純有謀反的企圖。並列舉幾點理由：

第一：正純祕密製造洋槍，由大坂經中山道，矇蔽重重關卡，運至宇都宮。

第二：奉令前來參加宇都宮改建的百名根來同心全部被殺死。因根來同心發現了興建中的宮殿有問題，爲了怕走露消息，故將他們全部殺死。

第三：申請改建一部份城牆，卻大規模的改建。

第四：將軍御駕至宇都宮的當天，不准升火。

井上正就看完這封信，立刻騎馬先到宇都宮察看究竟，發現並沒有任何異樣，除了將軍住的宮殿屋簷太高，走廊的木門有門栓之外。（屋簷高容易被外人潛入，因其屋簷和門間的那段空隙使人有機可乘，所以一般屋簷都較低。走廊的木門現在是很普通的，當時則很稀奇。）

井上正就回到今市町後，將此事報告將軍，並說：

「上野介正純可能有點叛變的心理！」

於是，將軍秀忠易裝改容，由柳生但馬守等十幾名高手保護，由今市町繞道，祕密地潛回江戶。

4

沒想到，本多上野介正純爲了表示對將軍的忠誠所做的努力，竟導致了這種後果。

正純被貶，而且遭受流放的處分。

將軍秀忠繞道回江戶的途中，在利根川河畔欲渡河之時，看到沙洲上有一座古老的神社，幾隻白鴿在那兒飛來飛去，感慨地說道：

「我命不該絕！」說後笑笑，令柳生但馬守把這座神社重新改建，並解下腰上的刀作爲神社的守護劍。

這就是圓光神社。

大久保主膳和本多忠正又爲什麼會因圓光神社而水火不容呢？

本多忠正是本多上野介正純的後裔，大久保主膳是被正純所滅的大久保相模守的子孫。圓光神社，按照原先丈量的結果，歸屬於大久保家，由大久保家主祭。但是，天有不測風雲，近年來大久保家失去了主祭權。

在一個狂風暴雨的夜晚，雨嘩啦嘩啦下個不停。利根川的河水暴漲，一夜之間，河流改道，圓光神社的位置亦由南岸轉移到北岸。

這種因天災所引起的變化，幕府也很難處理。雖然不過是一條三、五百丈的河流改道，但由於圓光神社奉祀二代將軍，非比尋常。使得大久保、本多兩家的磨擦更加劇烈。

在江戶城主城的柳間（房間名）的走廊上，很多諸侯來來往往。此時，大久保主膳面色

沈重，低著頭，慢慢地走著，心事重重的樣子。

「唰」的一聲，柳間的紙門被打開了。主膳無心地擡頭看了一眼，剎那間，面部的表情突然變得十分嚴肅。本多忠吉和另一諸侯迎面而來。

已經五十多歲了，兩鬢微白，但身體仍十分魁梧硬朗，風采不減當年，主膳不禁被那股威嚴所懾！

「好一個忠正！」主膳鼓起了勇氣，上前招呼道：

「兵庫守先生！」

兵庫守回頭看他一眼，想繼續往前走。

「等一等！」他無意中提高了聲音喊道。

「在將軍府中，聲音請小一點。」

兵庫守沒好氣的答道。

「哼！是誰讓我大聲叫來着？」主膳心中暗罵道。

「兵庫守先生，請你把白鴿旗還給我！」

「哼！」忠正不理睬他，只冷哼一聲。

※　※　※

白鴿旗和寶刀同是鎭守神社的寶物。

這個風俗從幾代前一直沿襲到今天，大久保家出行時，總將這面旗高高的掛在轎前。人們只要看到此旗，就知道：「大久保家來了！」

當時諸侯的行列，按其身分的高低，有很多不同的形式，非常的壯盛、美觀。二十萬石以上的諸侯，均有騎馬的武士隨行左右，約有十五至二十名。步卒一百二、三十人，佣人二、三百人。一萬石的諸侯騎馬的侍衞約有三、四人，步卒二十人，佣人三十名。

所有的行列都是以鑲有金紋的箱子爲前導，諸侯的坐轎居中，最後才是用品、食物、茶水等等。這些轎子和用具，各家有各家的特徵。大久保家的特徵就是白鴿旗。

但是，因爲河川改道，使圓光神社的位置改變了。於是，本多家將白鴿旗據爲自己的信物，每當出行時，掛在轎子前面。這對大久保家來說，簡直是莫大的侮辱，大久保家屢次提出抗議，想取回那面旗，但是本多家總是充耳未聞，一直到現在。

「兵庫守先生，我曾經三番兩次想找你好好的談一談，你總是故意逃避。在江戶市內，你揷著白鴿旗招搖過市，這不是侮辱我嗎？」主膳很激動的說道。

忠正冷冷地看著他，說道：

「圓光神社既然已成爲我的領域，白鴿旗當然也歸我所有，我將此旗豎在我的行列裡，有何不妥？」

「別再說了，圓光神社由大久保家管轄已經五代了。白鴿旗是大久保家的信物，這是毫無疑問的。你利用河流改道的機會，搶走我的白鴿旗。這種趁火打劫的行爲，是貴爲諸侯該有的嗎？快還給我們吧！」

「還給你？說得倒容易！」忠正放聲大笑，正想掉頭而去，羞怒交加的主膳，緊緊地握住了刀柄。

在殿中，如果刀離鞘一寸，就必須切腹自盡，並取消名位。以前，淺野長矩諸侯因一時衝動，而犯下大錯，所以有這種規定。

大久保的刀已離鞘三寸了，可看到刀光閃閃。

剎那間，一道白光飛來，打中主膳的右手，噹的一聲，大久保被迫將刀歸鞘。

主膳的臉色頓時大變，忠正也驚慌地回過頭來，二人的眼光同時看著扇子飛來的方向。站在那裡的是大目付後藤修理亮。

「書經上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你們兩位近來好吧？人生短短數十寒暑，吃、睡之外，所剩不多了，要珍惜啊！要小心啊！」說完之後，悠悠地走了。

※　※　※

同一天，在大利根河的砂磧上，一個黑影直挺挺的躺著。好似歷盡滄桑，有一份想擺脫一切的倦怠。

平手造酒茫然地望著澄藍的天空，一朵朵飄浮的白雲，一陣陣醉人的輕風。此時他心中什麼也沒有，只想靜靜地躺著。

突然，在對岸長著蘆葦的河堤上，傳來了說話的聲音。

一個年約三十的女人，帶著三個賭徒模樣的人，走了過來。她就是利根川這一帶的大賭徒笹川繁藏，由江戶帶來的女人，名叫阿圓。

「好熱！」她用袖子扇著，撩人的香味使身後那三個小賭徒不禁嚥了嚥口水。

當她們到了渡口時，吃驚地楞住了。眼前站著十數名殺氣騰騰的賭徒。

「唔！你是笹川的大嫂啊！我是飯岡的助五郎的部下。不必我們細說，妳也知道我此行的目的。跟我走吧！」

「哼！開玩笑！你們這些小傢伙想嚇唬我？我自幼生長在江戶，打架滋味這等事早就司空見慣了！少來這套！」說完，阿圓迅速地由懷裡抽出匕首。

身後的賭徒看到女主人拔出刀來，也跟著拔出了大刀。

「好！叫妳們吃點苦頭！」飯岡這一班人也拔出刀。剎那間，在砂磧上展開一場龍爭虎鬥的廝殺。只見刀光劍影，人影幢幢，是一場激烈的大混戰。

寡不敵衆，片刻之後，笹川家的三名賭徒已躺在地上呻吟，剩下阿圓一人獨撐著殘局。她渾身是血，雙手瘋狂般揮舞著。儘管她已被包圍，心裡也有些膽怯；但，她從不示弱和永

不服輸的意志，使她昂然站立，一股神聖不可侵犯的神態，使這些人一時竟不敢輕易出手。

「大嫂，我看妳還是老實一點吧！」爲首的那人全身染著血跡，毗牙裂嘴的笑着。

阿圓已決心拼命，一刀刺過去。但是敵人迅速的將她制服，雙手扭在背後，匕首掉在水裡。

「哼！殺掉我吧！」阿圓瘋狂的大叫。

「殺妳？抱歉！這並不是我們的目的！」他露出猙獰的笑容，一把將阿圓抱在懷裡。

此時——

「住手！」一個沙啞的聲音傳來。

眼前出現一個瘦瘦的浪人，兩手插在懷中。看到這人，賭徒們不覺打個寒顫！

「把那個女人給我！」造酒慢慢的走近。

「你想撿便宜？沒那麼容易！」

造酒笑一笑，說道：「就讓她在這兒陪我。」

剎那間，平手造酒騰空而起。頓時，像秋風掃落葉一樣，當造酒回到原處時。站著的，只剩下造酒一人。躺在地上的屍體都是一刀喪命，好快的刀法！

造酒慢慢地走到河邊，把刀洗乾淨，甩掉水滴。躲在蘆葦後的阿圓，已看得出了神。當造酒走到她身旁時，阿圓迷惘地站起。

「履行我們的約定吧！」造酒低聲的說道。阿圓沒有任何反應，只像孩子般，睜著雙眼，一直看著他。

5

阿圓被仰放在一叢蘆葦之後，地上厚厚的枯葦，恰好代替了毯子。

當她的衣服被掀開時，微微的涼意她一點感觸也沒有，她雙手矇著眼睛，靜靜地躺在那兒，彷彿週圍的一切都與她無關。

造酒爲了享受這一刻，雙手的動作極爲緩慢，一雙像魚鱗般的手，撫摸著阿圓柔軟的身體……

反覆地撫摸著，造酒對毫無反應的身體感到意猶未盡。對造酒而言，愈是瘋狂掙扎的女人，愈能引起他的快感，刺激隱藏在他身內那股野獸般的衝動。只有用劍砍斷骨頭時的斷裂聲，及撫摸女性柔軟美麗的肌膚的剎那，才能滿足他原始性的慾望。這是多病的劍魔最感興趣的事。

這種毫無反應，任他玩弄的女人，無法使殘忍猙獰的造酒滿足。

「好！」造酒下定決心。

阿圓沒有想到那種微妙的，像波浪一般擴展到全身每一個角落的感覺突然停止了。她用

手指揉揉眼睛，想找回自己，但接連而來的快感使她覺得身體不屬於自己，而飄浮在浩瀚的海上，盪漾著！盪漾著……

「一切都不見了。」腦海裡閃過這個念頭。

突然，一切都沒有了。阿圓忍不住發出了低微的呻吟。接著，她喘了一口氣。

造酒想站起來的時候，突然又彎下腰，不停地咳嗽。似乎每咳一次就像減少數年的壽命，非常的痛苦。

阿圓恢復意識，坐起來之後，像凝視一頭怪獸般的看著造酒。咳嗽停止後，他一動也不動的躺在那兒。

過了許久，阿圓才開口說道：「你活不了多久？」

「……」

「所以，在這個地方，在我身上來滿足你，是嗎？」

「……」

造酒微微張開眼睛，眼前似乎有無數的金色光芒閃動著，飛舞著。他以非常微弱的聲音說道：

「再活，大概也只有一年了。」

「修養修養會好嗎？」

「嗯……」造酒慢慢的坐起來，看著眼前的女人。

「妳是那個賭場的女人？」

「笹川的繁藏，你認識嗎？」

「不認識，在這附近有名嗎？」

「差不多。」

「帶我到那裡去。」

「什麼？」阿圓感到驚愕。

「嘿！別怕！我不會叫他把你送給我，只是想待在那兒吃閒飯。」

「可是你……」

「如果妳恨我的話，現在就可以把我殺掉！如果妳已忘了這件事，請帶我走！」造酒說完，搖搖幌幌地站了起來。

※　※　※

那是一個賭徒充斥社會的時代。

無論在社會形態或世道人心上來說，德川家康時代可稱得上是「治世」，民生樂利、社會安定。到了天保年間，封建的缺陷便一一顯露出來，像潰瀾的膿疱流出臭不可聞的膿汁，污染了整個世界。

諸侯們大舉借款，債台高築；武士們更因生活的驅迫而做出種種千奇百怪的事。商人很被迫節約燈油，人民吃不到一粒自己辛苦耕種的米；農民們幾乎已淪落至「農奴」的地位，眞是悲慘已極！

這一切，莫不象徵著幕府的衰微。

近年來，不斷的火災，使農民更加窮困，即使在五穀豐收的時期，老百姓也只能吃些雜糧，圖個溫飽。

寬永年間，一戶農家的產量是十石，到了天保年間，卻只有三石。除了長男以外、次男、三男……都成了沈重的負擔。

於是，這些人紛紛前往都市謀生。誠實刻苦的人，在商舖裡打雜幹起，經過幾年的努力，磨練之後，也能擁有一個小小的店面。但是心浮氣燥，膽大妄爲的年輕人，便帶著一把短劍，四處橫行。有的人則想試試自己的運氣，把命運寄托於骰子上，夢想一夜之間發大財，比起終年辛苦，卻仍不得溫飽，不是好多了嗎？

重仁義，輕功利，崇高凜烈的俠情已隨著時光遠去！爲了報答一宿之恩而赴湯蹈火，爲了守約而犧牲性命的執著已不再！

上州的大前田英五郎，國定忠治；甲州的黑駒勝藏；駿州的淸水次郎等的出現，使得賭風更甚。爲了地盤之爭，更時常發生血腥事件。

沿著大利根河的地區，賭風更盛極一時。

笹川的繁藏，銚子的五郎藏，松岸的半治，飯岡的助五郎，都是全國有名的大賭頭。

助五郎，是當地仕紳之子，少年時期意氣昂揚，爽朗大方，學習過正式的劍道，最受到一般人的歡迎。

他二十五歲的時候，繼芝宿的文吉而成爲賭徒的頭目。

足以和繁藏對抗的是飯岡的助五郎，出生於相州三浦郡橫須賀村。年輕時流浪到飯岡，被村裡的賭鬼看中了，收爲養子，成了一名賭頭，後來被升爲捕吏，更增加了他的勢力。

當繁藏成爲賭頭時，助五郎的勢力已經非常龐大。起初，助五郎和繁藏各據守自己的地盤，互不侵犯，起先彼此之間還維持著其微妙的親密關係。繁藏自己知道是這一帶的新人，無法對抗勢力强大的助五郎。但是由於個性豪爽，用錢慷慨，加上出身仕紳之家，很快地成爲衆人心目中的偶像，和助五郎的關係也漸漸疏遠。當然，繁藏有許多精明的幹部，也是他成功的因素之一。勢力的富五郎、清瀧的佐吉、夏目的新助、少南的壓助、羽計的永吉，都是他的得力助手。

因此，出身仕紳家的繁藏和流浪者助五郎各有不同的聲望。也各有不同的勢力。

飯岡一派和笹川一派間劍拔弩張的氣氛。是因圓光神社的事件所引起。河的南岸是繁藏的地盤，每當圓光神社有祭典之時，都由笹川派開設賭場，掌握全局。

北岸是助五郎和他的拜把兄弟小森勘助的地盤。由於河水在一夜間改道，圓光神社位置轉移到北岸，北岸的助五郎便向全國的賭頭們發出帖子，聲言今年由飯岡派主持這一盛會。

總之，由於河水的改道不但使大久保主膳和本多忠正發生無法調節的糾紛，同時也引起了賭徒們的地盤之爭。

※　※　※

當平手造酒和阿圓搭上船時，突然看見岸上有一個頭戴斗笠的武士悠閒地走著。由於香木刀的陣陣幽香，和他擦肩而過的人總要投以奇異的眼光。

走了一段距離，獨行的武士擡起頭來，看看陰陰沈沈的天空，喃喃自語道：

「大概會下雨吧！」剛說完，一顆冷冷的水滴掉在他身上，雨眞的下起來了。

遊太郎不覺加快脚步。不久，看到了一座古老的寺院。他走上石階，到了山門的時候，突然「嘩啦」一聲，像打開了的水閘，濠雨傾盆而出。

正當遊太郎抖落身上的水時，黑暗中，一個人影迅速地跑上石階。

「啊！」當她看到遊太郎時，不覺驚叫一聲。她解下頭巾，擦著臉上的雨水。

是一個秀麗脫俗的女子。雨點打濕的衣衫，使她看來更加嫵媚！

她很隨便地坐下，說道：

「眞討厭！這場大雨！」說完，看遊太郎一眼。問道：

「這位先生，你看這場雨在半夜之前會不會停？」

遊太郎微笑著說：「也許，如果老天爺叫妳別再跟踪我的話。」一語道破了她的心事。

從離開江戶之後，這名女子一直跟踪著他。

6

遊太郎受後藤修理的委託，此行的目的是調察圓光神社的事件。

依照後藤老人的推測，院中白鴿子的屍體，以及無名氏送來的金製的鴿子，可能皆出於大久保之手。但也可能是本多忠正的陰謀，想嫁禍於大久保！因此，他派遊太郎查明此事的眞相。

他曾把自己的疑問向三休提出，三休一拍大腿，說道：

「不愧爲後藤修理，愈老愈精明，對方知道你不接受一切賄賂，所以如此做，這就是敵方的陰謀。當你前往將軍府之時，有一名無賴遞上一只訴狀，裡面只畫了一幅白鴿圖。我想也和這件事有關。」三休如此推測。

「最近可能會發生流血事件。」

「事情需要儘快解決，本多家和大久保家起了衝突，賭徒之間也鬧得水火不容。老天爲什麼開這麼大的玩笑呢？現在我們也不能評論誰是誰非，調查清楚後再下判斷才是身爲督察

的人該有的態度。」後藤老人聽了三休的話之後，便叫遊太郎進行實地調查。

遊太郎躲在古寺的門下，心想：這女人從江戶一直跟踪我到這裡，莫非是敵方的間諜？

「先生——」女人慢慢的站起來，面對著遊太郎。細長的眼睛閃著異樣的光芒，說道：

「讓我和你一起到圓光神社吧！」

「我沒有和跟踪者並肩而行的嗜好。」

「既然被你看穿了，老實告訴你吧！我是青笠的阿仙，請多多指教。」

「已經報出了自己的名號，乾脆連妳的任務都說出來吧。」

「我那有什麼任務，是我自己跟著你來的呀！」

「爲什麼？」

「我丈夫叫彌次郎！是賭場的郎中。這次本多先生要他到圓光神社的賭場一展身手。」

「喔？那麼是本多家要他報復助五郎？」

「對。」

封建制度日趨式微，野武士應運而起，一些不法之徒都想趁這個機會撈一筆。

遊太郎接著問道：「妳怎麼知道我到圓光神社呢？」

「這簡單，一丘之貉嘛！我丈夫要出門時，我突然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大概，這是他最後一次動手腳了……」

「……」

「我放不下心，跟著他身後而來。沒想到，這個地方碰到了你。」

「妳知道我的來歷？」

「大目付後藤修理先生的貴賓，遊太郎先生。同時，知道你的身份，你此行目的，也就顯而易見了。」

「高明！」遊太郎心中不禁讚嘆。

「這個女人果眞尾隨其夫而來？」遊太郎搖搖頭，不再想這個問題。擡頭一看，雨不知什麼時候停了。開口道：

「阿仙，我不能和妳一道走。不過，我們可以保持若即若離的關係。」

「好吧！」

任何人看到這一對男女一定會覺得很奇怪。他們走上被雨水冲刷過的，泥濘的山路。

※　※　※

同一時間，靠近利根川的竹叢旁，有一個身穿旅行裝的人，吹著口哨，以輕快的步伐走著。從他愉快的神色看來，他似乎已爲綠林中的景色所陶醉。

腰間，佩著一把長劍，劍柄和劍鞘都鑲著金線，看來像是一把名劍。他，帶有幾分江湖氣，卻沒有一般賭徒的寒酸像。

他就是彌次郎，在賭博界中有名的郎中。

太陽快要下山了。晚霞使竹林籠罩在一片迷人的淡紅裡。紅色的蜻蜓在空中飛舞著。大概是夕陽染紅了牠們的翅膀吧！

路旁的小河裡，傳來了青蛙的叫聲，草叢中，依稀可聽到唧唧的蟲鳴。

彌次郎愉快地哼著小調，走到這裡時，突然停下脚步。

「咦？」陣陣悠揚、哀怨的簫聲飄入耳際。如怨、如慕、如泣、如訴……

「沒想到在這裡能聽到『佳人行』」。

佳人行不知是誰的作品，是近年來江戶非常流行的曲子，取材於中國元代雜劇「明妃怨」，描述漢元帝的寵妾昭君出塞時的哀怨、淒楚。

當然，不識字的彌次郎不會懂得一代紅顏的心聲，也無法體會這首曲子眞正的意境，只是深深的被盪人心弦的簫聲所吸引。

他依著簫聲，走到路旁的一座小土地廟前。吹簫的人就坐在屋簷下。

是一個年輕的男子，身旁放著一付拐杖，可能行動不太方便吧。

彌次郎走過去，和他打個招呼，說道：

「吹得很不錯嘛，把『佳人行』吹到這種地步實在不簡單，即使在江戶，也是第一流高手。」

「多謝你的誇獎。能聽到你這句話，我死也沒有什麼遺憾了。」

「你知道我是誰？」

「知道，你是賭博郎中彌次郎先生。」

「眞了不起！我在賭博界雖然小有名氣，但沒想到還未報上姓名你就知道我的身份。請問，你怎麼知道我就是彌次郎？」

「我認識一位叫三休的和尚，他來了一封快信，要我在這裡吹『佳人行』，你聽到簫聲就會到這兒來。」

「三休？」

彌次郎並非不認識三休，而是奇怪三休怎麼知道自己今晚會經過這裡？

「好，你知道我是彌次郎，打算要幹什麼？」

「聽說你是全國首屈一指的賭博郎中？」

「怎麼？三休連這個也告訴你嗎？」彌次郎氣急敗壞的說道。又問：

「找我這個郎中有什麼事？」

「今天晚上神樂的參次郎將在滑川觀音堂開設賭局，希望你能一顯身手。」

「神樂的參次郎是笹川繁藏的部下嗎？」

「是的。希望你去把那個賭局匝掉。你去，即使是雷雲也無法看出破綻。」年輕人的神情非常嚴肅。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彌次郎仍舊不明白。

這個年輕人名叫守次，是北羽鳥地方的人，幼時，患上小兒痲痺症，由哥哥將他撫養長大。

他哥哥本是一名賣衣服的商人，手脚非常靈巧，不知從何時開始，學會了製造假賭具。假賭具有許多種，其中最簡單的就是賭單雙時所用的骰子。是把骰子挖掉一點，塞進鉛。這種雕蟲小技，即使是外行人，只要拿在手中掂一掂，也可以感覺出來。

守次的哥哥就是製造能使二、四、六或一、三、五出現比率較大的骰子。他屢次告誡自己不能使用假骰子騙人。但後來愛上一個酒女，爲了替她贖身，便開始用自己的骰子詐賭。不料，在觀音堂的一次賭局中，被人當場識破，那人亦是一名賭界的老手，名聞遐邇的郎中雷雲。

於是，在這個竹林中，守次的哥哥受到了慘無人道的刑罰。

從左右拉下兩根較粗的竹子，將他的兩脚分別綁在竹子上。一聲吆喝，竹子彈向空中。剎時血肉橫飛，活生生的被撕爲兩半，人就這樣死了。

「詐賭被抓到的話，就是這種下場。」

「唔！」彌次郎微微一笑，說道：

「那個叫雷雲的傢伙也是個中老手嗎？好，正對我的胃口！」

「這麼說來，你肯替家兄報仇？」

「你等著看就是！」說完，彌次郎從懷裡掏出了兩粒骰子。

「雙！」把骰子往地上一擲。

「啊！」守次驚訝的睜大了眼睛，骰子上分別出現二點、四點。

「這一次是單。」很不經心的把骰子擲出。同樣是那二粒骰子，竟然出現了一點、三點。

守次興奮的叫道：

「彌次郎先生，一切都靠你了。你的大恩大德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想站起來，身子一幌，跌倒在地上。彌次郎連忙說道：

「不必客氣，只要今晚讓我住在你家，好好的聽一段『佳人行』就行了。」

7

這是一個非常簡陋的「家」，只有兩個破破爛爛的小房間，和幾件破舊的傢具。晚餐非常簡單、寒酸，實在引不起彌次郎的食慾。但看到守次拄著拐杖殷勤的招待，他勉強的吃了一些兒。還裝出一幅非常愉快的神情。

晚飯之後，守次專心地吹著「佳人行」，淒美的樂聲，使人不禁要爲明妃落淚……

彌次郎靠在骯髒的牆上，閉著眼睛，靜靜地和著旋律。

不知道過了多久……

「彌先生！」當守次吹完之後，彌次郎仍沈醉在優美的旋律之中。這時，他才慢慢的張開眼睛，說道：

「唉，往事不堪回首，它勾起了我太多太多的回憶……」嘆口氣，接著又說道：

「如果不是腿不好的話，我也想繼家兄之後，成爲一名郎中。」

「郎中？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呢？賭徒，被一般人稱爲『人渣』，更何況郎中！」

「你原來不也是賭徒嗎？」

「說來話長。我生於中山道新町宿。從我懂事開始，就和蝨子一起長大……十三歲的時候，被一名布商帶到江戶來，從學徒幹起。如果我肯幹的話，搞不好現在已經升格爲掌櫃了……。」

「……」

「二十歲那年，在店裡逮到了一名扒手。她是一個非常年輕、漂亮的女人。當我一接觸到她那迷人的眼睛時，整個心都軟了。兩腿不停的發抖，碰到這種女人，一切都完了。她對我說：『到我家拿錢，你跟我走吧！』就這樣，我跟去了……這就是我一生的轉捩點。」

避開了守次的視線。彌次郎細細地想著過去這十年來的生涯。

這十年，都是在躲躲藏藏中度過。每當到了一個地方，拜訪當地賭頭之時，總把行李放在門口，這也就等於告訴別人：「我是個有問題的人物。」

從一地到另一地，如果持有介紹信，能得到賭頭賞賜的五兩盤纏。如果沒有信，就只能得到兩分。

如果，一個人在賭場裡一再失利，那麼祇有喝水的份！箇中悲慘滋味，絕非常人所能想像！許多賭徒之所以詐賭，也是爲了要活下去，不得不如此。

「可是，我時常看見賭徒們道出名號的神氣勁兒，眞令人羨慕。」

無論如何，守次已把彌次郎看成自己的偶像。

彌次郎帶著苦笑，說道：

「那才是無聊極了。每一次我說完這種話之後，都要蹲在廁所裡嚥上半天。」

「別這麼說。」

「無論如何，有錢能使鬼推磨，現在是一個金錢至上的世界。」

當彌次郎說到這裡的時候，門口突然傳來了女人說話的聲音，守次很快的站起來，拄著拐杖走了出來。

門口站著一個女人，雖然在黑暗中，隱約可以看出不是一個普通的家庭婦女。

「找到那個郎中了嗎？」女人喘著氣說道：

「找到了。他還要了兩下給我看。」

「那就好。我現在就去安排。」

「好。」

女人很快的走了。

※　※　※

半小時過後，這名女子來到了河東一座破破爛爛的房子前，也不敲門，悄悄地走了進去。聽到屋內傳來均勻的打鼾聲，不禁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床上躺著一個高大的男人。他就是雷雲。

這名女子是守次的嫂子。

依照當地的習慣，若詐賭被人識破，不但要任人處置，自己的財產、妻子也都歸識破人所有。相反地，如果說人詐賭而沒有確實證據的話，也是如此。所以，這個叫阿君的女子，成了雷雲的妻子。

「喂！」阿君用力搖著雷雲巨大的身軀。

「時間不早啦，該起床了。」

猛搖了一陣，雷雲終於慢慢吞吞的站起來，打著呵欠說道：

「拿酒菜來，冷酒也沒有關係。」

阿君用大碗斟了滿滿的酒，說道：

「喝吧。對了，你的護身衣背後破了一個洞，脫下來讓我替你補一補。」

身爲賭博郎中，保不定什麼時候會挨上一刀，所以必須穿上護身衣。雷雲更是衣不離身，睡覺時也不換下。兩年前，這件護身衣還救了他一命。

「好吧！」雷雲將衣服脫下，交給阿君，說道：

「最近笹川家和飯岡家又要火拚了。到時候這件護身衣又可以派上用場。」說著，一口氣把一大碗酒喝得一滴不剩。

※　※　※

夜裡十點鐘，設在滑川觀音堂的賭場戰況進行的正激烈。有的捲起袖子，有的脫下上衣，有的高聲談笑，有的嘀咕個不停！

這一桌，約有十七、八人。大家輪流當莊家。現在做莊的正是彌次郎。在座的，只有他一個人衣著整齊。

「押下！押下！」等到大家都把錢押下之後。彌次郎把骰子在碗裡猛搖了幾下。一雙雙像野獸般貪婪的眼睛，隨著他的手而上下骨碌骨碌地轉。做莊的人想動手脚，簡直不可能。

遠遠地角落裡站著一個人，一直注視著彌次郎。他是賭頭神樂參次郎的貴賓。他對參次

郎說道：

「我還沒有看過賭場是什麼樣子，讓我見識見識吧！」

這個浪人一進場，賭徒們便聞到一股香味。因爲賭場的氣氛非常緊張，大家也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

此時，彌次郎高聲叫道：

「要開寶啦！」正當他要把碗打開之時。

「等一等！」叫出聲的同時，一隻手很快抓住彌次郎的手臂。

「想要什麼花招！」說話的是雷雲。「別打開，裏面一定是雙！」

「別開玩笑！」彌次郎不高興的說道：

「少裝蒜！在前一盤賭局要開寶時，我就已經看出你是個郎中，從江戶來的。但是，別想在這裡要花招！我雷雲可不是賭子！」雷雲很有把握的說道。

「是嗎？」彌次郎一笑，把手縮回，說道：「這盤輸贏不算，打開看個究竟吧！」

「啊！」雷雲一看，大吃一驚，骰子是單不是雙！

「喂！大哥！」彌次郎以輕蔑的眼光看著雷雲，說道：

「怎麼樣？發抖？你雷雲也會發抖？骰子是眞是假，自己看吧！」他將骰子拿在手上，搖了兩下，遞給雷雲。

雷雲接過骰子，看了半天，並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確實是用鹿角所做的骰子。

「他媽的！我雷雲的眼睛會看錯？」說完之後，站起來，幾十隻眼睛同時冷峻地瞅着他。

跟著，另一個人也站起來，一步一步的走到雷雲背後。突然拔出匕首、刺向雷雲。

一聲憤怒恐怖的慘叫，雷雲慢慢地萎縮了下去，眼睛凸出像寺廟裡的神像。

他穿著護身衣，憑守次怎麼能刺殺他呢？原來，阿君利用替他縫衣服的機會，動了手脚。

※　※　※

月光晶瑩如水，照射著寂靜的小路。彌次郎戴著斗笠，披著外衣，嘴裡哼著小調：

突然，右手邊的樹林裡閃出一個黑影。彌次郎停下脚步。

那人慢慢地走過來，頭戴著面巾，身上飄出淡淡的芳香。

「你是彌次郎吧？」

「是的話又怎麼樣？」

「沒怎麼樣，結個伴吧！」

「那麼簡單嗎？」

「哈！…」遊太郎走到他身邊，說道：

「你是一個手脚伶俐的郎中，對吧！」

被遊太郎一語道破，彌次郎有幾分尷尬地問道：

「你看到了！」

「你把假骰子含在嘴裡，眞有一手。」

「這傢伙究竟是誰？」彌次郎羞憤交加，頓時怒火中燒。

「不必生氣！」遊太郎說道：「你的刀法可能不及你玩骰子高明吧！想殺我，還早哪！」

8

在大利根河的下游——銚子和佐原之間，是笹川派的地盤，中間有一座神社。

今天——七月廿七日，是一年一度的大祭典。有花車比賽、雜耍、舞蹈等餘興節目，非常熱鬧。在幾千坪的空地上，有來自江戶各地的商人、小販，按照笹川繁藏分配的地點，做起生意來。有賣酒菜的，說故事的，滾大球的，玩蛇的，表演特技的，五花八門，應有盡有。

「喂喂！各位！不要錯過這難得一見的精彩刀法，來！大家快來啊。」有一個身著白衣、白褲、頭紮白巾、脚扱木屐、腰間插一把三尺多長大刀的武士高聲叫道。他身旁豎著一面

大旗，上面寫著：「天下無雙，長井兵助」八個大字。

「各位聽著，這種刀法融合一刀流、眞影流、無念流於一家。各位看到這把長刀了吧！只要我大喝一聲，剎那間就可出鞘又入鞘，像流星劃過天際一般！」

他一遍又一遍的說著，圍觀的人都很急切的想看他表演一招。沒想到他卻利用空檔推銷牙刷、牙粉。

「小氣鬼！」他看著盤子裡幾個零錢，心裡暗暗罵道。

觀衆等得不耐煩了，紛紛嚷著：

「別談那些道理了，快表演吧！」

「快要兩下給我們看！」

「空口無憑！」

「恐怕是騙人的幌子吧！」

「大家靜一靜，不是這個問題……」他連忙解釋道。

「拖延時間！」

「好好，那麼我現在表演吧！」他把腰一扭，把大刀拖出了一尺長，說道：「這全靠腰部的功力……」

「哎唷！」不知從什麼地方飛來了一個小石頭，打在他手上。圍觀的人爆出了笑聲：

「哼！連一個小石子都無法閃避，還談什麼電光石火！」

「把錢還給我們！」

「學狗爬！學狗叫，否則就要你好看！」

包圍他的人愈來愈多，圈子漸漸縮小，正當他不知該怎麼辦的時候。

「森下！」站在他背後的平手造酒，矇眬着眼睛大嚎了一聲。

森下嘉右衞門曾受過造酒的幫助。看到造酒，好像救星駕到似的，高興地叫道：

「嗨！平手先生！」他伸出手請他解圍。

造酒旁若無人地走下來，圓瞪眼睛向大家一掃，大夥兒鴉雀無聲。

「我代表嘉右衞門表演一手給你們瞧瞧吧！」說完之後，走到隔壁的魚攤子，要了一條大鯉魚。

「你要做什麼？」

「紅燒呀！」

造酒回到原來的地方，叫人在地上舖了一張蓆子。

「阿圓來了。」阿圓打扮得非常妖冶、迷人。

是否，她被造酒的魔力吸引了，她不回到笹川的家，卻寸步不離的跟著造酒。

「妳躺在草蓆上。」造酒指著草蓆說道。

阿圓猶豫了一會兒，脫下木屐，躺下。美麗的身段使圍觀的人發出驚嘆：

「這麼漂亮的妞兒，太可惜了。」

「以人當刀靶？」

看熱鬧的人愈來愈多，不知道造酒要玩命，還是眞的表演把戲。

這時嘉右衞門對觀衆說道：

「快來看啊！良機不再啊。這是祭典中最精彩的一幕，以絕色的美人爲砧板，要切斷一條鯉魚。不過，別想白看！否則這位先生會砍下你們的腦袋。」他以這種威脅的口吻，一一向觀衆收錢。

這時，有幾個人以快步走向這裡。原來笹川的部下看到阿圓在這裡，馬上回去報告笹川。

觀衆看到笹川來了，馬上讓出一條路。其中一人對笹川說道：

「頭目，躺在草蓆上的是……」

「唔。」

繁藏眼裡像要冒火似的，一直盯著造酒。造酒看了他一眼，並不在意。反而繁藏倒是大吃了一驚。

「那個人是……」繁藏到江戶去的時候，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曾經看過造酒。那時，

同伴告訴他：

「這人就是千葉道場的第一高手：劍魔平手造酒。」他那種與衆不同的味道，使人一見難忘。身上散發出的陰沈肅殺之氣，更令人不寒而慄。

「頭目，要不要把那個浪人解決？」

「等一等。」繁藏阻止衝動的部下，由袋裡拿出來一個金幣。放在嘉右衞門的盤子裡。

「頭目，不是開玩笑吧？」部下提出抗議。

「嘍嗦什麼，少廢話！」

※　※　※

最近，笹川的繁藏和飯岡的助五郎要在利根河的砂磧上進行一場你死我活的血戰。

去年神社舉行祭典的時候，繁藏趁機對各地的大頭目發出請帖，希望他們務必來參加花會。

所謂花會，就是利用賭場上所得到的紅利，拿出一部份獻給神社。這一年，繁藏更把紅利全部捐出。他想，若能把各地的大頭目請來的話，便可以使人們對他另眼相看，藉此擡高自己的身價，鞏固自己的地盤。

前來參加盛會的有大前田英五郎的部下，信夫常吉、仙台忠吉、國定忠治、清水的次郎長等。照理，飯岡的助五郎也應該參加。他卻託病，派洲崎的政吉爲代表。可知繁藏和助五

郎已經有了相當深的芥蒂。

繁藏想在今年圓光神社祭典之前，把助五郎一舉消滅。因此，需要培植强大的勢力。當他發現自己的情婦和平手造酒勾搭上了，便想順水推舟，收買平手造酒替自己效力。

造酒提著鯉魚，走到阿圓身旁，用脚把她的裙子掀開。

「啊！」阿圓掙扎著，想爬起來。

「不要動！」造酒大聲喝道。

這時，繁藏的部下憤怒地說道：

「大頭目，我們不能再忍耐了。」手緊緊地握住刀柄。繁藏模仿造酒，對部下說道：

「不要動！」

造酒將鯉魚放在阿圓的臀部上。

突然，刀光一閃。鯉魚被削爲二片，好端端的放在阿圓的臀部上。

好高明的手法，沒有人不大驚失色，齊聲喝彩。

※　※　※

位於利根河旁的酒樓上，笹川的繁藏向平手造酒敬酒。造酒接過杯子，一口氣喝完，把杯子還給繁藏，說道：

「阿圓是你的情婦吧？」

「不錯。」

「我搶你的女人，你一點兒都不在乎？」

「平手先生，」繁藏微微一笑，說道：「我雖然很喜歡阿圓，更欣賞的是你高强的武藝。」

「喔？」造酒放聲狂笑。

「要我當你的保鏢？知道嗎？下一次吐血，就是我的死期！」

9

初秋的陽光，照耀著大利根河滾滾流水。

河畔的高地上，有一座地藏菩薩的小廟。廟前蹲著一個頭戴斗笠，身穿旅裝的武士。在那兒，能俯瞰大利根河的全景。藍綠色的河水，點點白帆，金色的陽光，多美的一幅畫！

但是，戴斗笠的年輕人並不是在這裡欣賞風景。他的眼光四處搜尋，好像在等待什麼？

他是大久保主膳的侄兒，叫大久保房之進，是大久保家中最出色的一個人。

「怎麼還沒來？」房之進的臉上露出焦急的神色。他已經在這裡等了兩個多小時了。

「不，他一定會來的！」

本多忠正家的代表，河邊十郎左衞門今天會經過這裡。把圓光神社歸本多家，奪取白鴿

旗，都是十郎左衞門一手策劃。房之進不滿那些優柔寡斷的分子，一味的因循、姑息、談判。所以一個人偷偷地躲在這裡，想刺殺河邊十郎左衞門。這時，遠處出現了三條船的影子。

「來了。」

最前面的那艘船上，高掛著白鴿旗。

「好！」房之進走到小廟的後面，很快的把斗笠，外衣脫下，將大、小二刀分別插在腰間。用帶來的草袋裹著身體，左手拿著一根竹管。跑到河邊，鑽進蘆葦叢裡。

大約十幾分鐘之後，插著白鴿旗的船已來到房之進眼前不遠的水面上。

房之進跳下水，把草袋套在頭上。河邊本來就有很多的雜物，蓋上草袋，便不容易被人發現。

離開渡口大概還有二十丈遠，房之進由草袋裡隱約可看到船的影子。雖然有陽光，但水裡還是很冷。好在他已在身上塗了一層油。

船就要停泊了，他很快抱著一塊大石頭，潛入水中，迅捷游到船底。同時把竹筒伸出水面一小段，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船上的武士一點兒也不知道船底的動靜，正準備上岸。房之進認爲時機已成熟，拔出小刀，估計著左衞門的座艙，心裡默默數著「一、二、三」一刺！不偏不倚，正好刺中了十郎左衞門的臀部。

「啊！」一聲慘叫，左衞門倒在地上。

「什麼事？」

「怎麼了？」隨行的武士以爲主人中風倒地，紛紛圍過來看個究竟。房之進看準這個時間，浮上水面，用手抓住船緣，爬上船來。

「有刺客！」聽到聲音，三四個武士不約而同大叫。霎時，房之進抽出大刀一掃，靠近他的那人已跌入水中。

「有刺客！」

「是什麼人啊？」

「快點！」

「殺！」

「別讓他逃走！」

從另外兩條船上，發出了憤怒的叫聲。

這條船上的武士看到房之進滿身是血，非常的害怕，雖然拔出了大刀，卻不敢出手。

房之進找了一個能關注全局的位置站定了。

「該死！」一聲吆喝，又是一刀。這時，小船由於船上劇烈的震動搖幌不安。

「危險啊！」船伕急得大叫。

戰況非常的混亂，武士們害怕傷到自家人，又怕跌入水中，亂叫亂喊。房之進利用這混亂的時刻，猛然衝到十郎左衞門的身旁，一把挾住他的脖子。

「啊！」十郎左衞門還來不及喊叫，已被拋到水中。

「快救人！」立刻有幾個武士跳入水裡。

「血！」

「是主人的！」

「這個可惡的刺客！」

當十郎左衞門的屍體被武士們撈上來的時候，房之進早已不知去向。

他再度潛入水底往上直游。

「殺死了左衞門，我的願望已達成了一半！我要搶回白鴿旗。」這種意念使他沒有游回南岸。呼吸困難時。他使用竹筒伸出水面，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又潛入水底。如此，一直游了好長一段里程。

「差不多是這個地點吧！」他浮出水面。

「啊！他浮上來了！」岸上的武士大叫。原來，他們棄船登岸在追踪房之進。

「糟糕！」房之進暗叫一聲不妙，吃力而警覺的爬上砂磧。

這時，立刻有數名武士圍過來。

「戰死在這裡是我的願望！」他手持大刀，衝向敵人。

他並不是一個武功高强的武士，但旺盛的鬥志，必死的決心，使他像一頭猛獸，瘋狂的舞著大刀，殺！殺！殺！

「啊！」鮮血噴出，一名武士中刀倒地，其他的人不覺後退了幾步！

「殺呀！」房之進狂叫一聲，刺向第二個人。

「哎唷！」敵人的左臂被房之進一刀砍斷，鮮血直流。搖搖幌幌的靠在同伴的身上。

「可惡！」

「幹掉他！」

「找死！」武士們憤激地怒吼着。

「我決不死！在我尚未拿到白鴿旗之前，我決不死！」房之進想殺出重圍，但眼前是一片刀山劍海。他胡亂揮著刀。漸漸地，感到四肢發軟，眼前的景像愈來愈模糊！……

「呀！」正面一刀向他砍來。房之進左搖幌中想架住的剎那。

「殺！」右手邊一刀刺過來！

「啊——」房之進咬緊牙關。

「不能倒下去！我要奮戰到底！」但全身癱瘓無力。天旋地轉，腦海中也像一片混亂的戰場，他依稀聽到了傳自遠方的聲音。

「我不能死！」房之進滿身是血，慢慢的跪下……倒下……

「這小子！」一名武士像瘋狂般，又向房之進砍了一刀。突然，碰的一聲，一顆小石頭打在這個武士的額頭上。他眼冒金星，不支倒地。

武士們看著倒在地上的伙伴，擡頭一看。河堤上不知何時站著一個浪人。令人驚奇的是，他手裡竟然拿著白鴿旗。

「喂！你是什麼人？」

那個人回答道：「來調和的。」

「報上名來！」那人並沒有回答，慢慢的從堤上走下來。這時，幾名武士跑上前去。

「把旗還給我們！」

「不還就不饒你！」

對方根本不理會，悠哉悠哉的走過來。

「那位仁兄的奮鬥精神很了不起，怨生不怨死，對屍體應該尊重呀！」

宏亮的聲音、爽朗的語調，碩長的身軀，翩翩的風度。自然中流露出的威嚴，誰也不敢輕易冒犯。

太陽已經下山了。河水依舊琤琤地流著。黃昏中的戰場，一片死寂！

10

彌次郎搖著小船，嘴裏哼著小調。樣子非常愉快。

「奇怪？」他把頭伸出來一看。原來，接著他剛才所唱的民謠，有一個清脆的聲音繼續唱著。

「好傢伙！」彌次郎低喝一聲。

「妳這條女狐狸露出尾巴來了吧？」

聽到這句話，出現在對岸上的是從江戶就一直追踪遊太郎的阿仙，一個女扒手。

「彌次郎，你什麼時候幹起船老大了？」

「別廢話，果然是妳。我問妳，爲什麼對遊太郎說妳是我老婆呢。」

「咦！爲了方便呀！怎麼？平白無故讓你有個老婆還不好？」

「抱歉！不敢高攀！別看我這副德性，還不至於討個女扒手當老婆呢。」

「哼！灑泡尿自己照照吧！」

「比妳强多了。」

船隨著水流往下行，阿仙在岸邊不慌不忙的跟著。

「我是關心你才追來的，你幹嘛如此對待我？」

「少來這套！」

「你可知道開罪狐狸的後果？」

「我沒有時間和妳鬼扯！快滾吧！」

「那可辦不到。你今天早上出門時不是卜了個大凶的卦嗎？你該瞭解我對你的一片深情。」

「妳？啊哈！我的眼睛還沒有瞎呢。你大概是受本多家的委託，準備偷遊太郎懷裡的信吧！可是妳沒有機會下手，所以現在想利用我，對吧？告訴妳，沒那麼簡單！」

「這就怪了。彌次郎，你不是也受本多家之託來砸笹川家的賭場的嗎？這麼說來，我們不是同路人嗎？你幫我一下忙，又有什麼關係呢？」

「這是妳說的。誰告訴妳我一定要投效本多家？狗和猫、本多和大久保、助五郎和繁藏，我站在那一邊，誰也管不着。昨日之敵可能就是今日之友，隨我的高興！」

「這麼說，你已經是大久保那一夥兒的人？」

「別急。我不過是愛上遊太郎的風采罷了。不過，妳要知道，男人對男人的愛和女人對男人的愛是不相同的。是一種非常爽快、豪邁的感情。像妳這種女狐狸精，根本不了解我的心情。」說完，用力划著槳。

「女人的心是很可怕的。表面溫柔多情，骨子裡呢？卻像蛇蝎那麼陰狠、毒辣！到了情

勢對自己不利的時候，便原形畢露。」彌次郎停了一會兒，又說道：

「就憑妳，想勾引我嗎？還早呢！」

※　※　※

約有七、八匹馬奔馳在河堤上。騎士們都手持長矛，臉上露出堅毅的表情。路人看到飛奔而來的馬隊，紛紛閃到一旁。為首的是一個體格魁武的武士，眼光不停地向四面搜尋。

不久，這一隊人馬跑上了河堤。為首的教頭高高舉起長矛。剎那間，所有的人勒轉馬頭，由堤防上直奔到砂磧。那兒站著一個全身是黑的浪人，手拿著白鴿旗。

「等一等！」距離三丈遠的時候，教頭大聲喝道。

遊太郎慢慢的轉過頭來。

「把旗子留下！」教頭從馬背上跳下，其他的人也跟著下馬。

遊太郎靜靜地看著他們，等到自己被包圍在中間的時候，才慢條斯理的說道：

「你們這種方法太落伍啦。」

「少廢話，既然知道你是將軍府的祕探，就不能讓你活著回去！」

「等著瞧吧！」遊太郎以嘲弄的口吻說道。

「哼！黃泉路上少個你，快去吧！」

「少來，看你還是認命的好。」這時，遊太郎向河中喊道：「彌次郎！」

河上出現了一條小船的影子。

教頭拿著長矛，一步一步逼向遊太郎。其他的武士也把圈子漸漸縮小。

「我的武功你們已經見識過了。老實告訴你們，我不想開殺戒。」

當他說話的時候，一個求功心切的武士突然刺出一矛。遊太郎很快的抓住長矛，用力一拉，武士一個踉蹌，倒在地上。

「我再說一遍，你們絕不是我的對手，快走吧！」

「少說大話！」教頭又逼近遊太郎。

遊太郎大聲喊道：「彌次郎！」

「我在這裡。」不知何時，這條小船已停在遊太郎背後不遠的水面上。遊太郎並未回頭。

「接住！」遊太郎把白鴿旗擲向小船。教頭趁這個機會，很快偷襲遊太郎。

「噹啷！」剎那間，長矛被斬爲兩段，矛頭飛落在水中。而遊太郎仍舊好端端的站在那裡。

「哼！」教頭很不服氣，拔出大刀，舉在胸前。

「我第三次警告你們！你們無法打敗我。死了這條心吧！」遊太郎堅決而肯定地說。

「不用你操心！」教頭誇出一大步，一刀劈向遊太郎的頭部。

「這下子，你死定了！」教頭心中不禁暗喜。

「啊！」那裡有遊太郎的影子？一看，遊太郎已經站在河上的小船頭。

這是什麼功夫？武士們如墜入五里霧中，搞不清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　※　※

彌次郎一面搖著槳，一面哼著小調，遊太郎坐在一旁靜靜聽著。

「彌次郎，把船划向左邊的沙洲！」遊太郎像想到了什麼。

「好。」

小船向沙洲的方向划去。在那裡，河流被分爲兩股。沙洲的面積很大。圓光神社就在這個沙洲下游大約四公里的北岸。

小船到了沙洲旁，遊太郎跳上沙洲，注視著左方的水面。彌次郎也跟著把眼光投向那個方向。河面上隱約可見一塊岩石。

「沒什麼不同呀！」遊太郎心裡想道。

「彌次郎！那個石頭可能很大。」

「我去看看。」彌次郎把小船划到石頭旁邊停下來。用繩子拴在石頭的稜角上。脫下衣服，躍入水中。

彌次郎的潛水技術很高明。

許久，彌次郎還沒浮上來，遊太郎不禁替他耽心。不久，彌太郎冒出水面，說道：

「先生！的確是一塊很大的石頭。好像沒有著地，在水中飄浮，眞怪！」

「好了！我知道了。」遊太郎對彌次郎令人莫測高深的笑笑。

11

這是一座非常宏偉的建築物，高牆老樹，綿延數里。在晚上看來，像極了一棟古意盎然的城堡。

它本來是城主本多忠正的別墅。幾年前，送給河邊十郎左衞門。後來，左衞門突然遇刺，從此變成了一棟空屋。

這是一個十分寧靜的地區，太陽下山後，來往的人更加稀少了。

黑暗中，有一個提著燈籠的黑影順著圍牆走著。是一個戴著頭巾的女人。突然她停下脚步，望著高高的牆。

「可能在這裡。」她自言自語道。

聽她的聲音，像個中年婦女——是阿仙。

她輕輕一跳，雙手便攀住了牆頭，翻了進去。

院子裡有很多樹，大部份是松、柏。阿仙看了一會兒，說道：「嗯！好大的地方。」

院子裡有一個大水池，池中傳來了青蛙咯咯的叫聲。四周一片幽暗，沒有一點光。

阿仙拿著一根樹枝，邊走邊撥著蜘蛛網。

「啊！」阿仙發出一聲慘叫，瞬間，人已經掉到地窖裡。原來，她不小心掉進了敵人的陷阱。

阿仙可能扭傷了脚踝，不斷地發出痛苦的呻吟，她咬緊牙根，强忍著痛，慢慢地站起來。在黑暗中摸索前進。

這是一個漏斗形的地窖。沒有任何攀手，如果沒有人幫忙的話，鐵定是出不去了，阿仙不禁罵道：

「畜生！」

洞口傳來脚步聲，阿仙連忙將隨身攜帶的匕首拔出來。

「喂！阿仙。」聲音很親切，顯然不是外人。

「彌次郎！」

「怎麼啦？好可憐的鑽地鼠。」

「別說風涼話好不好？幫幫我的忙吧。」

「好呀！妳老老實實在這裡等著吧！」

「什麼？彌次郎，你不打算救我？」

「救妳？笑話！我前幾天差點沒被妳嚇破膽。妳乖乖兒在這裡，天亮再說吧。」

「你這個薄情郎！」阿仙氣得咬牙切齒。

「我這也是爲了方便呀。哈！阿仙，妳還沒來之前，我就在這裡了。這棟房子裡藏有二代將軍秀忠的寶刀。妳身爲一個弱女子，好大的膽子，竟敢單槍匹馬來盜取寶刀。眞令我欽佩！但，很不幸，遊太郎先生已經先妳而來。遊太郎，妳沒有忘記吧？像妳這等脚色，只配躲在地洞裡窮嚷嚷。」

「你說什麼？難道你不知道我是想偷出寶刀交給你？你眞的不懂我對你的感情嗎？木頭人！」

「哼！少來這套！我還得沾妳的光不成？我彌次郎還不至於那麼窩囊。告訴妳，阿仙，這裡馬上要發生一場大的廝殺，爲了安全，還是好好待在這兒吧。妳應該謝謝我才對。」

他的話剛完，果然有人聲出現。

「咦！」彌太郎有些訝異。

「來了！」大約有二十七、八個人來到了大門前。

「這一半人從後面進去！」帶頭的人在揮手指揮著。立刻有一部份人向後走去。昨天以前，還是他們主人所住的房子，所以對於地形非常的熟悉。心想，對方雖然是個頂厲害的脚色，畢竟孤掌難鳴，這一回必然的虎落平陽，再也逃不過手掌心了。

十郎左衞門盜走圓光神社的守護劍後，一直藏在這裡。但即使是本多的部下，也無法找出究竟藏在那裡。如果被江戶來的遊太郎拿走了，那就糟了。事關本多一家的興盛衰亡。況

且，白鴿旗已被搶走了，守護劍無論如何不能再丟掉。當他們聽說遊太郎把此地的守衞趕走，立刻派了大批人馬追殺而來。

在較粗的樹幹上掛上繩梯。

「我先來。」一個年輕的武士，立刻爬了上去。當他誇過圍牆，想要跳進院中的時候。突然「嗖」的一聲，雙脚不知道被什麼東西打了一下，從牆頭「撲通」一聲，跌到地下，昏了過去。

「可惡！有人埋伏！」雖然衆人都非常氣憤，但是再沒有人敢於爬上去。

「換個地方！」帶頭的人已經覺得不妙，又在另一個地方架起了繩梯。

這一次，爬上的人非常小心，看看四周，的確沒有人伏擊，才一躍而下。沒想到，脚剛著地。

「碰！」一拳打到他頭上。牆外的人很清楚的聽到他倒地及呻吟的聲音。不但如此，後門也傳來一聲慘叫。這下子，再也沒有人敢跟進了。

「裡面不只一個人！」這使他們感到驚奇。一個人都很難對付了，什麼時候又多出個伙伴，想進到房子裡，可能不那麼簡單！

「多架幾個梯子！」大概有十多個地方都架起了梯子，一大夥人同時跳進去。很奇怪，再也沒有人狙擊他們了。

「不在這裡？」

「可能跑到屋裡去了。」

「非叫他好看不可！」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大聲的喊叫，無非是想壯壯膽，減輕心理充塞的恐怖。就在這一剎那。

「啊！」

「什麼事？」

一聲驚叫，許多地方都傳來了同樣的驚叫聲。

一名武士的髮髻被砍下，雖然沒有受到傷害，但他早已嚇得魂飛魄散，呆呆的站在那兒。

這是非常厲害的一招，頭髮被砍斷，是一種莫大的恥辱，比被人砍下手足更難堪。然而，出劍的人剎那間已消失了踪影。

兩個、三個……五個，人數愈來愈多，頭上還留有頭髮的人拚命地喊著：

「他在那裡？」

「有種的出來！」

這時，大門打開了。

「進來吧！我在這裡。」彷彿像武士們挑戰。

「可惡！」本多的部下們受到如此的嘲弄，氣得說不出話來。其中二個瘋狂似的衝向門口。

「殺！」

「呀！」

當二人剛到達門口的剎那，遊太郎像玉樹臨風般，英姿颯爽地站在那裡。

「哇！」

「噢！」

遊太郎微笑著說道：「怕了嗎？別客氣哪！進來呀！」

「可惡！」二人同時叫出。就在這時，遊太郎腰間刀光一閃，二支長矛已被斬成兩段，頭上的髮髻也飛散在地上。

「怎麼？沒有要你們的命已經夠了，還站在那裡幹什麼？」嘲弄一陣，遊太郎迅速的把小刀收回刀鞘，那種乾淨俐落的動作，使得四周的武士嘆爲觀止，不敢再越雷池一步。

遊太郎回房裡坐下，不一會兒，進來的是他惟一的伙伴——彌次郎。

「先生，那批沒出息的傢伙都回去了，說眞的，你的刀法實在太漂亮了。」彌次郎笑著說道。

遊太郎兩臂交抱於胸前，老僧入定的：「現在開始找守護劍吧！」

「房子這麼大，我們只有兩個人。」

「沒關係，憑著我們的智慧和技巧，一定沒問題。」

二人興緻冲冲地開始找，彌次郎早把阿仙的事情忘得一乾二淨。

12

攀樑附棟，翻箱倒櫃，找了老半天，還是沒著落。兩人相視一笑，遊太郎說道：

「不行，找不到。」

「全都找過了，就是沒有。」

遠處，隱隱約約傳來女人的叫聲。

「咦？那是！…」這時彌次郎才想起地窖裡的阿仙。

「糟了，忘記了！」

「什麼事？」

「阿仙在院子裡當土老鼠了。」

「剛才的聲音好像從地裡發出來的？」二人急急的走到洞口，彌次郎對著漆黑的陷阱叫道：

「喂！阿仙，怎麼啦？」

沒有回音。

「奇怪？」彌次郎感到不安。

自己和阿仙雖然一見面就鬥嘴，但彼此之間似乎存著一種微妙的情感，想到自己的疏忽，心裡非常的歉疚。

「喂！阿仙，妳在不在裡面？回答我呀！」

依舊沒有反應。

這時，遊太郎說道：「我下去看看！」

遊太郎發現彌次郎朝洞口喊叫的時候，聲音並沒有反響，而是被吸收了。

「先生，不會有什麼問題吧？」

「我會小心。」說完，觀察一下裡面的動靜，便跳下去。果然不出所料：洞裡另有機關。

當阿仙在洞裡掙扎著想爬出來的時候，一不小心，碰到了洞裡的機關，一扇土門出現在眼前。

遊太郎毫不猶疑地走進去，那是一條只容許一人行走的通道，冷風一陣陣吹來，証明另一邊一定有一個較寬敞的所在。

遊太郎快步走著。不久，一個直角轉彎，前面的土牆裡，隱約露出一絲光線。他走進一看，是數個構造完善的地下室。

當遊太郎小心翼翼進入第二個房間時：

「這是怎麼一回事？」燭台上的火是剛點的，天花板、柱子、門以及其他的用具都非常的考究。當他想打開第三扇門的時候：

「有人？」雖然裡面的聲音非常微小，但遊太郎直覺地感到有人在裡面。而且，可以斷定是一個非比尋常的忍者。

面對這可怕的忍者，遊太郎要如何應付呢？沒想到，他採取了最普通的方法，用脚使勁一踢，把門踢開了。說時遲那時快，一個黑影咻的一聲飛起，匍匐在屋樑上。接著，一刀砍下來。

但，遊太郎並沒有拔出刀，也沒有離開原地。忍者一楞，收回劍勢，在屋樑上慢慢地爬行。

突然，遊太郎面前的一塊榻榻米豎了起來，從上面落下了一條帶鈎的繩子鈎住了地板。

「啊哈！」遊太郎輕笑一聲，輕輕地跳上豎起白榻榻米的頂端，迅速的從腰間拔出劍。

遊太郎以他的智慧和矯捷的身手，識破了敵人的詭計。

若想用小刀和屋樑上的忍者纏鬥，自己顯然屈居下風。遊太郎等的就是榻榻米豎起的這

一刻。

「殺！」血像火花一般，噴灑在空中。

但，受傷的忍者突然以非常奇妙的手法，躍過遊太郎的頭部，飛向另一個房間。

「咦？」遊太郎對這種奇妙的身法感到驚奇。他立即踢倒榻榻米，翻身飄落在門邊。

「嗖！嗖！」腳剛落地，幾支暗器同時迎面而來。當遊太郎把暗器擊落的時候，忍者早已不見了踪影。只在地下留下斑斑血跡。

遊太郎撿起暗器，那是根岸流的手裡劍。

手裡劍呈八角形，一端擊著馬、熊、豬的毛，以便在投射的時候，能正確的掌握方向。並減少碰撞的聲音。這種暗器使用的範圍以七丈半爲極限。它的威力非常的强大，能夠貫穿許多很硬的物品。

遊太郎想不出到底是誰？一般忍者常用的是十字形的暗器。不但較容易，而且飛射的距離也較遠。爲什麼這名忍者，單單使用八角形的暗器呢？

當他想到這裡時，第四個房間傳來女人的呻吟，遊太郎打開門一看，不覺瞠目結舌！

阿仙一絲不掛地被綁在柱子上。

「先生！」遠處的洞口傳來了彌次郎的聲音。

「先生！發生了什麼事？」

遊太郎走到柱子旁，想解下繩子？這時，彌次郎跑了進來，看到這幕情景，叫道：

「啊！先生！怎麼回事？」

13

「奇怪？」他又做了相同的夢：

夜裏，一個人走著，突然覺得身後有人跟踪，仔細看看四周，卻又不見人影。

當他醒來時，夢裡的情形仍記得清清楚楚。

遊太郎很大膽地，一個人在地下室裡攤開棉被就睡覺。也不知道睡了多久——

他醒了，但仍一動也不動地躺著。沒有發出任何聲音。不料，黑暗中有一個人低聲問道：

「醒了嗎？」

「嗯。」遊太郎對於那人能在黑暗中看到他張開眼睛，感到十分驚愕。

「請你不要動。」

其實，用不著對方警告，遊太郎早就察覺到隱伏的危險。但從對方平和的口吻看來，這件事情並不會麻煩。天已亮了，輕輕送來新鮮空氣特有的甜美，那是和這個人一起從洞口流入的。遊太郎問道：

「你是和昨天那個忍者一夥兒的嗎？」

「不錯，他是我弟弟。」

「唔。」遊太郎看了他一眼，心中有了主意。那人說道：

「你是受後藤修理先生之託到這裡來的嗎？換句話說，也就是調停本多與大久保二家的爭執？先奪取白鴿旗，然後再找回藏在這裡的守護劍？」

「你倒很清楚，這和你有什麼關係？」

對方避而不答，也許故意把話岔開：

「你可知道守護劍的來歷？」

「不知道！」遊太郎回答得很乾脆。

「那是來自琉球的名劍『重金丸』」

「什麼？」遊太郎只在傳說中聽過有關這把名劍的故事。

※　※　※

很久很久以前，源爲朝侵略琉球。一舉成功，便娶當地大里按司（諸侯）之妹爲妻，生下一子叫尊敦。後來源爲朝回到國內，尊敦仍留在琉球，源爲朝便把配劍送給兒子，就是這把重金丸寶劍。

後來，這把寶劍不知何時被送回國，成了二代將軍秀忠的佩劍，最後變成了圓光神社的

守護劍。

一陣沉默之後，遊太郎開口說道：

「你們就是爲了奪取這把寶劍，所以來到這裡？」

「不是奪取，是取回。」

「取回？你是源爲朝的後代嗎？」

對方沈吟了一會兒，冷冷地說道：

「我們是琉球國山南王的第四代子孫！」他顯得非常激動。遊太郎笑道：

「已經過了二百幾十年了，今天才想找回寶劍，能找到嗎？」

「這不干你的事。」

遊太郎突然覺得他的笑聲尖銳而音色清脆。

「妳原來是個女人！」

頓時，對方的臉上佈滿了殺氣。遊太郎馬上說道：

「我不動妳最好也別亂動！」

對方的臉色立刻緩和下來。

「先生，如果你找到了重金丸，最好能還給我。」語氣有些乞求的味道。

「辦不到！」遊太郎斬釘鐵截，接著說：

「當你們找過之後，我們又花了一番功夫，找了半天，還是找不到。我想可能不在這裡了。本多的部下埋伏在這裡，表示他們也不知道守護劍的下落，對不！」

「那麼，重金丸被藏到那裡去了呢？」

「這個地下道通往城裡，所以我斷定寶劍已暗中運回城裡了。」遊太郎判定城主爲了預防萬一，築了這個地下道。想了一會兒，又說道：

「現在，寶劍可能已經變成城主的佩刀了，想從他身上奪回來，恐怕沒那麼簡單。」

「……」

「如果你們硬要去冒險，我也不阻止你們。」遊太郎似乎在暗笑他們的痴幻。

※　※　※

本多忠正從江戶回到這裡，並不是因公而來，只是路過，順便看看而已。所以知道的人很少。

忠正住在二丸館。第二天夜裏，屋後的馬廄突然冒起濃煙。忠正好像早已預料到會發生意外似的，這一天晚上事先增加了許多警衞人員。

「失火了！」一聲叫喊之後，所有的警衞立刻展開了救火工作。由於西風非常强勁，空氣又非常乾燥，火勢愈燒愈猛。

在另一個角落，一條黑影很快地竄進屋裡，烈焰騰空，火花四濺，他好像對這棟房子非

常熟悉。只是，到處都有守衞的武士，心裡有些詫異和不安。

立刻，他像一匹飛馬一般，奔騰在長矛短劍之中。剎時——

「啊！」

「呀！」

「哇！」叫聲四起，鮮血染紅了大地！

這條黑影手法的快速，肉眼簡直沒法看清他的路數。只見他剛向正面揮出一刀，左方的敵人卻已應聲而倒。剎那間，背後的人也慘死刀下。再沒有一個人敢跟他交鋒，也沒有一個人能阻止他的前進。

很快地，他衝進了本多忠正的寢室。埋伏在此的七、八名武士「殺！」的一聲，同時刺出長矛。但見黑影像蝴蝶一般，飛向床邊。

「跑掉了。」忠正已不見踪影。

他恨得咬牙切齒。當他回頭，數盞强烈的燈向他照來，幾枝長矛也向着他交叉成網，他禁不住有些頭昏目眩。

※　※　※

這是一個晴朗的早晨，天空連一片雲也沒有。廣大的院子裡，五步一崗，十步一哨，戒備非常森嚴。本多忠正要親自審判謀殺他的刺客。

「又年輕又漂亮。」本多忠正慢慢地從房裡走出來！聽到捕頭的報告，心中暗喜。刺客被五花大綁，跪在院子中間，忠正就座，命令地喝道。

「擡起頭來！」站在兩旁的武士立刻一左一右，用長棒子將她的下頷托起。

「啊！」忠正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14

這個女人實在太美了。若想下令「砍頭」，實在於心不忍。無論本多怎麼威脅利誘，或是婉言相勸，她都不吭一聲，使得本多又氣又急。如果她說了些什麼，或許可以找理由赦免她的罪，將她帶進房裡。

忠正很著急：「妳是啞巴嗎？」

仍舊沒有回答，忠正不得已，說道：

「好，我親自砍下妳的頭。」拿起侍從獻上的刀，站了起來，就在此時，她才把眼皮擡了一下。

「……？」忠正以爲她想開口說話，心裡升起一股企盼，沒想到，她又低下了頭。

「妳這個頑固的傢伙！」忠正想走下石階，一個部下匆匆跑來，附在他耳邊告訴他。

「大目付後藤修理先生來了。」

忠正一聽，臉色大變。自己回到這裡來是非常機密的，大目付爲什麼會知道呢？

「把這個刺客押下。」忠正急急想進入房裡，已經來不及了。

「等一等！」非常宏亮的聲音從院門的方向傳來。

不得已，忠正走回原位，坐下。後藤老人走過來，說道：

「啊！你長得眞像本多忠正先生，是他的弟弟嗎？」

「是，是！」

「嗯，狡猾的神態倒眞是一模一樣啊！」諷刺了他一句，老人的眼光轉向跪在院中的女刺客。

「唔，妳是琉球國山南王的後代？名字很麻煩，我記不得了。」接著又笑道：

「妳爲什麼潛入城內，殺死了那麼多人？我要親自審判妳。」後藤老人走到女刺客面前，說道：

「妳有什麼苦衷不願意讓別人知道，說給我聽好了。嗯，還有呢？……」

雖然女刺客閉著眼睛，不說一句話，但後藤老人卻裝得煞有其事。忠正心裏想到：「糟了！」

昨天夜裡，不知從何處得來的消息！

「明天晚上有刺客！」在半信半疑的情況下，還是加強了戒備，果然眞的來了。

「原來，這是安排好的。」本多覺得自己太大意了，怎麼沒想到這是個陷阱呢？可是他卻無法猜出後藤老人的用意究竟何在？

「嗯。原來如此，我知道了。」說了之後，老人轉臉向著忠正：

「本多先生的弟弟，這個女刺客不是這個世界的人！」

「……？」

「他是山南王的後代，被你們的祖先本多上野介正純害死。爲了報仇，所以來到這個世界找你們。眞是離奇！」接著又說道：

「我偶然經過這裡，很巧合的，竟然被我碰上這麼一樁怪事。這麼辦吧，反正，這種事對你們也不太好，乾脆把她交給我，如何？」

忠正啞口無言。

「我看你是同意了。防範刺客刺殺大臣也是我大目付的責任。」老人一笑，看著周圍的人，說道：

「你們當中好像沒有人具有遣迫寃魂的能力，好在我未卜先知，帶來了一位陰陽道人。就叫他在這裡把寃魂遣走吧！」說完，向院門方向打個手勢。

使本多及部下們感到驚奇的事發生了。來人竟然是遊太郎。他走到女刺客背後，向老人作個揖。老人走到忠正身旁，說道：

「爲了使寃魂能順利返回，請借用一下你的寶劍。」

「不！這是……」忠正想拒絕之時，老人先發制人已伸手把他的劍取走，順手拋給遊太郎，說道：

「拿著重金丸寶劍，驅走寃魂，快！」

忠正的臉色變得更加蒼白。

遊太郎右手一揮，砍斷了女刺客身上的繩子。女刺客站起來。

她以空手劈向遊太郎。

「琉球國的空手道！」遊太郎心中一驚。琉球空手道的威力比普通武器更加厲害，由於長期苦練，使女刺客的姿勢有一種威力不可擋的森嚴。眼中，露出了駭人的光芒。雖然赤手空拳，但若被她打中，一定會皮開肉綻！

「事已至此，也由不得我了。」遊太郎下了很殘酷的決心。一步步逼向女刺客，剎那間，像蛟龍般騰空而起，一劍砍下。

人們只看到一條黑影閃過。當遊太郎回到地面時，女刺客的衣服散亂不整。大家才知道，遊太郎砍斷了她的腰帶。

女刺客羞得滿臉通紅，但遊太郎並不就此罷休，一聲「抱歉！」，只見她背後的衣服又被劃破了，露出雪白肌膚。

女刺客又急又羞，站起來吼着：

「你們敢用圓光神社的守護劍把我趕走。好！我一定要給你們帶來一場豪雨，使圓光神社的位置轉移到南岸去。」

她嗚咽着跑進了屋子。

「妳們聽到沒有？」

大目付大聲說道：

「她眞有這麼大的魔法嗎？你們能相信嗎？等着瞧吧！阿彌陀佛！」

※　※　※

幾天後的清晨，笹川的繁藏家和飯岡的助五郎家在大利根河的沙灘上，展開了一場慘烈的大決鬥。

在離開笹川村不遠的櫻井村的古廟裡，平手造酒軟弱無力地躺在床上，由於昨晚酗酒，地上滿是血……

得到消息後，穿上睡衣，想拿刀，但是找了半天就是找不到。大概是阿圓爲了避免這場風波，把刀藏起來了。於是，他空著手趕去助陣。

那時，飯岡一派已把笹川派追趕到自己的地盤附近，當平手造酒像幽靈般出現的時候，飯岡派一時感到不知所措！

造酒從敵人的手裡搶過一把大刀，瘋狂般的，一下子殺死了十幾個人，但又吐了大量的血。

他跑進繁藏家裡，靠在柱子上，想休息一會兒，沒想到，背後一刀狠狠地刺來……

造酒並沒有回頭看，祇貪戀地望著旭日初昇的天空，隱約間，眼前出現的是宿敵遊太郎的影子，以及初戀的情人……

一代劍魔就這樣無聲無息的死了。

※　※　※

一個月之後，利根川一帶下了一場豪雨。

琉球國的寃魂臨走的咀咒靈驗了，一夜之間，圓光神社的位置又轉回南岸。

本多家的人們相信這的確是寃魂的法術，也如此世世代代相傳下去！

關於圓光神社位置的轉換，知道內情的只有遊太郎和後藤修理。前面已經提過，在圓光神社上游四里的地方，有一個大沙洲，把河水分成兩股。遊太郎在沙洲附近發現了一個巨大的岩石，像浮萍般地浮沈水中，這就是使圓光神社位置改變的原因。因此，找來幾個工人，把石頭移開，大利根河的水流又回覆了過去的樣子。

暢銷「探索叢刊」推介

郵購：九折
郵撥：102436

⑤世界之謎與怪談

黑沼健著
陳炳崑譯
售價35元

現在科學不能解開的謎與怪談，在二十世紀後半的今天，在世界各地依然有許多仍存在著。

本書內容包羅萬象，有預見未來的蔓草、預知未來的動物、空中飛碟之化石、靈魂的結婚典禮、死而復生的屍體、宇宙人的陰謀……等。

作者引據豐富的資料，去探解各地之謎與怪談之事，定能使讀者大開眼界，獲益匪淺。

⑥鬪智奇謀—諸葛孔明兵法—

守屋洋著
陳炳崑譯
售價35元

人生就是一頁戰鬪史，我們每天所接觸的每件事，無不在明爭暗鬪，只要您稍一遲疑，便會被人所算，而功虧一簣。

諸葛孔明兵法，內容不僅有戰爭技術、戰略、戰術論，且有現代人事管理學之要訣，使人養成敏銳的洞察與分析事理。於人際關係與經營戰略上均可融會貫通，兵不厭詐，只要我們運用得法，即可出奇制勝，受用無窮。

⑦金色的人生

皮爾博士著
簡文祥譯
售價40元

「人生的光明面」、「生龍活虎過一生」二書譯成中文本後，成爲讀者爭購的對象。的確皮爾博士的書眞不愧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說教書之一。「金色的人生」正是該二書的姊妹作。

你只要是活在這個世界上，你就需要他來爲你開竅。像什麼不安、煩悶和自卑全屬不必要，只要你能改變心情，就可以改變你的一生。只要你善讀本書，你將成爲一個嶄新的人物，金色的人生大道，正開著大門迎接你……

⑧現代人的詭計

石川弘義著
林振輝譯
售價50元

（戰勝他人，戰勝團體的智慧）

人類，即使是無意識的動作，其中亦隱藏着無數的訊息。欲看穿對方的心事，即使是瞬息間的動作變化，也難逃你的耳目。如何從對方的身體語言上去洞悉他所隱藏在內心的意向和情感，進而去瞭解他的弱點，探查更深一層的人類心理。本書是前所未有的，揭穿現代人多角性的心理狀態之觀心術，使你能在商場上和愛情上得心應手，所向無敵。

後記

這一段故事暫時說到這裡。也許有人擔心遊太郎一生的伴侶究竟是誰？阿夕？還是小百合？爾後的發展，作者也不曾聽說。

在這悲、歡、離、合的世界上，再沒有比男女之間的感情更微妙，更脆弱的事了。那麼，身世悲慘的遊太郎往後會如何呢？

一切，都是命運吧！

本局出版

——日本劍俠叢書系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荒城浪人（美男城）	孤劍奇異門（上下）	遊太郎傳奇	猿飛佐助	最後勝利者	新選組風雲
柴田錬三郎著	柴田錬三郎著	柴田錬三郎著	柴田錬三郎著	柴田錬三郎著	司馬遼太郎著
王家成譯	蘇遠謀譯	譚英凱譯	蘇遠謀譯	王家成譯	張芳明譯
售價48元	售價100元	75元	（100元）	（排版中）	（排版中）

「健康叢刊」

①睡眠健康法

嬬崎要著　王家成譯　售價40元

睡眠與健康有直接的關係。

人們常說八小時的睡眠最正常，然而却有人睡十小時，仍顯得萎靡不振，也有人只睡五小時而精力充沛。其實最重要的並不在於時間，而在於睡得熟不熟。

此書從各種角度廣泛討論關於睡眠的方法或條件，期望本書對苦於失眠的人，渴望更健康的人，有所助益。

②奇蹟活現經脈美容術

月乃桂子著　林振輝・陳炳崑譯　售價45元

本書榮獲國際美容獎，是日本理學美容研究會副會長月乃桂子的精心傑作。

經脈美容術，不但排除了現代生活的緊張，更進一步地促進精神的安定和身體的調和，成功地創造了最優秀的健康美。本書一出，舉世震驚，是首次公開卓越的美容術臨床實證效果。

「生意經」

①股票致富68秘訣

足立真一著　簡文祥譯　售價50元

足立眞一是位傑出的股票專家之一。他的優點是：①能一眼洞穿股票價值的所在。②就事論事，從不隱瞞那種便宜又可賺錢的股票是該買的。

本書正是股市低沈時，買股票賺錢者的最佳指南。

——會作生意的傢伙——

②遍地是黃金

龜岡大郎著　王家成譯　售價40元

——稍一模仿便成功的方法——

開始創業或事業呈現呆滯時，最重要的是讓腦筋柔軟地動一動。本書是那些稍微動一動腦筋便賺大錢的人們的列傳。只要讀完這本書，您便獲得了賺錢的頭腦。

並非「只有有錢人才能錢滾錢，賺錢」，本書以衆多的實例，公開「會做生意的傢伙」的秘密，傳授通向成功的寶鑰。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四月出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明德書局

售價75元

遊太郎傳奇

原著者：柴田錬三郎
翻譯者：譚英凱
出版者：南國書局有限公司
發行人：林維實
台北市晉江街十八巷二號
電話：三四一〇二一四八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〇六六一號
總經銷：明德書局
台北市延平北路三段二十六號
電話：（〇二）八三四六〇三一
五九二〇一〇八
郵政劃撥：一〇二一四三六
承印者：永逸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東園街六六巷一二七號
電話：三〇二七九〇八